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十一卷第一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中華民國廿六年

正月號



新年特大號

葉恭綽

China Traveler

Vol. 11 No. 1

January 1937

廣東肇慶七星巖公園

劉儷志

新年送禮請用

上海銀行禮券

上海銀行總行暨各分行發售兌現

月日星期時辰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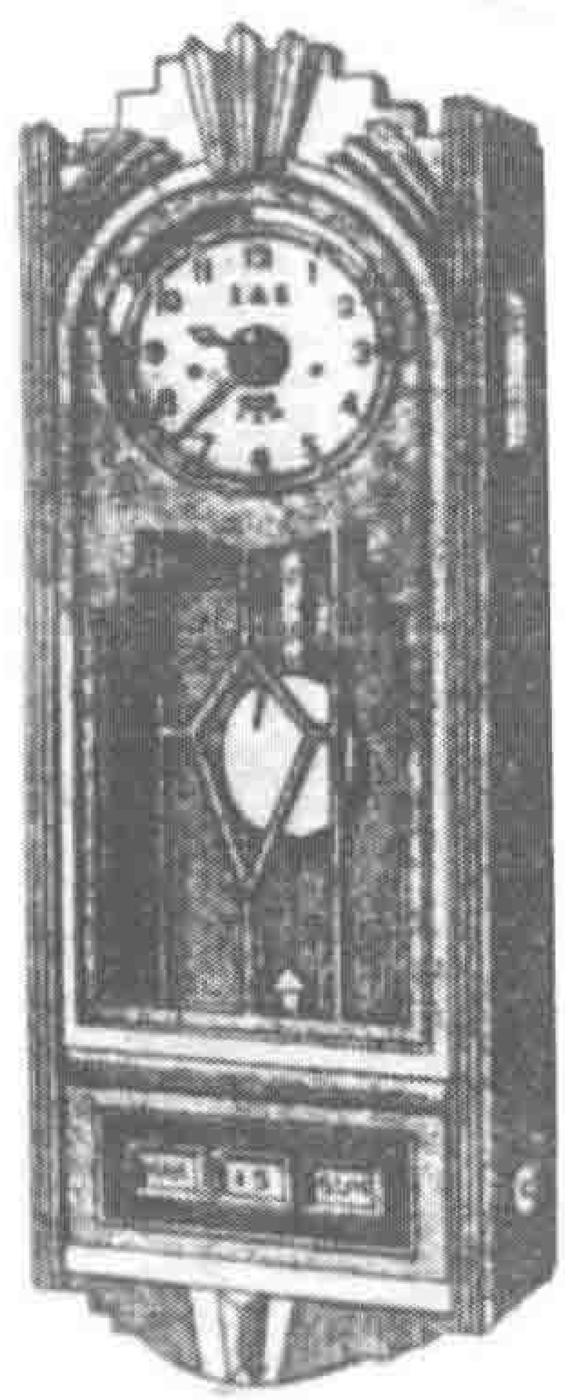
實業部特許專利

〔證書工字一五一四二號〕

財政部准免轉口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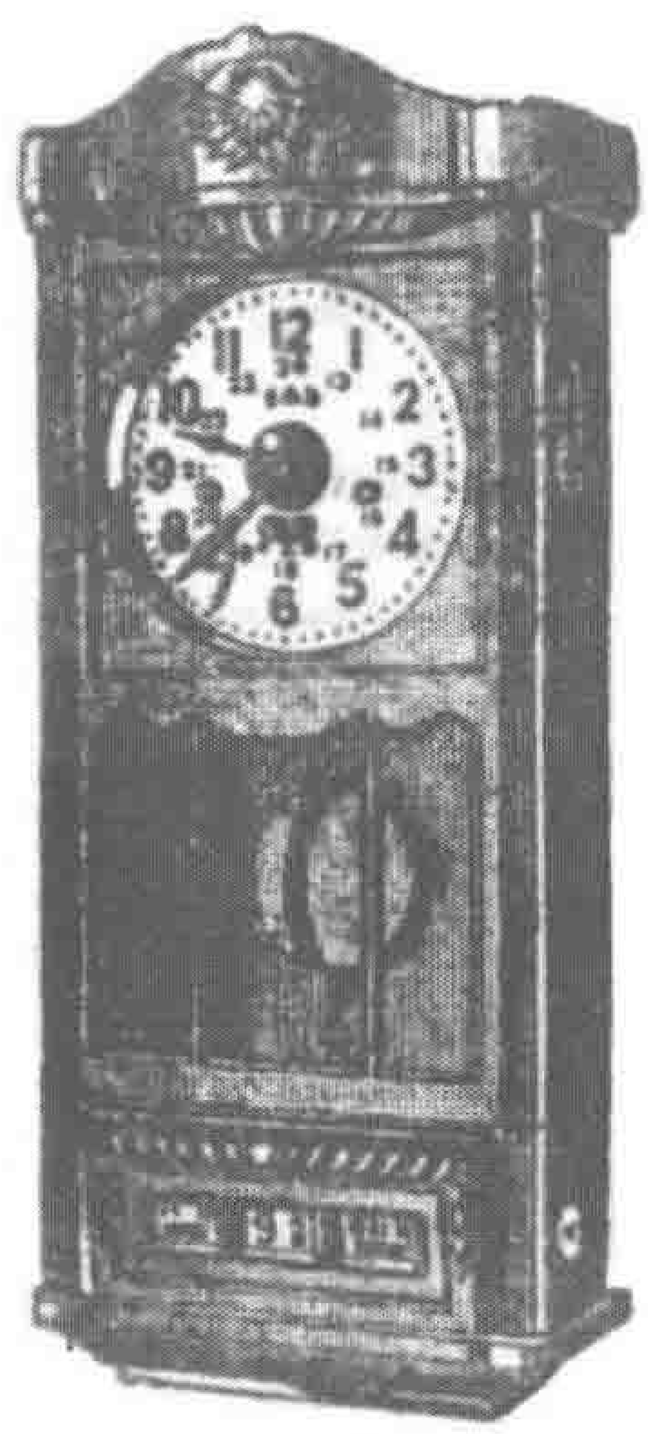
〔批文獎字二一號〕

華字第一號



高七六公分
闊三三公分
定價一百元
特價六十元

中字第二號



高八四公分
闊三六公分
定價一百六十元
特價九十六元

◆六大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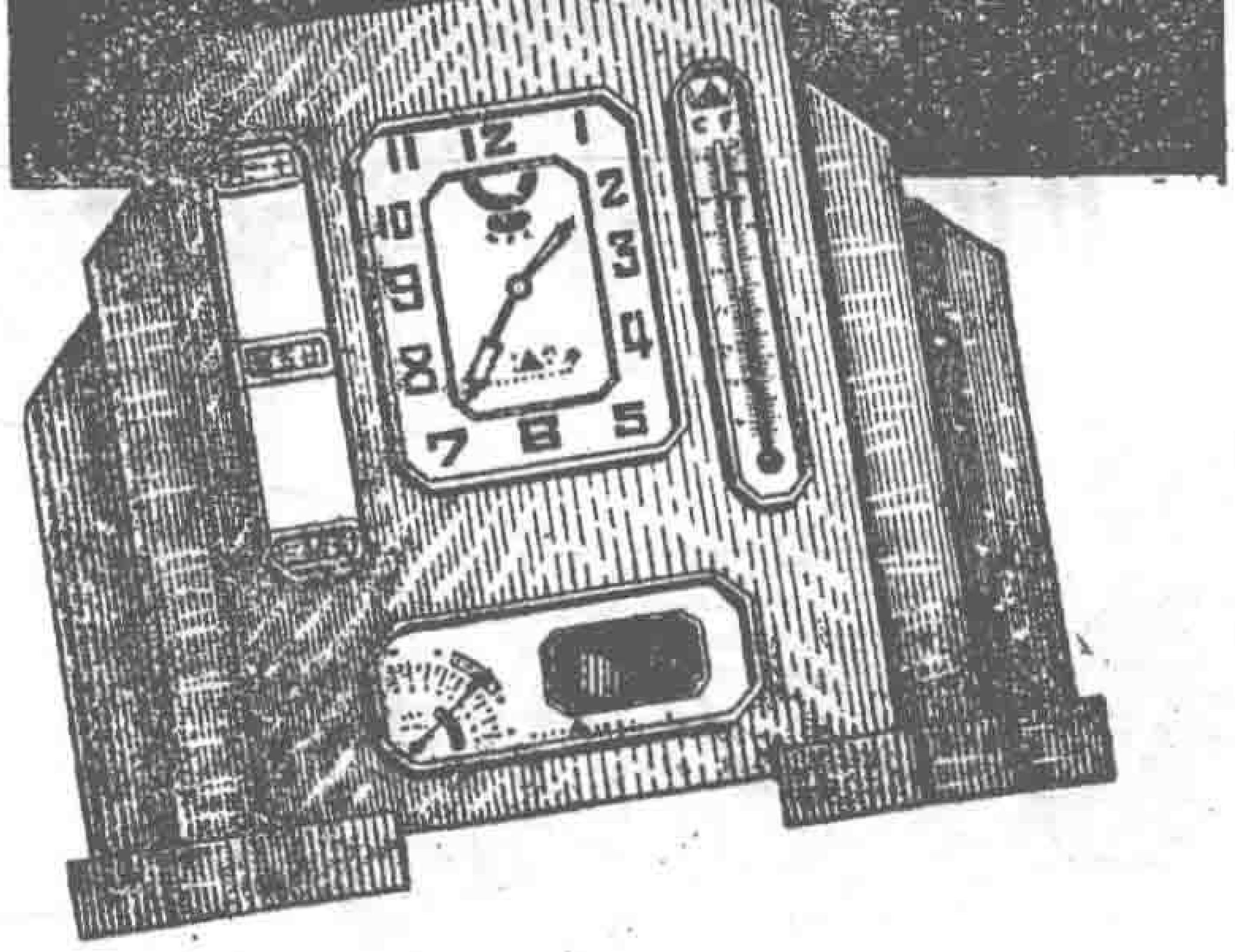
報鐘點
報晝夜
報星期
報時辰
報日曆
報月份

中華教育用具製造廠創製

國民政府實業部特許專利

（月日星期時辰鐘之一）

八用日曆鐘



中華書局發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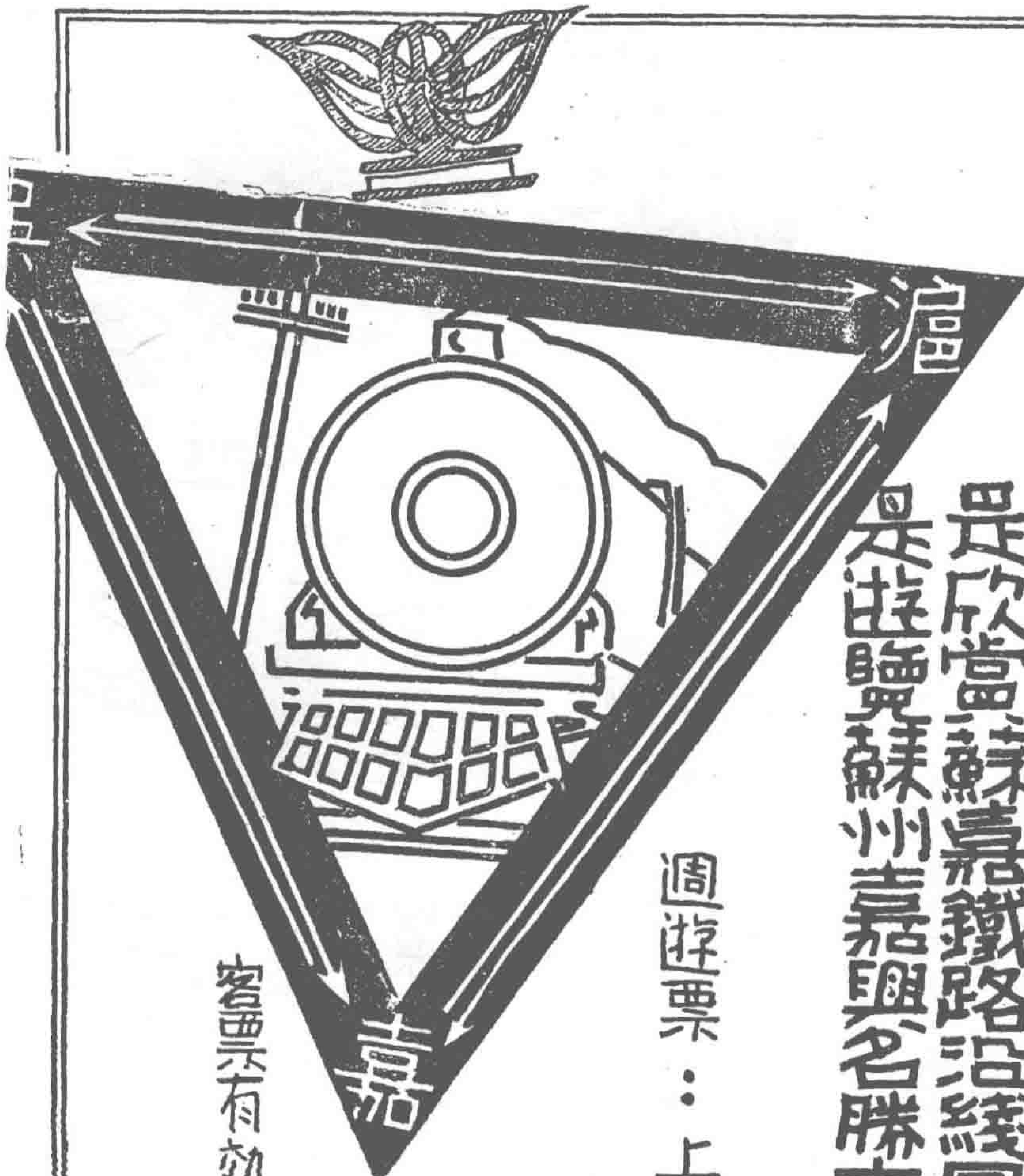
八大功用

一　活動鐘馬
二　報時辰
三　報晝夜
四　報月份
五　報日曆
六　報星期
七　報寒暑
八　報燥濕

● 定價每座二十三元五角
特價十八元八角
（高十九公分闊二十一公分）

敝廠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發明月日星期時辰鐘，曾蒙實業部優加獎勵，准予專利在案。最近又創製一種座鐘，形式雖小，內容極精，又以國內外所製有擺時鐘，掛置稍斜，輒有停滯之弊，經長時期之研究，發明一種活動鐘馬，屢經試驗，毫無缺憾，配入其間，益增效率。復於鐘殼上裝置溫度、濕度二計，使月、日、星期、晝夜、時辰、寒暑、燥濕七種記錄，得於一鐘上自動表明，故定名為「八用日曆鐘」，業已與活動鐘馬一并呈請　實業部予以專利。現此項座鐘業已大批製成，發售特價，倘蒙　各界採購，無任歡迎！

華1626(全)25,12.



滬吳嘉三角週覽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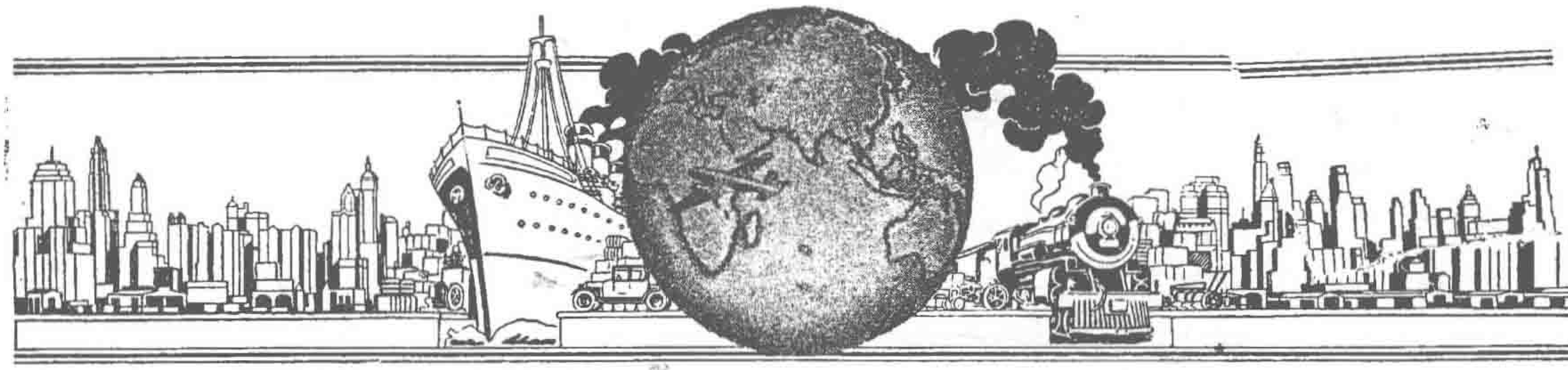
是欣賞蘇嘉鐵路沿綫風景最精妙的計劃
是遊覽蘇州嘉興名勝古跡最經濟的方法

週遊票：上北 吳縣 嘉興 均有出售

頭等〻柒圓叁角伍分
二等〻肆圓玖角伍分
三等〻叁圓

客票有効期間七日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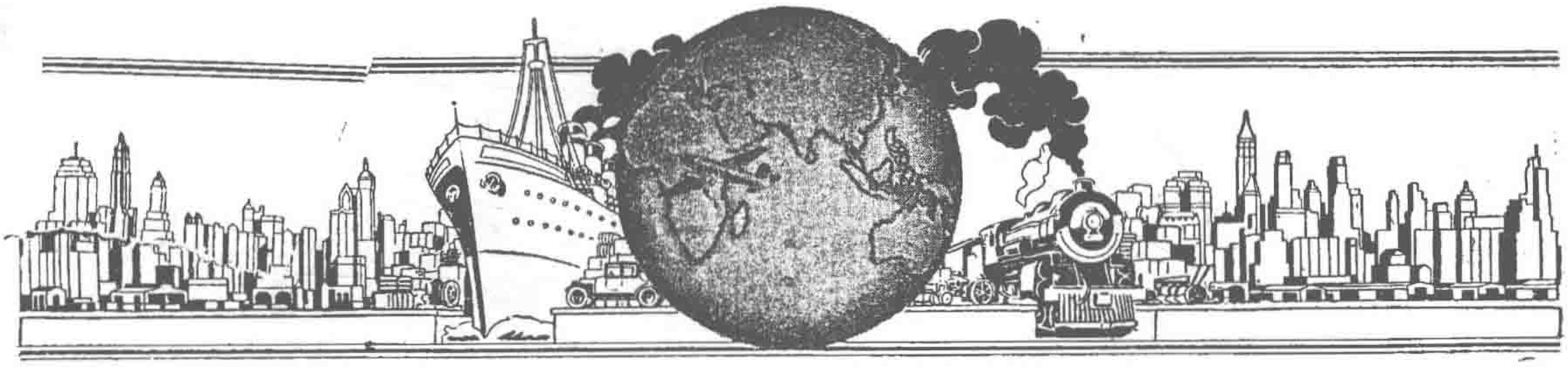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一卷 第一號
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新年特大號專輯

我的旅行生活片段

集團旅行的讚美……徐蔚南……三
川游回憶……余楠秋……三
游蹤隨錄……逸廬主……四
虞山紀游……劉復中……五
一般的月色……蔣學楨……六
紫陽山的遊痕……汪倜然……七
日內瓦一瞥……章淵若……八
太湖晚霞……王勞生……一三
歐游偶見……丁惠康……一三
賺游焦山……邵潭秋……一三
南湖小景……蔣植之……一四
老江湖者言……劉鳳生……一四
翠亨村之遊……李權時……一五
初到巴黎的一夕……阮毅成……一六
記遊趣……周靄華……一六
不平凡的旅行……錢華……一七
金華旅邸……秦瘦鷗……一八
奧色利安先生……程志政……一八



莫干山的薄暮……孫恩霖……一九
Picnic 的失敗……徐京……二〇
東三省的旅行……潘仰堯……二一
兒時旅行的況味……蕭梅性……二一
意大利籌備空前偉大之博覽會……二二

美術圖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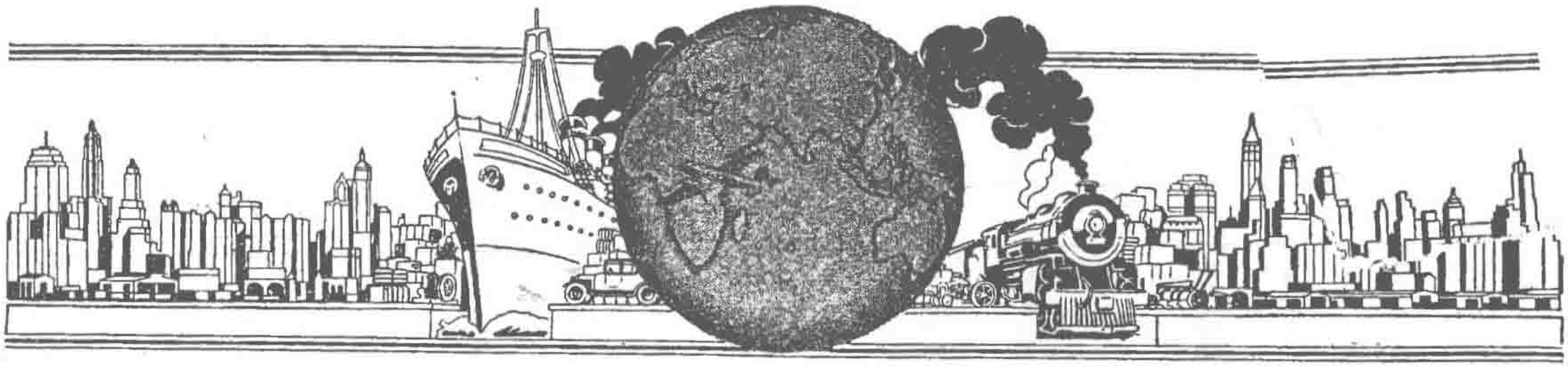
山水……王烟客……一
歸騎……丁惠康……一一
瑞西之雪……一〇五
達瑚斯……一〇六
山居小景……一〇八

交通展望

邁進中之美國鐵路……程志政……二三
安全道路……二七
空中旅行展望……孫沛甘……三九

國內游記

采滁紀游……余楠秋……四九
寧紹台十日旅行記……訒庵……五七
新魯濱生飄流歷險記……六三
蘇皖脚踏車旅行誌……顧曾允……六三
特殊之人材……七一
通屬五縣視察記……顧濟之……七三
重洋中誕生雙雄之喜劇……七九



冬日的平綏……茅於恭……八一
不收小賬之出租汽車……八六
從崑山到青陽港……閻重樓……八七
清遠旅行記……蘇非亞……九一

旅行講座

王雲五先生訪問記……趙君豪……一〇九
世界最忙之女子……一一六

國外游記

比國昂洞記遊……馮朱棣……一一七
美洲大陸橫斷記……亭亭……一二一
捕蛇者說……一三〇
東遊紀程……蔣學棟……一二一

小說

幽屋血案……秦瘦鷗……一五一
身後之趣訟……一六六
如此江山……張恨水……一六七
惡作劇之報復……一七四

舟車時刻

國內聯運票價表……一七五

一月一擇

編者

此一卷書送到讀者諸君的案頭時，是民國廿六年的元旦了，編者謹以最誠懇的敬意，向讀者恭賀新禧。

我們爲調劑讀者口味起見，把今年的封面，改用各地名勝圖景，同時於裏面美術銅圖中每期印一幅山水古畫。在過去兩年中所用的山水封面都是承周雨青先生借印的，我們非常感謝！此後周先生仍允源源供給，不過把彩色改爲單色印在裏面，我想一定可以把畫的眞精神表現出來，供大家忻賞的。

我們在每一篇游記之前，自本期起，又做一個很簡單的游程提要，使得讀者有簡明的印象，將來前往遊覽時，可以作爲參考。編者很希望以後爲我們寫稿的諸位，也照這種方法，在文前寫幾句提要，倘使能夠將費用說明，對於後之遊者尤其方便不少。

本期徵文，發出的信件五十餘封，收到二十篇左右；雖然收穫的數量不多，但是從內容看來，編者是認爲成功的。在這許多短文中，可以說篇篇有精彩，讀了一過，都留着很深刻的印象。

冬日的平綏，是茅於恭先生從英國寄來的，擱在編輯室中好幾個月了，現在綏遠風雲緊急的時候，讀茅君的遊記中有「……汽車是開往甯夏的，上面裝了許多日本煤油，日本乘客比中國乘客還要多……」幾句話，我們非常感慨！

馮朱棣先生的比國昂洞紀遊，簡潔明瞭，狀述洞內勝景各極其妙。我們以前所登的國外游記，以譯文爲多，盼望在國外的讀者，以遊履所經，爲我們寫一點文字，我想許多讀者一定很盼望的。

「……假若我們中國的青年，都曾脚踏實地的去過一次東三省，我們現在決會更深切的在時時想念東北一切的偉大；以及對於國家的重要……」這是顧曾允君在「蘇皖脚踏車旅行誌」中的精警語句，打動編者的心絃。讀者們！我們的美麗河山，是不容不實地的去看看了！我想周遊世界，不能作爲豪舉，我們應該踏遍了我們自己的土地。

光榮之頁



前執政段公芝泉靈車北上所有餐車事務歸本社承之由餐車員司恪恭將事倖免殞越事後承兩路局長黃伯樵先生致書慰勉本社引以爲榮特將原函影印於此非敢自詡藉欲策勵同人益加黽勉耳

× × × × ×

湘濤先生大鑒此次

段前臨時執政靈車由滬運平所有餐車業務由

貴社代辦茲接段委員宏綱來片開

「隨　執政靈車之中國旅行社餐車菜蔬清潔西崽服務均恭敬週到」

仰見

貴社熱忱服務訓練有方無任欽佩專此奉達

順頌

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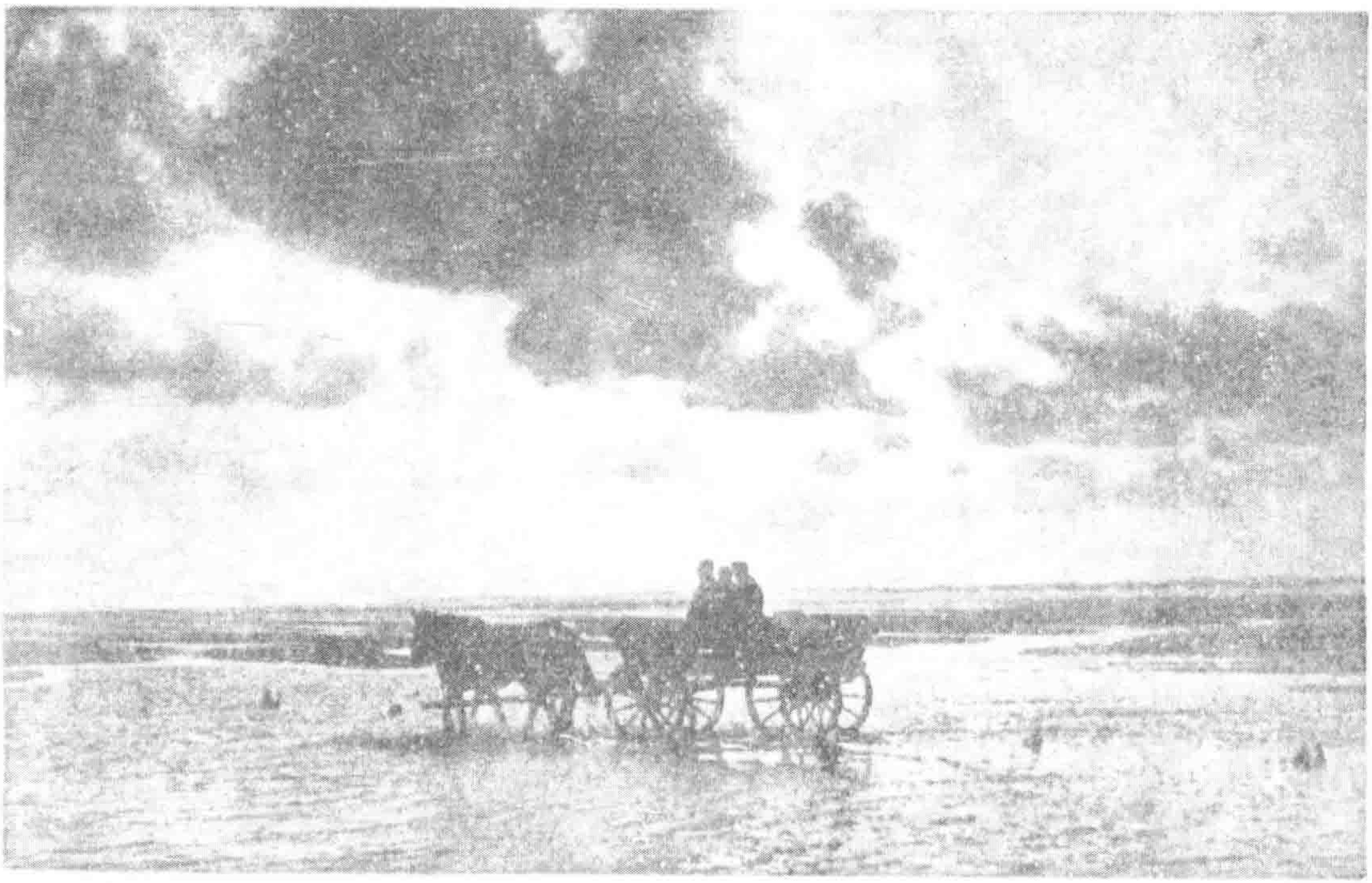
黃伯樵敬啓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王烟客山水

王時敏太倉人號烟客明崇禎初以蔭仕至太常資性穎異淹雅博物工詩文善楷隸而於畫有特慧晚年益臻神化先生於宋元諸家無不研精兼擅尤於大癡稱出藍妙手



歸騎

丁惠康作

新年特大號徵文



以收到先後爲序

集團旅行的讚美

徐蔚南

參加集團的旅行，以去年夏間虞洽老主持的普渡旅行爲第一次。感覺到集團旅行的愉快，亦因這次普渡旅行而開始。

我的參加普渡旅行團，是爲引起小女天然的旅行興趣，幷使她擴大眼界，而認識我國山河的偉大與可愛。她雖只八歲，但極活潑康健。在船上，第一刺戟她的是船上許多不相識的男女，第二是輪船開動後與黃浦灘許多大洋房的離別，第三是可愛的山和海。晚間船上的十餘個美國男女，唱歌彈琴，她也擠在他們中間。到了普渡，她跟着大家走馬看花地游覽各處名勝，後來到三北洽老家中聚餐，聽吳光新等的演說，又坐小火車，去海堤，參觀洽老三北的建設，她都感到新奇而有趣。

爆竹在她身邊接連的放，她不驚慌，走二小時的路，出了幾身汗，她也不覺疲乏。

我所認識的黃波拉小姐也在船上，她便和她攪得很熟。替她們拍了許多照，她們都很開心。

至於我個人的愉快，大致與小女所感的差不多。又如洽老談天，在上海時不能長時間的閒談，在船上一談便談了二小時。

集團旅行是愉快的，我希望集團旅行的舉辦更加增多，我希望在都市的人踴躍參加集團旅行，帶孩子更好。

川游回憶

余楠秋

在我的旅行生活中，我覺得今年夏天的四川之行，最爲有趣。這一則是因爲西蜀原是「天府之國」，高山大河，名城勝蹟，無在不足以引人入勝。二來這次游歷的地方較多，時間也較長，故此印象也就特殊地深刻。

由宜昌到重慶的一段，三峽奇兀險峻，江輪逆流而上，沿途的古蹟，都能使游客生無限的感慨和留

戀。在重慶所見到的建設的成績，令人感覺興奮。從重慶乘公路汽車到成都，途行二日，旅行上雖感稍苦，然而一路上看見肥沃的田野，經過高山崇嶺，都有很好的印象。成都氣候適宜，居民樸直，名勝如武侯祠，工部草堂，望江樓都很可留連欣賞。從成都到峨眉，適逢公路橋樑被水冲毀，我和幾位朋友坐木船順流而下，兩天達到嘉定，改乘滑竿到峨眉縣，再行上山。我們由小路上山，沿途停歇，有時住在山上的廟宇中。最有趣的，是在洗象池遇着成羣的猴子，排隊游行，這是任何地方所看不見的。山上雲霧迷濛，有時大雨如注，我們繼續前進，直達金頂，算是登峯造極了。由大路下山，行程較快；但是先後也走了四天。從峨眉山囘來，在嘉定又留住兩天，游大佛寺，烏尤寺諸名勝。烏尤寺的清幽和山水，誠爲任何寺院所不及。我又去參觀嘉定附近的鹽場和牛華鎮晏公祠，都能使人增加好感。

總之，四川給與我的印象，是無處不是山水；而任何山水，都能使人留連忘返。我雖然旅途中費去四十天的時光，但是還有許多地方，想去而未能去。只就已經游過的地方而言，誠使我囘味無窮，印象還不時縈繞在我的腦海裏呢！

游蹤隨錄

逸廬主

盧作孚愛客如家人
周象賢管魚不管鳥

話說在下於民國廿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中午，在杭州接到上海中華職業敎育社的長途電話，說是第二批赴川出席年會的同人，決定當晚上民生公司的民權輪，次早開行，溯江西上。在下連忙收拾行李，搭了末班火車直達南站，逕登民權。說到民生公司，大家都知道是四川的一位盧作孚先生創辦的，不到幾年功夫，這家公司居然在上江一帶稱起霸來。第二天開船以後，在下不免到船上各處參觀一番，船雖不大，却也整潔。當日雨過天晴，江上清風徐來，雖說天氣不十分炎熱，到底還在伏天，午飯過後不免效法宰予，夢見周公，一覺醒來，叫茶房打水洗澡。民權船上各級艙位裏都有浴室，在下跨進浴室一看，牆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道：

旅客注意

1 浴盆上有H字的是熱水龍頭，有C字的是冷水龍頭。

2 旅客自己放水時，請先放冷水，以免被熱水盪傷。

3 放水不宜過熱，因過熱容易使腦血管充血，有暈倒之危險，能練習冷水浴最好。

4 水放足時，請將龍頭旋緊，以免空耗水量。

5 洗澡先洗頭部，次洗上半身，後洗下半

二九—〇一六

身。

6 水和帕子（註一）都不宜入目，以防傳染眼病。

7 沐浴後須擦皮膚，以免傷風。

8 多洗澡的益處，可使汗腺不閉塞，並能使皮膚易於吸收養氣。

9 飯後三十分鐘內不宜洗澡；因血液要到胃裏助消化。若洗澡則血液分散於皮膚各部，妨礙消化作用，有害健康。

哈哈，原來洗澡還有這樣一番大道理！

在下征四川回到杭州，……同了幾位朋友，重溫六橋三竺之勝，看見白堤兩旁加寬的土已經築好了，上面鋪了草，砌成「白隄公園」四個大字，大家都說這是周象賢市長的新建設。在堤的兩端，還樹了兩個白底黑字的碑子，上面寫道：

釣魚禁條

杭州市政府示

一、不准在橋上下釣。

二、不准在釣魚牌一丈以外下釣。

三、不准用活絲釣竿。

四、不准以草圍爲餌。

五、不准在堤上掘取蚯蚓。

六、不准釣取鱔魚草魚。

違者拘罰並

將釣竿充公

再行百數十武，繞到放鶴亭前，又發現了一塊牌子：

西湖區域

禁止狩獵（註二）

浙江省會公安局製

本來這些鳥事賢明的市長管他做甚！

（註一）川人稱毛巾爲帕子。

（註二）西湖區域並無野獸，「狩獵」所指，不過是用獵槍打鳥的勾當。

虞山紀游

劉復中

丙子之秋，九月既望，上海中央銀行同人有常熟旅行團之組織，余夙慕虞山之勝，且以久居都市塵囂中，亦欲領略山林風味，乃決意參加。是日也，天高日晶，惠風和暢，晨七時自本行乘汽車首途，九時二十分抵常熟。邵子達賓已先得訊迎于途，慨任嚮導，李子蓮生亦迓余于郊外，折柬招飲。余以心切游山，不便離羣謝之。時與馬已具，同人遂相繼就道。未幾抵翁松禪相國別墅，門首有題字曰城市山林。入其內，花木扶疎，池臺幽靜，曰半溪亭，曰挹爽軒，均係翁相國手筆。半溪亭中有翁方綱所書楹聯曰放開眼界，立定脚跟。挹爽軒中之楹聯，有力田歲取千箱稻，好學家藏萬卷書，乃何紹基所書也。小橋流水，曲徑通幽，鈎輈鳥語，雜沓其中，憑欄遠眺，塵襟

盡滌；而風物依舊，人去臺空，又不禁感慨係之！出別墅至公園，園在阜北門內，昔爲半巢居，地近虞山麓，有栗里挹秀環翠小築諸勝。須臾登虞山，抵興福寺。寺門有唐尊勝石幢二，平原陸扆所書。幢後有小橋，下即破龍澗，相傳唐初龍門山裂，血化爲石，色踰代赭，研可點染。一說高僧誦經山中，龍化人形，僧誦揭諦呪，揭諦神與龍角，龍力不勝，遂破山而去，故又名破山寺云。寺內碑記甚多，常建一詩尤膾炙人口。大雄寶殿西有竹徑通迴廊，翁松禪書通幽二字刻于壁間。折而登印心石屋，下有君子泉，修竹木樨，點綴甚佳。出而向大殿東行，入方丈室，有精舍數楹，唐桂宋梅植焉。唐桂猶枝葉婆娑，宋梅則已枯萎。其後有深潭，潭上有亭，曰空心，奇石嶙峋，松柏樸茂，文鱗游泳，天趣盎然，令人低徊不能去。出興福寺至連珠洞，洞高不及丈，廣三丈，深四五丈，諸石屋中惟此爲最深，泉流自石孔下注，四散如雨，常滴瀝下降，一如連珠，雖久旱不息，因以得名。石含銅質，叩之有聲，泉清而冽，沁人心脾。循磴道而上，路益高，徑益仄，石勢益奔峭，樹木轇轕，幾於無路，峯轉境開，倏復軒豁。迤邐至藏海寺，登拂水巖，巖在三峯之上，報國寺前。澗泉上駕石橋，名曰長壽，値西南風衝激倒捲逆流，如萬斛噴珠，凌空飄灑。踞巖俯視，平疇廣衍數萬頃，澄湖奔溪，縱橫蕩潏其間，繡畫天施，南望毘陵震澤，連山青翠相屬，厥高鑱雲，雨氣日光，參錯出諸峯上，水陰上薄，盪摩闔開，變滅無瞬息定。其外蒼烟渺靄圍繚，光色純天，決眥窮睇，神與極馳。巖之麓爲拂水山莊舊址，錢牧齋之所營居也。自此登劍門，爲虞山最高處，峭壁陡立十數丈，如神斧劈。兩崖青黑色，上銳下削，中有縫窄不容身，昏暗不可測。左右皆有巨石磐礴，攫拏蹲伏諸奇怪狀，可喜可怖！下山抵三峯寺，亦唐前古刹也，因居虞山第三峯故名。昔儲藏經全部，寺舍多明代建築，羣峯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巖獨闢，時値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同人在寺憩息良久，已日薄崦嵫，乃急赴山景園聚餐，流連清景，恍若有失！餐後乘原車返滬，虞游遂告結束。同游者何子繼勝，陳子皆六，吳子伯陽，錢子萱壽，湯子吟遜，朱子漢民等及余凡二四人。

一般的月色

蔣學楨

一般的月色，不同的情緒。

三年前的一個春夜，我同幾個朋友一同留宿在杭州靈隱寺後的人家別莊裏。已是二三月的天氣，到夜來還兀自春寒料峭。睡到中夜，忽的莫名其妙的醒了，月色如銀，從窗子外瀉將進來。我擁被起坐，只見天光一碧。月色帶了白紗般的薄霧，將滿山輕輕的籠住。山光樹影，輪廓依稀模糊得很。正在那時，寺裏忽的響起了聲聲的夜鐘。鐘聲從天外吹來，在青山中來囘的響着，然後滲了開來，在月色

二九一〇一八

的輕霧裏消逝了去。我那時心裏甯靜到萬分，耳邊聽着聲聲的鐘響，眼睛看着明月，只覺得一身超然，但願能跨在長風的頸上，飛向碧天深處！

去年的夏日，爲了俗務，冒着炎暑乘輪溯長江而上。輪船白天在烈日行下駛，熱氣若蒸，到晚來方覺得舒適起來。當夜午人靜的時候，我總是獨自在船舷上凭欄遠眺。天淸如水，一望如整塊的希世碧玉。中天一輪明月。月光影在水裏，搗成萬點碎銀。週圍的世界，盡都躺在迷夢一般的霧圍裏面。待到船駛近時，才依稀看出幾叢靑山，幾處村落。我獨自凭欄，耳邊除了船身冲刺着水浪激起的單調的聲響外，其餘都像在夜氣中死去一般，沒有聲息。幾天來夜露濕袖，迎着從萬里外吹送過來的涼風時，我總是猛可的想起了水外山後的家來。望着這茫茫的水，和遠在天際的糢糊的山影時，我第一次的感到一身的孤獨！

只是這般兩個平淡的月夜，可是在我的心頭，却老是磨滅不了那深刻的印象！

紫陽山的遊痕

汪倜然

生平少出門，但遊歷之事，却極喜歡；生活在上海迄今十年後，此興似乎更濃。倒不是天性高潔，愛過山林淸逸的生活，却是因爲久住都市之後，需要這種調劑。而且這調劑，不但是精神上的，也竟是身體上的；終日伏案的結果，人已變成蠢蠢然的了，祇有在出門去溜溜的時候，多跑路多爬山，少用腦不動筆，身體上所得到的舒快，纔眞是一種享受！而平日的「豐衣足食」，視聽之娛，却萬萬不及此的。

可是，近來雖常出去走走，也祇不過「走走」而已，事後是鮮有可以留戀的。這是因爲一則遊踪尙不遠，如久已想去的川桂，至今還不曾去過；二則人事的倥偬，使人雖在出遊之中，也常有不能放懷盡性之憾。現在想起來，最可留戀的遊痕，還是在童年的時候吧？小時住於杭垣，且隣近吳山，遊山幾乎是當時唯一的消遣了。這山俗名城隍山，其實是分爲吳山及紫陽山，而地理書上則有分爲城隍山吳山及紫陽山三處者。山是相連的，由大井巷上去，一直可以走到紫陽山巔，這是最高之處了。到今十三四年之後，山中詳情已不甚分明，目前狀況更不得而知，但留在我記憶中的還是一片溫藹的印象。一切都已衰敗蕭索荒涼，除山脚下的乞丐外，山上的人眞冷落得可數，至於遊客，除春秋香汛中偶見若干鄉愿的香客，平日是難得有的。如果有的話，那便是我輩這些小學生了。可是，雖然冷而且僻，山以及山上的破廟荒庵，病僧弱奴，殘垣蔓草，斷階野石，却都有老人般的溫情，給你以愛撫和歡待。西湖中的市儈僧

氣,名士俗氣,在這里是絲毫也沒有的。這里無所謂勝景,然而自晨曦以至暮靄,過吳山而登紫陽,傲然長立,放懷四顧,野山古樹,遠烟移雲,無時無地非暢適盡致的情景。快意之事,難得之境,均於此得之矣。今日思之,仍如在目前也!

不但如此,紫陽山還有史蹟遺傳。南宋建都後的宮庭,尙有殘石斷柱,在山頭餐風沐露,據說這便是廢蹟了。懷古幽情,安得不油然而生?當年遊踪至此,每念及「泥馬渡康王」的故事(我小時是有「岳傳」癖的)而爲狼狽的高宗痛惜,今日追懷舊遊之際,竟又見胡騎猖獗,是更難免有今昔之感了!

我的遊踪中若有値得記憶者,就是這個了。

廿五・十二・八・

日內瓦一瞥

——歐遊迥想錄之一頁——

章淵若

日內瓦是一個小城從車站出發,幾分鐘便到了湖邊。這天朝霧甚濃,重重的壓蓋了湖面,我立在雪山橋上, Pont du Mont Blanc極目四顧,祇覺烟霧蒼茫,不辨何處是山,何處是水。我獨自徘徊湖邊,靜待霧暮的開展,看這名震全球的日內瓦湖的風光,到底如何的秀美!我此時的心理,正好比考試後的學生,等待成績揭曉一樣;也好比投機的商人,靜觀市價的漲落一樣;也好比熱中的政客,等着人選發表一樣;也許更好比舉行舊式婚禮時等着新娘臉幕的揭展一樣。

陽光强烈,大地上的水氣,漸漸被繼續增加的日光底熱力所吸收,阻我視線的霧幕,祇得無抵抗的散去。日內瓦湖山的眞目面便畢露在我底眼前。此時我的感覺如何呢?我的批評如何呢?我實不敢下肯定的斷語。一是我祇看到表面的一層,不能作爲批評的根據;二是我不是一個懂得山水之美的專家,我沒有評判的能力。也許因爲日內瓦湖的景色很平凡,並不如她虛傳的盛名那樣秀美,所以引不起我的特別好感。我很慚愧,我雖到了日內瓦,却仍是辜負了日內瓦。並沒有作一次盡情的暢遊。因爲我當時的心中,祇是記念着我初別的好友,祇是切心着我萬里的歸程。孤零零的一個人,還有什麼遊興呢?我意興索然地,沿着湖邊不停的徘徊,走得疲乏了,便在湖邊椅上坐下,舉目閒眺。近水遠山,却都和我相對無語。我也覺得木然無意。惟有湖上的清風,吹散了幾分愁意;還有和暖的太陽,給我一些溫柔的安慰。我就定下心把一冊日內瓦指南,一頁頁都看完了。

在日內瓦一天,祇是像一隻失羣的勞雁,無處可依的亂飛。除了遊湖以後,還參觀了幾個博物館;國際聯盟會,以及國際勞工局,也都到過,

都是在湖邊上。國際聯盟的建築，沒有像它名稱那樣偉大。夾在許多宮殿式的大旅館中間，尙有些相形見拙！我在找尋它的時候，會三過其門而不知就是大名鼎鼎的國際聯盟會。國際勞工局，更在國際聯盟會之東，是一所偉大的新建築，兩旁都是樹木，空氣很幽靜，裏面辦事室打字機的聲音，聽得很清楚。這兩個機關，我對它都沒有好感，我雖進了大門，都祇是望望然而去之！因爲它從前所給我的印象祇是欺詐和虛僞，我沒有詳細參觀的必要；即使我參觀了，所得到的結果，也祇是虛僞的掩飾。我便大脚闊步的離開了那裏。心中祇是氣憤憤的反覆想『天下多少不平和不幸的事，要待這兩個機關來解決消滅啊！却是它們都做帝了國主義者的御用機關，非但不能消除不平，反而增添了天下的不平。我們這一個不長進的民族，不知自己爭氣，却還去承仰他們的鼻息，這又何等的愚蠢和可悲呢！』

離開這里沿着湖邊向西走，有一對外國夫婦笑容可掬的迎上前來。操着法語指着一所大廈問我，「先生！那所房子是什麼東西？」我帶着抱歉的神情說：「不知道。我剛從那裏來，那所房還未完工，不知是什麼機關。不過再往東走幾步，就是國際勞工局。」說完了，我再補充一句：「我是剛剛到了這裏尙未滿一天的旅客。」表示我剛才所以不能答覆的原因。他便問我：「你從那裏來？」「從巴黎來，還是今天朝晨到的。」我答了又反問他「你大概也是旅客吧！從何處來？」他說從德國來。我因爲離開德國沒有多久，想乘機實習我臨時學會的幾句德文，便和他用德語談話，但是我的德文不能暢所欲言，他操法語也不甚流利，結果我們便用英語談話，談的是關於我們東方的事情。在談話中，他曾對我屢次的誇張，他有一個朋友，曾在中國做過海關督辦，我聽了便發生一種不快的感想，我們中國領土內，爲什麼會被外人來喧賓奪主。一般西洋人，對於我們中國民族的實際情形很隔膜，他們不懂我們的歷史，祇懂得一些神話傳說。所以他們普通人民對於我們中國，往往分成兩種態度，一種人把我們中國看得和天堂一樣，以爲我們中國人都帶有一種神祕性，羨慕我們一個個都彷彿是上帝。還有一派人則把我們中國看做一個極野蠻的地方，把我們當作一種半開化民族，把我們厭惡得非常。其實，他們的羨慕和厭惡，都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都是沒有先把我們眞實的情形認識清楚，祇是感情上所起的一種誤會。從近世交通發展以後，我們中國人到外國的漸多，懂他們外國情形的也漸多了。而他們對我們的成見，仍未去除，所以英國的Wells說：「西洋人懂中國情形者，決不如中國人懂西洋情形者淸楚。」確是實情。這也不能全怪西洋人，而尤須我們努力對外宣傳。這位德國人和我談得也很高興，問長

問短，我也就乘此機會，對他大做宣傳工作。他對於我的一片談話，也很感興味，雖是素不相識，萍水相逢，在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彼此彷彿覺得有依依不捨的情緒。

此時午日當空，溫度大增，我經過了半天的奔跑，又沒有吃朝餐，已覺十分飢餓。就回到大街去找尋飯館，解決我的午飯問題。日內瓦是一個遊客麕集的地方，市價抬得很高，本來在瑞士的財政上，每年旅客的用費，也是一大筆收入。可見一個民族，如果要想在國際間競存，必有其種種圖存的方法。祇有我們這個貧弱的氏族，非但自己不會謀生，而每年還要進口大批不需要的奢侈品。我找來找去，祇想找一爿平民式的飯館，但是一般的飯館規模都很大，而且門口都沒有貼出菜單的價格，這是在歐洲住慣的人，都知道凡是不在門口標出價格的，都是很貴的。我祇是「可望而不可進，」轉到一條支路上。路底有一個規模較小的飯館，門口有菜單，開的價目是三個半法郎。這在日內瓦大概算是便宜的了。但是折合法國法郎，已有十七個半法郎，合國幣為一元六角幾分。（現在當在三元以上）當然已不便宜。我想飯不能不吃，祇得推進門去。裏面清悄悄的一個顧客也沒有，一個女招待在食堂裏等着，她看到我進去，便迎上前來招呼，「日安！午餐嗎？」并把菜單遞給我，請我選菜。店主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對我東方人招呼倘客氣，但是對於他的雇員的神氣，却十足的威嚴。旁邊一張桌上，不知少放了一件什麼東西，他便怒不可抑，對那個女招待責問。『為什麼不放那東西？』女的很驚恐的立刻回說：『放！要放啦！立刻要放啦！』店主更怒了，拍着桌子說：「放，放，放在那裏了呢？」女的祇是面紅耳赤，不敢做聲。那個女招待，身材很瘦小，頭髮黑色，頗帶些中國女子的神氣，我看到這同種人的像徵，對她的同情心，似乎格外增加。吃完了飯，我順便利用桌上寫了幾張畫片，寄給德比法初別的朋友。離開飯館的時候，那位女招待要替我披上大衣，我駭得十分的惶恐。因為我的大衣的裏子已經破爛不堪，連忙阻止她說：『不，外面太陽很暖，此時用不到大衣。是嗎？』我夾着大衣出門，他照例對我說了一聲『再見？』但是她那知我是一個萬里遠征的過客，不知何時「再見」啊！

我到郵局把畫片發出以後，便慢步重到雪山橋的原址，在這裏有一個湖心亭式的小島，就是盧梭墩（Ik Rousseau）我徘徊流連，不願離去，這是受了盧梭學術盛名之感召。其實這個墩上，並沒有什麼特別東西值得流連。面積很小，直徑不過二三丈，中間是盧梭的像，周圍放了幾張椅子。我所流連的，當然不是在它風景的秀美，而是在紀念它精神的偉大！我對着盧梭之像，感懷今古，念天地之悠悠，悲此身之渺渺。將來願閉戶深山著書終老，以為我生命與

精神之寄託，而對人類盡其百年千秋不朽偉大的貢獻。

從這裏穿過九曲橋，便到了湖的南岸。再向西南行，在路上碰着一位夾了皮包的中國人，我雖不認識他，在舉目無親的旅途中相遇了，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慰。走了十餘分鐘，就有巴西蔭散步道 Prommade des Bastions，日內瓦大學就在旁邊。校舍成H形，中間是辦公處及講堂，左邊是博物館，右邊則爲圖書館。我進去參觀了，一切總是大同小異，不足記述；祗有一點值得報告的，就是大門上面的題詞。詳細我記不得，而且刻得不清楚；又很高，我的視線也夠不及，它的大意是說：

「日內瓦的民衆啊；
努力學業的深造；
奠定自由的基礎！」

我反覆讀了幾遍，不禁感慨系之，徘徊不去！穿過了林蔭步道，在大學的正對面，有一個改造記念碑 (Monument de La Reformation)，這個紀念碑的式樣很別致，和一堵牆壁一樣，牆下便是水，像一條小溪，牆上刻了英，美，法，德諸國宗教革命和政治改造時，章約的條文。如英 The Bill of Rightg 等。還有法文及拉丁文的，刻得不清楚，我沒有看明白，現在更記不清楚了。還有十個偉大的石像，直立在牆壁上，中間四個，兩旁各三個。如 Calain 等都在上面。

我看了日內瓦大學門口的題詞，以及這一個改造紀念碑，就領會到瑞士崇尚自由的精神。瑞士雖是一個小國，民族又復複雜；而她的政治，在世界上却要算首屈一指，這豈一朝一夕之故呢！

在日內瓦一天，我所得到的印像，就是瑞士人的和藹而有禮貌。無論是警察，是商民，是路人，是車站上的雇員，都好像特別對我客氣；尤其是在一家糖果麵包店裏，我只買了二十生丁的東西，店主的態度待我却如一個大顧客一樣。謙恭謹厚，無以復加。臨走的時候，還走到外面來替我開門，十分親熱而誠摯的說：『先生，晚安！』他們這樣的和藹而有禮貌，足以想見他們民族的精神，以及社會敎育的根底！

夕陽西下了，湖邊上的遊人，漸漸的稀少，漸漸的不見了，大概是回到他們甜蜜的家庭，或是回到宮殿式的旅館去晚餐了。我却獨自跑到一個人跡罕至的湖濱坐下，一面嚼着我乾燥的麵包，算是解決我的晚餐問題；一面則舉目四顧，欣賞日內瓦湖的晚景。此時月已東上，湖邊的燈光，十分輝煌；湖山的景色，仍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祗是別呈一種幽靜淒涼的意義，更引起我對月的憂思與感嘆！如此良宵，如此名聞全球的日內瓦湖上的良宵啊！我眞是把它辜負太甚了！

夜寒露重，椅背上溼得如雨一樣。我的外套上也有些潮溼，我獨自安慰着說：「秋風多厲，不要着凉了，海外的遊子啊，你要隨時

隨地自己珍重，不要在露天下苦思了！」我便立起身來和日內瓦湖告別，慢慢的走向車站去。臨去回味，反覺依戀不捨。沿湖緩步，心中只是想着「可愛的日內瓦啊，我雖與你祇有一日的交情，却不知何時再和你重逢。」一輪明月，（時正夏曆重秋之望，）照耀於湖波之上，靜悄悄的祇是對我無語有情！

在八點半鐘的時候，我的車便向着馬賽開行。

太湖晚霞

王勞生

一般的說，大多數人是在旅行時，順帶攝影留紀念，這是「為旅行而攝影，」可是我的旅行動機，是為了找尋攝影的題材，這又可說「為攝影而旅行」了。

我將坦白地供認，我是靠薪水生活的低級職員，給時間與經濟所束縛，不能作理想中的遠遊。我的遊跡所至，不過是我家鄉——無錫——周圍幾百里的地方；但是我愛攝影，兼及旅行，常利用極短的例假旅行到鄰縣去。每次出遊，我常攜着我唯一的旅伴，那就是鏡箱。

我是個健忘的人，到過的地方，除翻閱照片作回憶外，其餘的全成模糊了。不過，有一回從宜興遊二洞回來，歸途中經閶江，楊灣一帶所見的太湖晚霞如一節五彩的影片，常在我腦中映演。可惜當時坐在疾飛的長途汽車內，未能把難逢的美景攝下；即使攝得了，也僅能留下黑白二色，絕不是當時彩色眩目的境界。

記得那回是在前年，秋已深了，旅遊二洞回來，車窗外沿途村莊毗連，金黃色的稻穀都登場了。車過閶江，正在無法解悶的時候，忽覺眼前金光一閃，

歐游偶見

丁惠康

德國每逢星期日，途中往往有童子軍和希特勒氏的人民軍隊，數十人或至數百人，高呼着口號，成羣結隊的游行；並且無論風雨陰晴，從沒有間斷。這不僅是養成一種軍國的教育，亦可說是健全體格的一法。

各國人民的住宅的建築，確是極盡美術化和衛生化之能事。單就農舍來講，上面覆以朱瓦，前臨一排綠畦，明窗四闢，雜花叢生，那環境的幽美，會使你感到極度的心曠神怡。尤其是田中的整潔，好像綠的圖案。每當風和日麗的時節，各地的園林裏，母攜兒，兄扶弟，相互徘徊着，游戲着。亦有的駕着扁舟，打槳蕩漾在波光綠影中，更顯得一番幽逸的閒情勝致。像這種有益衛生的游息，眞夠吾人急切效法的價值。

歐人對於賽馬一舉，確實是興高采烈極了！每逢賽期，眞有萬人空巷的景象，不過他們的目的，在領略日光和清氣，一瞧那花香鬢影的盛況來消磨半天工夫，所以下注也祇一二金為限，不像吾國人的一擲千金，毫無吝色，要不然，恐不足顯其富有，並且目的又似乎全在博得金錢。本來同樣是游戲，乃性質的不同竟如此。

猛抬頭，只見太湖當前，滿天晚霞映在湖上，靜穆而莊嚴，不起一個波瀾，更不見一懸帆影，像平鋪着一巨幅五彩的錦緞，我想世上所有的顏色，在這里可稱彙齊了。

汽車在背山面湖的公路上奔馳着，遇到峯迴路轉，湖上美景隨着變易，我的神經眞有些迷惑了，像沈浸在一個幻夢中。偶然想起我身邊的鏡箱，可惱車行太快，我簡直要請求駛車人停車，讓我攝幾張照，但是事實不容我這麼辦啊！

我生長在太湖邊，常在湖上泛遊，可是太湖的美麗的頂尖，在那天黃昏裏，我才第一次感覺到。

賺遊焦山

邵潭秋

莊子欲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不俟駕而行；列子御風而遊，泠然善也；彼蓋所待甚微，而或絕無所待者也！今日之火車，萬輪轆轆，自燕至越，不過三日，飛機則翥躍天海，塗轍所不限，夫豈有所待哉？然所待猶有一物，其物維何？「遊資」是已！

予性好遊，每年必分買書錢若干以爲遊資；山巔海涯，木末洞幽，曙雁暮蟬，霜蹄雨衞，自謂於此頗得佳趣。每遊或覓伴，或獨行，聚糧之謀，多出予妻。壬戌秋七月二十七日，自上海戚家買舟爲金焦之遊，蠟屐所需，盡挾以登舟。二十八日晚十一時，舟抵鎭江，江面晦黑如漆，輪之躉船，前數日爲風浪所壞，祇能呼小划擺渡；予獨身入舴艋舟中，乘客之擠拽，小販之囂擾，令人不能出氣；予惟師周亞夫之堅臥不肯起，堅坐以待之。及登埠，始覺懷中空空，所挾藏者，盡爲剪綹所胠去，窘急至不可名，渡資莫償，幸同舟者爲我解囊解圍，當時嘿念：「此跆跰之遊客，將稅駕道何所耶？」彳亍數十武，忽見一逆旅市招號曰「佛照樓」，自忖樓名「佛照」，或不再乘人於危，因止是逆旅焉。入門，侍者持簿索書姓氏，問客「來此何事？」予大書「遊焦山」，實則不持一文錢也。扶頭鼾睡，不覺遂爲二十九日之平旦。侍者進漱盥畢，進言曰：「隔壁旅客有二老者，今晨將遊焦山，已買紅船，晨饌於某所，即放纜矣！先生獨遊少興，不如附行爲佳！」遂介予于二老，二老一鶴髮赤舄，風神甚偉，姓黃，字㥁卿，皖之太平人，年七十一，一老華髮長頤，年亦六十五，黃之塾師，京江籍，作導遊者。二老聞予獨遊焦山，奮髯歡笑，甚賀予趣，引爲同調；予實告二君：「本刻期今日遊焦山，昨宵登岸，懷中所挾，爲宵人胠去，不克附驥矣！」黃君不疑予言，且邀予同行，謂：「吾亦嘗遭値此：出門人懷阿堵物，切忌藏置一處，遇盜賊持劫，必全軍覆沒；吾之藏錢，自有其副貳之處」言時，翹其足，指其韈底曰：「吾嘗爲銀鈔置密室複壁於此！」予與趙君，爲之大笑。予感黃君之闊蕩，復覺遊興之難

抑，遂從其請。先進饌於華陽樓，尋登大艑過江；船家夫婦，一掌舵，一持篙，女子三四輩，赤足跳踉上下，拽帆令張滿，風恬水利，江天綠淨如油，瞥見焦山如簪時花梳大髻之美女，巧睇水上，若笑予之賺遊名山者！嘻！予瀆小竊，反意外得成無所待之奇遊，遠與莊叟列禦寇並駕齊軌，豈非旅行生活之畸迴可述者哉？

南湖小景

蔣植之

在去年的初秋，我在嘉興養病，經過一個月和病魔劇烈的掙扎，久困病榻的一顆抑鬱的心，便在湖光水色，滌蕩無餘；而馳名江浙的南湖，於是成了我病後早夕遨遊之地。

這是一個晴朗的秋天，湖水澄清，白雲片片，微風吹起水波，迎着太陽發出萬道金光，所謂「南湖菱」的菱塘，如一塊碧綠的原野，橫陳水面，一個巨浪襲進，嫻洋洋地顫動起來，一如高空的行雲。烟雨樓倒映水中，蔭影在湖心跳舞，逗引遊子之心。

遊罷烟雨樓，我和耀弟駕小舟一葉，深入菱塘的曲折幽徑，耀弟執篙，而我呢，說也慚愧，牧童時代所得的搖船經驗，到今日還得應用起來。我們便隨興之所至，迂迴曲折地款乃前進，炯燦的菱葉，嫩綠的浮萍，雜綴着纖小柔美的花朵，受着船邊浪花的鼙動，弱不禁風地飄忽着，又如一羣柔順的羔羊，受着暴力的威嚇，毫無抵抗他偎縮一團。

我們搖到一處和主人熟識的菱塘邊，耀弟提議採菱，我們便停止前進，採着肥嫩的南湖菱。在粗壯油綠的菱葉下面，無數纖嫩錯雜的葉莖中，菱便在那裏生長着。我們邊採邊吃，清香甘美，嚐着眞眞時鮮的南湖菱。

歸途中使我憧憬着幼年時代的遊牧生活，在我心的深處，如晶瑩的湖水一樣地清澈恬淡了。

老江湖者言

劉鳳生

在最近十年中，我為工作方面之所驅使，每月必出上海一次。我所到的地方，一為京滬線，包括蘇州，無錫，常州，三處；一為揚子下遊，計有南通，江陰，鎮江，南京，蕪湖，九江，六處；一為寧波，我所劃分的這三大區域，除寧波一埠，非自上海趁輪來回不可外，其餘九處，我都以水陸并進的方法，於十天內每月跑到一次。盛暑祁寒，一無間斷。在春秋佳日的行程中，我除為了業務方面，須得每處躬親視察，并聽取報告外，山之涯，水之巔，我著實與牠們溫存了不少次數。祇可惜以渺小一身的我，不能窮宇宙之大，自然之奇；局於一隅，囿於聞見，但這都害了生活煎迫，不得由我主宰。大衆們也都如是，而我尚得有此一些兒例外機緣，眞是不幸中之幸。到了現在，我還是要讀：「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兩句詩罷

了。

西人最喜旅行，而我國人輒視出門爲畏途，這固然是因爲我們平居多戶內生活，而少戶外生活，便養成一種好靜惡動的習慣；但在事實上我國各處交通不便，言語隔閡，旅行確是一件苦事。現在中國旅行社到處設有分社，車船票既可從容購買；行囊復可代爲安排。凡是名勝的區域，他們都可以爲我們作導遊。這樣看來，旅行又是一件樂事。無怪近年來我國旅行的人，逐漸增加起來。現在每逢休假的時節，東一個旅行團，西一個旅行團，卽其明證。

我不敢以『老江湖』自居，但我對於旅行一項，自信確有相當經驗，我出一次門，無論日期多少，事前只須一小時的準備，便可從容就道；行囊中應有盡有，宛如居家一樣。我可爲讀者報告的就是：（一）日用化妝品，（二）被單一條，以備裏客棧裏不潔淨的被褥用的；大毛巾的一條，以備鋪客棧裏枕頭上用的，（三）簡單藥品，如梳打明片，阿司匹靈，紅藥水，藥棉，紗布之類。（四）三五本書。（五）額外衣服，以備調整氣候用的。（六）必不可少而又不能咄嗟立辦的東西，都是另外帶一付的，譬如眼鏡之類，其餘物品，則應視各個人日常習慣之不同，自爲取捨，毋待細說了。

翠亨村之遊

李權時

去年底乘中國經濟學社在粵開會之便，閉會後偕朱孫二君應友人之邀，游覽澳門及　總理故鄉翠亨村。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乘昇昌輪赴澳，抵澳門已將子夜。行裝安頓既畢，乃卽出外散步，以領略「不夜城」或東方「蒙脫卡羅」之夜景。祇覺除煙賭妓舞四事外，別無長物之可言，使人感覺「不夜城」的一部份空氣中，好像是充塞了許許多多有害的細菌似的。翌晨一覺醒來，八時半卽搭車直馳中山縣翠亨村。到達總理紀念學校時，已午刻矣。下午卽訪　總理故居，與姑太等合攝一影。旋登校後最高峯犂頭尖，順道謁　總理祖敬賢公墓。墓在山腰，據云該墓風水極好，以其適當五桂山結而且正對金星門（按唐家灣出海處有三島，二大一小，小者居中，露水面不高，遠望之若隱若現的一夥金星然，故名。）故其後必昌。至　總理父達成公墓則適在紀念學校旁。　總理兄德彰公墓亦在山上。當晚卽在該校黃校長公館過年。翌日（卽去年元旦）四人搭公共汽車赴唐家灣游覽，訪唐少川先生家園，卽遐邇聞名之共樂園是也。唐家灣以蠔油著名，嘗之果名不虛傳。唐家灣街道淸潔，大街上有銀行一家，曰維安，聞其資本有數萬元。前聞該處各家廟極輝煌，今閱之果然。唐家灣居民除姓唐者外，尙有姓梁者，淸季外交界聞人梁如浩氏卽其一也。唐家灣遊半日，卽返翠亨村住宿，翌晨參觀南閬市集，覺頗多古風，下午卽搭車抵澳，乘輪返粵，作歸計矣。

初到巴黎的一夕

阮毅成

我初到巴黎，是在民國十七年的深秋。那時經過了三十三天的驚濤駭浪，又是整整十四小時的夜車，在「里昂車站」下車後，滿身是風塵與疲倦。由了友人的迎接；一切都聽憑比我早到巴黎一個月的朋友佈置。待到達所預定的旅館，已是午飯時候。這時最迫切需要而亦是最以為快樂的，便是吃一頓中國飯。我因為預備在巴黎大學讀書的，故所定旅館，即在拉丁區。當那位友人將我帶去中國菜館去的時候，走過巴黎大學法科，那偉大高古質樸黑褐的建築，頓時引起了一種欣敬與快慰。我們在法科後門進，前門出，一轉彎便是北京飯店。

當天下午，不知為什麽已不再覺得疲倦，遂參觀在拉丁區中的國葬院，其中的葬法國歷史上的名人，的確不少，我們一一瞻仰崇拜，許久在國內久已耳熟能詳的先賢，一旦好像均能親接謦欬似的，那麽親密。復又登高至國葬院屋頂一看巴黎全景，因為發覺鐵塔即在目前，似乎非登此塔不足以小天下，於是又匆匆趁車往遊鐵塔，在一部份用電梯一部份用步履攀登之後，果然凌空欲仙。暢觀了全巴黎的晚景；乃趁原車回到旅館。巴黎街車隨地皆有，用費後按時計算。我們初到巴黎，竟命街車在塔下坐待，因而車資所費不貲，可以為初到第一日的笑料。

在旅館中進了晚膳，實在疲累不堪；而且那時巴黎已是下午四時就天黑了，拉丁區中又較寂靜，晚間自很易安眠。夜中還好像在舟中顛簸似的，夢見自己在甲板上來回疾行，想免去嘔吐。待到一覺醒來，隔壁的軍事技術學校上課號已響過兩遍了。旅行雜誌要我寫初到巴黎之夕，而我只能寫到黃昏為止，眞正的初到之夕，是在萬分困頓疲倦後的夢中輕易過去了。

記遊趣

周靄華

旅行為人生一大快事。既廣見聞，復蘇積困。登山足以高我之志氣，遊水足以暢我之胸懷。歷險阻足以長勇敢之精神，經跋涉足以去怠惰之惡習。時常旅行之人，必鮮狹窄畏縮頹唐之徒，吾敢斷言。至若瞻偉大之工程而感自身之渺小，考歷史之遺跡而明盛衰之理，亦皆旅行中之特有經驗也。余對於旅行之興趣素濃，喜探新奇之境，不憚舟車之勞。惜因困於種種原因，足跡終未出江浙二省，所歷名勝更不足道。每談關於旅行瑰麗雄偉，峻險奇特之記載，未嘗不以所跡之太狹為憾為

愧也！此次中國旅行社又以「我的旅行生活片段」見徵，余固頗願有饒有興趣富要價值之敍述以應。無如枯澁之囘憶，實乏足述之事，然可不忍重違旅行社熱心提倡旅行之盛意。無已，姑略記一二，可見余對於旅行事業之贊助，並不後人，並希望於明年徵文時，有豐富充實之文章以報命也。

一、陽傘捕魚　兒時因生長城市，對於自然之接觸頗少。偶或隨長者出遊，則凡自然界之一事一物，均足以引起無窮之興趣。憶某次與弟妹輩偕遊蘇州之荷花塘，中途，舟泊河次。河面寬廣，河水清澈，游魚成羣，活潑可愛。樂甚，亟欲爲捕魚之嬉，顧倉卒間不得網具。籌思良久，見有傘一柄，以爲可張之如網，一舉而獲數十尾矣，頗感得意。豈知傘不如網之有孔，與水抵抗之力頗大，力撳始下。迨入水，羣魚早驚逃無踪；而傘則滿貯水，重不易舉。諸人多年幼力弱，同行之長者，又都上岸他往，窘極。幸爲舟子所見，厄始解。否則余等或將隨游魚以俱去矣，不亦危哉？然當時固未嘗一思及之也。

二、雨中觀山　風靜日朗，固爲出游之所宜，然遇雨雪載道，暴風若狂之時，則亦自有其一番景象也。憶某歲與同事數人偕遊無錫，甫抵旅舍而暴雨驟至，所闢室，適面惠山，遂移椅廊下，暢覽雨景。雨如鋼練萬條，投擲而下，風若百獸怒吼，疾駛而過。呼號澎湃，聲勢之浩大，有令人心戰而胆裂之概，而遙望惠山，巍然如故，無感於中，無動於外，一任風雨之打擊搖飄，似堅定之實力，保持其莊嚴不可侵犯之態度。余等有如觀羣小之與亘靈搏鬥，精神不覺爲之鼓舞而興奮，頓忘却風雨之惱人矣。斯蓋四時之風景不同，而樂亦無窮，在遊者之能體會得之耳。

不平凡的旅行

錢華

旅行確是件最快樂之事。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見讀書和行路本來是並重的。我的職業是新聞記者，所以旅行的機會更多，而興味亦特濃。我以爲旅行的趣味不在平淡無奇交通暢達的都市裏，乃是在曲折艱險，荆棘滿途的鄉村中。我生平有兩件極有興趣的旅行；一件是去年八月間大熱天氣中跑到熱帶的安南去，在一百十度高熱度下，汗出如漿，一天要換四五件襯衫，洗二三次澡，然而精神却非常興奮，每天坐汽車跑幾百里路，一些也不覺得累。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在那邊充滿着歷史上的創痛，亡國民的情緒，再加上不平凡天時的刺激，祇覺得興奮亢進，把一切肉體上的苦痛都拋在九霄雲外了。第二件是在民國十七年十一月裏，我奉報館的命，派到東三省去視察，經過瀋陽，長春，哈爾濱，到齊齊哈爾，再轉昂昂溪到海拉

爾，最後到中俄邊境的滿洲里。在海拉爾住了一星期，這個時期剛是最冷的天氣，而海拉爾位在興安嶺的脚下，地勢最高，氣候最冷，我到的時候，每天都在零度以下四十五度左右，眞是冷得可以。我住在一位朋友家裏，火爐通到室中的四壁，從火炕進到火壁，人在熱流中住着，十分舒服。那時我第一次去雪地裏參觀蒙古包，又去訪問過海拉爾都統貴福和副都統成德，蒙古人種種特殊風俗習慣到現在還深印在腦海中，不能磨滅。我向朋友借了一件反穿老羊皮大衣，狐皮帽，鹿皮長靴，一副臃腫傴僂樣子，自己看了也覺得可笑，如今回想起來更覺得津津有味。朋友們說我喜歡逆水行舟，冷天跑北方，熱天跑南方，但是我很乾脆的回答他們，不平凡的旅行，才有特殊興味呀！

× × ×

金華旅邸

秦瘦鷗

我輩之居都市者，物質享受，過於舒適，漸漸養成一種習慣，初不自覺惟知出則汽車居則洋房，冬則水汀，夏則風扇，咄嗟立辦，仿彿易如拾芥。一旦旅行內地，雖在都市附近，現代設備當非悉付缺如者，亦已大感不便，及至深入腹地，物質文明猶在最初階段，非特電燈自來水無着，即欲求一潔淨溫暖之下榻處亦不可得，至是必尤覺痛苦萬分，如入狴犴，恨不能立即離去矣。

僕本寒士，自信爲非紈袴之流，不幸因求學及職務之關係，旅滬已將二十年，耽安逸樂乎時亦若不覺，惟於旅行內地時，遂常感其苦。猶憶二十二年之冬，旅行金華，初至之夕，某君設宴相款，入其肆則塵垢滿座，嘗其菜則沙土雜拌，洗塵之宴，竟又添得一身泥塵，不禁啞然。旋往一暢園客館寄宿（爾時尙不知中國旅行社新有北山招待所）至則乃一已經破落之大家舊屋，紙窗布帘，冷氣逼人，室內一燈如豆，桌椅歪斜，月光自壁際透入，淒涼欲絕，而牀帳之古舊，被褥之粗劣，更爲僕生平所從未經歷，轉輾中宵，幾至泣下。及今思之，雖不免葫蘆失笑，然旅行生活中此等感覺，恐亦非僕一人所獨具也。

奧色利安先生

程志政

在我的旅行生活片段之中，最值得回憶的，要算那次漫遊齊魯時奧色利安先生所給予我的印象了。

他是葡萄牙人而生長在香港的，長長的身材，瘦瘦的面龐，處處顯着他是充滿着熱情與誠意。那次同遊齊魯各地名勝的，一共有七十二人，他是僅有的外籍人士，旅途中他大部的時間，是和我長談的！

二九一〇三〇

從他的談話中聽來，他狠愛中國，更愛在中國旅行。中國各地的名山大川，他已到過十之八九，尤其難能的，他有欣賞的目光，每到一處，他總要詳細的觀察，遊罷歸來，便滔滔的和我談論各處的優點。

在中國內地旅行，本來是件很苦痛的事，不容易得到舒適的享受的，他呢，却絲毫沒有養尊處優的習慣，粗糙的黃米飯，黑黝黝的苦茶，他都能下咽，他認為別人可以吃的，他自己也可以吃，別人可以住的，他也可以住，所以在黃山遊覽的時候，他一些也希覺不到不舒服。

他年齡也在四十以外了，强健的體格，使他不耐乘坐山轎，當我們遊覽泰山的那天，大家都乘轎的，唯有他却興致勃勃的獨自跑。他狠謙遜，絕對不像那些歐洲人的趾高氣揚，到曲阜那天，我告訴他必須衣服整齊，以示崇敬，他說「但是我沒有攜領帶呢。」可巧我有一條多餘着，他便欣然的借用了，又問了我許多要注意的事，說免得因不留心而失却禮貌。

歸途我們在南京又暢遊了一會，他說，這次所用的錢太少了，狠感謝我們設計的週密。回到上海第三天，他因假期已滿，便離滬返港了。行前，他到我的辦公室來告辭，殷殷約我到香港去遊覽，我黯然的答應了他，但是，不知到什麼時候，纔可以到香港，纔可以再遇到他呢？

奧色利安先生的印象，時常縈繞在我的腦海裏。

莫干山的薄暮

孫恩霖

雲，霧，泉，竹等字眼，都是富有詩意，而為遊記中不可少的裝點。我們一看見含有這些字眼的詞句，便聯想到在當時境地中的人，是怎樣的陶醉，或竟「飄飄欲仙」了罷！

古人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仙之與山，其關係却如是其切。仙的界說，本來不很容易，不過她和「凡」是相對的，這樣的定義，諒來還不算武斷。境地一到「超凡」，便要自然地「入仙」了。那末這里所說的雲，霧，泉……等，不也就很可以作為仙的界說麼？莫干山的薄暮，曾給予我這樣的一個最高意境。

峯頭有雲，雲下有霧；滿山是竹，竹間有泉，莫干山是這樣的平淡簡單，却又是如此的繁複交織。

去春，我入山的第二天，在下午六時左右，太陽剛落後，夜的氛圍還沒有展足她的長臂，正是一個遊興纔要結束而又一時收煞不住的時候，不知不覺地走到了蘆花蕩。

一路從崗頭經過球場，來到這里，身子在薄霧中行走，好像裹着一層銀灰的輕紗。慢慢地我覺得霧氣加濃，四週的境物逐漸模糊，消滅。最後全身好似浸在牛乳裏，眼，口，手指間，祗是些可愛的融液氣體，心靈間頓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感覺。

在蘆花蕩看四週的樹竹山石房屋愈逼視，愈不清楚，祇有鳥聲和山樵的步聲，把我恍惚中的情緒從眼移向耳去。

回到琅玕精舍天已黃昏。一片淡黃色的燈光，從雲霧籠罩着的窗子裏透露出來。柔和，恬靜，慰貼的情調，把那剛纔所嘗到的美妙意境，緊密地收束着，包裹裏。

翌朝，開窗看雲海，愈覺得奇幻萬變，愈覺得可愛。

下山後，這個柔和的憧憬，時時迴縈在腦海中。尤其看到人家描寫雲霧的地方，格外的能體會着她的美妙力。

我嘗和朋友說笑：「你願意體會這個意境麼？」這里倒有一譬喻：

在將近耶誕節的一天下午，友人邀我吃茶，琥珀色的紅茶中，加入一些糖和牛乳；大家安閒地握着小匙，均勻地調攪着。當第一口茶纔經過嘴唇碰到舌尖的時，便品味着一些微妙的芬芳，這意境似乎就在眼前了。

Picnic的失敗

徐京

翻着以前的「旅行雜誌，」發現一片殷紅的楓葉，使我聯想起那次可笑的Picnic了。

大約在雙十節後十來天，一個星期的早上，我們提着畫箱和饘袋，到「石湖」采紅葉去了。據輜重總隊的報告，我們的行李足夠全體人員之用，實在有相當之累贅，像蝸牛帶了家走一像。

離開了汽車，經過了田野，跑上俯瞰這石湖的「落楞山」山頂上紅葉靑松的林子裏，找到一片草地，開始埋鍋造飯。興高彩烈的時候，問題可就來了。

火柴一根根的少下去，火總是點不着，原來打來的柴，眼看已黃了，實在仍濕得不能燒。等到找着乾樹枝燒着了火，烟又燻得眼都睜不開了，原來灶口逆了風，鍋子裏要水，山上那兒找呢？只有下山去取，一來一回就是半天，一鍋子的水早潑了大半，再走一趟，又是半天。

「啊！怎麼我們沒帶鹽？」

「咳！碗也沒有……」

「烏黑的手，怎麼切香腸呢？手巾不帶一塊來。」

「乾枝沒有了，火快滅了，水還是不開。」

「算了，總吃不成了，肚子可叫呢！」

「三點半啦……你看我的錶。」

「別說話啦，快到鎮上找飯店去。」

「等一等，我收拾行李。」

……………

找着飯店吃好了飯，落楞山的塔尖，掛着一縷紫紅紫紅的晚霞了，時間不允許遊山啦，只好趁車回家去。

石湖的綠水，在汽車窗子裏頻送秋波，落楞山伸着蒼翠的身軀，在深紅淺黃的楓林子上點頭，好像笑我們白來一趟似的。

「再會啦！可愛的，過幾天我

們再來……」我們向窗外揚一揚手。

由這次的失敗得到的經驗是：

一，沒有燒飯經驗的人，舉行野餐，還是帶現成的食品爲是。臨時燒飯很多麻煩而且太費時間。

二，最好的食品是麵包，裝罐牛肉，油燜筍和香腸。零吃可帶些花生米，葡萄乾，糖類，和水菓。酒也可以帶些

三，開水須要向當地人家接洽，靠熱水壺不會夠用。製塊的咖啡茶可以帶些，否則帶茶葉，鄉下茶太壞。

四，別忘了帶手巾。

五，幽默家在野外很可貴，音樂家也很需要，最好多請幾個同去。別忘了帶樂器，不怕麻煩，可帶一架留聲機去。攝影家也不可少。

東三省的旅行

潘仰堯

嘗謂人生最快樂之生活片段，殆無過於旅行之時，不特瑰異雄奇之山水，可接几席，卽各地民間疾苦人物風尙以及物產古蹟隨在足以增加識見，裨益修養。至若溫泉入浴古寺品茗，空江閒眺，晴海縱觀，則復極人生之樂事矣。然亦有因旅行而盛行某種刺激者，無過於二十年予之東三省旅行。爾時東北三省，在表面上，尚極安謐，政府及民衆亦無深切之認識，予與任之問漁二先生親臨其地，就十餘日之觀察，卽覺謀我者陰謀百出，危機四伏，令人不寒而慄，當時卽有他年不知能否重來之語。歸滬遍告各方，以促注意，不三月而九一八事變作矣。

今年游廣西，親見生平所未見之猺人。入市貿易，與之談頗能了了。同行李君謂其高足入猺山，爲猺王招爲駙馬，藉與桂督政府通款曲焉。

最近游采石磯，登翠螺山之蛾眉亭，望東西梁山，殊似美人雙眉，買舟作江中游，至李白捉月處，憑弔久之，得句云：

大江淘盡幾英雄，山寺荒寒煙靄中，落落詩懷何處放？醰醰諧語笑相從。扁舟一葉中流穩，漁戶千家隔岸通，萬古淸平成絕調，潮來人去酒杯空。

兒時旅行的況味

蕭梅性

我生不幸，早失雙親，無論在家出外均無所流戀，所以浪跡江湖的生活自幼兒已經過不少。有一次旅行的況味，足使孤兒心情，黯然欲涕。至今一度追憶，猶一度神傷。記得是十二三歲的時候，天氣已熱，肩上揹着一個小小行囊，形單影隻，踽踽

而行，到了金牛山的河邊，已是夕陽西下；牧童騎在牛背緩緩歸家。我在五百里長途的一段中，等候搭船。此地船隻極小，例須夜行，必等足六人，擠滿一艙，始可開船。艙內只有一蓆之大，六人橫陳，如同扁盒內裝沙丁魚一般，無半點空隙。我當時年幼力薄，自已應有的地位，被同舟共臥的挑夫客人侵掠了大半，實在睡不安神，祇能似醒非醒的躺着。時至夜半，船行湖中，順風挂帆，水平浪靜，舟子罷槳危坐，叩舷緩歌，一聲聲的慢唱，不絕如縷，朦朧臥聽，如泣如訴，頓起遊子離鄉淒然情緒。此時兩岸遼闊，山高月小，異鄉夜色，對景增愁，一斷一續的吠聲，從沉寂的遠村中吹來，更顯得今夜天涯無限淒涼的意味。忽想我的家在何處？有誰念我午夜飄流的情況？不禁潸然泣下，濕透衣袖！

意大利籌備空前偉大之博覽會

自美國支加哥世界博覽會閉幕後，意大利政府鑒於該次博覽會之成功，因決定於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京都舉行羅馬國際博覽會，俾一新歐洲人士之耳目。該項動議，自經通過後，意大利政府對於博覽會應有之各種籌備，茲已着手進行。其規模將視支加哥博覽會為尤廣，堪稱為世界最偉大之博覽會云。

博覽會中之公開展覽材料，無間古今，凡人類生活史上各種紀載，均在搜集之列。意政府為紀念此項展覽，永遠昭示國人起見，特將博覽會之地點，選擇在羅馬城外，另建一城曰博覽城，其地位於羅馬城之南，介於聖福爾門及海濱避暑地奧斯新之間，故一端鄰接首都，一端密邇海隅，極得形勢之勝。博覽城內現尚荒蕪，其中將建築公路，公園，河道，以點綴風景，又擬設酒館，旅舍，影戲院，商店，郵局等，以利遊客，一切設備，務求週到，費用則力謀低廉。交通方面，已計劃設高速度之火車，汽車及汽艇，行駛於羅馬及奧斯新間。更以「博覽城」之一邊，適在丁寶河畔，意政府決建巨大輪埠，俾遊客可以於此登岸。設計蓋極周密焉。

意大利政府為宣揚史蹟計，擬將意大利立國以來二千七百年之歷史，製成影片，屆時公開放映。博覽會之定期為一年，卽自一九四一年十月起至一四二年九月止，各項建築物，除有特殊原因，必須採用古代式樣外，餘均採最新式之作風，以壯觀瞻。該會現已由政府委派專員負責籌備，其中包括不少之美術家，建築家，工程技術家，預定全部經費，其數至為可驚，想經過五年之長期準備，於一九四一年揭幕時，必可轟動寰宇，為意大利生色不少也。

邁進中之美國鐵路

程志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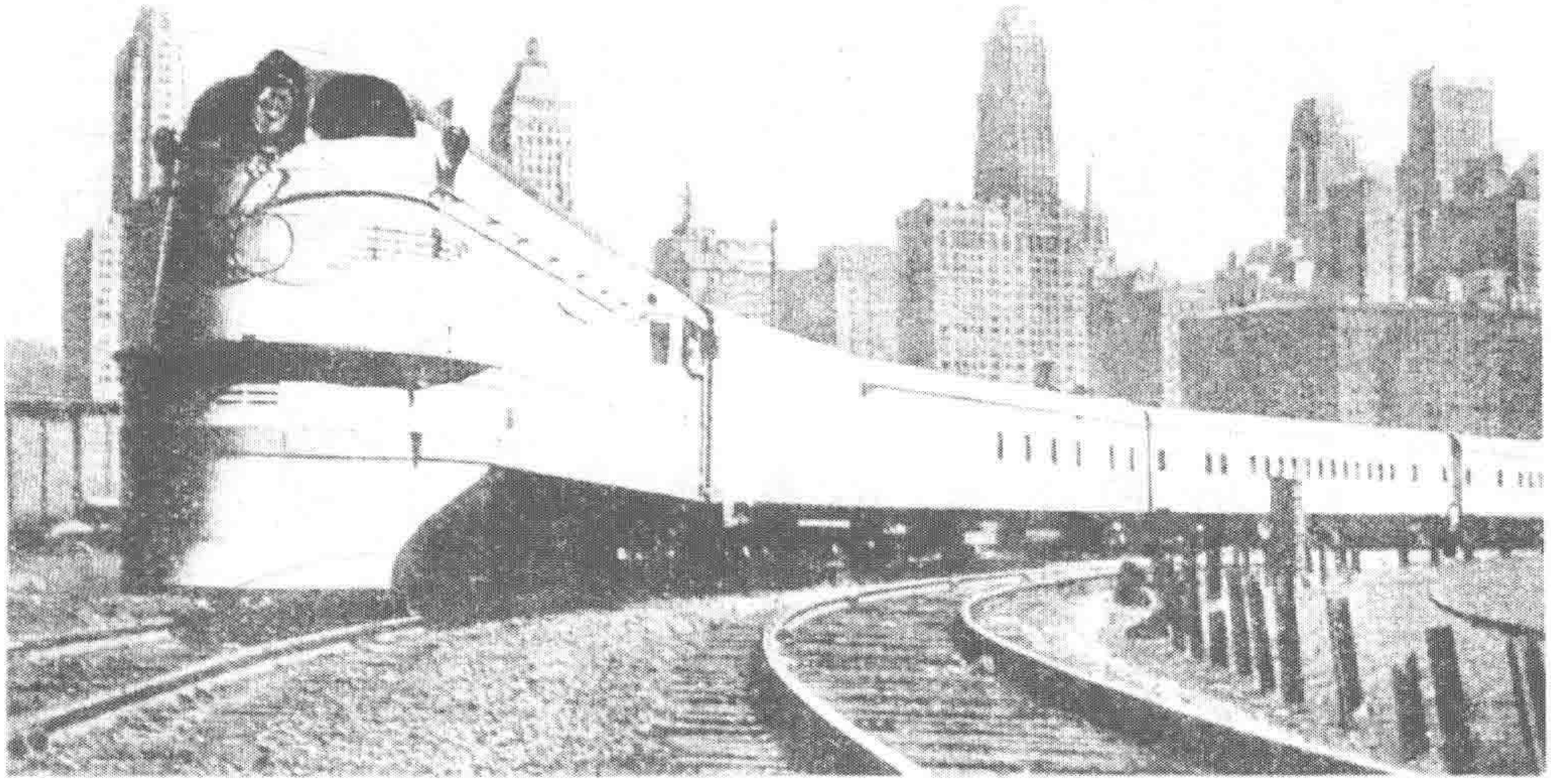
◆出奇制勝之服務◆

近年以來，美國鐵路事業，一日千里，推展極速，其突飛孟晉之程度，幾至令人不可思議，而最爲世人所津津樂道者，尤莫逾於客車之改進，如提高速率也，改善設備也，增進服務也，在在無不予旅客以優良之印象。例如紐約中央鐵路之二十世紀特快，行駛於紐約與支加哥之間，每小時速率達八十英里，全程在昔需時廿四小時者，今已減縮爲十六小時半，不久之將來，尚可繼續縮減。二十世紀特快車內之一切設備，窮極豪華奢侈之能事。雖一燈一窗之微，莫不求其舒適合宜，此項佈置，悉皆出諸專家之設計焉。至於服務一事，尤爲近年各鐵路競爭營業之焦點，蓋速率設備二者，各路之努力，已臻登峯造極之境域，乃不得不別出心裁，另謀出奇制勝之道。故二十世紀特快車內特創種種之新式服務方法，最奇者厥爲車內有一代客服勞之秘書，曾於某次車內代某客繕就關係二〇〇·〇〇〇元之合同一份，兩週前又助一律師與當事人擬訂遺囑一份，比抵支加哥，則遺囑早已備齊，而可歸入保險箱中珍藏矣！

各鐵路之業務，競爭既如是其劇烈，勢不得不另覓途徑，以圖維持路收，於是各路除開行尋常客列車外，多另行規劃一種最新式之特種列車，其速率設備服務三者，皆視尋常客列車爲優，名稱亦特予規定，如紐約中央鐵路之二十世紀特快車，卽其一例也。

◆西風特快◆

紐約中央鐵路公司之最新式客列車，名曰「馬克吐溫西風特快，」以輕快美妙著稱。該車爲十足之流綫型超速度快車，僅掛車三輛，而司機室卽在最先一輛之前部。車身爲鋼，鎳，克羅咪三種之金屬所製，其色澤鮮潔，有如白金，發動機爲提士爾引擎，故佔地不廣，機後爲郵政間，後部共有座位九十二，又有休息室及瞭望室各一間，本身雖係三節，而內部佈置，有如一車。全車重量，不及普爾門臥車一輛。普通客列車以一機車而附掛客車二輛者，車底須有三十六輪至四十輪以爲支撐。惟西風號全列車僅有十六輪，車內裝飾及燈光配置，均由專家妥爲設計，僅以此項而論，耗資卽達二八



自支加哥首途之最新式流線型列車每小時速度可達一百五十英里

〇〇〇元。

車內所鋪之地毯，呈灰綠色，傢具色澤，亦極和諧，窗帘作玫瑰色，椅架皆爲鋁質，藉以減輕列車之負荷。安放行李，另有專室，車中有無線電播音機，廣播各種音樂及名人演講以娛乘客。並設女管事往來招待，對於婦孺，特予看護，關於車內溫度之是否適合，則由列車長不時注意寒暑表，務使適於標準而後已。西風號之速率，每小時可達一百英里，速度既高，故窗戶之啓閉，關係綦重，如窗戶洞開，則狂風入座，不片時几上塵灰積且盈寸，如予關閉，則車開時久，旅客對於內部空氣必感混濁不舒，故西風號特裝空氣節調機，自動抽換空氣，旅客一入其中，如處最新式之旅舍，旅途征程，豈惟不感苦痛，抑且充滿熱烈愉快之情緒焉。

西風號之全部，共長二百英尺，其外觀一如巨大之圓筒，發動機爲提士爾引擎。載重既少，速度自高，爲避免發生震動起見，車輪間特設橡皮隔離器，人坐車內，毫無所苦。尤奇者，即玻璃窗共分兩層，兩層之間，盛以化學氣體，雖在嚴冬，窗外較窗內爲寒，然窗上絕不致積有水蒸氣，蓋如無此項設備，冬日旅客，視線爲水蒸氣所阻，殆無瞭望之可能，而瞭望車勢同虛設矣！普通客列車之汽笛聲，往往令乘客不滿，尤以夜間爲甚，好夢方酣，輒易被笛聲所驚覺。然汽笛之功用，足以顯示信號，自不可廢，爲兼籌並顧計，西風號之汽笛，特採聲浪極高之一種，可於五英里內聞得之，倘值順風，則雖十里亦可清晰聞之。惟車內則有隔音設備，此項笛聲，

二九一〇三六



紐約交通情況之鳥瞰

車內固可聆得特浪音至微耳。

西風號列車雖僅有車三輛，而其內中之設備，名目繁多，幾至不可勝計，據調查所得，則所有應用之物件，須由一百零七家工廠供給之，可謂洋洋大觀矣！提士爾引擎之馬力凡六百六十匹，駕駛員曾經嚴密訓練，經驗極豐。駕駛室佔地不廣，略如汽車，渠可於保險玻璃鏡中瞭望前方之軌道及信號。尋常速度，自每小時九十英里至一百英里不等，惟遇工程限制時，則速率須減至九十英里之內。

按流線型之火車，對於行車速率，是否有相當之助力，至今尚為一般人所懷疑，根據試驗之結果，凡速率在每小時五十英里之下者，流線型與非流線型無所區分，逾此則有相當之影響。至每小時九十五英里之速度時，流線型之火車，可減少空氣之阻力，計達百之四十七，可知流線型火車之為用，非僅各路踵事增華之舉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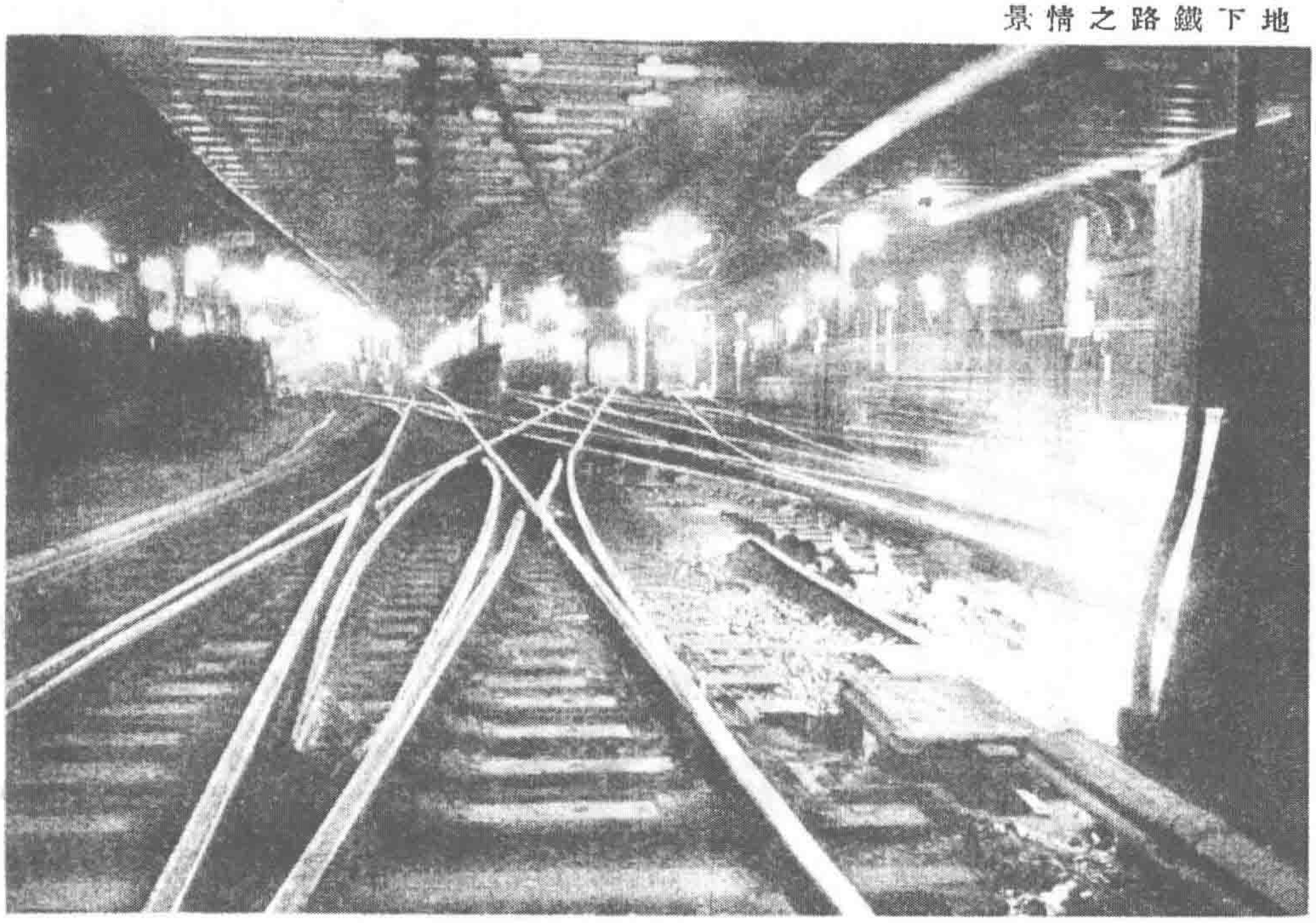
西風號之唯一缺憾，厥為容積過小，蓋全車僅有座位九十餘，旅客非先數日預定，殆難成行，因此每日向隅之乘客甚多，刻該公司正在設法另建一同樣之新車一列，惟需費過巨，尚須相當時日始可實現耳。

◆挑戰特快◆

類似「馬克吐溫西風特快」者，則有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之「挑戰特快」，所謂挑戰者，良以該列車所行之一段途程，有公路平行，顧名思義，蓋欲出奇制勝，俾旅客可以捨公路而經由鐵路也。該項列車之特點，即為

除設備華美，速度加高之外，又以價格低廉爲普通社會人士所歡迎。該車餐車，如一咖啡館，早餐取費僅二角五分，午晚兩餐各三角五分，菜凡四道，可謂廉無可廉。車內侍役，禮貌甚週，餐後，餐車卽改爲休憩用之客廳車，可供旅客閱書寫字，吸烟打牌，有舞癖者，更可利用優美之音樂，與情侶婆娑起舞。車內燈光，至爲柔和，晚十時後，則將電炬全部熄滅，另易以淡藍色及琥珀色之微弱燈光，僅可資步行耳。如旅客愛夜讀者，仍可另開檯燈，專供個人之用。車票於旅客登車時收取，沿途卽不再行查驗。車僮亦不高呼站名，如旅客於夜間到達某站下車者，則由侍役個別通知，藉免驚擾其他旅客，乘客之行李，概由車上侍役攜至月台，然後交給紅帽脚夫代攜出站，脚夫之搬運費，概不收取，另由鐵路給與若輩固定之工資。聯合太平洋鐵路對於此項問題，曾引起不少之爭議，蓋脚夫代客攜取行李，各路均規定搬運費之數目，俾脚夫照章收取，不致向旅客勒索，其法不可謂不善。聯合太平洋鐵路原可仿行，但該路以搬送費爲數極微，旅客雖非吝此區區，然苛細之數，究易使旅客感覺不便，因此特定免費搬送之章，縱旅客給予小帳，脚夫亦不得收受，試行以來，輿論甚佳，所以爲旅客設想者，蓋無所不至矣！郵車行李車後之車兩節，專供婦孺乘用，內雇女職員數人管理一切，凡老病幼弱者，女管理員必竭其所能，以襄助之。又攜有子女出行者，如須就餐或休息，可將子女轉交女管理員照管。據聞該路某次車中曾有一婦人中途腹痛欲產，卽由女管理

地下鐵路之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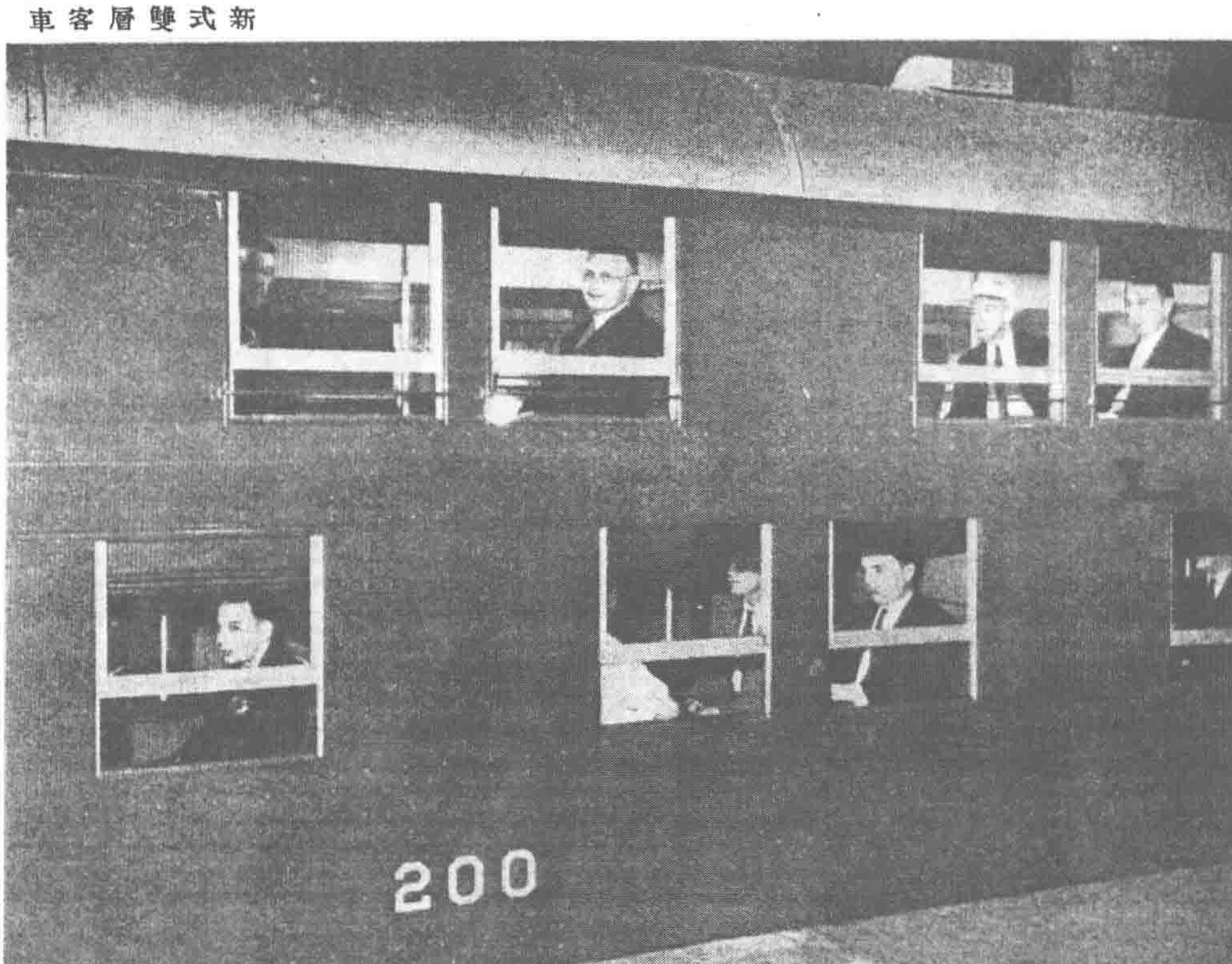
員電知前方停車站，代爲預備救護車停站候用，於是車停後產婦得安然入醫院，厥後母子均告無恙，產婦深感車中管理員協助愛護之盛意，特將嬰孩之小影一幀寄贈，以留紀念，並鄭重致謝云。

◆研究之收穫◆

美國鐵路近年邁進之情況，就上述已可窺見其一斑，顧考其原因，實由於各鐵路殫思竭慮努力研究之收穫。回憶百年以前，美國之交通情形，視今日何啻霄壤。其時美國大總統亞當士之父，於紐約逝世，直至五日後，亞當士始於華盛頓得訊，立卽趕回奔喪，其時火車未通，採用最迅速之方法，計須四十五小時。且須中途換車船六次之多。蓋首乘馬車至巴鐵摩亞，由巴鐵摩亞乘汽船至法蘭西鎮，再換馬車至紐軋司爾，然後轉船至費勒德爾飛亞，費城換馬車至紐巴來司維，再乘汽船始抵紐約城，當時已認爲超特急之旅行方法。苟亞當士在今日，則費四元五角五分之代價，以四小時弱之時間，卽可完畢此二百二十六英里半之途程矣，今古之不相侔也蓋如此！

美國各鐵路莫不自備研究所，並延聘不少之科學研究專員，以爲改進路務之原動力，除此而外，則美國鐵路聯合會尚有大規模之研究所，負其全責。單就試驗氣軔一項而論，各路

新式雙層客車





紐約之大中央終點站列車進出皆在地下

所耗已達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又如試驗一新式齒輪，所費達一二五•〇〇〇元。鐵路聯合會發行之刊物供各路之研討者甚多，其著者有「研究及試驗概說，」對於鐵路各項問題，均有論列，計關於機車者七十項，信號者十五項，貨車者六十五項，客車者三十八項，其他者八十四項。又如巴鐵摩亞渥海屋鐵路對於各項建議，極爲重視，近編該公司董事會討論之各項建議爲一巨冊，計自一九二五年以迄於今，共收到建議八千四百三十二項，採用者五千七百十八項，未採用者一千九百零九項，未經董事會討論者八百零五項。又該公司近聘富有鐵路學識經驗之女職員一人，其職務厥爲常川隨車視察並不時前往各路參觀，俾可隨時建議時良，亦可見各路力求革新精益求精之至意矣！

◆宛如王宮之車站◆

除各路對於客車力謀盡美盡善外，對於終點大站之建築莫不斥巨資以求宏偉華貴，華盛頓之聯合車站，耗資達美金一六•三〇八•二七七•〇一元，換言之，約合於華幣六千萬元以上。本薛文尼亞鐵路之



華盛頓聯合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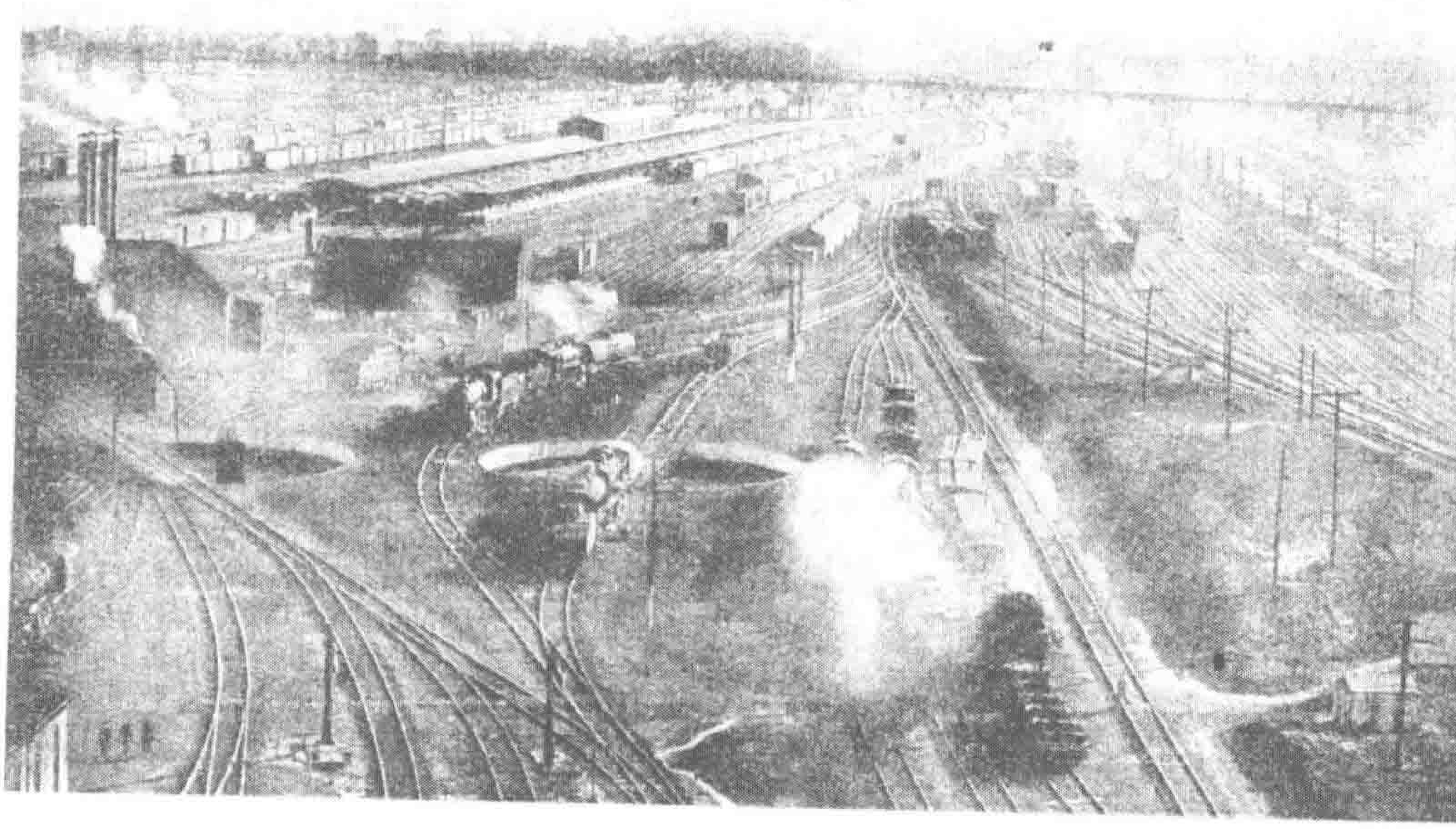
紐約車站，則尤爲豪侈，竟達美金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華幣約合五萬萬元弱，言之殊駭聽聞。該站自落成至今，雖已有二十五年之歷史，然依然保持其世界第一偉大車站之榮銜。該站佔地面共有八畝，建築時共耗鋼二七・〇〇〇噸，其特異之點，卽爲列車自外入站時，悉在地底；人行站上，無軌道列車可見也。自紐極孫至長島，火車均行於巨管間，其位置卽在赫貞河下，長達七英里，車抵紐約站，旅客乃由地下月台拾級而上，工程艱巨，不難概見。又紐約中央鐵路之大中央終點車站，爲世界工程七奇之一，其地廣爲四十八畝，適在紐約最繁盛處之核心，一邊爲四十二號街，一邊爲五十號街，一邊雷克西敦街，一邊爲麥迪遜街，如於此種都市核心，完全建築車站，其代價殊覺過昂，且於鐵路財政亦欠經濟，於是紐約中央鐵路乃劃出一部分地方將車站建築於該地段之高空，其下仍爲車馬喧囂之街市，另以所餘之地出租。列車出入，則多在地下，地層之中又分三部，最近地面之一層，共有軌道四十一排，稍下則有軌道三十九排，最下爲動力廠，舉凡該站所需之一切電力，電熱，電光皆倚賴於是。軌道之上，則爲紐約之各大摩天樓，棲息於此者，每日多至數十萬人，但對在地下鐵路之往來震動聲絕無所聞，良以各摩天樓之建築，其下皆有隔離聲浪之設備故也。每日列車經行地下軌道而抵該站者，平均六百列，凡客車三千輛，若以地下之各軌道聯繫而延長之，可自華盛頓至巴鐵摩亞，旅客每日出入人數，較之斯別靈飛一地之人

口幾無多讓。餘如支加哥，沁沁奈地，白佛羅，克來夫倫，紐哇諸地之車站，亦多巍峨巨廈，望之不啻宮禁焉。

◆無奇不有之問訊◆

車站之宏偉固矣，而內部工作之情形，亦有得而言者。本辟文尼亞鐵路紐約車站內每班共有售票員七十六人，每月售出客票平均為五五三・二〇四張，價值一・五九五・二八〇・六〇元，如在清明，耶誕，勞工諸節，則該月收入可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已印就備售之車票凡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種，另設保險室妥為儲藏，一如美國財政部之收藏鈔票然。每張票價，有多至美金百餘元者。車站會計員之辦公室，規模儼如銀行，每日收解款項，且視普通銀行之數額為多。車站內部工作之最緊張者，莫問訊處若，有職員二十人司其事，每小時電話問訊，多至七百次，所詢之各項問題，亦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例如「予夫昨夜乘巴鐵摩亞喔海屋火車動身，君知渠現在何處乎？」「華克君之喪儀，將於何時在湯渡舉行，予應乘何次車前往乎？」「予在臥車內應作如何裝束乎？」種種問題，幾令人難於置答，然問訊員依然和顏悅色，婉為說明。問訊處主任並將各種日常需用之答復，記入卡片之內，隨時供職員記誦，以期純熟。至於預定臥舖，及座位則另有專部處理，其間有職員約二十人，除裝有直通外界之電話外，內部各分辦事處亦有一百三十分線，以相聯繫。每一職員前置有一箱，其中即為預定卡片，又有紅燈綠燈各十盞，紅燈代表外界旅客之電話，綠燈則為

巴太馬車場之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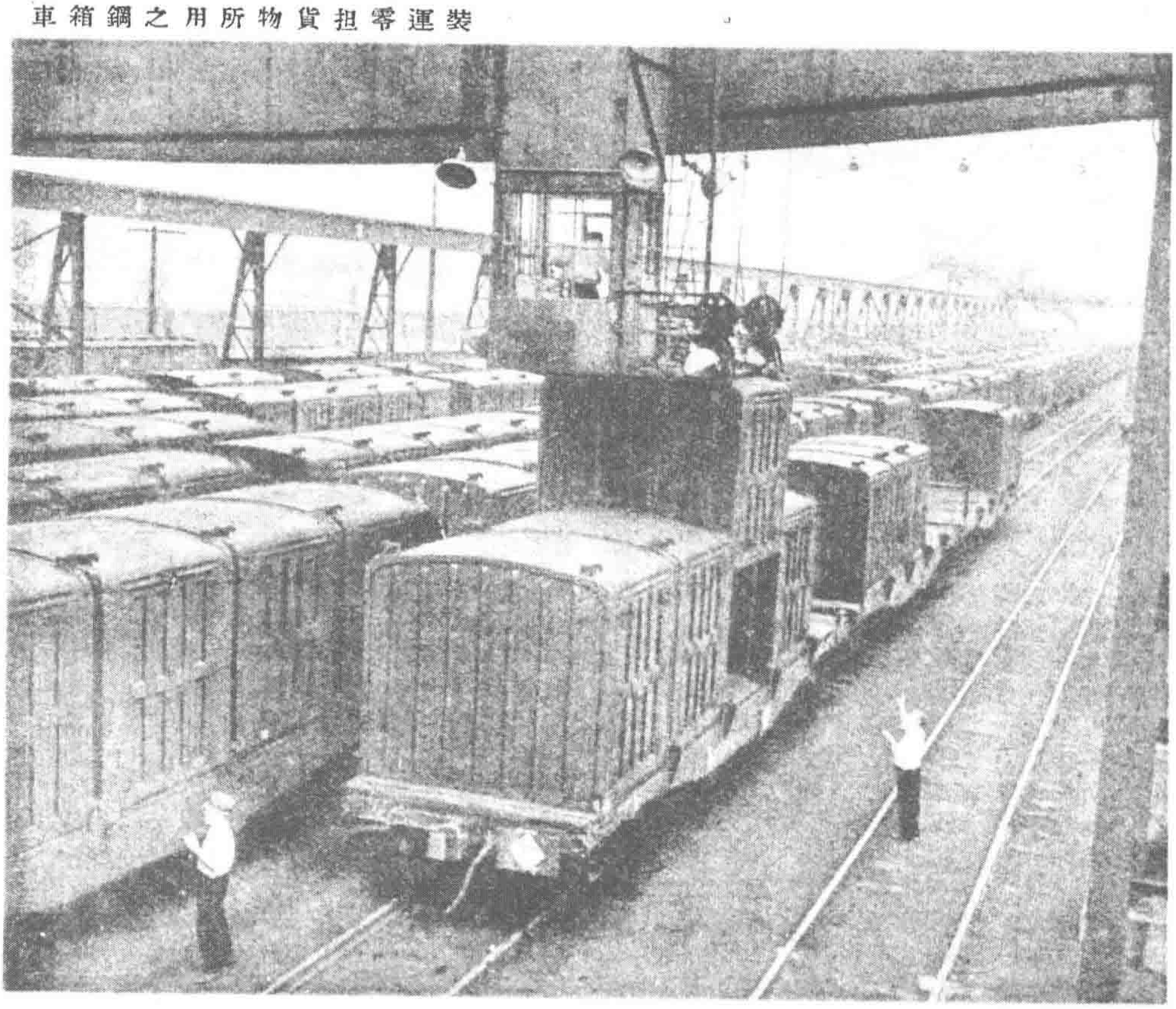
內部辦事員之電話，紅燈既明，則該職員卽與外界通話，與顧客談話告終，必以「謝謝」二字爲照例之結語。二十四小時內共定出臥舖包房座位等不下八•〇〇〇起。又遺物招領處之工作亦至饒興趣，其種類多至不可勝計，如活猫二頭也，假齒一副也，球拍也，雨傘也，洋洋大觀，不啻一百貨商肆。

紐約中央鐵路之紐約大中央終點站，問訊處每班職員凡三十五人，售票員凡七十三人，另有清潔夫十七人專司灑掃，佈置員五十九人從事整理站容。該站地下之一切設備，幾與地面無異，舉凡舒適便利之各種享受，無不應有盡有，計有電話室二百三十一處，酒館十七處，雜貨店二十二處，衣履書籍無一不備，卽洗衣理髮印刷沐浴均有專所，且有醫院一，旅館三，俱樂部一，身處其中，恍如另一世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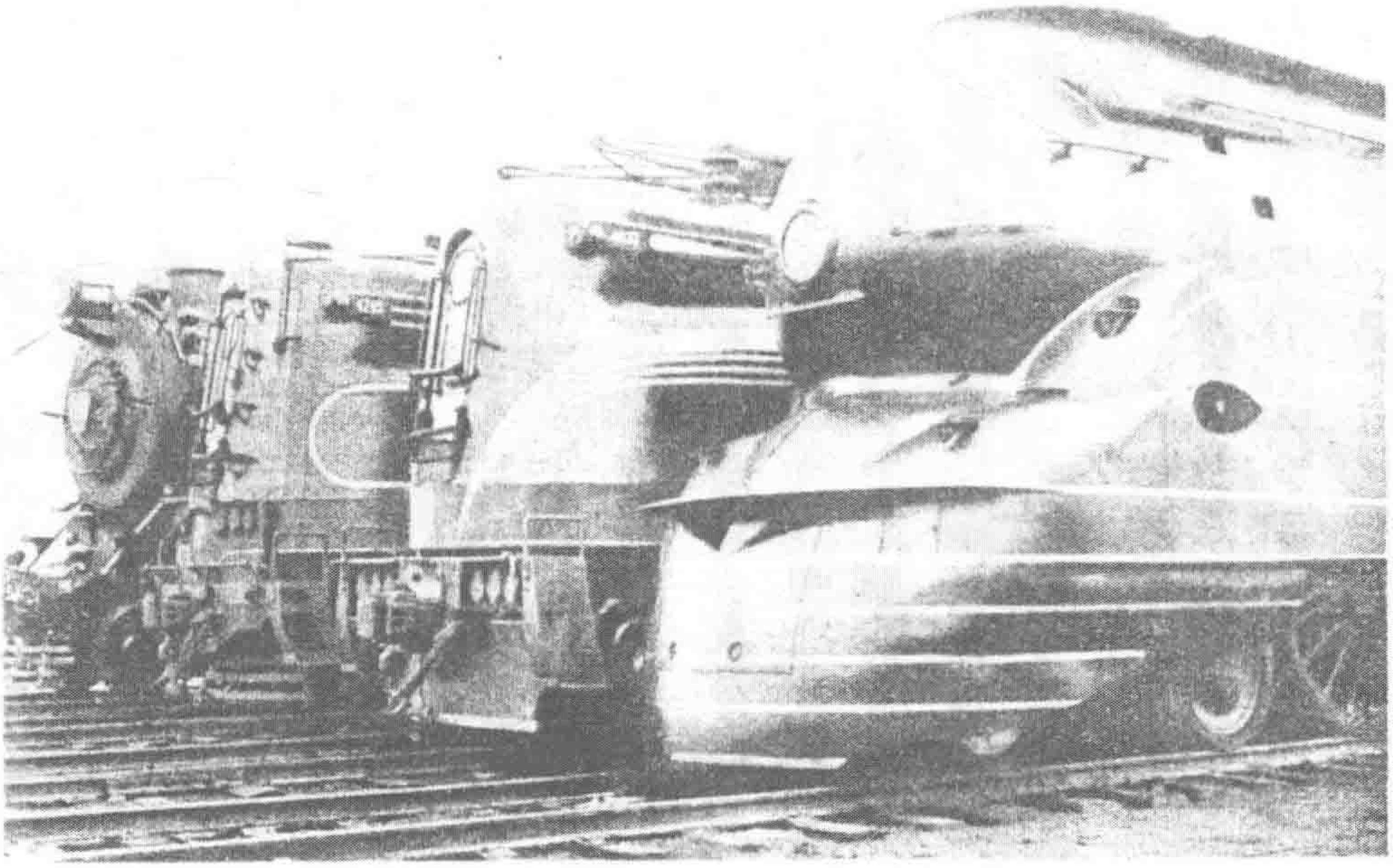
◆驚人投資◆

美國鐵路之規模既如是其巨，故每年所耗之購置費，爲數亦殊驚人，以木薛文尼亞鐵路而論，所購物件，在一〇〇•〇〇〇種以上，其定貨單卷帙繁多，可作一小規模之圖書館，例如本年度僅鉛筆一項，卽須美金三•六

裝運零担貨物所用之鋼箱車



二九一〇四三



流線型火車之雄姿

一〇元，印刷費約五〇〇・〇〇〇元，餐車用具所費亦達一・五〇〇・〇〇〇元，草紙七・二四八元，時刻表一三二・九六〇元。至大宗設備，僅添貨車一〇・〇〇〇輛，卽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其餘機車路基維持等費，猶不在內也。

本薛文尼亞鐵路最大之努力，厥爲斥資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使紐約與華盛頓之間完全電氣化，此一萬萬美金之巨數，如在百年前，可供償還全國國債而有餘。該路近編組一「國會特快」新式列車，行駛於該段，二百二十六里之途程，已一再減縮爲三小時三十五分，按照該路之計劃，不久卽可減至三小時半以內。該路之電氣機車共有五十八輛，每輛重量約等於福特V8轎車一百六十四輛之和，如以機車豎直，則烟突可及七層樓之高度，該項機車，共有十二輪，軌道每碼一百五十二磅，爲世界各國最重之鋼軌，蓋非此不能勝任重機車及高速度也。

電氣動力廠之規模，亦極宏偉，沿線共有七處，可發電力一三一・〇〇〇伏特，另於費勒德爾斐亞設一控制室，管理該段之行車事宜。此項電氣鐵道成本殊昂，然以之行駛於都市近郊，確較蒸汽火車爲衞生清潔，蓋蒸氣火車之濃烟四散，至足影響人民之康健，如火車行於隧道或大鐵管之中，尤足令乘客嗆嗽不舒，電氣火車則無斯弊焉。

◆人口密集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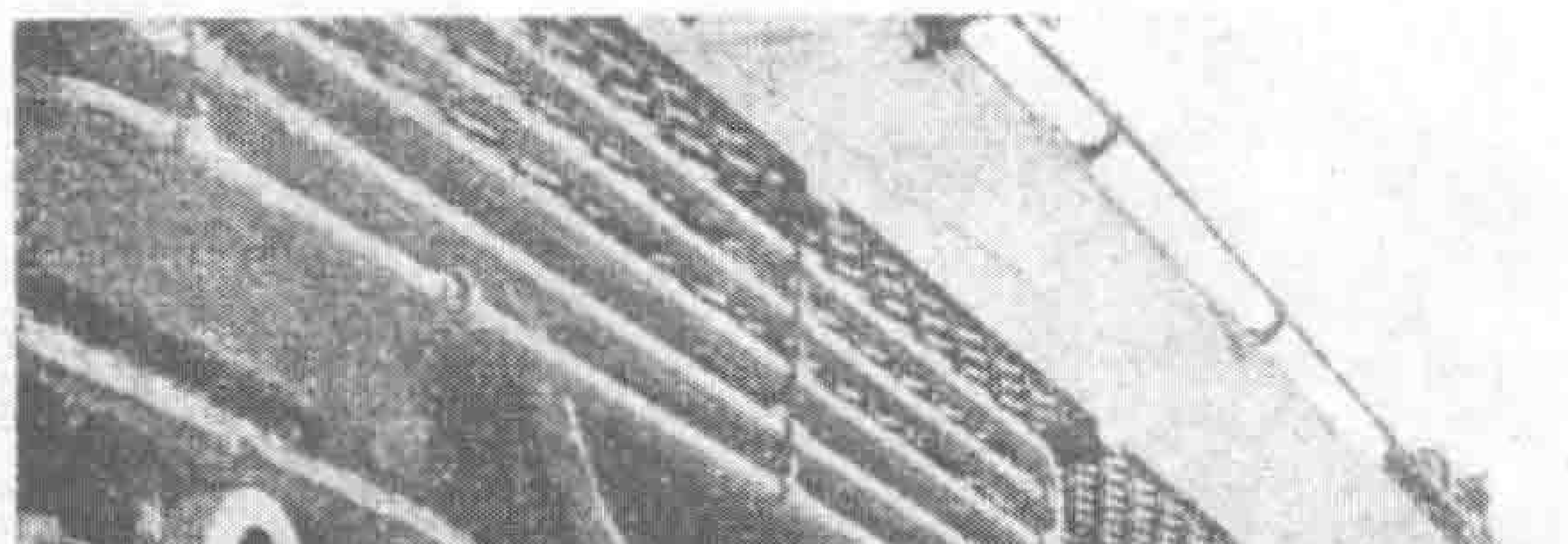
流線型火車之內景

美國鐵路密如蛛網，平均相隔一四・二九英里卽有一線，每一居民，決不能居住距離鐵路七・一五英里之處，此種現象，殆爲各國所無有。蓋各國人民，類多集中居住於江河及海洋之濱，如中國居民多密集於長江流域，埃及人民多密集於尼維河流域，印度人民則在恆河流域，千百年來，已成慣例。其集中居住於海濱者，如希臘，意大利，西班牙，丹麥，以及島國之英倫及日本是。惟美國則不然，居民多捨河流而集中於鐵路沿線，考其原因，實緣美國開國之初，居民鮮少，嗣後大舉建築鐵路，人口始增，咸利鐵路之交通便捷，而集居於沿線焉。非然者，則今日美國之若干地帶，倘係一片荒凉，如戈壁及撒哈拉沙漠也。今日之名城，如但浮，印第拿甫利史，但拉斯，大西域，安克拉哈瑪城，如無鐵路，決不能有今日之繁盛，殆可斷言。

美國今日各大都市之原料及食物輸入，製造品之輸出，已完全利賴數十萬里之鐵路，航輪轉成附庸。現時紐約，洛杉磯，支加哥，三藩市等地所恃之鷄蛋，麵包，水菓，蔬菜，木材，煤炭，以及輸出之大宗貨品，

悉恃鐵路。單就紐約中央鐵路一線而言，每日所運之貨物，較之英法兩國全國一日之總運輸量爲尤巨。蓋輪運價雖不較鐵路爲昂，然迅速一端，終不如鐵路遠甚。人民捨彼就此，亦勢所必然也。

吾人欲明瞭美國鐵路貨運之大概情形，可以紐約之西邊之貨車車場例之。該貨車車場面積甚廣，長度達十三英里，其中軌道分歧，不計其數，如以車場內各軌道聯接爲一線，則可自紐約至紐極孫之特來登城，亦可驚矣。當該地闢爲鐵路貨場時，曾經遷去建築物六百四十處，全部面積，係集合三百五十家之產權而成，該站運入貨品，平均每日有牛油七十二噸，牛酪十六噸，鮮蛋四十五噸，罐頭食品二十噸，家禽二十二噸，其餘物品約五百九十二噸。車場內之軌道，出入於大貨棧大工廠大冰鮮廠大機廠之間，另有一部份軌道，則展築至港口，利用迅速之方法，實行車輪聯運，巨量貨物，卽由此吞吐焉。



北太平洋鐵路之大號流線型機車飛輪對徑六呎五吋重達二百四十五噸連煤水櫃在內長一百一十一呎

◆關於貨車◆

客列車之新式特快，前已述其概略，至於各路貨列車，亦多有特快車之設。如紐約白佛維之間，四百六十里之途程，現時僅需時十小時半，平均每小時速率達六十五英里之多，各特快車之定名，亦分別規定，如「商人號」「香蕉專車」「費立斯柯閃電號」「蕃薯專車」「藍帶號」等，其最著者也。大抵各路對於易腐貨物，均特求迅速。且各路對於貨物接送業務推行甚力，凡有貨物待運者，電話通知鐵路後，鐵路隨卽派汽車前往接取，運到後再由汽車送至收貨人之指定地點，在站絕少停留之時間，故無延遲之弊，而鮮貨運輸，乃得推行無阻。

整車貨物運輸，處理較易，惟零星貨物之裝零担貨車者，處理頗感繁難。鐵路乃創設「鋼箱」制度，凡零星貨物，概裝入固定大小



支加哥鐵路車站訓練紅帽脚夫令各攜六十磅之行李競走四分之一英里

之鋼箱，其形一如保險櫃，每一平車，可裝鋼箱五只，如箱內貨物係同一收貨人者，則該貨運到後，即將原箱轉裝汽車送去，收貨人點清簽收後，汽車仍將空箱運回。此種設施，一則保藏嚴密，一則處理簡易，各大鐵路幾無不先後採用之矣。

運至紐約之鮮菓，多來自加利福尼亞州，東西相距亘三千里，橫跨大陸之鐵路，八日即可到達，據最近調查所得各路所用之冰鮮車六六・九四四輛，爲值可一八二・五七四・三一九元。其他中途加冰設備，亦二六・五〇〇・〇〇〇元去年，一年之中由鐵路運入之蘋菓，共五・五五六車，蔬菜三・八八二車，梨三・四一六車，橘七・五三一車，蕃薯一五・二五八車，薊類三五〇車，此僅就食物言也，其餘大宗貨品，更屬不勝枚舉。

鐵路處理此種貨運之手續，至爲繁忙，姑就紐約之本薛文尼亞鐵路貨運區言，其中即有工作人員二百餘，每日所寫貨票一八・〇〇〇張，該區共有貨站二一七處，所種貨票，皆由客車先行帶出，俾在貨車抵達前即可先行處理，藉以減少錯誤焉。

至於貨物中轉車場之最巨者，當推支加哥西十三英里之西北鐵路車場，該場長五英里，闊凡一・二五〇畝，進口軌道凡三十，貨車抵達，即由車隊長以路單置入一特製之傳遞氣管，路單即自動遞至貨房，該房辦事員接到路單，隨即規定何號車應入何項軌道，用電力打

二九—〇四七

字機（該機打字時，其餘有關各部分之打字機卽同時顯示字句）通知各轍夫塔。於是將貨列車送至一高坡度之土阜，其下共有扇形軌道五十九條，是爲分類車場，每車抵高阜時，卽由站工將該車拆開，轍夫根據通知，撳動轍尖使入第幾號軌道，爲避免貨車下坡時傾瀉過速，致肇禍端，轍夫可撳電鈕，使用阻止器以減其速度，自下降坡度起至停留處，共有阻止器七，所以防護出軌者，蓋極週密。俟分車編配就緒，然後由調車機車將新列車曳入出口軌道，靜待出發。入夜車場內燈光照耀如同白晝，全場可容貨車二六・〇〇〇輛，調車機車六十輛。至於零担貨物之中轉，另有中轉貨棧，廣二十一畝，其中有軌道二十四，月台數亦如之，每日處理之零担貨車，多至八百七十餘輛，包括零貨一三・九八〇件，工人共有七一九人。檢驗貨車，則由一工人專司其事，其人立於高阜之下，每車經過高阜時，彼以電光射入車底，略一注視，卽可知其有無損壞，如覺必須修理者，卽以石灰水灑入車輪，然後提出修理焉。

◈舊車如何處置◈

鐵路運輸牲畜另有特殊之設備，如在夏令，則有蓮蓬水管，供給猪類沐浴。蓋猪於運輸途中，如感過熱，卽易減瘦，因此聯邦法律規定活牲畜運輸時，每經過二十八小時，須予休息五小時，并加飼食料，近年貨車速率加快，中途休息次數，遂亦隨之減少矣！運輸牛乳，亦另有特種設備，所有牛乳，悉利用筒車裝運，一如火油然。一車之容積，可達二千一百加侖。運至到達站後，卽以管聯接，使其流出。

各鐵路對於已經敝舊，不堪應用之車輛，輒於零件拆卸後，付之一炬。一九三六年本薛文尼亞鐵路計劃中，卽有新造鋼車一〇・〇〇〇輛，同時毀去舊車三二・〇〇〇輛之條文，表面觀之，似該路將因此而損失貨車二二・〇〇〇輛，實則新貨車之使用效率增高，可以少許勝多許，而於運用方法，尤爲經濟也。又該路復擬購置鋼箱四・五〇〇只，以便迅速處理零貨焉。

舊車拆下之鋼輪，車軸，氣軔等，仍可入廠重加修理或另行改造，其可應用之程度，由專家定爲三十四級，依最經濟之辦法處理之。舊敝道釘運至廠內先行熔化，然後再行製造，每只成本須洋七分，新釘，每只則須洋十二分半，故鐵路每一道釘，經此手續，卽可省六分八厘，合全年全路計之，其數亦可驚人矣！

各路旣各有巨大之機廠，對於鋼車氣軔之類，率由自製，且工作效能甚高，每鋼車一輛，裝配僅及一小時，再塗以十四磅之紅漆，卽可曳出應用矣。至於氣軔製就後，則須舉行嚴格之試驗，試驗地點，多在高坡度之山地，以高速率曳引至各等灣道，如果出軌，卽須另行改造，試驗之際，其驚駭程度，不亞於汽車比賽，所異者，除鐵路職

員而外，無外界觀衆耳。

本薛文尼亞鐵路之大機廠內，尙包括不少之工場，有鐵工場，銅工場木工廠試驗所攝影室美術室，甚且附設醫院及警察署，規模極爲宏大，每日入廠修理之機車，亦自五輛至十五輛不等。

◆雜項運輸◆

除客貨運輸而外，美國鐵路所運之包裹行李郵件運輸，數量亦至可觀。紐約站星期六晚則有「報紙專車」之開行，專裝各報之星期增刊，郵件每日不下一五〇・〇〇〇袋，包裹則自二〇・〇〇〇件至三〇・〇〇〇件不等，行李四五千件不等，站上員工，率皆井然有秩，絕不因忙碌而滋生錯誤，可知其訓練之有方也。

鐵路餐務，其範圍亦至廣。每日本薛文尼亞鐵路全路一百三十列車共需供給餐點六・五〇〇客，該路最著名之夏令PRR生菜，尤爲膾炙人口，月銷三〇・〇〇〇客，鐵路每日所採辦之材料，其大者計火腿八十七磅，蛋五七五打，羊肉五十磅，麵包一・六九五磅。洗衣室每日須洗檯布二四・〇〇〇方，車上餐室每日須洗盆碟一四〇・〇〇〇只，刀叉二四・七〇〇件。普爾門臥車則每日有乘客六千二百人，所洗床褥被枕〇屬每日達八五・〇〇〇件之多。

◆幾個統計◆

美國各鐵路之邁進情形，關於客貨列車車站車場，及其附屬營業者，已如上述，總計各路現有貨車一・九六四・〇〇〇輛，機車四八・三〇〇輛，客車四三・八〇〇輛，每年運貨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每噸每英里收洋一分）此外郵件包裹行李等不與焉。

至於每年美國鐵路載送之旅客，上年共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平均每人每公里收洋二分）如行此項旅客，悉由汽車載運，則至少須有汽車二一・五〇〇・〇〇〇輛，始足敷用，其數目之巨，關係之重，不難於此覘之矣！

安全道路

世界道路之最安全者，當推介於美國及加拿大兩國間橫跨於尼亞拉圭河上之和平橋，該橋落成於一九二七年，當時由英國太子（卽現英王愛德華七世）揭幕，橋長凡一英里，一端爲白佛羅（美境）一端爲意利（加境）車行其上，幷無速率限制，據橋樑管理人陶格拉斯統計，自開幕至最近，橋上行人約爲五四・〇〇〇・〇〇〇人，汽車一五・〇〇〇・〇〇〇輛，公共汽車二三六・〇〇〇輛，從未發生任何不幸事件，至於該橋之通過費，每人規定爲鎳幣一枚，約值二・五辨士，以一鎳幣之代價而可出國一遊，可謂廉無可廉矣！


從前多病 今則健全
司各脫
乳白鰵魚肝油
改良體質 增進康健
兒童之需要滋養，猶之燈火之需要膏油，不可或有缺乏，常服「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之兒童，精神上必得無限之愉快，否之則頹廢自甘，常有懨懨欲病之勢，強弱之判，不啻霄壤，因本品內含維他命及礦質等名貴滋養料，異常豐富，兒童食之，能使筋強骨健，活潑伶俐，欲造成兒童之幸福，非此不足為功。
各藥房均售
請認明漁夫商標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卜內門洋鹼有限公司

空中旅行展望

沛甘

大西洋空航今春可實現……中美航空一瞥……
「興登堡」建造姊妹船……英航空業飛突猛進

在已往的——一九三六年——一年中，世界航空事業的進展，已給予我們以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了。以我們在遠東方面的人說，泛美公司的太平洋航空處女航，自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可是齊柏林巨型飛艇「興登堡」號的完成歐美間十次航程，也不能不認為渡洋航空史中的一個光榮之頁。目下一九三七年方纔開始，這個方興未艾的世界航空事業，彷彿乳鷹一般，羽毛日漸豐滿，及至振翼一飛，何難翺翔萬里。齊諧所說的南冥之鵬，水擊三千里者，以視現在泛美公司的「剪風」號，英國帝國航空線正在建造中的二十八艘大飛船，其體積和速率，恐怕有小巫大巫之慨哩。

◇各國努力大西洋航空◇

一九三七年世界民航事業中的唯一大舉，便是在籌設歐美兩洲間的橫渡大西洋航空。本來，在去年間德國大飛艇「興登堡」號——號稱為大西洋上空的「曼麗后」的開航，於德國的佛萊克福脫和美國的萊克赫斯脫間之後，德美兩國的從事航空業中者，便已有合作增加航班之議。及至去秋「興登堡」號完成十次航程之後，歐美各航空公司的力欲促成大西洋定期飛航，其情緒更為熱烈了。

據航空專家的意見，歐美間的定期飛航，一九三七年內當可實現。起初大概每星期開航一次，後來開航的時間要縮到每天一次。關於飛航一次所需的時間，「興登堡」因限於每小時最高速率為七十至八十英里之間，其一次行程約需六十餘小時；如果改用飛船的話，那末至少可縮短一半辰光，這在民航的立場上是很有關係的。

目下從事於大西洋飛航的計劃者，除了美德兩國外，其他如英，法，荷蘭等各航空公司，也都在極力籌備之中。他們第一步的工作便是測量路線和訓練技術人才；泛美公司方面除了測量路線之

外，並已從事於氣候報告的蒐集，和歐洲的各航空公司互相合作。

從美國的紐約飛航到英國的倫敦，歐美間的航線較普通的有兩條：其一叫做大環航線，介於紐芬蘭與愛爾蘭之間，這線又名爲北線。其次爲南線，由百慕大島經由阿速爾羣島而到英國。第一條路線比較的短，飛航時間可以減少；第二條路線的好處在於安全，尤其在冬季風狂浪惡的時候，更因爲沿線有幾個可以停歇的島嶼，中途可以分程換船，在乘客方面尤爲便利。除了上述的兩線之外，又有第三線，這是林白大佐所測量的，取道格林蘭，冰洲和奧克納島等地。這條線的距離較長，除了夏秋等季適合飛航外，在冬季是非常不相宜的。正式開航的時候，大概取一個折中辦法，就是夏季取道北路，而冬季則改航南路。

最近德國魯夫遜沙航空公司曾在南路作試飛，他們的目的在測驗氣候，和從沿途所停留的航空母艦上試行停落及飛昇。試飛時用兩艘十噸重的飛機——賽飛號和伊華勒士號——由母艦「士凡朋蘭」號載運着前去。當時「賽飛」號由阿速爾島起飛往美國，二千三百九十英里的距離，在二十一小時又十四分鐘的時間中完成。平均速度每小時飛航一百零八英里。「伊華勒士」號取道百慕大飛航，在那裏留了一夜，於二十四點鐘及十九分鐘之中，飛航了二千八百三十三英里，平均速度爲每小時一百十六英里。從這兩艘飛船的試飛成績看來，大西洋航空如能改用飛船，其航行時間自能較「興登堡」號縮短多多。

德國航空公司目下除了那艘「士凡朋蘭」母艦之外，又添了一艘更大的飛船載運巨輪，停泊在北大西洋。一艘在阿速爾島，另一艘泊在百慕大島附近。這些母艦能載運雙馬達的「道尼亞華爾」式飛船，據聞今年春天就可開始運客了。母艦的引擎爲迪塞爾式，推進十噸飛船起飛的機件，其重量逾一百噸，其最大能力可以推舉毛重十六噸又半的飛船。當飛船上昇，每秒速度爲一百十二尺時，其空氣壓縮至每立方寸二千三百磅，這樣子，當飛船離開跑道時，其速度可達每小時九十英里。這個超越的速率，祇須在艦面上跑上百尺的地位就能獲得的了。昇舉飛船用的電氣起重機，在氣候惡劣的時候，可以折放在艙面上。各種設備中又有一架强有力的探海燈，以便在黑夜中指示飛船的昇艦。母艦的尾部，裝有一個拖曳着的水面浮動帆，即使在母艦行動的時候，飛船也能在這個「轍途」上很安全地停留着，較之處在洶湧萬狀的海面上，要平安得多了。

「賽飛」和「伊華勒士」各裝兩架五百四馬力的地塞爾引擎，飛航的能力是很偉大的。魯夫遜沙公司在南大西洋中早已有兩星期一回的航空服務。從柏林到智利的聖底亞哥，兩地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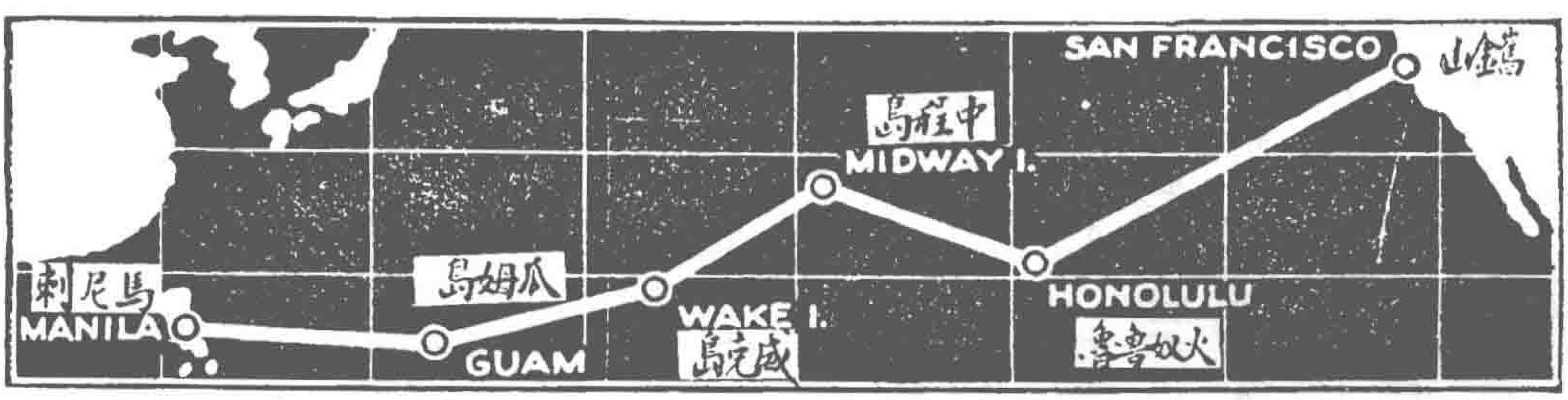
爲九千五百英里。中間最近一段的水面飛航，爲程一千九百英里，在出發和終止兩點地方，都利用載運母艦來使飛船昇翔，即使船上載重甚鉅也不致有什麼困難。

英國對於飛渡大西洋的航行，籌備已十分成熟。據聞已經有好些飛船在建造之中，大約在本年的夏季，就可開始載客了。所有造船和訓練人材等工作，都由聞名世界的帝國航空公司一手包辦。一待工具造好，第一步的試航路線，大約爲朴次茅斯或倫敦與紐約之間。以後便在英美兩國間成立正式的定期航空。

法蘭西籌備北大西洋航空，也已很有眉目。巨型的渡洋飛船已將造成，並且已取道亞速爾一線試飛美國。他日所取的航線不是大環線便是亞速爾——百慕大線，以立滋旁爲歐洲飛航港。

今年夏季英法兩國也許同時開始大西洋航線，載客運郵。最初的航線路程較短——大環線，一到冬季再改航亞速爾線。

荷蘭航空公司的飛船，將來開航大西洋時，將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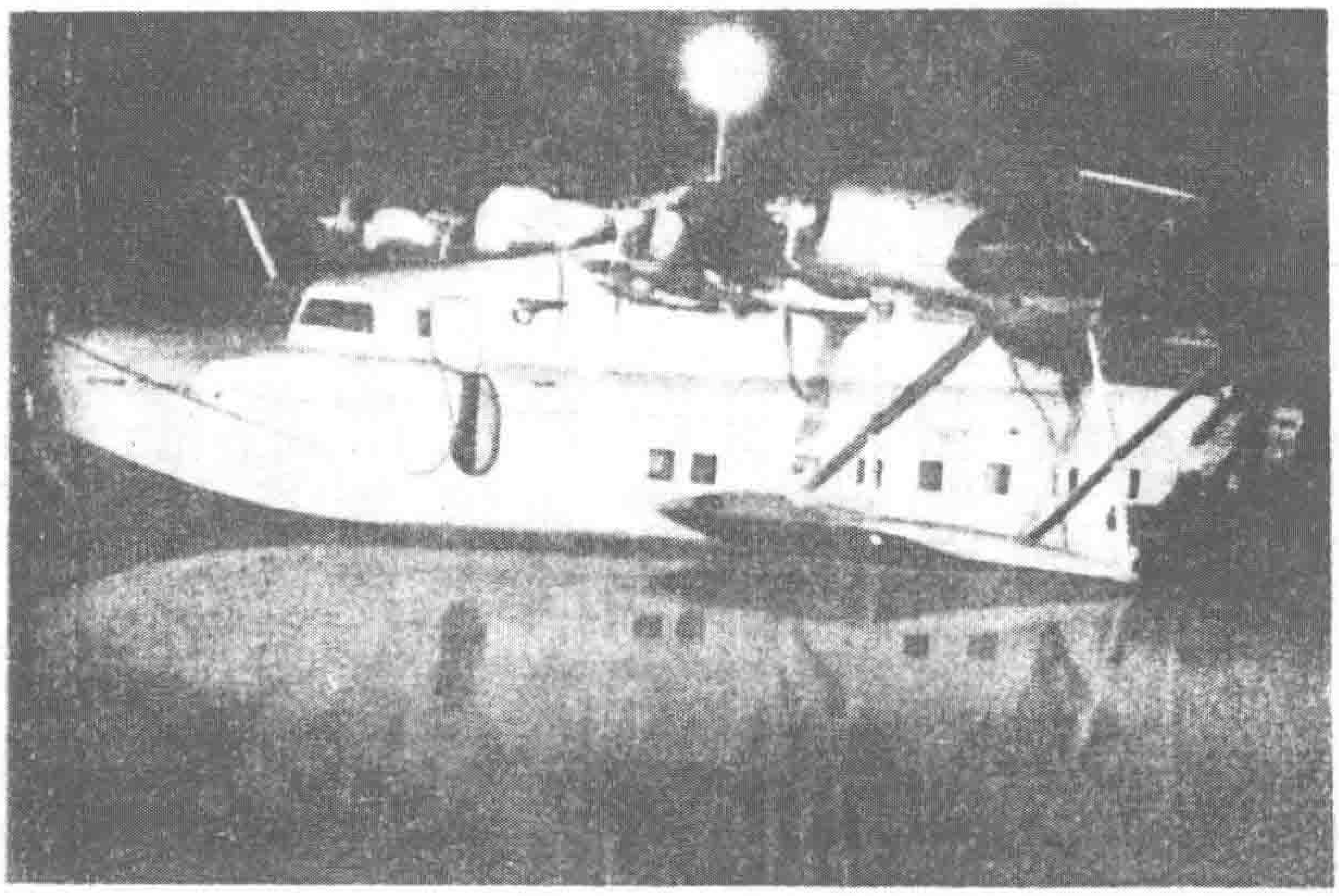
太平洋航線略圖

道何線，目下尚沒有披露。不過據一般人料想，大半走南路一線，因爲在安全上比較的佔優勢，而且常年有航行的可能呢。

美國泛美航空公司自在去年十一月間試飛太平洋線成功後，對於他們大西洋線的設計，當然也有很大的影響。泛美所取的路線，不是靠北的林白線，便是靠南的亞速爾線。航空專家現正建議該公司，仿照德國魯夫遜沙公司，在愛爾蘭和紐芬蘭附近，各置載運母艦，以利航行；不過還沒有試驗過。另有一個建議，設法在大西洋中建設航空浮站，預備大飛船可以在中途降落，增添燃料或上落搭客等。

在長距離飛航中，降落站的設備與飛行安全極有關係。如果在適當的中途找得着島嶼，像太平洋航線中的火奴魯魯，中程，威克等島，那末這個難題便一半解決了。有一個美國人名叫哈理士的，他想出一個方法，利用廢舊的輪船，拋錨停泊在大洋中作爲飛船的停落站。那輪船裏面可以佈置成一個旅館式樣，並置備大量的燃料及糧等，以備不時之需。哈氏的意思，在大西洋中每隔五百英里可以停

泊一隻舊船，每一百里地方一隻貨船，船上面具有各樣必要的設備。這樣子不但飛船在航行中可以放心不少，就是旅客們也可以隨意上落，在船上隨意休息，不致長途寂寞了。同時輪船上的旅館飯店中一定要僱用許多職工，對於嚴重的失業問題也可連帶解決哩。



「中國剪風號」夜間停泊於水面情形

◇太平洋處女飛航剪影◇

籌備五年的太平洋航空，終於在去秋大功告成了。第一次的正式客運於十月廿一日開始事前於十月七日泛美公司招待報界代表試乘，可是時機不湊巧，飛航到第三站的威克島，颶風正在非列濱一帶括着，祗得在島上停留了兩天。其後從第四站的瓜姆島出發，飛不到幾個鐘頭，又遇着大風，只好折回原程，這個正落着一句俗話，叫做「出門不利；」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新聞記者的「碰壁生活」之一頁呢，呵呵。

第二次的非營業客運為十月十四日，「菲列濱剪風」號飛艇從舊金山出發，泛美公司總理屈立伯，董事長威特耐，和美國新聞界鉅子何懷德等，也搭了這飛艇到遠東來。為了從舊金山到第一站火奴魯魯的航線——計長二千四百英里須在夜間飛航，船上臥具設備有限，所以這些搭客的太太們都先期乘輪船到火奴魯魯候着；及至「菲列濱剪風」號到達火奴魯魯後，方得「雙宿雙飛，」這倒也是太平洋航空的一個佳話呢。

泛美公司總理屈立伯在十月十四日搭乘「斐列濱剪風」號，從美國加福尼亞的阿拉梅達出發往遠東而來，抵達香港之後，乘坐中航機到上海，再由滬飛平。與屈氏同來的幾個人由平返滬後，各自分道，屈立伯則繞道歐洲飛航返美，於十二月間到達紐約。

據屈氏說泛美與英法德等各航空公司現正各自預備大西洋的航空，最早今春便可試飛。太平洋航線中的馬尼剌至香港一段，本年春便可實現了。

十月二十一日客運正式開始，那一天正午三時許從西岸阿拉梅達起飛，飛艇的名字叫做「夏威夷」號，所載乘客有男子四人，婦女二人。從舊金山到馬尼剌，如果沒有大風的話，那末航程祇須五天。最速的輪船在這兩地間來往，單程就要兩星期餘，所以飛船的航行期祇及輪船三分之一而已。


帝國航空公司巨型機中之的烟室

據搭乘過「剪風」號式飛艇的人說，在太平洋上空飛航，眞是件賞心的樂事；尤其因爲「剪風」號的航程中間有四個地方降落，在旅行中不但不覺枯燥，且能獲得陸地航空所得不到的舒適和快樂。「剪風」號飛艇因爲機身偉大，載油量鉅，飛航的時候，搭客們覺得非常平穩。馬達和機翼的聲響，並不十分巨大，所以不致擾及旅客們的談話。不過有一件事，爲有些旅客們所不慣的，就是船中不許吸煙，原因是載油過多，恐怕一不留心，要發生意外的事。

「剪風」號飛艇中的鋪位，大小和普爾門火車中的相仿，下鋪有窗洞，可以觀看外面的景色。當那旅客偃臥在鋪上的時候，轟轟的機聲，和合拍的動盪，對於旅客不啻大自然中的催眠曲；窗外祇見月亮光照耀在海面上，一派清寒晶輝的氣象，中間又疏朗地點綴着幾顆星，令人處身其中，有「神遊太虛」之感哩。在白天，乘客們在艙中促膝對座，很象火車中的陸地旅行。從舊金山到第一站的火奴魯魯途中，船中供給一餐豐滿的熱食。

橫渡太平洋飛航中最覺賞心的，却是在途中幾個降落站。在空中旅行，速率本來是一個重要條件，如果沿途要不時停頓，似乎有些說不過去；可是在另一方面說，一天到晚穿雲撥霧地在海面高空中飛着，究竟也是件枯燥的事，何況航程已經縮到五天，有誰再願意喘息不停地殺奔前去呢？中途幾處地方的過夜停頓，正是旅客們所需要而有利的，他

們在那裏可以看看景緻，伸伸腿，散散步，或者遊泳垂鈎，歇息一會子。

航程中三處降落的地方是非常有趣的因爲火奴魯魯本來充滿着南海風光，金黃色的氛霧籠罩在奇花成蔭的街道上，峥嶸的山崗，到處皆是，那裏的景色本不用說；可是威克，半程和瓜姆三島，倒是世界上「踏破釘鞋無覔處」的去處哩。從舊金山出發，第一段航程到火奴魯魯，飛航二千四百英里的長途——大部份是夜間飛航，到一撮像夏威夷的小島上停留，本來是很奇特的了。但是從此前進，一千三百英里到半程島，一千二百英里到威克島，這些小島嶼在太平洋中間，眞像大海中的一粟，旅客們到此纔有些奇妙的憧憬呢。這兩個小島雖然祇有彈丸的地位，但是在無線電和駕駛工具沒有充份實用之前，在航海家的眼中，沒有不視爲不世的瓌寶的。



巨型飛船中餐室之一角

從高空中下望這些湖醮，眞是渺小之渺小，似乎這一隻巨鵬般的「大島」不足以供其迴旋的，及至降落之後情景又爲之變異了；那「剪風」號正好優閒地着陸，暢適的歇息一會。旅客們在夜中的感覺，無異置身世外，奇異的鳥飛掠人頭而過，在沙灘上面跑動着；清流中的魚類更爲珍奇罕見，有些魚身上竟有紅的白的和藍色的條紋。

半程島上面有一個電報站，因之那裏早已有人居住；不過那淺峽分隔着的三個小嶼的威克島，除了偶然有日本的漁夫到達外，還是一個未經人居的地方。瓜姆島的情形較爲不同，那裏已經住有二萬左右的土著，生活非常優裕，大有「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慨。飛艇一經降落，就停放在阿伯拉港的飛艇庫中，因爲在天氣惡劣的時候，那港中的風勢是很大的。經過了半程和威克兩島的寂寞生活，旅客們一達瓜姆島，好像已進了富庶東方的山門。

美國海軍部在瓜姆島上置有一個管帶處理島上的事務，日後菲列濱獨立之後，這地方便成為美屬的極東轄治地區了。美國旅客在瓜姆島上常受到熱烈的歡迎因為島上的美國人背離鄉井，未免有些「客愁」。從瓜姆島到馬尼剌為程一千七百英里，一天工夫便可飛達。如果海中括風，那末瓜姆島又要像威克島一般，暫作為旅客們的樂園，在島上躲避大風，好在這個島上生趣盎然，旅客們倒不會覺得厭煩的。

◇「興登堡號」航期完成◇

開創大西洋載客運貨第一聲的「興登堡」號大飛艇，業已於去冬十月間完成其一九三六年航期了。當她於春間開航之初，齊柏林公司聲稱要在規定時間之內，完成十次往來於大西洋上歐美間的航程。各方面對於這一點見解各有不同。一部份人對此表示坦白的懷疑，因為他們鑒於美國海軍部的各大輕氣飛艇和英國大飛艇R一〇一號等的在空中失事，不敢隨便確定她的命運。更有一部份人深信「格萊芙齊柏林」在德國南美的定期飛航成績，一定更能表現她服務的十分可靠。及至十次航期完成，這主張成功論者確完全佔了勝利了。

「興登堡」號在她航期中的唯一特色，就是每次航行的日期，都與公司方面預先露佈者相符。此外即在天氣惡劣的時候，在舒適和速度方面，都能創立一種新的標準，使得搭客們感到分外的滿意。每次航行時，船上常有駕駛高手，專門管理一切。愛克納博士，不用說他是「興登堡」的導師，有好幾次都是他親自開航的。其次像雷門船長，波魯士船長——歐戰時齊柏林飛艇指揮官——也是輕氣飛船駕駛者中數一數二的老手，無怪在幾千里路的航程中，操縱自如，一些也沒有出過岔子哩。

從德國到美國，「興登堡」的航線並不限於一路，因為德國人根據他們駕駛輕氣飛船的經驗，隨着氣候的不同隨時更改他們的航線。這種駕駛的方式非常有效，每次航行的時候，都能使搭客們感到十分地平穩舒適。在二十次飛航期中，一個搭客也沒有暈過船，這緣故便在這裏了。航線中極北的到格林蘭，極南到亞速爾島之南，不過大體上還是取道大環線。

二十四次的航程中，每次所需的時間，最短為五二·八小時，最長為七八·一小時；每次搭客少自二十一人起多至七十二人止。船中本來祇有臥鋪五十架，後來因為搭客過多，所以齊柏林公司於八月份起增加鋪位至七十架。二十四次的搭客紀錄如下：由美赴德西行航程為五〇·四一·四二·二一·五〇·五〇·五八·七二·四四·及五七人；東行為五三·五七·五六·五四·五六·五四·五七·五九·四一及四九人。

郵件的載運，在經營者方面看起來，未免有些失望。第一次「與登堡」由歐飛美，各方面都抱着十分的好奇心，和集郵家的「初航」嗜好，郵件的裝載開了一個紀錄——計共二千二百六十磅。第一次由美飛歐，却就減到一千八百二十磅。其後每次多少各有不同，可是沒有一次能超過上述兩個紀錄，由最多的四百四十八磅起，至最少的一百六十七磅止。每一郵件重不逾半盎司的取費美金四角，因之雖然所載不多，而其收入却仍很可觀。

貨運的重量每次也儘有不同。最多的為第二次東航程，所載計重二千五百磅；最後一次的西行航程中却少到祇有六十三磅了。貨運的花色繁多，可說應有盡有，從電影膠片起到整輛的汽車和全部的飛機止，都曾在大西洋上空中飛渡過。從客，貨，郵三方面的運輸收入算起來，經營者還是認為無利可圖。

齊柏林公司對於大西洋航運的前途却頗樂觀，將來尚須增加航班，並改善設備，添設娛樂等，以為吸引搭客，擴充業務。美國航空界中人也有意欲自造輕氣飛船，往來於歐美之間，一方面更想從政府方面要求補助金，俾事業得以充份成就；愛克納博士於十月十日的離美途中，也很想得獲美方的資金，使得雙方可以合作。

目下齊柏林公司又在建造一艘「興登堡」的姊妹船——LZ一三〇，計長四百尺，船殼已經搭好，據聞今年九月中可以和她的姊姊——「興登堡」每週來往於美國德國之間。

◇由滬飛歐十一天可到◇

泛美公司總理屈立伯夫婦從上海到歐洲，是搭乘中航機和帝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去的。繼屈立伯氏的行程後的，為一個澳洲富翁名叫培爾邱的，他從去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從北平乘飛機來滬，再從上海搭中航機到港，換乘帝國航空線飛機赴英。培氏於十二月七日便抵達倫敦了。

他從北平來滬後，搭乘道爾芳式機赴粵，再從香港換乘帝國航空公司的「杜拉杜」號飛船直放英倫。這飛船裝有四架引擎，可以搭載十個客人。由港到倫敦，沿途所經過的地名為圖棱，西貢，檳榔（在這裏他又要換別號飛船）盤谷，仰光，阿恰布，加爾喀塔，阿拉哈伯，德利，卡拉齊，佐德浦爾，沙喬，巴士拉，巴傑達，加石，亞力山大，雅典，勃林特西，倍士爾，巴黎，倫敦。從北平出發到達倫敦共十二天工夫。從上海到倫敦的航空旅費，中航公司部份為法幣二百元，帝國航空線為英金一百七十五鎊。

帝國航空線的各號巨型飛船，內部佈置設備都很周到，坐椅，臥具，用器等都合於標準裝置，旅客乘坐其中，祇覺得平穩舒適，一些也不覺得旅行之苦。在餐室之中，在飯後可以至安閒地呷一杯咖啡，或燃一枝香煙，慢慢地消磨辰光；在中房艙裏，客人們的坐椅可

以隨着自己的喜歡校正位置，左右高低，無不悉如人意。從艙間的走廊可以向外觀看野境，那裏地位很是寬暢，尤其在頭部，從地板到艙頂，不下九尺，所以卽使長度較高的人也能俯伸自如呢。

這位澳洲富商培爾邱所搭乘的「杜拉杜」號飛船，在帝國航空線中屬於第五類。其中最巨型而設備最完備的稱爲之「卡諾潑士」式，可以搭乘二十四個客人，次之二十人十餘人不等。

英國的航空事業尤其是民航，目下十分發達。帝國航空公司更爲世界中數一數二的大規模組織者。關於民航機飛行的哩數，去年的紀錄尙沒有披露，我們卽拿一九三五年來看，也就覺得英國航空事業的有飛突猛晉了。據英國航空部民航部份的統計，一九三五年的飛行哩程爲五三•二九一哩，較之一九三四年增加約一二•〇〇〇哩，實爲世界各國之冠。美國居第二位，計五二•四六一哩；法蘭西第三爲二四•四五一哩；依次而下，德國二二•二九一哩，荷蘭一二•八九八哩。就中祇有蘇俄的民航哩程沒有宣佈，不過據說倒也不在少數哩。

贈送大批全世界四十餘國之各式金銀硬幣

剛到「四合一」洗面粉新貨二萬多打由廠方自動犧牲，故打打盒內附贈以謝歷來購用「四合一」之各界仕女

▲贈送各國金銀鎳三種硬幣。共分大小兩百餘種

英國金磅。美國美金。法國法郎。德國馬克。意國利拉。瑞士法郎。俄國羅布。荷蘭叻金及印度。緬甸。菲律賓。坎拿大。西班牙。挪威。印度。等國硬幣。

全國各大公司藥房襪廠商店均有經售

每盒五角•足用兩個半月

五洲乳白魚肝油



製造本品之魚肝油原料，均經精密測定，維他命含量超過規定標準，故營養效力偉大，且乳化充分，毫無腥臭，乃魚肝油中之標準製劑。

地球牌麥精魚肝油



魚肝油之滋補功效，已爲舉世所公認，但其味腥臭，非一般人所能服用，地球麥精魚肝油調製精美，香甜適口，人人可服。

五洲藥房發行

釆滁紀游

余楠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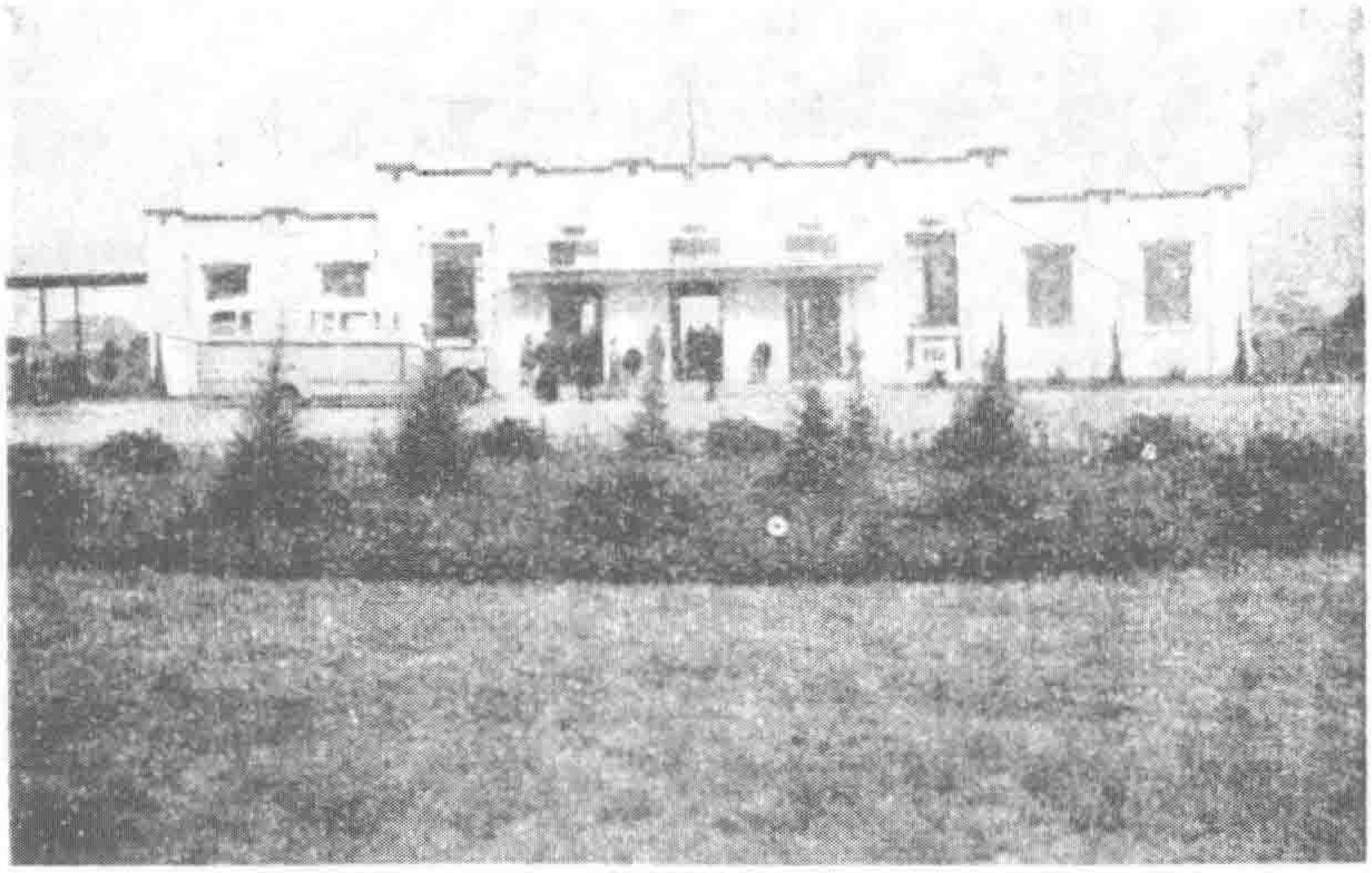
第一日自滬乘火車至京第二日換乘江南鐵路火車去采石游覽下午返京第三日乘津浦車赴滁州當晚回京第四日返滬

南京的附近，有許多地方都是名勝的區域。自從國民政府建都在這裏，除掉城垣內外的名勝極力加以修理擴充外，離開首都不遠的一些古蹟和勝境，也曾由中央或省政府加意修飾，使牠們保存着舊有的顏面，吸引無數的游客們到那裏去欣賞自然的美景，或是追憧往昔的史蹟。采石磯和滁州的醉翁亭，正是這樣的一種名勝。當這春光明媚之際，天氣又不冷不熱，的確是最好出外旅行的時候，我因此特地和顧仲彝，殷以文兩兄商量，同作采滁之游；因為他們也很想到這兩處名勝去瞻仰一番，所以我們就決定一同出發了。

我們三人，是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從上海北站，乘午後一時二十分鐘的特別快車去京。這班車因係閘京特快通車，又以時間合宜的關係，所以特別擁擠。三等車廂，臨時加了幾節；但是二等車廂並沒有增加，故此二等車裏面並不見得如何鬆動。好在到了蘇州無錫等處大站的時候，許多旅客下去，過無錫之後，就感覺得格外舒適了。這日的天氣，早晨是陰霾滿佈，大有雨意；在我們出發的辰光，大家都帶着雨具以備不虞。可是在半途上，天色漸漸地開朗了；過丹陽時，陽光斜照着車廂裏面的旅客，好像表示歡迎我們將要到南京的樣子。以文對於天氣不好的憂慮，至是也就渙然冰釋，面孔上露着微笑了。長途旅行，最怕的是孤寂無伴。我們既然有了三個同志，大家說說笑笑，在不知不覺間，一站一站的過去，到也不感覺得如何難過。車於七點一刻到南京總站。錢祖齡兄先在車站上等候着我們；他的汽車，把我們都帶到他家。他住在京都的新住宅區赤壁路，這區域房屋整齊，街道寬敞，的確宜於居家。我們承他的盛意，邀居他家；於是也就毫不客氣地留在他家了。關於游覽的計畫，我們擬定於翌日游采石，再次日游滁州。因為還有一些朋友要加入滁州之行，而再次日適為星期日，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地預計了。

十六日早晨，我們起身得很早。這是因為到采石去的火車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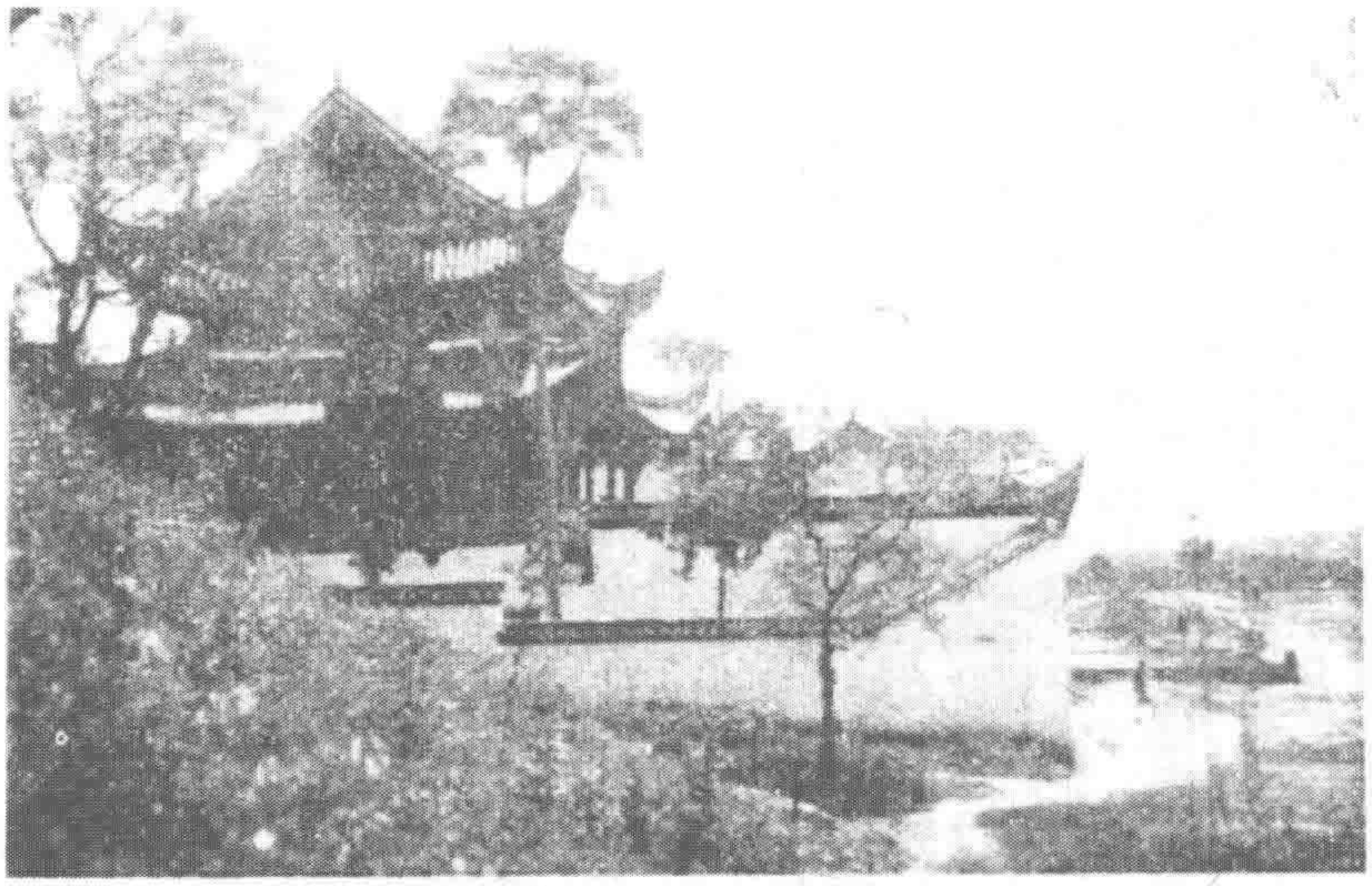
在中華門外的江南鐵路站，而赤壁路離中華門，又有相當的距離。祖齡加入我們的小團體，一同前去。我們急促地到了中華門車站，不料時間過早；火車是八點十分開，而我們到車站的時候，尙只七點一刻。在站上仲彝找着他的親戚張楨林君，想在車票上打個折扣，因爲張君是在那裏做副站長。張君非常客氣，竟買好了四張去采石的來回票送給我們。由中華門到采石，三等來回票是一元四角一張。張君並且預先告訴查票員，我們去時可坐二等。他



江南鐵路中華門車站

因爲有事要去蘇州，故此匆忙地向我們告別。我們覺得時間還早，又不耐坐在車站裏面等車，因此隨便走出站外，向雨花台方面走去。雨花台也是南京的一個名勝。我們走到山坳上，經過淸眞第二泉和雨花泉，看看泉水，覺得淸洌可愛。在這裏茶館林立，都是靠着泉水而設的；地方亦殊雅靜，生意想必甚好。過孝孺小學，就說裏面有學生五六十人，但是沒有進去參觀。許多小孩們拿些石子兜售，石粒大小不一，花紋美麗，顏色鮮艷，據說是牛頭山特產，把牠們置於淸水中，尤屬可愛。我們無心買石子，這些小孩們竟做了我們的導游者。他們和我們談話，不知不覺地走到四十軍陣亡將士墓道口。這裏離方孝孺墓，聞尙有些路程；我們怕恐時間來不及，就此回轉向車站走去。在路的一旁，有木牌立着，上面寫的爲「軍事區域，禁止攝影。」我們雖然帶了照相機，但是並沒有拍照。這一日的天氣，恰値晴朗異常，風和日暖，與游客以莫大的便利和興奮。我們到了車站，還有五分鐘光景纔開車。江南鐵道公司的車站和月台，看去雖然沒有京滬津浦路線上那樣的偉大壯觀，但是却很整齊清潔。這是私人經營的鐵路，在國內有此成績，已屬可觀。我們走進二等車廂內，無意中遇見王世穎兄，闊別傾談，倍增興趣。由中華門至采石，途中共有七站，卽中華門，板橋，江寧鎭，銅井，慈湖，馬鞍山，采石是。每站車都停靠；車行較慢，到十點零八分，纔到采石站。我們下了

車，走出月台。月台盡頭處，黃包車雖然停得不少，但是因爲游客很多的原故，却都被僱一空。我們沒有和黃包車夫講價錢，坐上去就走。後來黃包車夫告訴我們，他們拉的地方都有定價，這是地方當局所規定的，決不敢有所欺騙。黃包車夫似尚誠實可信，游後算賬，每輛也不過大洋七角五分，可是各處地方都游到了。我們坐了黃包車，直向太白樓出發。車子過唐賢街後，就沿着小河走去；這沿途的風景，已覺使人不勝留戀。這裏有鄉村田野，竹籬茅舍，也有帆船漁艇，隨着水道出沒，更遠處望着青翠的山岡，橫掛在天際，令人悠然神往。黃包車走了二十多分鐘的光景就到了太白樓。靠着太白樓的左面有三個祠堂，爲李勇恪祠，楊勇慤祠，彭剛直祠。這幾個祠堂的規模，看去也似乎不小。門前站立着許多的殘廢兵士，據說這幾個祠堂暫時充作殘廢軍人院。所謂太白樓，就是指唐朝的李太白樓居的處所。在牠的前門上，有「唐李公青蓮祠」六個字。我們走進門去，抬頭就看見李鴻章所書的一塊「江山勝跡」的橫匾。沿着階級走上去，自然登樓；這樓上又有一匾書着謫仙樓。樓上有李太白的像，並且掛着許多匾對。從樓上可以望見長江和采石河，縱橫交錯；據說那就是從前的運河。樓下的兩廊，房屋整潔，廳堂亦甚清幽。游者多在此歇足，或進午餐。我等以時間尚早，未曾停留，再朝後面走去。在後院我們見有亭翼然，上面書着清風亭；這亭緊靠着山背，倘屬幽雅。出太白樓後，沿着山徑走去，有引路的小孩，帶着我們前進。我們纔知道這座山名叫翠螺山。山上的風景極優，經地方當局闢爲采石公園，並且在山上做「采石公園」四個大字，以石子砌成，遠遠望去，非常雄偉清晰。在我們沿着山徑走時，看見路旁有到廣濟寺和蛾眉亭去的指路碑。我們緩步行來，就到了蛾眉亭，亭上已有許多游客在那裏休息。由亭上遠望長江，好似一條銀線，橫在我們的眼前，極爲壯觀。靠亭右的路走下去，爲三元



從翠螺山斜望太白樓

洞。我們從上面望下去，看見洞口很清晰；因爲來往上下，似須很費時候，加以我們又都感覺得有些困倦，故未下去。再轉而至采石磯頭，斜着望去，下面的「天下太平」四個大字，恍惚隱約可見。磯頭的最險處爲聯壁台。站在台石上，俯首下望，懸崖絕壁，面臨江水，胆小者莫不爲之戰慄。常遇春三打采石磯，當日的英威勇武，可以想見。靠着台的不遠處，有常遇春的脫鞋石，石上還有鞋印呢！據說太白撈月，也就是由這個聯壁台上跳下去的。當月白風清之夜，這裏景緻的優異，不言可喻；太白詩人，兼又好醉，自無怪有此雅事，流傳千古。台的南面有然犀亭；我們過亭，沿着山路下去。在中途遇見南京中學昆蟲標本採集團的幾個學生，正在那樹林裏捕蟲。以文發生興趣，駐足而觀；我們大家也就稍作停頓。未幾，仍沿着山徑走下去。以文在路上詩興大發，就做了一首詩；我特地在此把牠記下來：

難得偷閑尋勝跡，翠螺山畔試徜徉；
波光閃日疑鱗躍，帆影飄風逐鷺翔。
太白樓前千載月，將軍石上九迴腸；
蒼茫四顧緣何事？髀肉重生萬古傷！

我們慢慢地走到山下，再坐黃包車至采石鎮上；這次却轉入橫江路，停在一家普通人家的門首。一個車夫引導我們走入裏面，經過庭院，然後到了一間客廳裏面。在客廳的一旁桌上，有隻石香爐；這隻石香爐，據說是當地的一件寶貝。牠是采石做成的，到天氣陰沉或是要下雨的時候，牠會隨着變色。地方當局以此爲寶，特地藏在這家以免人家偷去。這家姓魯，壁上掛着的字畫，都用叔詒名字稱呼，想來必定是當地的一位有名的士紳。出魯叔詒家後，我們再乘黃包車，向九華山前進。在途中，我們看見有工人正在山上築小塔。我們問他爲何築塔，他說那裏面是人骨；有許多人打仗死了，無人掩埋，日久僅剩着些骨頭，他們就把牠收集起來，築塔以埋之，這個就叫做骨塔。我們深爲詫異。車行約半小時許，纔到九華山的山腳下。九華山在采石，似乎是一座最高的山；山上的廟宇和樹林，遠望着大有悠然出塵的意思。這時旭日當空，太陽光晒到頭頂上，頗覺熱不可耐；我們走到半山上，祖齡和以文，說熱氣太甚，走路又感疲乏，不願意走上山去；他們就在半山中樹林下休憩。我和仲彝却還是餘勇可賈，沿着山上的石級，繼續地走上去。山門和廟宇都被大樹隱蔽着。在山門的前面，還有三四十級的石梯，險峻異常，幾乎不能立足。俟抵山門，已是汗流浹背，喘氣不已；於是坐在門檻上休息片刻。廟裏的和尙到也知趣，泡壺茶來送給我們喝；我們得此，誠是如飲甘露。抬頭望去，纔曉得這個寺名叫準提寺；兩扇寺門上刻着兩行字，一面爲「山門清淨，」一面爲「佛法常興。」在這寂靜的山門裏，和尙坐在大鐘旁，每隔幾分鐘拿着鐘鎚敲一下；鐘聲悠

揚，令人眞有出世之想。我們的精神恢復後，穿過正殿右行，入觀音堂；內中另有一個和尙和一個香火。這樣的一所廟宇，我們所遇見的，也就只有三個人。我們囘到正殿上，再爲休息片刻，然後走出山門，循着原道下去。祖齡以文在半山中已經休息夠了，大家重復聚合，一同下山。黃包車夫把我們拖到采石鎭上的一家著名菜館的門前，這菜館名叫新華樓，就在鎭溪橋的旁邊。鎭上的菜餚，尙覺可口；加之我們走路不少，自覺飢餓。果腹後我們再乘車至火車站。車還未到，我們又坐在車站附近的一個茶店裏面喝茶休息。車於二時十分抵站，我們就乘這班車囘京。到中華門時，已在四時以後了。晚上應朱通九兄之約，在他家晚餐。一日游程，算是非常滿意。大家雖然有些疲倦，但是想到翌日的游程，仍是感覺興奮。到十二時，大家纔各自安寢。

十七日早晨，我們起床比十六日還要早。這是因爲去滁州，須要過江到津浦車站乘車的原故。吳頌皋夫人偕其女公子於六時至錢家，約好祖齡夫人一同前去。大家都覺高興；惟有祖齡稍感不適，臨時改計不去，這是一件憾事。我們坐汽車到中山碼頭；車剛停下，就看見朱通九夫婦在那裏等候着。在這邊碼頭上，火車票可以預先買好。我們買的是去滁州的三等來囘票，票價僅一元。這第一班車是慢車，沒有二等座位；女太太們既然和我們一道同行，也就只好屈坐三等了。碼頭輪船於六時半開至對江。這天的天氣，依然是晴朗的；同時起了一點微風，比較昨日更覺舒適。坐在船艙裏面，遠望着江面上，又和知友攀談，知道這一天必定很能使人滿意。船行約十分鐘，卽到對岸。下船後步行至津浦車站，入月台上車。車上殊覺擁擠。我們一行八人，却都找着舒服的座位。車於七時十分開行。在車中我們隨便談笑，也就不覺得時候的長久。由浦口到滁州，快車只走一個半鐘頭，而慢車却差不多要走兩小時，纔能到站。我們的車是於九時零二分到滁。在滁州車站，已經由站長預先爲我們僱好黃包車八輛，拿到月台上等候着我們。這裏的黃包車，到各處游覽區內，也是有一定價錢的；如果各處統通走到，一共是一元二角一輛。我們乘坐黃包車出站，先走滁州城外街道，然後入東門，轉北街。東門又稱新治門；城門矮小，城垣亦不甚高，內地城市大都如是。我們由北街折出南門；南門又稱攬勝門，由這個名稱，我們就明白這是去名勝區域的大道了。車出南門沒有多久，我們看見一個寶塔；據車夫說，滁州有三個寶塔，兩個在城南，一個在城裏，我們所見的只是城南的一個。由滁城到醉翁亭，據說有八里路。離城不遠，道路的兩旁，都排列着高大茂盛的槐樹，非常整齊；葱茂的樹葉，經微風吹拂顫動着，生出一種沙沙的聲音，悅耳可聽。除掉這些槐樹之外，道路的兩旁，還有安徽省第五區造林場所種植的各種色

的菓樹，有些鮮艷奪目，也是一種景緻。將抵醉翁亭之前，我們路過一石，上面刻着「一醉千秋」四個大字，很引人注目。再進則見六合塔矗立於前。至醉翁亭先過醉老橋，有溪水流過，水勢潺潺，確是勝境。以文在此也就即景賦詩一首；茲錄於後：

輕車曉駕循山行，夾道槐花飄落英；

翠色嵐光已足醉，不須醴酒始移情。

我們走過醉翁亭看見樓台亭閣，恍惚如入畫圖。歐陽修當日的醉翁亭記，至是牠的景緻完全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他所書的環滁皆山，確實不錯，這醉翁亭，四面就全被山包圍着。我們先經過覽餘台，裏面並無陳設，無甚可觀。惟台前的石階和小溪，尚覽引人入勝。再進則見有古梅亭一座，清幽雅潔，精美絕倫。內懸一對聯，爲「小坐得修游趣，」「何處尋梅花魂？」耐人尋味。再轉而至醒園，內有石洞，洞上平台，可容數十醉。衆均攀登其上，並且折下花枝，女的把牠插在頭上，男的拿在手中，也是一個紀念。醒園也就是醉翁亭的旁門；我們由這裏走出來就到了洗心亭。大家笑着，凡是犯過罪惡的，都應當走到這亭裏站立片刻；可是大家竟不約而同的，都走到亭子裏面轉了一轉。過洗心亭走出來就是山前的大道。我們的黃包車夫在這兒等着。我們再乘車前進，兩旁的樹木更見密茂，綠蔭滿地，藍蔚色的天和有清香的風，簡直使我們覺得身入仙境。黃包車夫拖到山坡較高處，把車子停下來，請我們走過山坳再坐。以文下車，告訴我他在路上又想了兩句詩，詩爲「當先開路羨余顯，押後殿軍讓殷朱。」這個意思，是指我與仲彝的車子先行，他和通九的車在後面，中間則都是女太太們。他說後面兩句尚未能續呢！車行處大道上現出牌樓一座，上面鐫着「瑯琊古道」。這山本叫瑯琊山，是安徽省一座有名的風景山。我們走到山路轉灣處，車夫說，由此直上爲小路捷徑，不多遠就可直達山上的廟，但是走大路就要多走一二里。不過小路窄狹，車子不能走，如果我們願意爬山，則他們將車子拉到山門前等候我們。我們覺得路既不遠，而天氣又好，大家都贊成隨便走走，藉可談話。而不意山路崎嶇，雖不是甚麽羊腸鳥道，但也覺荊棘滿途，難於行走。穿皮鞋的，尤感困難；山石猙獰，有時走在斜度的石上，時有跌滑之虞。頌皋的女公子，年只七歲，須得同伴扶持；我們輪流牽她，緩緩前進。走到山凹處，已覺熱得難受。無已，只好在樹陰下坐着休憩片刻。山澗深處，見有鄉人在那裏採草，我們問他尋的是甚麽東西？他說是黃花菜。我們細看他所採的，很像蘭草。我們再上去，走到山頭，並沒有看見甚麽廟宇，而小路却在此分叉。我們不識路徑，正在躊躇；恰巧有一鄉下女子在此砍柴，我們問明路徑後，再行前進。在山路上，我們常常看見各種蟲類散佈在地下。女太太們胆小，有時一條小小的四脚蛇擋在路上，竟

會使她們嚇得叫起來，向前亂跑。山上古木參天，青葱而又濃密。走末移時，卽見遠處有屋角露出；我們猜想那必定是瑯琊寺廟。再前進則廟宇全棟，都入眼簾。不過我們是從山背望下去，還不知道前面的形勢；可是地方的清幽超越，已在意料中了。由山坡轉下去，觸入我們眼簾的，是一所靈官寶殿；殿前石級峻峭。我們走下去，竟找不着前門的路。幸而有一個工人在隔牆叫着，要我們走旁邊的一條狹道過去；我們聽他的指示，轉角就到了一個院子裏面。奇花異草，曲院涼亭，這裏很可以歇足。內有客廳，上書「明月觀。」棹椅枱櫈，却很精緻，還有書畫掛在壁上；我們就在裏面休息。後來覺得外面的涼亭更見風涼，又移至亭上坐着。和尚泡壺茶來，敬禮有加；我們自己帶來的一籃水菓，也就在此一掃而光。休息後精神恢復，我們轉入正殿旁邊的甬道，走到後門，觀看一洞。洞名雪鴻洞，俯首而入，裏面似甚寬大，冷氣森森，再入無光。通九在前，將一根洋火點燃，試探內部的虛實。我無意中咳嗽一聲，通九嚇得將火柴丟在地上，回頭就跑。大家都笑起來。我們退出洞口，轉入正殿。正殿並不見得如何偉大，但整齊清潔，殊覺清幽。殿右有一花園，名叫祇園。內中的佈置，尚屬可觀。園中花木盛開，清香撲鼻，石上花卉，都極整潔。後山石上，刻着許多大字，似乎都是游人留下的字跡。園內有悟經堂，兩旁有臥室，裏面的陳設，恍惚是預備出租的。我們在園中留戀多時，很不願意出去。不過時間有限，我們的車夫，已經進來催促。我們不得已，只得緩步踱出園門；再由正殿的甬道，轉到前庭，然後出二門大門。大門的山景，很是可觀，既開豁，又僻靜；朝山道望下去，似包含着無限的詩意。我們就在這裏登車下山。路過醉翁亭，我們的車子重複停下，因爲我們預先在此訂好午膳的原故。這個時候，醉翁亭內外，來往的游客擁擠不堪，大不如午前的清幽了。我們走到亭裏的一個客廳上，找到一張空棹坐下。因爲游客在此吃午飯的過多，茶役人少，伺候自然不周。我們等了許久，菜還沒有送來，大家感覺得有點不耐。我於無事中看看壁上所懸掛的對聯，覺得有高槐所撰並書的一首，尚屬眞切。聯爲「公非百里才，到此處焉得不醉；我爲五斗米，在當時也要作官。」我們等了許久，菜纔做好，茶役送上。而飯又粗而黑，裏面的粑子和沙粒很多。女太太們吃不下去，特地由亭外門前買些饅頭來吃，纔算勉强果腹。我以爲游客去滁州游歷，最好是自己帶乾糧去吃，可以免去許多的麻煩和閑氣。飯後我們休息片刻；預計時間，尚可至滁州城內轉一轉。於是囑咐車夫，將我們拉到滁城的熱鬧街市上，買點著名的土產。車夫拖我們到南北大街上，將車子停在一家店舖名叫馬同春的門前。我們買的是菊花；大家總共買十斤菊花，而這家店舖，也就再沒有餘貨可賣了。菊花買好後，我們乘車出城，到火車站。在車站上休息一刻鐘，三點

一刻的特別快車就到了。我們雖然買好了來回票，但是因爲旅客的擁擠，臨時改坐二等回京。車於四時三刻抵浦口；我們仍須坐船渡江。到錢府時，已經是萬家燈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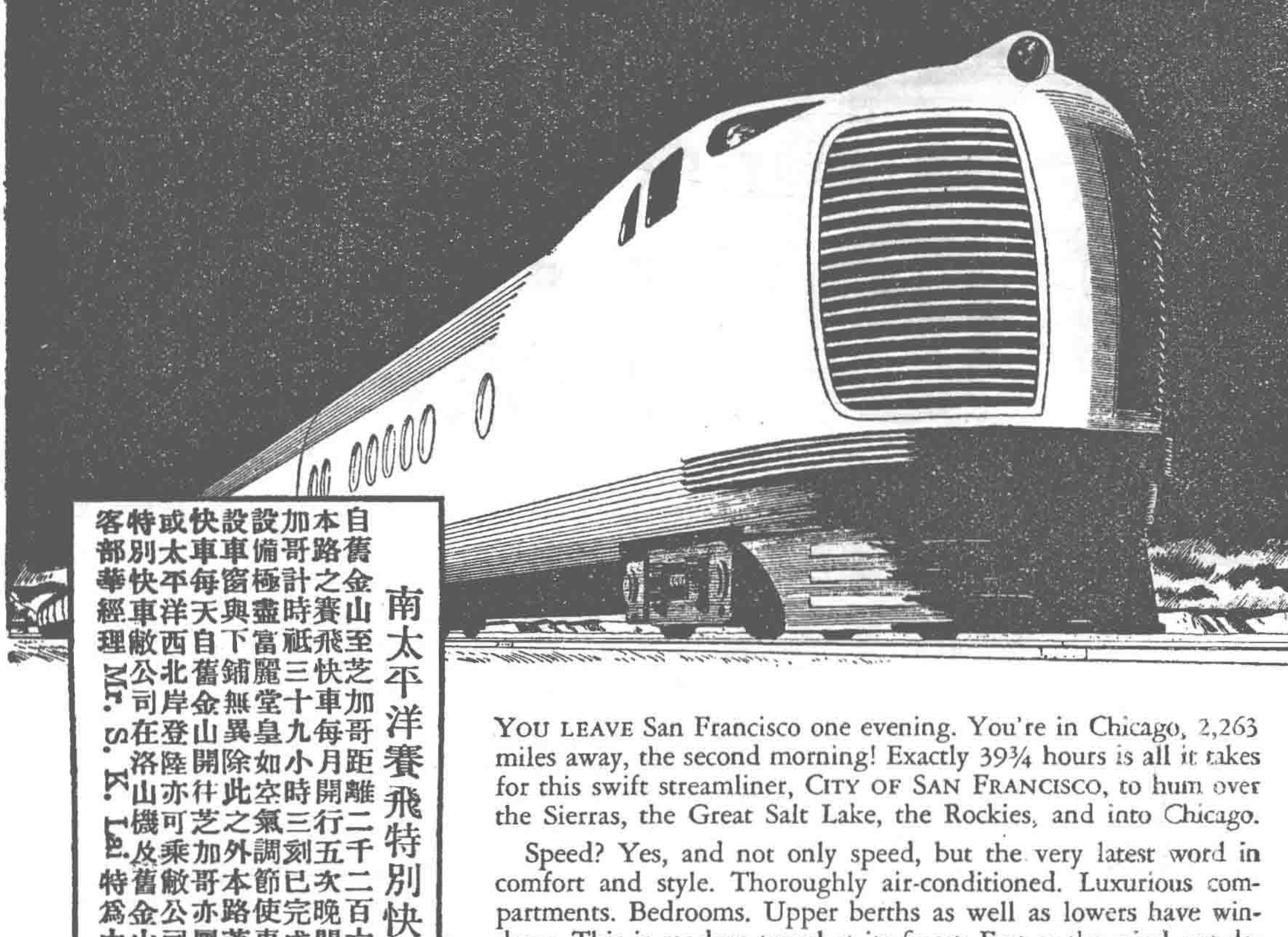
在十八日的上午，我和仲彝乘便去卸甲店，參觀永利化學公司硫酸錏廠。該廠規模宏大，在國內可稱特色。午後又與以文仲彝通九同去湯山溫泉沐浴；歸途遇大雨，路上別有一番風景。我們就於是日乘夜車返滬。



二九―〇六八

Bullet speed...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南太平洋賽飛特別快車

自舊金山至芝加哥距離二千二百六十三英里延途崇山湖水風景佳麗本路之賽飛快車每月開行五次晚間自舊金山開行第二天早晨即抵芝加哥計時祗三十九小時三刻已完成此漫漫長途非但速率極快且車內設備極盡富麗堂皇如空氣調節使車內保持適宜溫度其臥車之上鋪亦設車窗與下舖無異除此之外本路著名奧威蘭特別快車及太平洋特別快車每天自舊金山開往芝加哥亦屬設備完美之快車閘下如在洛杉機或太平洋西北岸登陸亦可乘敝公司之快車至舊金山街接賽飛快車或特別快車敝公司在洛山機及舊金山派有代表專爲旅客咨訊舊金山旅客部華經理 Mr. S. K. Lai. 特爲中華旅客服務

YOU LEAVE San Francisco one evening. You're in Chicago, 2,263 miles away, the second morning! Exactly 39¾ hours is all it takes for this swift streamliner, CITY OF SAN FRANCISCO, to hum over the Sierras, the Great Salt Lake, the Rockies, and into Chica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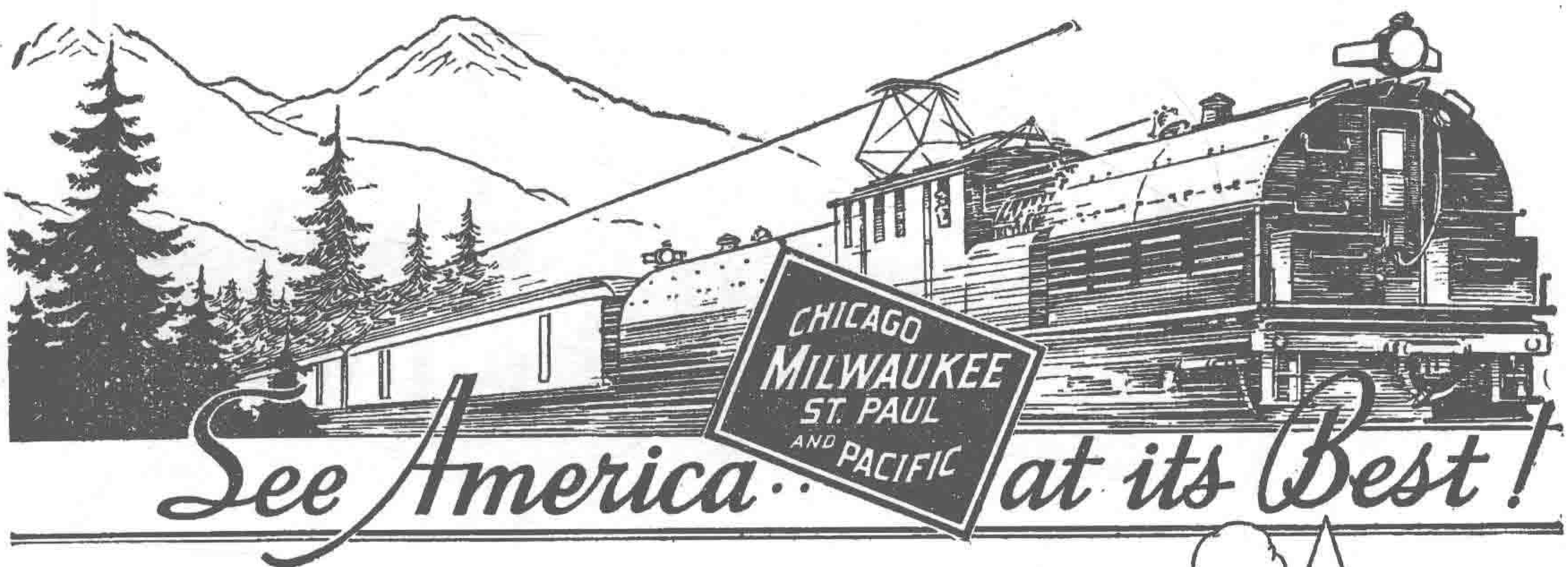
Speed? Yes, and not only speed, but the very latest word in comfort and style. Thoroughly air-conditioned. Luxurious compartments. Bedrooms. Upper berths as well as lowers have windows. This is modern travel at its finest. Fast as the wind, yet dependable, comfortable and *safe*. Five "sailings" a month.

Running over Overland Route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too, are two famous daily trains, OVERLAND LIMITED and PACIFIC LIMITED—second only to the streamliner in swift, comfortable transportation.

From Los Angeles, take our air-conditioned GOLDEN STATE LIMITED or SUNSET LIMITED via the colorful Southwest. If you land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take our air-conditioned CASCADE to California and go east from there.

Southern Pacific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all ships at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Feel free to call on them for advice about a trip east.







GO EAST FROM SEATTLE

VIA THE ELECTRIFIED

OLYMPIAN

EVERY CAR AIR-CONDITIONED



There's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long the right of way of The Milwaukee Road's famous Olympian. Cosmopolitan cities, millions of acres of forests, high mountain ranges and rich mining country, vast cattle ranges and the rich rolling farm lands of the mid-west.



And you enjoy the best of everything on the Olympian. Luxurious, modern equipment, the cleanliness and comfort of air conditioning, electric operation over four mountain ranges, courteous servi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raveling on one railroad—the only one operating over its own rails—all the way from Seattle to Chicago.

Lowest priced tickets for all classes of travel are good on the Olympian. The equipment includes observation-club car, standard sleeping cars, new type tourist sleeping cars, Milwaukee Road all-luxury coaches. Decide now to ride America's favorite transcontinental train.

乘坐本路歐林輧快車向東美進行其所經洛机山等諸大名勝秀麗雄奇全路六百五十六英里均以電力行車隆大之電力机車平滑沉靜不若其他燃燒机車煙囪中所吐煙氣煤屑惡氣之擾人也諸君曷一試之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nquire of Chinese Travel Service, your nearest steamship agent or any of the following Milwaukee Road offices:

Eric Marshall, Agent
90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 C.

F. G. Calkins, General Agent
793 Granville St., Vancouver, B. C.

R. F. Randall, Dist. Pass'r Agent
661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Calif.

J. F. Bahl, Asst. Gen'l Pass'r Agent
Seattle, Wash.

Geo. B. Haynes, Pass'r Traffic Mgr.
Chicago, Ill.

2622-15

The MILWAUKEE ROAD

AMERICA'S LONGEST ELECTRIFIED RAILROAD

甯紹台十日旅行記

訒庵

余自游雁蕩歸來，以天台與雁蕩齊名，欲往游者久矣，第以遊天台須由臨海陸行百里，乃達山下，憚輿行之勞，遂久久不往。近聞浙江公路已達天台縣城，距國清寺僅七里，乃決計於九月十八日偕內子同往，以十七霜降，十八後必有紅葉也。歸途幷取道甯波紹興，期以十日回滬。此十日中飽覽溪山之勝，霜林之美，庶不負此行矣！

十八日晴，先期由中國旅行社購定新江天大餐間船票二張，每張十二元，據稱五時展輪，遂於四時半登舟。睡艙兩鋪對面，旁有沙發，可以散坐。五時船卽開行，足見招商局近來開船鐘點，漸守信用，不使人浪費時間，亦可喜也！夜七時，與船員同飯，肴蔬甚美。飯後散步艙面，殘月漸升，而海風撲面，不能久立，遂歸艙閱報安睡。

十九日晴，晨五時半，船已抵甯波碼頭。先夕預戒船中代備早茶，以到甬過早，恐來不及上岸用點也。用點後，雇車到奉化汽車站，以甯波有三汽車站，故必須聲明奉化。每車小洋二角，行數里抵站，詢開溪口汽車，須七時三十分開，遂屬站中茶房代為買票，幷以鋪蓋衣箱等付之，給一收據爲憑。由甯波至溪口，每人八角七分，行李免費，比上車而汽車後面行李間空空如也，方以爲行李不及上車，此去到溪口再候行李送到，必不及更上新昌之車矣。七時三十分開，其經過各站如下：

段塘　石碶　櫟社　橫漲　前王　江口　橫谿　柳蕩
奉化　大埠　畸山

八時三十分抵溪口下車詢行李，則早已到站，蓋行李係另一車行，已先到矣，亦足見該公路辦事之敏捷也。詢新昌車站距站尚二里許，幸街道極平，皆洋灰磚平鋪，可以安步而往。到站購票上車，每人票價一元一角七分，獨行李不能免費，站中屬多購一票，始代裝入車頂。九時一刻開行，其經過各站如下：

三石　塔下　坮坑　下驛駐　上驛駐　六詔　晚香嶺
剡界嶺　沙溪　溪合　棠家洲　竹岸　紹周　西山　拔
茅

十一時十分到新昌，下車，詢開往天台之車，尚有一時許，遂在站

取所帶麵包火腿茶壺等就站冲茶啖之。以站處荒涼，除茶座外，別無可以購食之處也。此去仍經拔茅，行人多於拔茅，俟換車以溯行。沈崑三兄諄囑須到新昌換車爲宜，以新昌係起點之站，車位較寬，到此換車，庶不感擁擠之苦，若到拔茅，則新昌上車者，早已坐滿無餘地矣，此亦游人所不可不知者。十二時三十分開車，每人車票價一元二角，其經過地點如下：

拔茅　藍沿　赤土　旺竹　横板橋　横渡街　樓下　大橋頭　上西山　白鶴殿　新樓　何方站　泉亭村

二時四十分到天台縣小北門下車，詢國淸寺尙有七里，託站上代雇肩輿二乘，挑夫二人，每人三角，三時四十五分到寺。門前樹木陰翳，溪聲沸耳，且有古塔，爲隋時之建築。寺門口又有七如來塔，置列道左。過豐干橋入寺，知客海雲，寶慶人，邀游寺中。殿左卽方丈，有阮元書額，再東爲脩竹軒，卽宿其中，尙軒敞可住，鋪蓋亦尙潔淨，孤身來客，亦儘可住宿也。軒前有漏沙鍋，卽寺僧亦謂其已非眞品。殿前有三賢祠，供豐干，寒山，拾得三子，皆唐詩聖僧。更前爲三聖殿，有王右軍鵝字石刻，爲邑人曹掄選補書。此外尙有摩崖，倦極不及再訪矣。夜寺中備素肴六品，亦尙可口，託寺僧代雇肩輿二乘，明日上山，每輿輕者二人，重者三人，另挑夫一人，每人每日力資一元，酒飯鈔在外。

二十日晴，六時興，七時廿五分行，五里嶺脚庵，無人家，僅有一僧募化。五里眞覺寺，俗名塭頭寺，以寺內有智者大師眞身寶塔也。入寺循覽，殊無可觀；但門外有古井，名甘泉井。再西竹林極盛，間以紅葉，極爲有致。又五里陳田洋，有人家三兩，對山亦有紅葉，詢以何樹？則語音不通，殊難辨識。又五里龍王堂，有店鋪十餘家，輿夫索點心錢，以一元與之。又五里長明嶺，又五里何家溪，又五里抵中方廣寺，沿途紅葉極多。寺門東西，皆有瀑流。北流至石梁，合併穿梁下而過，卽爲石梁瀑布。石梁長三丈，對面有銅亭，寺僧晨夕履石梁而過，拈香而返，余輩只能循曇花亭門外石級而下，抵其東端，遠望興歎而已！然石梁厚逾二丈許，實不類石梁，無甯謂爲石門，尤爲愜當。其南卽諸瀑來處，其北卽瀑布，然亦不過一二十丈也。曇花亭有樓可下瞰石梁，坐此聽泉，最爲有致，其後卽大殿矣。越溪而過，下坡卽下方廣寺，殊褊小，無足觀。寺前臨溪，竹林最盛。出竹卽覩由石梁下瀉之瀑布，若能於此刪竹伐木，建一聽瀑亭，俾遊山者得於石梁下方飽聽瀑布，當尤佳勝。入寺用午飯。飯後卽上山，入上方廣寺，較中方廣寺規模略壯。有藏經閣，羅漢殿等，然亦不大。出寺又上坡，行里許，詢輿夫以銅壺滴漏，據言在中方廣後，詢以何不便道一往，則言再往，今夕必不及宿華頂寺，只好明日再往，時已近三時，遂亦聽之。又行十五里至華頂寺，遂使道至拜經台看落日，丹楓映日，至爲可觀。拜

經台爲天台絕頂，東望羣峯竦出，竊意可望日出及大海者，恐亦虛語耳！寒氣襲人，急下到華頂寺宿。寺爲晉天福時建，十七年甫燬於火，近始建佛堂客堂，其大殿及方丈，尙未動工。寺僧言：寺左右原有七十二茅蓬，近亦不過十餘而已。客堂卽在佛堂樓下，鐘梵震人，未明卽不成寐矣。

廿一日晴，六時興，六時四十五分行，八時三十分已抵中方廣寺，遂屬寺僧備午飯相候。仍穿曇花亭繞寺後，過蓋竹洞，天石刻，行八里至銅壺滴漏，亦不過水瀉入岩，繞岩下視之，則尋常一小瀑布下注於潭而已，無所謂滴漏也。再下行爲龍游梘，水行石槽中，懸想夏時水大奔騰直下，或似龍游，此時則渾不似矣。詢以水珠簾，亦不知在何處，後歸詢崑三乃知須由龍游梘下行里許，乃得見之。輿夫貪懶，誤人不淺。十一時十五分，到中方廣寺飯。又二十里，抵塔頭寺。東下坡五里，抵高明寺宿。寺亦智師所剏，聞智師講經，忽爲風翻，乃杖錫追尋至此，愛其峯巒秀發，乃營淨居，故寺內尙有翻經堂。大殿有鐵鑄佛像，後爲楞嚴壇，右爲不瞬堂，卽寓客之地也。翻經堂下有西方殿，壁嵌董其昌書楞嚴海印三昧壇儀碑，尙完好。寺中又出智師遺物，卽隋煬帝所賜袈裟及紫金鉢，貝葉經，鉢已缺一角，經用銅釘橫釘，僅能旋轉，不能繙閱矣。寺左有圓通洞，乘未暮訪之；至則僅一石橫架，不足者以人工搆木支拄之，但沿溪景色清絕，見伏虎及佛字石刻。

廿二日晴，六時興，六時四十分行，過圓通洞佛字摩巖，卽緣磴而下，路極陡險。抵平地後，緣溪而北，行八里，抵一木橋，輿夫謂卽螺溪，但遍覓不見石筍所在。乃過橋上山，輿夫指山旁一峯，謂卽石筍，望之殊不似。幸磴路寬平，仍上山，行盡處得石門坎，越坎下山十餘步，卽見石筍聳然特出。下行至溪邊，始見石筍一峯，與兩山分離，獨立其上，尖斜恰似紫籜未坼。沿途山色，頗似川江之瞿塘，而石筍卽灩澦也；特其下不能通舟而已。由石門坎下山，乘輿行二十里，皆平路，抵國淸寺飯。飯後行七里，抵赤城山，山石皆赤，信乎其爲赤城也。山洞極多，游香雲，瑞霞，華陽，玉京各洞，皆極偪仄。大抵巖石側出，外接以人工之樓閣，殊無可觀。玉京最高，再上尙有一洞，亦方建築樓閣，不及上。東行數百步，抵金錢池。池亦有螺，但有尾，與常螺無異，所傳高僧取去尾之螺，置池中復活，以後產螺，尾皆扁平者，亦殊不可信。下山，抵紫雲洞，較前諸洞爲高深，但建樓七間，幾抵洞頂。上樓見諸佛丈六金身，皆成三尺童子，亦可笑也！洞前芙蓉初花，間以蕉竹，淸景翛然，乃瀹茗而去。又行七里，抵濟佛院宿。監院慧求招待甚殷，云此爲濟顚僧故里，故建此院爲華頂寺下院；距車站僅數武，如晚車到縣，不及登山，卽宿該院，次晨亦可直達華頂云。院距小北門甚近，入城一遊，殊冷靜，但宗祠極多，足見風俗之厚。

廿三日晴，五時興，六時步至車站，甫開門也。六時二十分開，八時二十分到新昌，改乘溪口汽車，八時五十分開，未至沙溪，車機忽壞，煙霧迷漫，勉到沙溪，灌以開水，略加脩理，躭閣一時許乃行，十一時三十分到溪口。詢雪竇寺距此僅十五里。飯畢即雇肩輿入山，每人七角。二時行，二時四十分已抵入山亭。知客慈根爲言溪口至此可乘小汽車，每次不過一元八角五分，惜余不知也。仍乘原輿上山，過寒華，賜書兩亭。四時半抵寺，知客遠峯，蜀人，爲雇兩輿，乘未黑遊妙高台，台距寺二里，有蔣氏別業，上台俯瞰，諸巖巉出，紅葉爛熳，幾如美女簪花，臨風招展，愛不忍去。又循妙高路下至飛雪亭，則對面即千丈巖，巖壁削立；而寺前青鎖亭之水，沿壁直下，約四五百尺，若在夏秋雨後，此瀑當如噴玉飛雪無疑也。由此回寺，不過半里，寺左有新建築，聞爲旅館，尚未開幕，來歲重來，可不擾及寺僧矣。雪竇寺規模亦宏大，山門方在重脩，藏經閣前有唐梅晉柏，枝榦如鐵，若正月冒雪來此尋梅，亦佳事也。

廿四日晴，六時興，七時行，五里許至上隱潭，雙崖陡峭，中有石磴。下行二百三十餘級，至澗底，坐溪石上，仰視瀑布，自巖端下垂，儼如匹練，涼氣侵人肌骨，左右皆懸岩，間以紅樹，令人有出塵之想。坐溪石徘徊久之。上山，又行十里，到徐鳧崖，遠望巖石，下有一潭，四周無樹，毫無障蔽，風景遠不及上潭。輿夫憚行，遂舍之而至下隱潭，未至已聞泉聲，下山至潭上，見一洞突出，瀑出其傍，下注於溪，較上潭爲軒豁，若能移潭水使中流，由洞上直下，成水珠簾者，當尤妙。輿夫攜飯盒在此午餐，余亦出麵包水果啖之。又下山至千丈崖下觀瀑橋，逼視千丈崖之飛瀑，終惜瀑流過細，不及上下兩瀑多矣。下山，到入山亭，屬慈根以電話代呼汽車，乃竟無之。以溪口車少雇客多時，即無車應客，乃仍乘原輿行。二時至溪口，到胡萬昌飯店小憩。到車站詢二時半汽車已開，步行至文昌閣，一望依山傍水，當爲溪口最勝之區矣。四時十分附汽車行，五時十分到甯波，宿衛通飯店。此店新開不及一年，一切器具，皆採新式，夜飯於西粵樓，亦尚可口。枕上聞雨聲淅瀝，知明日游蹤，當爲雨阻矣。

廿五日晨興，尚有微雨，乃冒雨乘車赴甯嵊汽車站，乘九時車行抵育王，即入寺瞻覽，藏經閣，舍利殿等，皆極宏壯，聞寺僧四百餘人，信巨剎也。天雨已止，詢天童寺僅十五里，乃屬寺僧代雇肩輿兩乘價八元，先付，行十五里，達五寶塔，聞距天童尚十里，乃知爲廿五里也。十二時到天童寺，寺門有伏虎，景蒨兩亭，夾道松杉，間以叢竹，極爲幽靜。寺規模亦宏大，不亞育王。方丈圓瑛，莆田人，已陪林森赴滬，民國僧人，更不能不勢利矣。在知客寮一飯，即乘輿回育王，恰趁四時車回甯波，聞過五時，即無車矣。仍宿衛通飯店。

廿七日陰晴相間，晨七時三十分赴車站，趁曹娥火車，八時十五

分開，經過地點如下：

洪塘　慈溪　葉家　丈亭　蜀山　餘姚　馬渚　五夫
驛亭　百官

十一時十五分抵曹娥，過江，換乘五雲汽車，十二時十五分開，經過地點如下：

東關　涇口　陶堰　樊江　皋埠　東湖

一時到五雲，卽紹興府之東門也。寓龍江旅館，尚潔淨可住。飯後乘人力車出稽山門，行十五里，抵禹陵，已煥然一新矣。入廟瞻謁，并觀窆石亭及禹穴石紐兩石刻，又到陵下一望，卽出。仍入稽山門，沿城到五雲，呼舟至東湖，據云十里，而舟行不及四十分。東湖為陶心雲年丈所築，有小柴桑，小停雲館，水樂龕，聽湫亭，霞川橋，飲淥亭，仙桃洞，陶公洞，香積亭，萬柳橋，賓花鄰鳥館諸勝，惜倒塌過半，知陶氏之子孫微矣。仍掉舟回五雲，乘車到一一新京飯館，飯有越雞及雞腰，皆極美，越雞肥嫩，而雞腰尤勝，據云為紹興特產，不特他處不易得，卽紹興尋常小館，亦不易求也。

廿七日陰，六時興，七時赴五雲，乘五娥車到樊江，僅十五分耳。買舟遊吼山，雖云距車站三里，行一時許始至。入傳巖小築，則所謂雲蘿洞，萬寂庵，皆在其中。庵洞皆人工鑿石而成，與東湖同，特下僅小池，不如東湖幽邃也。出門，循田塍登山，觀雲石墩，棋枰石，瘦削孤立，上覆橫石，一如棋枰，亦有奇致。仍棹舟歸樊江，乘車歸，又飯於一一新，食鱸魚極肥美，蓋湘湖名產也。十二時赴紹興站候車，一時四十五分行，其經過地點如下：

西郭　尊儀　彌陀　柯橋　阮社　秦望　錢清　衙前
吟龍　莫港　轉壩　蕭山　西興

二時四十五分抵江邊，經木橋二里許始達義渡，又候小輪來拖，渡後又經石橋里許，始達三郎廟，換人力車赴西湖飯店，而寗紹台十日之游，於此終了。

今綜所經，為讀者告

一由寗波赴天台，半日可達，若自雇汽車，可以直達國清寺，且無須半日，但車價須貴至數倍而已。公共汽車每人僅三元有奇也。

一天台遊程，二日可了，第一日多上山，宜由國清寺至螺溪觀石筍，飯於高明寺，下午上山，宿華頂寺。第二日多下山，由華頂寺到中方廣寺，觀石梁後，再觀銅壺滴漏，龍游視，水珠簾，回中方廣午飯。午後下山，遊眞覺寺，後宿國清寺。第三日卽可回寗波，若欲遊桐柏宮瓊台雙闕及赤城者，須延長一日。

一天台車站赴國清寺僅七里，轎金每人三角。國清上山每人力金一元，在各廟食宿，均由寺僧供應，故酬金宜從豐，鄙人此次連夫共八人，每飯給五元，每宿十元，固不為豐，然亦不甚菲矣。

一由甯波赴雪竇，宜直乘小汽車，雖貴而時間較省，若在山無甚躭閣，可趕當日輪船回滬。入山寺到各處遊覽之轎，可託知客代雇，具有定價。

一雪竇名勝以上下兩隱潭為最，便道游妙高台，千丈崖，觀瀑亭，半日可了。

一育王寺可坐小汽車。天童非坐轎不可，可託寺僧代雇，每人來回約一元六角。

一甯波赴紹興，以火車為安逸，聞亦可坐小汽車。紹興南北皆有公路，更可坐汽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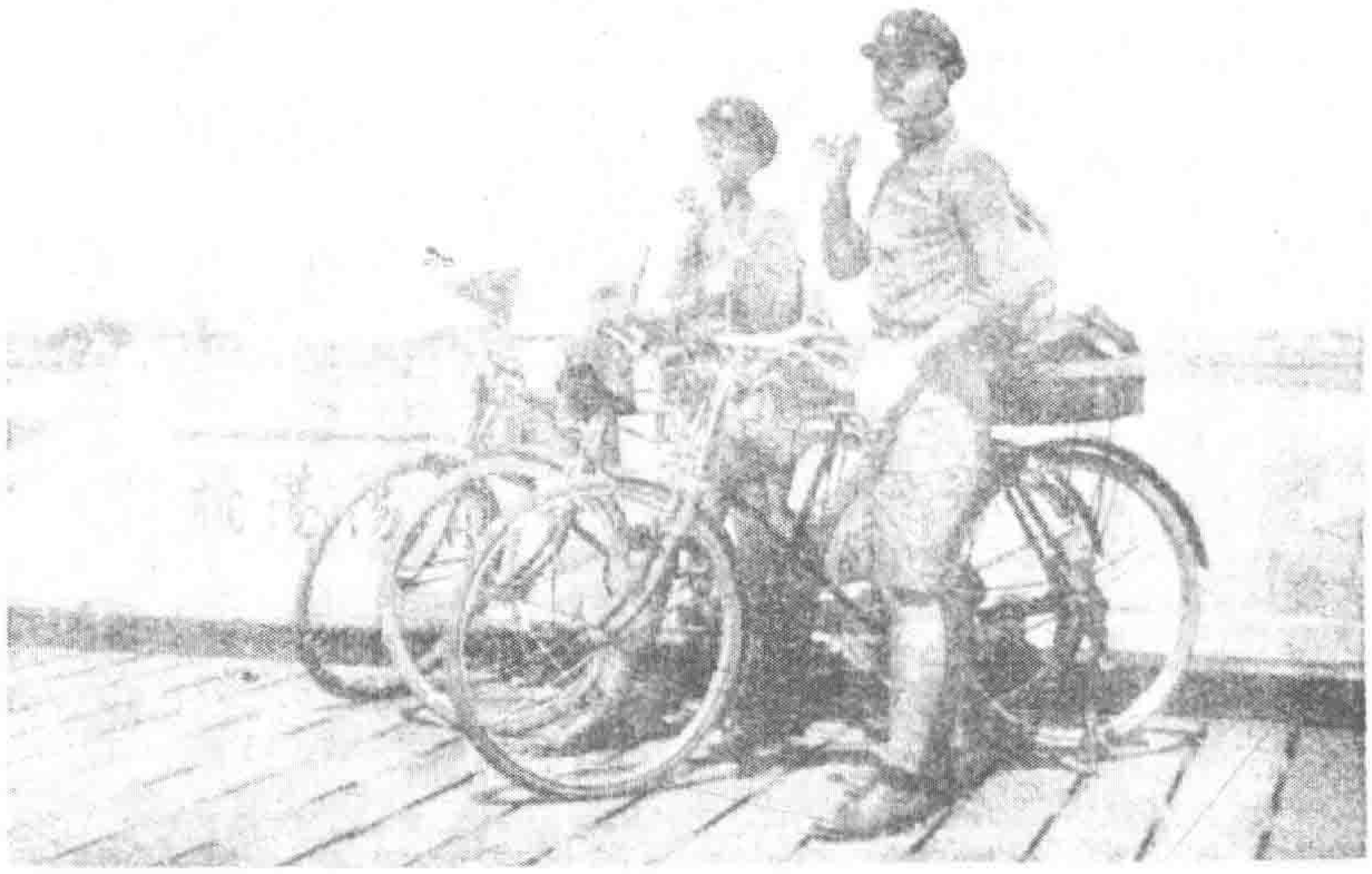
一紹興名勝，不止禹陵，東湖，吼山，尚有蘭亭，柯巖，鑑湖，快閣，香爐峯等處，視游客時間是否從容為斷。

新魯濱生飄流歷險記

近有中國商人一行因航海中途遇風飄流荒島，幾至全數喪生，嗣幸得一日本漁船營救一部分始獲生還。其經過事實至曲折饒有情趣，蓋宛如歐美小說中之魯濱生也。

事緣有廣東商民九人，雇一民船自香港駛往西貢，船內滿載貨物，擬于抵達後出售圖利。船抵西貢後貨物旋即得善價而沽，每人獲利達五百元之多，於是仍乘原船返粵。乃舟抵安南灣外，巨風突作，濁浪排空而至，舟乃被吹失其定力，經兩日夜之飄流，抵一荒島，舟亦觸石破碎。諸人財物蕩然無存，不得已姑登島候援。島中空無人烟，亦無植物，尋覓良久，始得一椰子樹，諸人兩日不得食，取椰子果，復未幾椰子已盡，乃食椰葉，葉罄乃食樹之本身，終不得一飽。若輩知不死於風濤，留居荒島，終必因不堪饑餓而死，乃入海捕魚蝦為餐。不幸其中二人以不善游泳而慘遭滅頂，未幾另二人以不勝饑疲而逝。九人中遂亡其四，餘五人悲不自勝，以手握土，得將四尸埋葬。其苦痛蓋非常人所能夢想者矣。

如是者日復一日，五人亦瞑目待死，蓋糧盡援絕，私計萬無生理。詎知絕處逢生，垂死之五人忽一日遙覩一日本漁船直駛而來，諸人訴述顛末，漁人乃一一拯起，搗帆直駛菲列濱之馬尼剌。蓋該荒島已距菲列濱不遠矣。後五人由馬尼剌乘大來輪船柯立芝總統號回抵香港，始慶更生，親友聞訊探視，無不喜出望外云。



青陽港橋上喫大餅

蘇皖脚踏車旅行誌

顧會允

第一日自吳淞出發過崑山到蘇州第二日自蘇州到無錫沿太湖到宜興第三日自宜興過溧陽句容湯山到南京第四日沿京蕪公路到板橋住宿第五日到采石乘輪船渡江到和縣再乘車到巢縣第六日到合肥

（一）前言

在沒有放春假之先，我們幾個人早已計劃如何的出去旅行，一面是賞鑑這大自然在春光中的美態。一面是如何可以使得我們的身心在春光中活躍，再一面便是如何可以使得我們對於我們的國家在春光中認識與接觸，而且是身臨其境的見到我們所不曾見到的一切景物。更預計節省經濟練習吃苦的精神。關於這一種的旅行我們才認爲美滿。

當然，要照這個計劃去旅行的話，這一飛而過的火車是不實用的了，但是走吧，却又覺得太慢了一點，時間也不允許我們這樣的去做。當然最好的工具只有脚踏車了。

提起脚踏車，我們自然而然的會狂喜起來，因爲利用脚踏車我們跑過的地方已經不知有多少，在去年我們曾到過杭州西子湖，我敢說，坐火車去逛的决沒有我們騎脚踏車沿錢塘江杭州灣這一帶去的有意思。（而同時西子湖也是一樣

二九一〇七七

可以逛到。）所以我們在無形中得到了許多額外的美景和許多小城市裏面的一切情形。

現在暫且閒話少說，先說我們這次在春假中準備去的是什麽地方。說也奇怪，將要放春假的時候，有幾位談騎腳踏車去旅行的同志，竟另約旁人去參加別個團體去旅行了。最後，只剩了我與一位周君和一位吳君。無意中周君說，到他的家鄉去。我與吳君却也會不約而同的連聲叫「好。」於是我們的目的地便是周君的家鄉——安徽合肥縣了。

有的同學，都認爲驚奇，有的同學認爲我們的這種精神可佩，有的在那裏呆聽，認爲我們這種旅行是不能成功的。但，我們還只認爲所走的地輿是太小，我們覺得凡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對於我們中國的土地，都應腳踏實地的去考察與認識。假若我們中國的青年都會腳踏實地的去過一次東三省，我們現在決會更深切的在時時想念東北一切的偉大以及對於國家的重要，我們決會，更使自己努力，以求將牠光復轉來，這種印象與決欲收復的這種決心，便只有「腳踏實地的旅行」才能贈給我們的了。

（二）出發（第一日）

昨天預備好的背包及腳踏車，今天已都很興高采烈的將它背起推着腳踏車走出宿舍來。

在昨天我們對同學說過，七點半升旗才走，但今天爲什麽六點多鐘便要出發了呢？理由是很簡單，因爲我們認爲這一個小小的旅行，就值得讓人歡送嗎？我們自已覺得有點太難爲情。但事機不密，當我們騎車剛到大門口時，他們把昨天準備好的鞭炮都已放了出來，我們脫帽表示感謝，帶了他們所贈給我們的勇氣，車輪滾滾的前進了。

我們三人的裝束都是相同的，短褲，綁腿，背上都背着一個背包。路上的人都向我們注視，或者他們也會知道，這是春天來了，路上應有的一點點綴。

許多路上的人，論說也都不同，有的人說我們是童子軍，有的人說我們是兵士。路上鄉間的小孩，都在叫着「外國人，」但偶然也有識字的人，會見到我們領邊上掛着「同濟大學」的領章。一切都是偶然的，我們從沒料想到會得到這許多不同的稱呼。

車輪是不停的滾，兩腳是在不停的踏，我們並不想像今天過了還有幾天的騎踏呢。的確，我們從吳淞出發經過了新上海的馬路與公路後，使我們不自覺的已到了南翔，在這里我們可以抬頭，便可見到那指示牌在告訴我們從此地到蘇州是有七十三公里。我們的計劃是預備今天踏到蘇州住夜，現在我們見到只有七十三公里，心中大大一爽，預計在下午二點鐘可以到蘇州。

我是担任紀錄的工作，所以每過兩三橋或小鎮等，便要下車紀錄一次。在這個時候

他們兩位也便得了個機會休息一次。並且手還不住的往乾糧袋中去摸出大餅來嚼。這大餅是在昨天預定做的，每個大餅是三斤，共做了兩個每人各得兩斤。周君在不住的說：「這大餅眞香！」

周君的車，已在開始不順手了。車子時常要壞，時常要修理，被他費掉的時間眞是不少。我與吳君耐不住的要責備他，怎麼今天出發車子便時常要壞呢？那麼以後的幾天，車子一定要散了。於是我們讓他在我們兩人的中間騎行，省得他車子壞了而我們還不知道，使他落伍。

我們三人，吳君是我們三人團裏的團長，周君是庶務，我是紀錄。

因爲周君的車子時常要壞，所以是時停時行，時間上當然是受了很大的損失。但好在我們騎的速度很快，所以在一點多鐘的光景已到了青陽港橋上。這時我們已流汗了，太陽已將從頭上晒下來。我們將制服脫下綁在車上。預定在崑山吃中飯。

因了要想吃飯的關係，車輪飛也似地前進着。果然，前面已可隱約的見到一座山，我們更忘却了疲倦，奔往崑山的目的地去。山確是愈顯愈大，並且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們過了一座所謂正陽橋以後便已到了崑山縣了。可是這崑山却還在前面坐着呢！



在太湖邊的一座亭子裏

沒有疑問的，我們三人已在就近的一個茶館坐下來了，各人拿出各人的大餅，夾了鹹菜大嚼了一頓。凡是坐在這茶館裏的人沒有不向我們注視的。吃完，我便掏出帳簿在上記了茶資大洋二角另五枚。

所謂『中飯』便是這樣的吃了一頓，現在是什事都沒有了，只有到『蘇州』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

雖然周君的車在途中時常的壞，但在三點三十七分鐘的時光，已到了此公路（滬蘇公路）的終點。在此地我們又可以見到一指示牌，它在告訴我們從此地到蘇州城尚有二公里。現在，我們又將制服穿着起來，準備進城。過了齊門站與兩座橋以後，我們已進入

了蘇州城了，一眼而得見的便是一座直立的塔。在平時，常聽到彼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現在總算已身入其境了。但是，是否等於天堂呢？我們却感不到所謂天堂的風味來。這或者是祇有詩人才有這靈敏的感覺吧？

我們是住在蘇州中學的，因爲我們帶有公文及證書等，凡是學校或機關等，都可想法住下的。並且又承吳君的一位朋友熱烈招待，我們更感到非常快活，無形中又多了一位蘇州的顧問。接着我們又從椅上站起來，請他帶領我們參觀他們的學校。的確校園是很大，風景也很好，並且我們又在他們學校的一座樓閣上，觀覽蘇州一部份已被稱爲『美景』的區域。

晚上餐後，我們又逛了逛蘇州的街市與夜景。晚上九點鐘，才鑽入『不是我們自己的被筒』裏去睡覺。一天消耗去的精神，準備閉眼將拖收回來。

（三）一條有趣的公路（第二日）

早晨，我們騎着昨天已被修理過的車子，準備與這和天堂相媲美的蘇州告別。

出城不多路，我們已在一個茶館裏坐下了，吃了些油條火燒，做爲發動的原動力。並且在這時，計劃如何到無錫去的路途。從蘇州到無錫是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沿鐵路走，另一條是走蘇錫公路。但是因了蘇錫公路是繞常熟而走的。而鐵路却是直達的，所以決計沿鐵路走，可以少走幾十里路。

使我們出於意外的，便是這沿鐵路的狹小土道，太不平伏了，車子是拚命的跳，屁股非但受了痛苦，而車子亦受了很大的創傷，並且速度也慢了下來，因爲這速度與車子跳動是成正比例的，換言之，與屁股所受到的疼痛也是成正比例，顛痛不說，還有最討厭的便是要時常上下，因爲鐵路旁是免不了有種種障礙的，如揚旗等等，並還有那每過一二里地必有一座橋樑，這些非但上下不方便，並且還要把車子槓到對過去，在行走時，又要小心，因爲底下便是河呵。這種難過，這種遲慢，使得我們三人都滿口叫寃。却是情願多騎幾十公里沿那好的公路走，而不情願走這顚簸不平的土道。因爲時間是一樣的消耗，痛苦却吃得還要多。

有時那一列列的火車在我們身旁飛也似的過去，煤烟與塵土刮向我們的臉上來。

意外的事順着也便發生了。當我搬運車子過某一座橋樑的時候，忽然發現綁在車後的一件制服不見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爲這張已被計劃好的地圖及路上一部份的費用等，都在這件衣服的口袋裏。「小周！你怎麼這麼糟糕？你在我後面騎，怎麼我衣服掉下來你都看不見呢？」我責問周君，並且接着又說，「我們兩人趕快回去找去！」周君也不說第二句話，調過車頭便回去尋找。

總算是運氣還好，那修理鐵路的忠實的

工友，已將這衣服拾起，放在他們工具的一邊，等候失者來領。我們是再三的感謝了他們。周君從袋中拿出了一盒已開動的香烟送給了他們吸。他們起先不願接收，好容易才接收了的。歸根結底，衣服之所以要掉下來，也便是因了路太顚的緣故，因爲振動太利害，才把這綁衣服的麻繩磨斷的。

將近無錫的時候，吳君的車胎漏氣了；花費了一個多鐘頭才修理好。從蘇州到無錫雖然沿鐵路才四十五公里，但是當我們到無錫的時候已將近十二點鐘了。我們便在附近的一家飯鋪中坐了下來，叫了三客客飯，總算吃運尙佳，菜飯都很好，價錢還算便宜，所以這頓飯吃得很滿意。我們在這吃飯的時候是已決定下午決不再沿鐵路走的計劃，情願多走一點而沿公路騎下去。

飯後，逛了逛惠山梅園及太湖等處，關於這裏的詳細情形，假若要詳詳細細寫出來的話，恐怕又要四五頁紙。並且關於這三個地方，別人做的遊記已很多，我在此便不再多贅述了。

直到下午五時，我們才開始從無錫開往宜興去。在上午，我們雖非常失意，但現在却又開始我們所認爲滿意的事情了。

我們對於這條公路，在我們三人都認這是第一次所遇到的一條有趣的公路。

這時太陽已將下山，一個赤紅色的圓的太陽在我們的面前出沒着。在左邊是太湖的一片青綠色的水。在右邊是一座座的高山。這條公路是依一座座的小山所開闢成功的。路是順着一座座的山一上一下的，所以有時我們忽然在山頂上，便同時却又轟向山下來了。在上坡的時候忽然很吃力，但是上了坡以後，再望下傾視的時候，心中大大一爽，這眞是一件說不出得意的事情，並且這裏有的是清秀絕佳的風景。這還暫且不提，剛才說不是上坡很吃力嗎？但是當下坡的時候，眞是有說不出的妙，非但兩脚不要騎，而且他的速度要比汽車開足了馬力還要快。那眞是危險極了！假若兩手沒有把車把拿妥的話，那確眞是性命交關，幸虧這裏沒有行人，否則還要担憂呢！我們所認爲驚奇的，所認爲有趣的，就是在公路上一上一下的斜坡之高和斜坡角度的大，這確是我們第一次所遇到的。有時傾斜着轟下去的時候有一二公里之長，眞是罕有痛快的事情！所以我們上坡的時候並不感到疲倦，我們還希望牠再斜得多一點，因爲過了這剎那間的痛苦，後面又有更多的安慰在等着我們。

像這樣一上一下的大山坡，約有二十個左右。當我們上了第一個山坡以後，便能在這山坡的尖端見到第二個山坡的降臨，我們的好奇心更會使得我們忘了疲倦的往前奔馳。我們在沿路上，不住的誇獎這條公路的有趣，與建築的偉大，並且還準備第二次再到這沒有人注意的有趣的地方來。

過了這段連綿的山坡以後，便又是平伏的道路了。這時太陽已在漸漸的落下地平面去，而月亮却又在慢慢的更替着出來。這天幸虧是有了月亮，否則到宜興去的希望還很成問題。

晚上八點多鐘才到了宜興。三個多鐘頭騎了六十三公里，我們還總算滿意。因爲天已很晚的關係，不便再去找學校勾留，所以便在一家旅館中住下了。

（四）拚命掙扎到南京（第三日）

早晨的霧尚未退盡，東方尚未發白，我們便已起來去逛這有名的宜興山洞。

逛完了以後，便又走上這所謂京杭國道的公路上來了。這裏也有指示牌在旁邊站着，上面寫着：「宜興↓南京160公里」我們三人都說：「好，今天非把這一百六十公里一氣哈成！非到南京不解。」

太湖的綠波，還時在公路邊出沒着，太陽已發出很紅的光，我們渾身都感到舒服痛快，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叫做疲倦，什麼是叫做萬惡的世界？這世界上不是都很清秀明媚的嗎？

京杭國道，都是用石子舖砌的，雖然地基是比較妥固些，人工是下得多一些，但當車子在上面行走時，却並不感到舒服。萬幸是旁邊有比國道尚平的行人道，所以對於脚踏車還並沒有發生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這天天氣雖然很好，但是風却是刮的迎面來的風，所以當十一點半踏到溧陽縣的時候，汗已滿頭，並且便在這裏吃了中飯了。

飯後出城不遠，因爲太陽晒得很熱，並且飯後總覺得不應當太運動過度，所以索性都各自找了一塊草地，在路旁躺了下來。春天的太陽晒在我們身上，使我們留戀着不想站起來。

足足有一個鐘頭的光景，我們才又騎馬上陣。這裏雖然公路也常在山坡上一上一下，但是斜度與風景是比昨天差得多了。當我們六點多鐘到達句容的時候，這裏有一個傾斜得與昨天同樣利害的山坡。這還記很清楚，從這山坡上不要踏一脚便可直衝到句容公路的終點。

發動機中的煤已又用盡了，所以不得不在句容吃頓飽餐。準備連夜趕路到南京去的原料。

天已黃昏了，月亮又上市了，這迎面來的風刮得比白天更要大些。上氣不接下氣的我們，也只有咬緊牙關，拚命前進的一途。尤其是當逆着風上山坡的時候，更是費力，有時僅差一兩步便可到達山頂了，但是不掙氣的車子與人却就倒了下來。下坡時心中又含着恐懼，恐怕走錯了路而跌向障礙物上去。

漸漸見到前面有燈火了，但是這裏還不是南京城呢，這裏只是離南京城還有三十公里的湯山。從湯山附近起，這裏已不是石子路也不是煤屑路，而是不顛不跳的柏油

路，在叫苦連天的我們，在得到這一點的恩物時，已比剛才愁容不展的我們好得多了。

「不就這二十多公里嗎？拚命到底！」吳君在喊叫着。

「不拚命也要拚命！」小周也在喊叫着。

「好，就拚這條老命囉！」我也在旁邊插嘴叫。

三個人就好比瘋了似的，無知覺的前進。「勝利」二字似乎已在喉嚨口等待着我們將牠喊叫出來。但在沒有喊出勝利的時候是只有前進苦幹！

兩旁的山，在陪伴着我們前進。有時還遇到幾個雄糾糾的兵士，在公路上走，注視我們這三個半死不活的人。

「前面就是南京城，看見沒有？」

「性命有了歸宿了！」

「最後的掙扎！最後的勝利！我們的首都南京！」等候在喉嚨口的「勝利」二字到這時才喊了出來！

（五）板橋小住（第四日）

這已是出發後的第四日了。上午我們在南京找了找同學與朋友，逛了逛街道和馬路。直到下午三點鐘才出發趕往采石磯去。

這條公路是京蕪公路，也是用石子舖砌成的。當然車子在上面走是很顛的，那麼兩旁的人行道吧！也是一樣的糟糕，因為被騾馬及小車等壓得一高一低，一樣的難走。

行不多路，來到了這板橋的地方，他們兩位的車胎都漏氣了，萬幸前面是一個農村服務社，我們向他們借了一個臉盆，弄了一點水，準備試驗這車胎是什麼地方漏了氣，將牠補好！

這時，驚動了好奇心的他們，都跑出屋外來探問我們，尤其是當他們聽到我們是從吳淞出發到此地來的時候，都誇獎不已，他們對我們都很表同情，並且慰問我們在路上一切的情形。

他們那裏面有位楊先生的，一定要我們和他們合照一張像。留作紀念。這當然我們是很高興的，因為這尚是我們第一次在途遇到的同情與我們的朋友。

無意中他們問起我們是否有位馮玉祥先生的女公子在我校讀書。我們便對他們說，她並不是在我們校中讀書，僅是作工而已。於是他們便告訴我們，他們在從前俄國莫斯科的時候，尚是同學呢。從這裏我們三人與他們的談話便由此開始了。

當我們車子修好的時候，天色已將近黑下去了，我們將面盆還了他們並且向他們致謝，這時，他們那屋旁已有人出來搖鈴，於是他們都一踴而上，上去吃晚飯去了。

在我們正欲騎車走的時候，好像是他們派下來的一位代表似的，要求我們也上去吃頓晚飯。奇怪，我們三人便會同聲叫道「好！好！好！」的跟着上去了。這是因為我們的肚子確是餓了，並且我們也相信他們是出於誠意的。

三人上去，不客氣的便坐了下來，也不相讓的拿起碗來便吃，吳周二君吃了五大碗之多，我却只吃了四大碗。當社長從外面囘來的時候，飯都已被我們吃光了。

社長先生是一位很樸實而和氣的先生。他穿的是一身布衣服，人很胖，臉上有麻子，被太陽晒得黑紅黑紅，他現在便是剛從鄉村裏面囘到此地來。

社長先生一定要求我們再勾留些時候吃了些麵再走，因爲他還相信我們一定還沒有吃飽，社長先生很佩服我們這種長途的旅行，並且他還說出他從前所旅行過的地方，差不多中國所有地方，他都曾經去過，但是使他最難過的，便是新疆沒有去成，他從前曾經努力過若干次，都沒有一次去成，直到現在，他還在想着種種的方法能去到新疆。談到這裏，我們都驚訝起來，我們都在問「爲什麽？爲什麽？」的理由，因爲我們本來是準備今年暑假到新疆去的啊！社長先生看到我們對於旅行是這樣深切的起勁，所以他便說：「我們既都是旅行同志，不妨今宵住在此地，談個痛快！」我們因爲很急欲要聽關於新疆的一切事情，所以三人都帶笑的說：「好！好！那麽我們也就不客氣了。」於是我們三人出去把車子推了上來，安排妥當。把背包等放在一旁。

社長先生親自到廚房裏去做麵片，並且請我們去再吃几碗，我們再三推辭，請他不必客氣，但是總結是每人又都吃了兩碗。

餐後，談話便隨此開始了。

中間是一張小小的圓桌，上面放着一盞煤油燈，一把茶壺，一大包花生米和一大包瓜子。四面圍坐着有十餘位先生和一位女士。社長先生都已替我們一一介紹過，這里，各色的人才都有，並且都曾到過外國考察過。

社長先生談到他所欲去的新疆便精神百倍，他說現在新疆所以不能去，便是因爲某某在那邊的勢力很大，深怕有人去偵察。所以外來的人是決難能踏入新疆邊界一步，他會不講理的把你打死。

「那麽新疆眞是無法可入嗎？」我們發言問。

社長先生說，去的方法當然是有的，第一是跟隨天津的商人同往，但這須要與商人接洽合適才能去的。但假若冒充商人是進不去的，因爲他們那裏的商人是有數的，所以冒充是決難的事。第二是用考察的方式，但這是須要得到彼方的同意與考慮。若卽使可能的話，是絕對沒有自由，他隨時隨地派人監視你。除此而外是決沒有其他辦法可想。

談到去的路線，假若是由內地進行的話，那就等不到你到新疆便要餓死，在從前，每到八十里地或一百里地的時候，便可在中途遇到一口井，當你遇到這口井的時候，便是今夜的歸宿處，在井旁並且還預備着一

個牛皮口袋，可以打水上來喝，這水便是唯一的生命！在中途是決沒有什麽糧食可以買到的。但是現在井是已被堵塞了，那就表示說，這裏並不需要你來。但是商人怎麽去的呢，他們便是坐火車繞俄國而去的。說到這裏，社長先生給我們介紹了一位難得的朋友，他便是曾去過新疆。於是這位先生便給我們講了許多那方面的風俗情形及婚姻制度等。我們聽了都很出神，但是因爲節省篇幅起見，不再多談了。

社長先生曾與我們講了許多不是關於旅行的事，在這裏也只好割愛不提。

（六）奔往目的地去（第五六日）

早晨，聽到對面傳來的軍號聲，我們便都起床了。出發的時候已是七點鐘，我們再三的謝了他們社裏的諸位先生，與他們告辭前進。

在路上，我們談起昨天會住在板橋的事，自己都覺得奇怪，同時，我們感到他們社裏的生活，更使得我們羨慕。

在上午八點多鐘趕到了釆石，巧極了，輪船剛剛要開，於是我們都上了火輪，渡江到和縣去。

到了和縣的碼頭以後，路是壞得一塌糊塗！比以前一切的路都壞，我與吳君都帶着不滿的口氣對周君說：『這就是安徽的公路嗎。唉！在吳淞鄉間種田的小路還要比這平整呢！』

下午從和縣出發經過含山到巢縣去的時候，這路眞是糟糕極了！所有的路都是黃土路，下了雨以後被騾馬踏得高高低低，地上好像是人臉上長了麻子似的，車在上面行走的時候，顚得車與人難受不堪，不進吧，簡直是無法可想，前進吧，車子與人眞是有點吃不消！

快到巢縣的時候，周君在途中遇到了在中學時的一位校長先生（現任巢縣縣長）大家都寒暄了一番。並且這位校長先生告訴我們，在我們已走過的那個小鎭上有一個溫泉，並且邀約我們再一同去。我們因感到很須要洗一個澡，所以不客氣的去了。

校長先生非常客氣，我們住在巢縣的旅館費都不要我們出。我們早晨起來便去與他道謝告辭。

今天是已第六天了，我們拚着命頂着風一口氣踏到合肥目的地。高興嗎？倒也並不怎麽感到高興。因爲這早已預料到是一定會到此地來的。

這裏，便是周君的家鄉。那一天無意中周君說了一句到他家鄉來而想不到眞會騎了脚踏車安然來到此地。

周君的雙親弟妹等早已在等候我們的到來。不成問題的，大家又多痛痛快快的吃了好幾頓大餐。

晚上寫了一個明信片寄到學校來，上面最要緊的一句話是：「我們今天上午已到了合肥！」

（註：關於周君的家庭情形及合肥的名勝，本來都想把他描寫出來的，但是因了敝人的時間所不允許，所以不能在這次記錄下來。）

（七）歸來

現在我們已經歸來了，我們現又已照舊的夾着書本到課堂裏去聽講了！

在安徽使我們感到印象最深的，第一是沒有好的道路，因為沒有好的道路所以交通很不發達。這裏有一條淮南鐵路，只見有四等車，上面還加寫了「平民車」三個字意思之間好像說頭等車便是「貴族車」可惜我們還沒有見到頭等車，第二是老百姓異口同聲的在說安徽保甲制的辦得未盡完善，他們說：「保甲是做了大官賺得大批洋錢了！」我曾聽得一位朋友在安徽講：「保甲這個制度是很好，但是對於人選方面也須注意。」這句話我認為很對：第三是吸大烟（鴉片）到處風行，在合肥有一個抬轎的告訴我們，凡是在安徽抬轎的人，一百人中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不吸大烟的；他們都很內行，無論到那個村莊，那一個碼頭都可以有烟吸，都可以想法子找到烟吸。由此我們就推想到私設大小烟館之多少了。第四是土匪時常出沒，騷擾民衆。以上這種種的情形都是安徽的人講給我們這外來的人聽的。希望政府方面對於這幾點，要特別注意才好！我們相信，在新生活下的新中國，沒有自私自利的人的立足地。

（完）

特殊之人材

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為世界影業巨擘之一，其中搜羅之各種人材，洵屬無奇不有，而最為特異者，尤無逾於一專司水菓加蠟之美術員，其人名伯納羅傑，凡影片中有須用水菓攝入者，事先均須經伯納羅傑之加蠟手續，渠每日工作，備極忙碌云。

據伯納羅傑語人，攝製影片，其分工至微，雖一草一木，皆須注意及之，每攝一片，其中之有水菓者，此項水菓，絕對不能以假製之贋鼎充數，然又不能以眞菓應用，經多年研究之結果，乃由渠發明於眞菓之外，先加少許蠟油，使其光彩煥發，然如何可使該菓之光彩色澤合度，殊非易易，每次加蠟，必耗數小時之時間，始可獲得滿意之結果。水菓之中，日常攝入最多者，當推香蕉，蘋果，蜜橘三種，而尤以蘋果之處理手續為最難，色澤調和，攝入影片後，放映時始令人一望而感覺其新鮮可口，否則即有呆滯失眞之感云。

按水菓加蠟工作，視之似屬易易，惟好萊塢各影片公司之傑出者，僅伯納羅傑一人，其餘各公司之從事此道者，皆出渠之門下，儼然一專門技術人員焉。

美國聖太飛鐵路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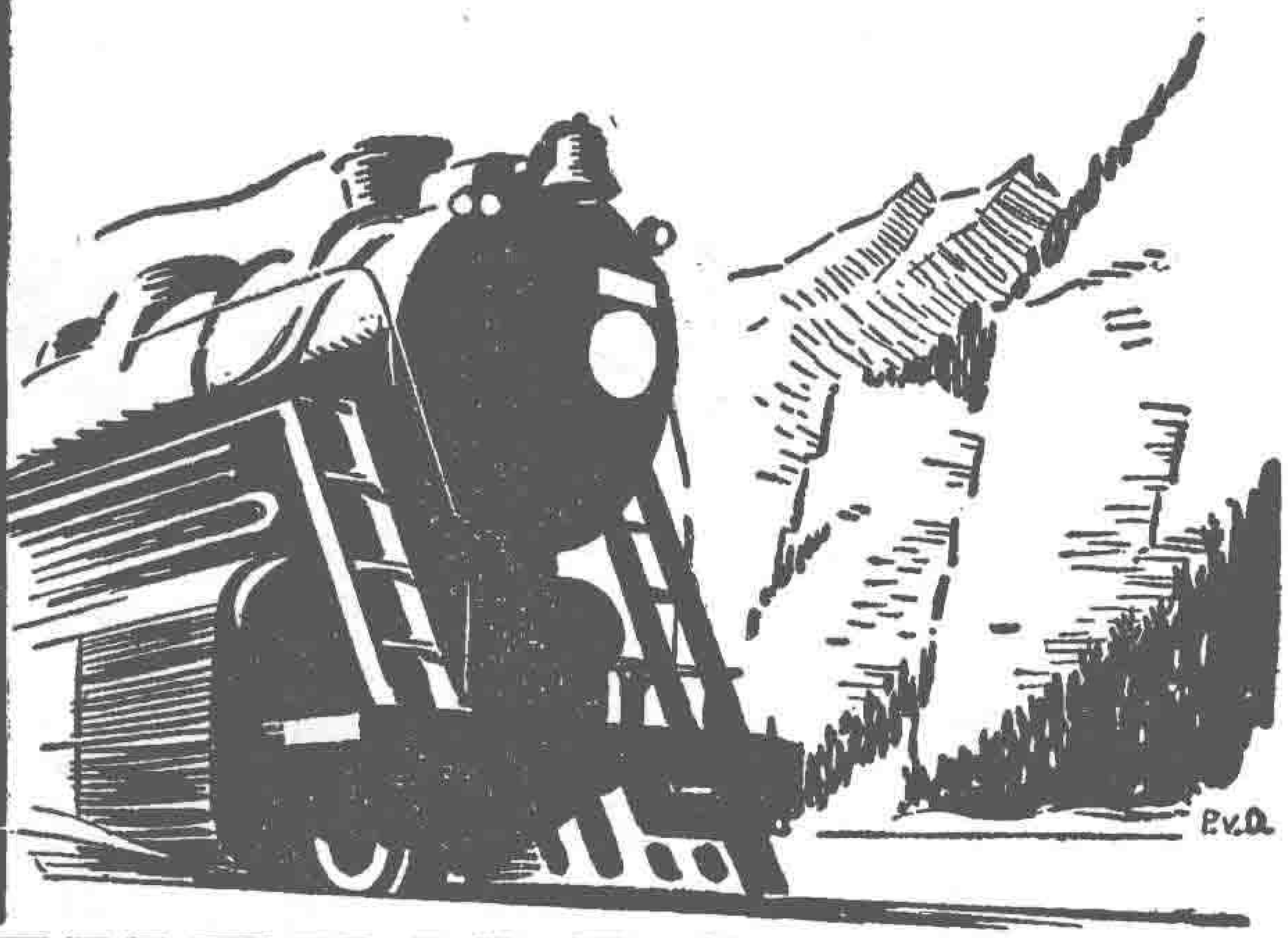
美國大峽谷爲世界之奇觀聖太飛鐵路客車直達其地列車掛有普爾門設備臥車直往東美無須更換車輛

至大峽谷賞覽奇境或自加利福尼至芝加哥及坎撒司城聖太飛鐵路爲唯一之鐵路線凡鐵路列車應有之完美設備以及種種便利之處無不俱備哈維名庖延路供應旅客或在餐車或在車站餐室其在車站餐室進膳客車停靠月台之時間充分餐畢閒步空曠宜人站旁常見美洲西南部之印度土人亦足以一擴眼界

聖太飛代表在舊金山及洛杉矶港口招待太平洋各輪船旅客藉備有所咨詢并代定車位臥鋪以及旅行上各項問題

聖太飛通車自舊金山及洛杉矶均有開行　如蒙咨詢請與本路代表中國旅行社接洽

In ALL Seasons Travel the Scenic Route



VANCOUVER
VICTORIA
SEATTLE SPOKANE MINNEAPOLIS ST. PAUL CHICAGO NEW YORK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本路沿綫風景秀麗至東美各地在本年五月十四日以前發售減價票其來回票六個月內有效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The oldest railroad crossing Northern United States . . .
The route famed for its natural beauty . . . .
The route of superior comfort—winter or summer . . . .
The route of smooth, roller-bearing locomotives and cars
The route of the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

NORTH COAST LIMITED

with its baths, library, buffet, card rooms, radio, luxurious observation lounge, private rooms en suite, box spring beds, newest and finest sleeping cars and "famously good" meals. No dust or cinder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led to exactly the right degree for genuine comfort.

Low one way and round trip fares on sale daily with long return limits. Winter Tourist Fares allow six months' return limit.

Fast trains daily between Seattle and Chicago. North Coast Limited leaves Seattle, 8:30 p. m. daily.

Our representatives will be pleased to give you full information on a trip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eet steamships at Seattle, Vancouver and Victoria, and will gladly make your reservations to any destination.

DON SMITH, Special Passenger Ag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

A. C. STICKLEY, Gen. Agt.
91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 C.

W. F. CARR, Gen. Agt.
678 Howe St., Vancouver, B. C.

R. J. TOZER, Gen. Agt.
657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Calif.



NORTHERN PACIFIC
YELLOWSTONE PARK LINE

Let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make your arrangements for a delightful journey through the American Rockies on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 L. TOWNSEND,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通屬五縣視察記

顧濟之

自上海十六鋪乘輪至崇明換小汽車至海洪港待上海之小輪至啓東由啓東赴海門南通自南通則以汽車赴如皋自如皋換車赴新生港乘小輪至江陰再乘汽車可至常州無錫

最近奉命攷察各縣建設事業，而有通屬五縣之行，計歷崇明，啓東，海門，南通，如皋等縣，經旬餘始歸。蹤跡所至，不乏足資紀述之處，尤以各縣間之交通情形，非身履其地者，莫能詳知，筆而出之，或足以爲旅行者之借鑑。按通屬五縣，均係濱臨江海，雖在大江以北，而民殷物阜，殆無殊於江南。南通之紡織業，全國所聞名者也，近雖稍形衰落，然規模之鉅，在國內猶可首屈一指。如皋則以養猪爲農村主要副業，每年運銷於江南之猪達數十萬頭。而兩縣景物，尤與江南酷似，沿通揚運河之風景可謂與江南運河者無二致，至在如皋鄉村間，亦復林木繁密，屋宇相望，幾疑置身於蘇錫一帶，所不同者，僅言語上之差別耳。近今交通便利，一江之隔，殊無重大關係，自如皋至江南，亦可朝發而午至，與昔日情形，迥不相同。此行所經各地，大抵爲普通遊歷者所鮮至，爰仍不憚辭費，縷述一二，以爲讀者告焉。

崇明縣係一海島，與大陸隔絕，故非航行莫達。惟往來長江各埠之輪船，吃水較深，均不能在島之附近停靠。因此維一交通，僅恃在上海與崇明間行駛之專班輪船，每日於上午九時，在上海崇明對開一次，約航行五小時餘而抵達。輪船在上海停泊之地點，爲十六鋪十號碼頭，極易尋覓。專輪凡二，名曰「天賜」及「天佑」，一切設備，俱與長江輪船相埒，堪稱舒適。惟余是日赴崇明時，適值天佑入塢修理，乃改乘大連而往，船身雖小，但亦尚勉可坐。自十六鋪啓行後，約歷二小時而抵吳淞鎮。自上海至吳淞鎮，本通火車，且汽車亦能直達，在陸上行駛，僅半小時已足，今則須耗四倍之時間。故爲節省時間計，輪船抵吳淞後，似可略靠，俾急行之人，不必在十六鋪上船，儘可追蹤而至。惟水陸行程，如何聯絡，却成問題。船出吳淞口後，並不直詣崇明，須向東南略繞，經三夾水，乃折而東北，所以避免淺沙之阻。於是沿島行駛，經港口數處，均暫行停泊，及抵堡鎮始靠碼頭，後續航約一小時，而抵崇明城附近之南門港，亦有碼頭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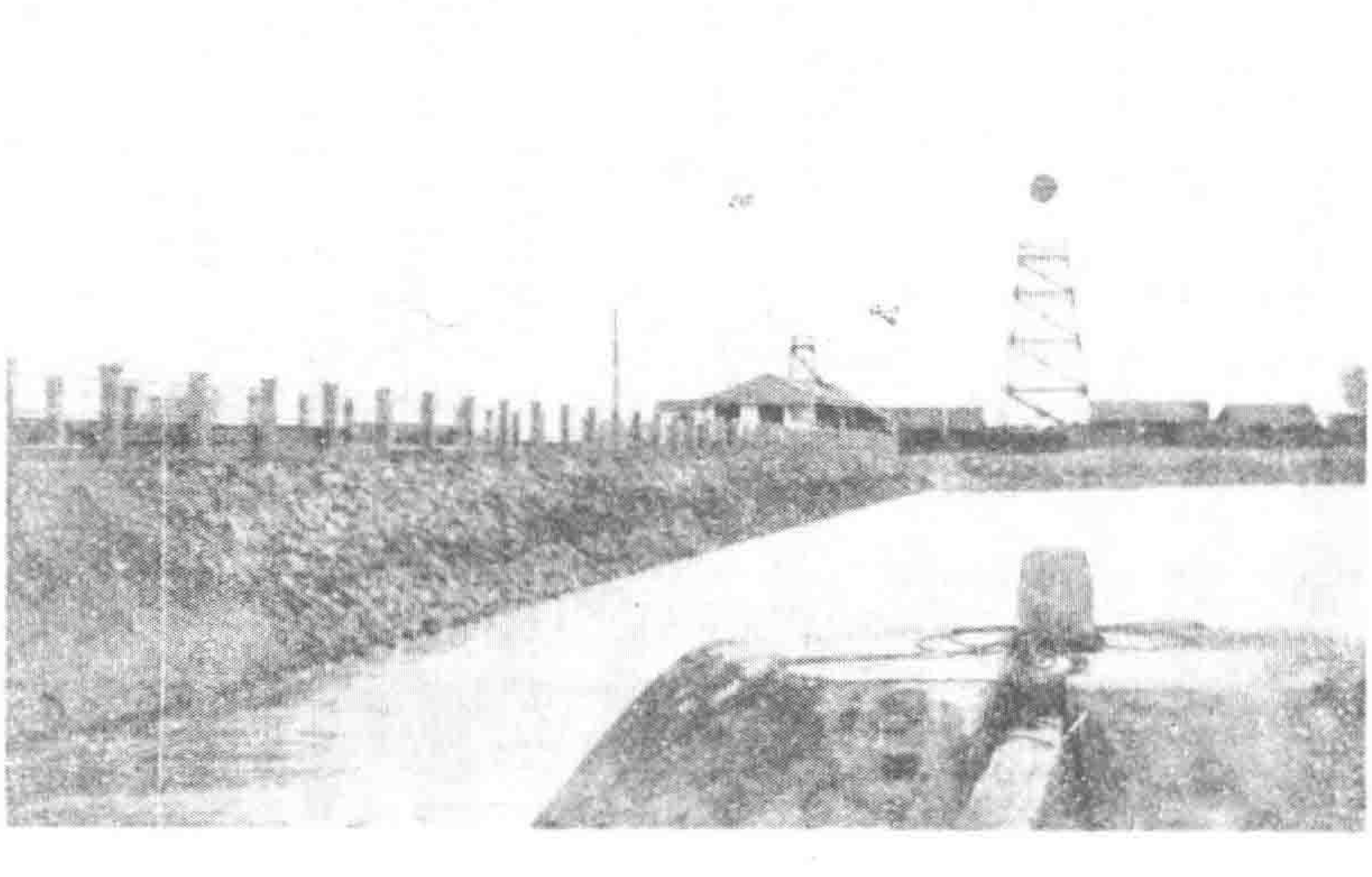
至是行程乃告終止。

崇明城內，市面極爲蕭索，城亦極小，旅館尤爲簡陋，一切情形，殆與普通偏僻縣城無殊。全島精華，乃在堡鎭，該處有大通富安二紗廠，工人凡千餘，因此市面亦較爲繁盛，並有銀竹及錢莊等。島上交通，本僅恃獨輪小車，蓋港溝縱橫，原極狹小，並不能通行船隻也。今則縣道大部完成，汽車往來，甚爲便利，惟該項縣道，均係土路，不免崎嶇不平，且遇雨即不能行駛，幸所建橋梁，尚合標準，着手整理，猶不甚難。全島能通汽車之縣道，凡九十餘公里，出賃之小汽車約三十餘輛，均係自上海購來之舊車，由車主自行駕駛以營利者。在城鎭之間，可任意攬客，載滿則駛，其無秩序可想。余因視察縣道，曾在島上自東徂西，經歷殆遍，故知之較譾，惟所乘係專賃之車，尚未嘗搭車之苦耳。

崇明因與大陸相隔，故言道路，不能與國道省道相啣接，言電話，亦僅能在島上局部相通，不能及於他縣。其他建設，一時亦尚不易談到，所最感急迫者，厥維保坍問題。蓋崇明四面皆水，受潮汐之激盪，風浪之侵襲，處處有坍蝕之可能。最近則西坍而東漲，全島有漸向東移之勢，使已墾之良田，日沉淪於大海，而徒增廣袤之沙灘，非計之得，故耆紳如王丹揆等，皆極力主張辦理保坍工程。現已辦有成效者，僅在堡鎭沿海一帶，其餘尚未奏功，所困難者，保坍工程，動輒鉅萬，今該縣財力有限，將何以爲繼？故余以爲其他建設事業，均可從緩，而添築道路，更應告一段落，於是儘全縣財力人力以赴之，或可稍補救於萬一焉。

啓東與崇明，僅隔一江，本係新漲沙灘，歸崇明縣所轄，後與大陸毗連，至民國十六七年間，始分縣而治。余初以爲自崇明至啓東，交通當甚便利，孰知事實乃竟不然。蓋自崇明至啓東，無直接交通，欲求便利舒適，須自上海轉

崇明堡鎭之保坍工程及碼頭



二九—〇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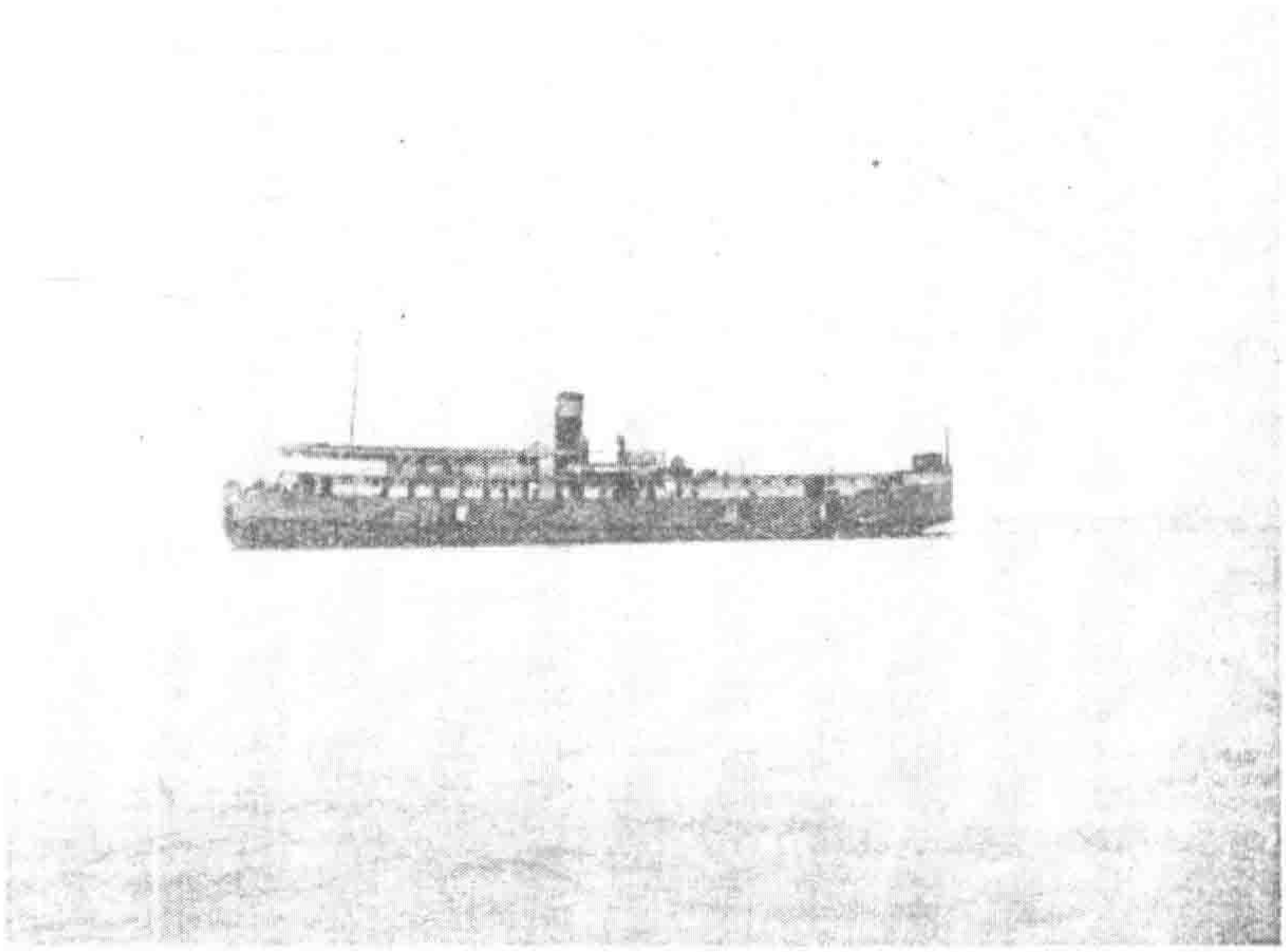
往。自上海至海門啓東，每日均有班輪一二艘來往，其停泊地點，亦在上海十六鋪一帶。每日下午五時由上海開行，繞崇明島之西端行駛，於深夜經海門各港口，迨翌晨八時乃抵距啓東縣治最近之東一號港，於是捨舟登陸。再由港口換乘汽車行十八里，而達縣治所在之匯龍鎭。故由上海至啓東，在途中約須十五六小時，所困難者，沿岸皆淺灘，無碼頭可靠，即至終點，亦仍須換乘駁船，始得入港。往往因潮落港淺，駁船在港外候潮歷數小時，猶不得進。且須至港內之泰安鎭，始有汽車可乘，其間水程又有里許，苟遇風雨，一無障蔽，行旅之苦，可以想見。若由崇明前往，除上午自崇明啓程，下午抵上海後，即換乘該船外，亦可自縣城乘汽車至崇明島西南隅之海洪港待船，蓋船經港口亦略泊也，惟須在夜間十時以後上船，未免稍覺不便。惟船上設備尚佳，上船之後即可安眠，以待明晨登岸，余此次行程，蓋即若是。若欲取更迅捷之路程，則可乘汽車至崇明島北部之港口，僱沙船而北渡，其間江面寬約二十餘里，但須視風向風力是否相宜，否則殊爲危險，且亦甚費時間，故非熟諳斯道者，以不輕試爲宜。

啓東雖與大陸毘連，但一切情形，可謂與崇明島上無甚懸殊。境內公路雖已四達，然亦係極簡陋之縣道，不特未鋪路面，且路綫亦多扭曲不合規定，而橋梁完全係臨時性質，尤爲單薄脆弱，車行其上，危險萬分。自啓東縣治向西，有縣道可直通海門南通等縣，論交通可謂迅捷異常，但道路既如此崎嶇，車輛又十分破舊，長途旅行，洵屬苦事，且危險性亦甚大，而一遇天雨，復須停駛，故縣與縣間之交通，尚未臻十分妥善。至由上海往海門，固可乘行駛上海啓東間之班輪，中途登陸，但在深夜離船，且自港口至海門縣治所在之茅鎭，最近者亦十餘里，至爲不便。由上海至南通，則

啓東縣政府前之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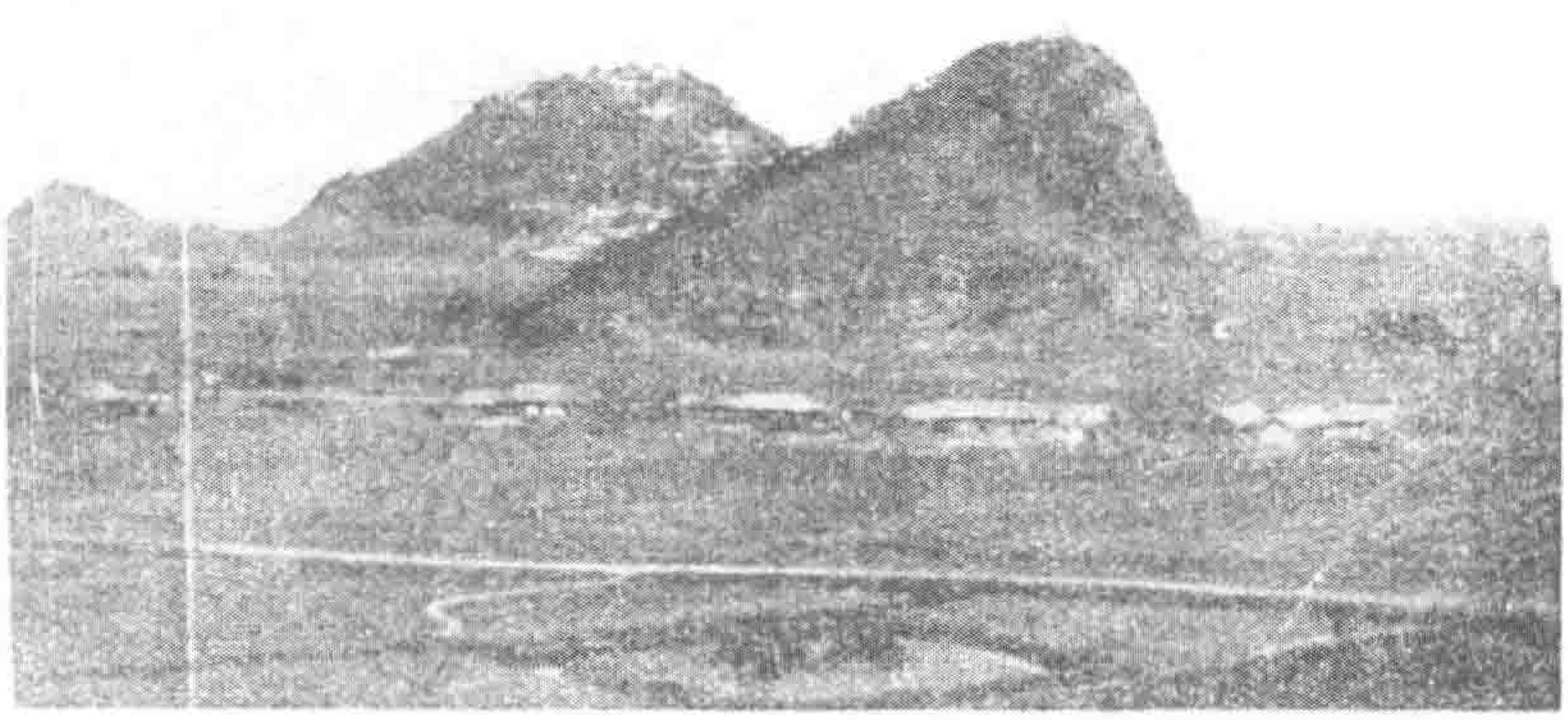
既有大達公司之通揚班輪船，復有各公司之長江航輪，均可乘坐，其交通之便利，遠勝於啓東海門二縣，且時間亦較省。每日於午夜自上海十六鋪啓椗，歷八九小時即抵南通。惟僅大達公司有天生港碼頭可靠，其餘輪船均在江中停泊，以駁船渡客登岸。距南通城最近者爲姚港，依次爲任家港，蘆涇港，而最遠則爲天生港。各港俱有公路可通縣城，交通至爲便捷，惟余此行，則未取是道。



航行上海啓東間之新仁和輪

余之赴南通也，先自啓東至海門，再自海門至南通，其間交通情形，大致相同。沿途所見往來之小汽車甚多，有專僱者，有搭乘者，但均無規定價格，祇以競爭甚烈，尙不十分昂貴。各縣間重大鎭市，大抵均有汽車待僱，少則二三輛，多至十餘輛。該項汽車均係車主由上海購得之舊貨，稍加修理，自行駕駛以牟利。然

南通狼山及劍山之遠望



因路劣車舊，耗油量既不免特甚，輪胎及配件之損壞亦更易，故在各縣行駛汽車，無異爲外商廣闢汽油及另件之銷路，不禁爲吾國家前途更增一分危懼。蓋農村之破產也如此，而漏卮之無限也如彼，寧不可痛！況以國民生產能力而言，更何須乎此迅捷便利之交通哉。


南通張嗇公墓道

啓東海門兩縣，俱無城垣，而縣治所在，尚不及江南大鎮之繁盛，食宿亦至不便利，啓東有近乎家庭化之中央旅社，簡陋萬分，海門則有海門飯店比較宏暢。在通屬旅行近旬，直至抵南通後觀感始爲一新，蓋江北各縣，殆絕無如南通之具有新氣象者，而街市之繁盛，亦幾與江南大縣相埒。南通縣經先賢張嗇公之慘澹經營，早有模範縣之稱，故境內公路，四通八達，其近城一帶，道路之寬廣，市容之整潔，雖江南各縣，亦不足與之比擬。南門外之

如皋縣麓場之波支種猪


各公園，佈置適宜，尤為他處所罕見。凡此皆張嗇公以經營實業之餘力而為之，洵足當模範之稱而無愧矣。南通之飲食起居，可謂與江南無大殊，旅舍之最佳者為俱樂部，規模宏大，並附有餐館，其次為有斐館及崇海旅舍，均附有浴室，旅客稱便。

南通附近各縣，均為產棉之區，故紡織業最為發達。大生紡織公司總廠，即設於南通之唐家閘，距城約十餘里，規模最大。其第二分廠設於海門長樂鎮相近，第三分廠設於啓東久隆鎮相近，尚有一副廠，則即在南通城附近。現第三分廠在停頓中，其餘則均照常開工。余因旅途所經，遂投刺入內參觀，得以增益見聞不少。此即南通繁榮之所繫，而嗇公畢生心力所萃，亦即是項實業。在昔因獲利甚豐，故以之舉辦地方建設教育慈善事業，而造成南通今日之新氣象。今則已漸趨衰落，嗇公謝世，固為一原因，然其癥結所在，尚不止此。蓋南通所產之棉，紡而為紗，織而成布，大部乃以之運銷於東北各省者。今自東省淪亡，土布市場盡為日人所奪，於是布乏銷路。且日人在滬操縱棉市，洵至棉價貴而紗價賤，於是紡織業遂淪於慘敗之境。現雖尚在掙扎中，然其困苦情形，自不待言。於此可見喪失國土，其所受痛苦，非僅限於當地人民，國內各項事業，殆無不受其影響，國人能不憬然有悟乎！余於紡織工業，雖係門外漢，但經參觀數廠後，不能不深感機械能力之偉大，而歎服發明者之匠心獨運。惟鑑於多數男女工友之胼手胝足，勞苦操作，更覺彼等造福人類之功業，實在肉食者之上焉。

通屬各縣，地勢平衍，且係新漲沙地居多，故鮮名勝古跡足述。崇明東門外有金鰲山者，僅一培塿耳，然已為島上維一之風景矣。至南通始有沿江五山，其著者為軍山及狼山。軍山設有氣象台，已有二十餘年之歷史，山高約一百餘公尺，可見當初締之非易。本係南通農學院所剏設，現由建設廳補助經費，台內各項設備，原甚完善，祇以歷時已久，須酌加補充修繕矣。狼山多寺院，風景甚佳，為通邑人士進香之地，現仍存舊觀。二山皆距城在十餘里以上，雖有汽車可通，但往來究屬不甚便利。離狼山約五里，為嗇公墓所在，園地數十畝，遍植奇卉異木，並有銅像峙立其間，紀念先賢，洵非如此不可。

自南通至如皋，本有通揚運河，可行輪船，今則亦惟以汽車相尚矣。通如間相距約一百二十里，汽車行二小時可達，惟余是日以雨後往，泥濘載途，瀕於危險者屢，計歷三小時有半始抵如皋。如皋亦為江北大邑，面積之廣，可當江南之數縣，人口尤繁密勝他縣，而農村之富庶，恐亦無多讓於江南各縣也。如皋農家，對於家畜之飼養，極為著意，故以產猪雞著名。今該縣縣立農場，即因勢利導，備有英國巴克夏及美國波支種猪多頭，藉謀改良猪種。又該縣原有九斤黃雞，素為產肉之良種，今並以意大利萊克亨產卵良種試育，俾能

逐漸推廣及於民間。

余於視察如皋既畢，急謀返江南，於是取迅捷之途徑。計自如皋縣城於上午八時乘汽車至新生港，爲程約五十餘里，不一小時可達。自新生港每日有小輪駛往江陰，但係停泊於港外，須藉駁船爲渡，乃登小輪。小輪約於每日上午九時許開行，但遇大風日則停班，恐有危險也。下午一時許抵江陰北門外開灤碼頭，遂捨舟就陸，而已抵江南。自江陰至常州無錫，均通長途汽車，故晨自如皋啓程，下午即可抵京滬路沿綫各站而至上海，亦較之取道南通爲迅捷。惟途中須屢易舟車，未免勞頓太甚，且攜有行李者，尤感不便也。

重洋中誕生雙雄之喜劇

行駛於太平洋上，往來於遠東及加拿大溫古華之郵船雪爾維比區號，本年十月間發生一可欣異可紀念之事件，卽女乘客凱倫德夫人於船內喜慶弄璋，且又一舉而獲得雙雄也。

雪爾維比區號載重五·三一一噸，自非列濱開出一千二百英里後，正當海天一色之際，沈寂之空氣中，忽有一侍者匆匆奔入船長室，告船長威廉奥文曰「一荷籍婦人將生產矣。」是時船內並無醫士，亦無女職員，於是船主立命發電至各處求援，希望他舟之有醫士者，前來協助，無如該段航程殊少船舶往來，發電久久無應者。最後始由千恩城接得千恩電台以該輪遠在海洋之中，無法可以派員前往，乃召醫士至，囑其詳細指示處理生產之方法，而由電台逐句復告船主威廉奥文，船主得電後，遂邀另一職員湯麥生，產婦之夫凱倫德二人，遵照醫師所示各點辦理，不謂一子旣生，又一子繼之，在七分鐘內乃得兩雄，諸人咸興奮萬分，忘其看護之勞矣！

數日後，輪抵溫古華，兩子因係在英船所生，乃依照向例至英國衙署註册，爲紀念該輪起見，二子之名，一曰雪爾維，一曰比區，合之蓋卽雪爾維比區之船名云。

遊滬旅客注意

新亞酒店的成功使我們深信我們中國民族不是不能過整齊清潔的生活

民國廿四年九月十一日 胡適

新亞大酒店

滬上唯一大旅館

服務忠實

幽靜整潔



自建十層大廈住房三百餘間每房附有巨大窗戶光線充足一切設備均極完善房租自二元半起至五十元止

●附設●

結婚禮堂

富皇華麗　可容千人

▲地址▼

上海北四川路郵政總局左鄰

△分店▽

廣州太平南路

香港德輔道中



十三陵石坊

冬日的平綏

茅於恭

第一日自北平乘平綏車游南口十三陵再回南口乘車至大同次日到達游雲崗石佛晚上乘車西上第三日早上抵綏遠午後赴包頭第四日游龍泉寺第五日過張家口返北平

前年夏天，我到華南旅行，朋友笑我不識時宜，說我是去『避寒』今年二月裏，我又做了一件比上次還要不識時的事——在北平冰場正熱鬧時，跑到大同綏遠包頭去喝西北風。未去前許多朋友說，塞外冷得很呀，你這個南方來的人，那裏知道包頭的冷勁凍掉耳朵手指是不算一回事的，離開這熱鬧的冰場，豈不是傻瓜！我也眞有點寒心。最後因爲不久要回南方，不知什麼時候再來，有得頑時且頑，而且包頭的人未必皮特別厚，他們能活我也能活，再說眞冷得受不了時。根本就不下火車，原車而回，火車裏是有暖氣的，保險不會凍死，好！決定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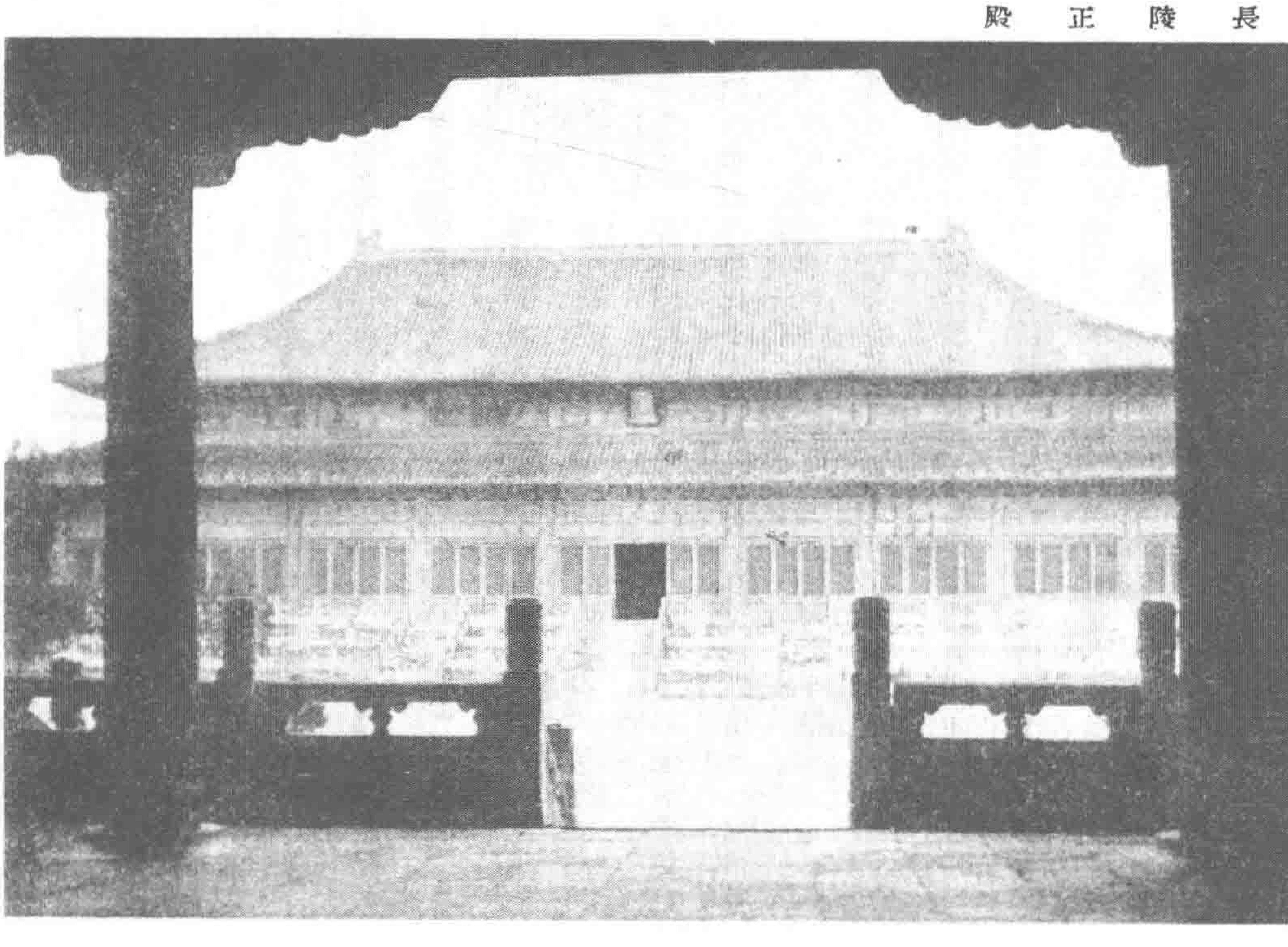
二月七日早七時三刻，由西直門乘平綏路火車西行，車上有火爐，一點不冷，九時半抵南口，到南口機廠訪友，同學鄭君陪我遊明

十三陵，由車站僱驢五角錢來回，一路走的是昔日的河床，全是大塊的鵝卵石，很難走，後來離了河床，比較好些，地上積雪很多，還是走不快。我們在驢上談談別來的情況，並不覺得天冷，走了一小時，倦了，話也懶得說了，十分討厭這漫漫的長途。不久驢夫指着說，石牌坊看見了，不覺打起精神來，又走了半小時，才到石牌坊，以前沒有起重機時，造這石牌坊，一定費了大事，牌坊後數百步便到正門，我們在正門口吃麵包休憩後再走，便到碑亭。在此就看見一對一對的石人石獸，在石像的盡頭，立定一看，眞是好山勢，四山環抱，成一弧形，祇留一入口，使你感覺這地方是世界最高最邊境地，諸山形成一個大寶座，世界上的一切，都展在這寶座前面，而世界上的紛擾災難，却都及不到這個最高最邊的地方來。諸陵一點一點的散倚在山中，許多人說十三陵不好頑，誠然，假如不喜歡這山勢，十三陵是不値一顧的。

再走了半小時，才到長陵，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個，地位也在諸陵之中，最近曾加修理，和北平的宮殿差不多，並無甚希奇，正殿上的大柱子有幾百年了，還是光滑完好，看這木紋，眞令人感到所謂棟樑之材之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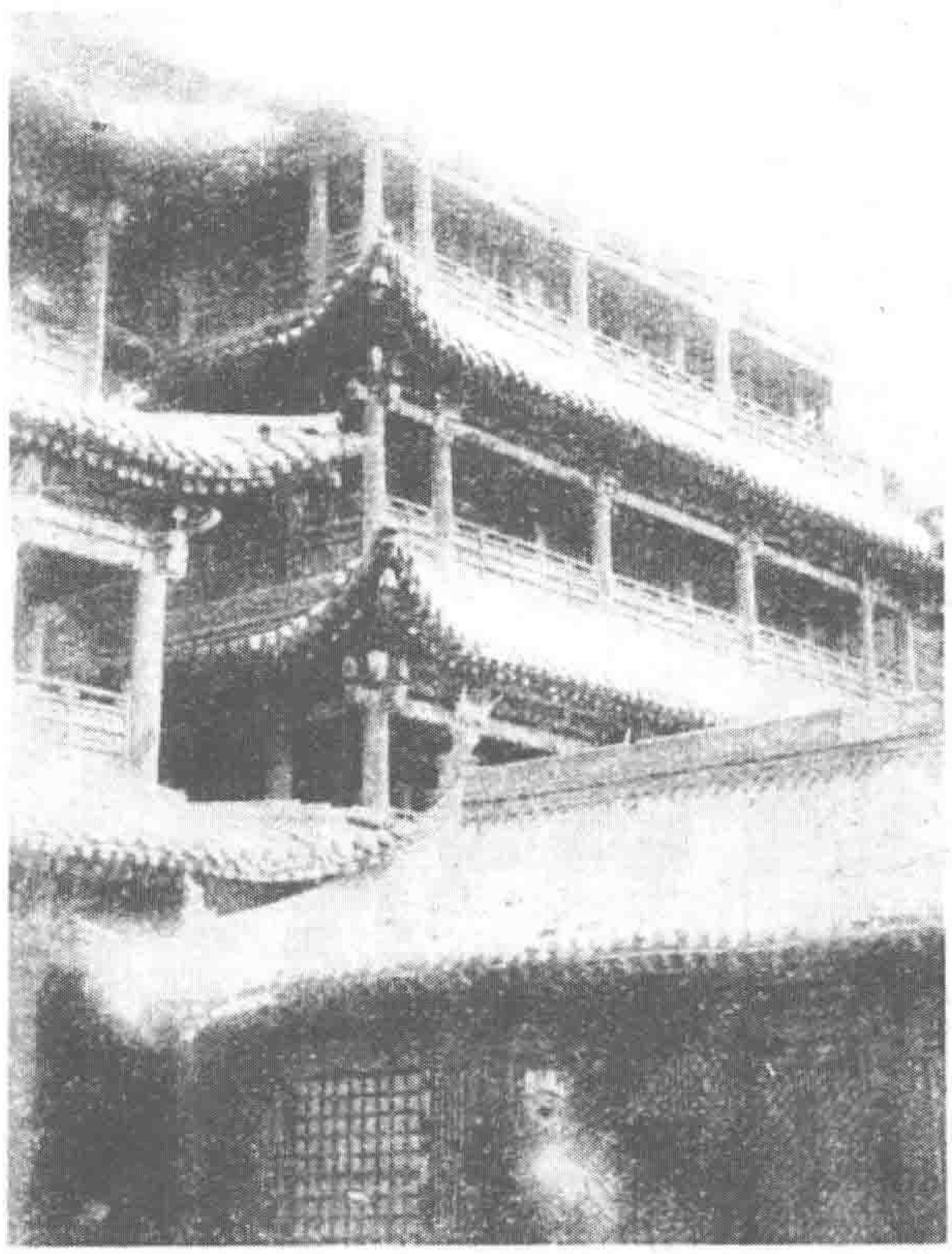
歸程另走一近路，經過淸人替崇禎帝造的陵，已經破壞不堪，我不替崇禎傷感，祇覺得中國的建設，應學四百多年不壞的長陵，不

長陵正殿



可以二百年就壞的崇禎陵爲滿足。

回南口已五時，在同學們的公寓內吃晚飯，七時一刻乘特別快車赴大同。這列車是南口機廠自造的，極爲舒服，三等臥車尤爲整潔，但客運似未見佳。八日清晨五時半抵大同，天還未亮，車站裏的火爐已經半滅了，一個老栅夫頭蒙麻袋，靠在爐邊睡覺，走出車站看看，滿天星斗，朔風如刀，手在空氣中和在冷水中一般，趕快又回站裏，學那栅夫也睡了一覺，天亮後在站前小店內吃茶，店內賣的點心含葱極多，萬萬不能下嚥，山東人吃葱的本事，祗夠做山西人的徒弟，是我料想不到的。八時半僱洋車至雲岡石佛寺，來回價二元，穿過大同縣城，向東南行，地上積雪五寸，時時遇山坡，很難走，天氣又冷，坐在車內，雖穿大衣，圍着毯子，還是冷得打戰，於是當上坡時，我下來推車，下坡時再坐車，這樣既可取暖，又可省時。一時半後到了渭河，河岸觀音堂門前有一小龍壁，有龍三條，和北海的九龍壁一樣的精緻。沿河再走，跨河二三次，河中結了厚冰，毫無困難。十二時到雲岡石佛寺，離河岸很近，沿路全沒有石山，而雲岡竟有極好的崖石。先在寺門口茶店裏休息吃麵包，店裏的少婦很熱誠的忙碌，我先聽人說大同婦女風騷，就這一位看來，殊爲不確，我以爲她有點像西洋女店員招待客人的情形，不以惡意防人，及不以冷臉待人，這也許就是她獲罪的理由，臨行我給她一元，她找我六角，她的丈夫大爲不滿，以爲收得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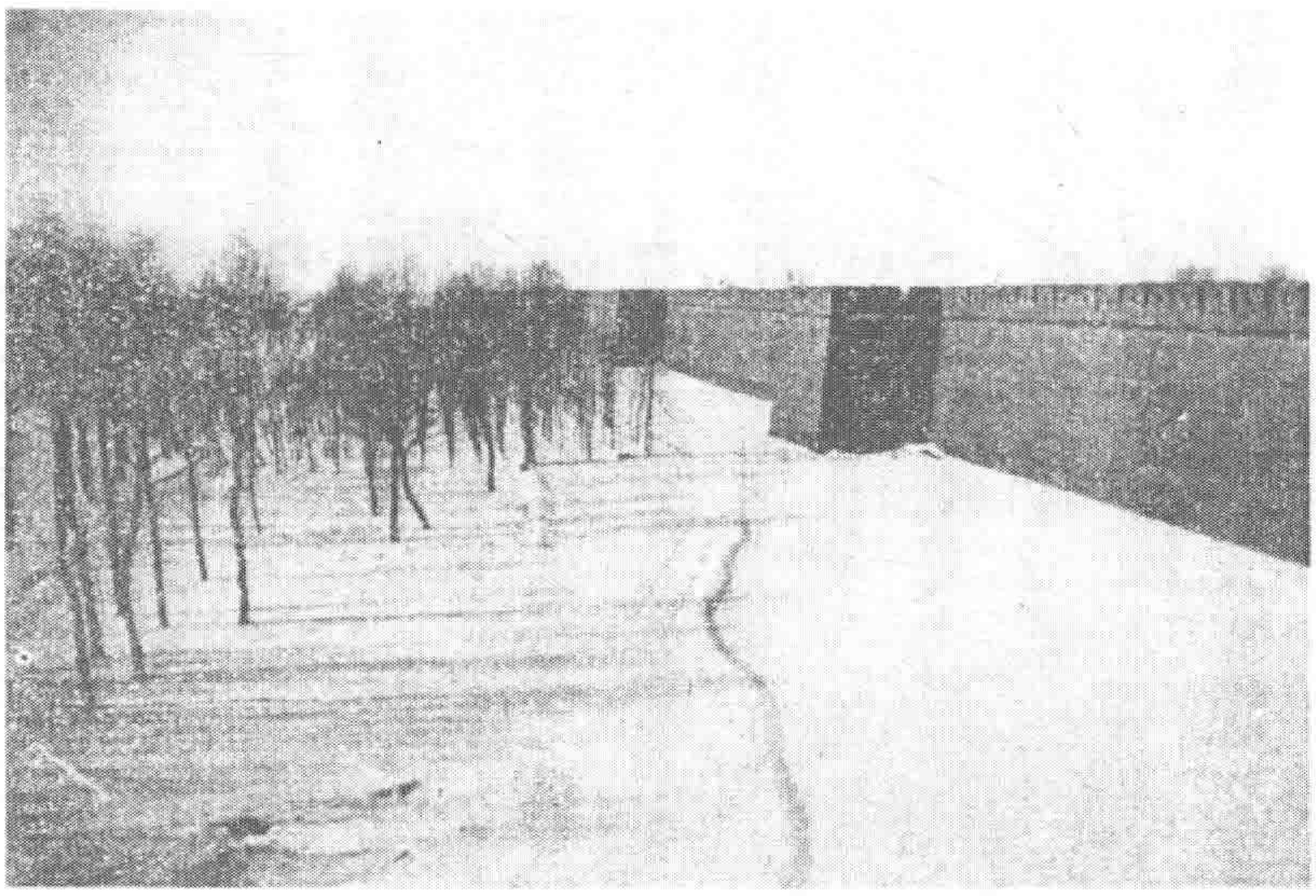


雲岡石佛寺

進石佛寺便有人來領路，第一窟第二窟爲廟屋遮着，廟屋共三層，石窟高約六十尺，裏面很黑，導者點着火把照着，呀！宛如進了魔窟寶庫，四壁全是石刻佛像，以及各種圖案，構意之精，與刻工之醇厚，無與倫比，我忍不住用手細細的撫摩那些佛像，在這偉大藝術之前，覺得自己渺小極了，這是說不出的，文學在這時是廢物了，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人能說出雲岡石刻的美來，

正和沒有人能說出貝多芬交響曲的美一樣，祇能自己去欣賞，那導者看我如醉如癡的捨不得走，催我快點看，我說我跑了幾千里路來你還不讓我多看一會嗎！

第三窟以後全沒有廟屋了，窟內很亮，一共有二十幾個窟，雖完整不一，却是一樣的美，那些俗人重修雲岡，乃是塗了些惡劣的顏色，用泥將不全的佛補起來，顯得難看極了。有些窟內竟住了人，堆了草，還養牛養馬，眞太不像話，流到外國的古物是收不回了，自己家裏的，應該不要自毀才對。



寂寞的綏遠城外

回到大同城內看九龍壁，大爲失望，壁已經傾斜了，壁上的磁，本質就不好，補得更糟，比北海的差得遠了，還不及城外的小龍壁好。

城內街道還不壞，鑼鼓聲還不停，男女老幼都穿了大紅大綠或綢衣，他們還在過舊曆年。

晚上九時一刻快車西上，次日清晨抵綏遠。綏遠有新舊二城，新城是省府所在地，舊城又叫歸綏，是市場居民及召廟所在地，我先到歸綏。田野間全是積雪，天氣比大同更冷，寒氣直透皮手套，登時手就不聽指揮，坐上黃包車片刻脚就凍僵了，還是下車步行。歸綏城距車站約三公里，城牆早已拆去，祇留城門，入城時已八時半，還沒有人家或店鋪開門，車夫說這些人大多是吸鴉片的，不到九十點鐘不肯起身。到有二百年歷史的菜館古豐軒，也未開門，到喇嘛廟——召廟，也未開門，祇得在街上逛。馬路倒很淸潔，大街上頗有些新式房子，九時再到古豐軒，雖已開門要到十時才有點心吃。再訪各召廟，還未開門。車夫到喇嘛家中喊他們起來開門，殿裏是黑沉沉的，又髒又亂，毫無莊嚴氣象。十時再到古豐軒吃一頓飯，米既不佳，又用花生油——也許是什麼別種菜油，做葷菜，難吃之至，我對這二百年的老店，一點好感都沒有。

十一時到新城，新舊二城與車站成一三角形，新舊城有極好的

馬路相通，車站有同樣的馬路垂直至上說的路，成一個字形。新城城垣整齊，省府機關設此，也許是因爲有城可守的緣故。城中有一鼓樓，算是鶴立雞羣的建築，此外全是貧民的住宅，連較大的商店都沒有。黃包車夫北平人很多，我問他們爲什麼遠離家鄉，他說北平車夫多，車價以銅元爲單位，此地以角爲單位，賺錢容易，比北平好過日子。

二時半乘特別快車赴包頭，一路沿大靑山脈而行，下午六時抵包頭，車站距城約一公里，進城到包頭飯店，不幸客滿，到晉西旅館，髒得很，車夫說此地還看不中，別處更不行了，同車來的幾位日本人，也住下了，我也勉强住下。晚飯後石街上閒逛，已經過了陰歷元宵了，還不脫過年景象，此地山西人很多，因爲是年初，有一戲院正唱山西梆子調，我一個字也聽不懂，樂調倒有點像陝西的梆子，幾個琴師，嘴裏含着香煙，七歪八倒的在奏樂，三個十四五歲的坤伶，一面



綏遠鐘樓

唱，一面喘氣，和西洋歌別場中樂隊，如臨大敵的嚴肅，不可同日而語了。

十一日早上被汽車引擎聲嘈醒，汽車是開往寧夏的，上面裝了許多日本煤油，日本乘客比中國乘客還要多，那汽車已經十分破舊，還要作四天的長征，實在不可靠，

問茶房包頭的名勝風景，他說一點都沒有，言下頗奇怪我來之意，最後說龍泉寺和南海口的黃河，曾有人去頑。於是僱洋車出東門，到龍泉寺。寺在城邊一小土山上，有一不凍泉眼，驢馬多在此飲水，眞的一點都不好頑。下山仍乘車，穿城經車站向東南行四公里就到南海口村莊，緊靠黃河河岸，有稅卡和禹王廟，北風吹得草屋吱吱的叫，人們全聚在屋內，黃河凍得結結實實，最奇怪的冰乾淨極了，從冰上的裂縫處可以看出冰有三尺多厚，晶明透亮，和我們平日所見的混濁黃水大不同，對岸有幾棵禿樹，此外



包頭龍泉寺飲馬處

祇是一片漫漫無邊的冰，和呼呼的風聲。

回到車站連忙坐進火車，裏面有暖氣，半小時後，手才能用刀切麵包，二時半車開，離了這冰雪的包頭，列車在大地上飛馳，心裏頗有點不捨，下次來時，不知是何局面了。忽然間雪地裏一隻櫻色的兔子，沿鐵路飛奔，後面一隻狗在追，我生怕那狗追上，馬上就是一幕流血慘劇，幸而地上積雪很厚，兔子身體輕，在雪上跑而能不陷，那狗每步都陷在雪裏，眼看兔子愈跑愈遠，那狗祇得罷了。

夜裏月色很好，映着披雪的山，更是美麗，山麓河裏的冰，月光下竟是大片銀光閃閃的玻璃，我興奮極了，睜着大眼看銀河乾坤移轉，一夜沒有睡。

次午過張家口，太陽仍然和藹可親，冰上已經不能走車馬了，晚上到北平時，正是東四牌樓一帶花炮滿天的時候。

不收小帳之出租汽車

英國格拉斯哥市政府交通局，近決定自備出租汽車五百輛，供給市民應用，該項汽車取費將較一般出租汽車爲廉，且不准收受任何小帳。按格拉斯哥市之電車及公共汽車均爲市營，此次兼營出租汽車，蓋爲便利民衆而設也。

交通局副局長威廉雷德氏爲上項計劃之建議人，據談，市營出租汽車，但求收支相抵，不圖盈利，所以不准收取小帳者，因電車與公共汽車之司機，亦無小帳之收入，同爲交通局之雇工，待遇不容互異，且可免除市民額外之負担云。

從崑山到青陽港

閻重樓

禮拜日的晚上睡得很酣，因爲禮拜日費了一天的功夫去遊了崑山和青陽港。

這幾乎夠不上說是旅行，因爲崑山和青陽港距離上海是如此近，（崑山離上海五十一公里，青陽港離上海四十八公里。）許多人來去着是不當作一回事的；但是像住在都市中的我們，平時做着寫字間的工作，禮拜日例假的光陰，又差不多都是消磨到影戲場中去，生活過得太機械了！所以有一日近處的旅行，在生活上至少是一種有意義的變化。

『好了，現在達到你的目的了。』馨在多天以前，就嚷着要我陪她遊崑山去，現在我和她坐在已經開行的京滬快車上，我便這樣對她說。

『不是也達到了你的目的嗎？』馨知道這次出遊也是經過我同意，並且由我選定了這一個日程的，所以她便也向我這樣說。

『不過我上月還到杭州去過一次，而你却是由華山回來以後，還沒有離滬過呢，所以你旅行的心應該是比我熱切了。』我說。

馨注視着車窗外的風景，好像不願分開心神談話。這是一個秋日的上午，天氣晴爽，我們搭乘九時一刻的快車，衹費去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便到達崑山車站，走過站橋，一大羣人力車擠在站外，兜攬乘客。我們却沒有僱它代步，向一條石子砌成的大路前行着。可是崑山究竟是我們沒有來過的地方，對於一切都是陌生的；這時候有幾個小童走過來，他們願担任做嚮導，要求隨意給他們一點錢，我們便指定其中的一個，叫他先引我們到一家必須要清潔的菜館去吃午飯。

走過這條石子大路，又穿過幾條狹隘的市街，小童便把我們引進一家據說是上海人都到那裏去光顧的唯一的菜館；但是這菜館事實上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的淨潔。好在我們來的目的並不是爲吃飯的，便隨便喊了幾種菜，當作午餐。

吃完飯，從菜館裏出來，我便問那負着導遊責任的小童：

『現在我們到甚麼地方去遊呢？』

『去遊中山公園，馬鞍山半繭園……』小童說。

『遊這幾處地方，共總需要多少時間？』我問。

『大約半日的功夫，你們可以搭夜車回上海。』

『可是下午三四點鐘，我們還要趕到青陽港去看遊艇競賽呢，』我說着看看錶，這時已竟是十二點鐘，我們是準備去看當天路局在青陽港舉辦的遊艇競賽的。



凌霄塔

『那麼祇要去遊中山公園和馬鞍山好了。』小童說。

再走過一帶住宅區域——這裏的住宅都是平屋，沒有樓房。許多嬉戲在門前的孩童，還以好奇的眼光注視着遊客。——約略有數百步，眼前忽然現出一帶低的山坵，小童指着那山坵說：

『這就是馬鞍山，山底下就是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因爲臨於自然的環境當中，所以她的風景不像都市中的公園是那樣以人工刻意彫鑿；園裏有寬闊的綠色的草坪，有塔形的冬青樹，還有其他各種的花木，禽鳥飛鳴着，四週充滿了清新的空氣；祇是園裏時刻有乞丐跟着遊客索錢，這實在給我們一種不愉快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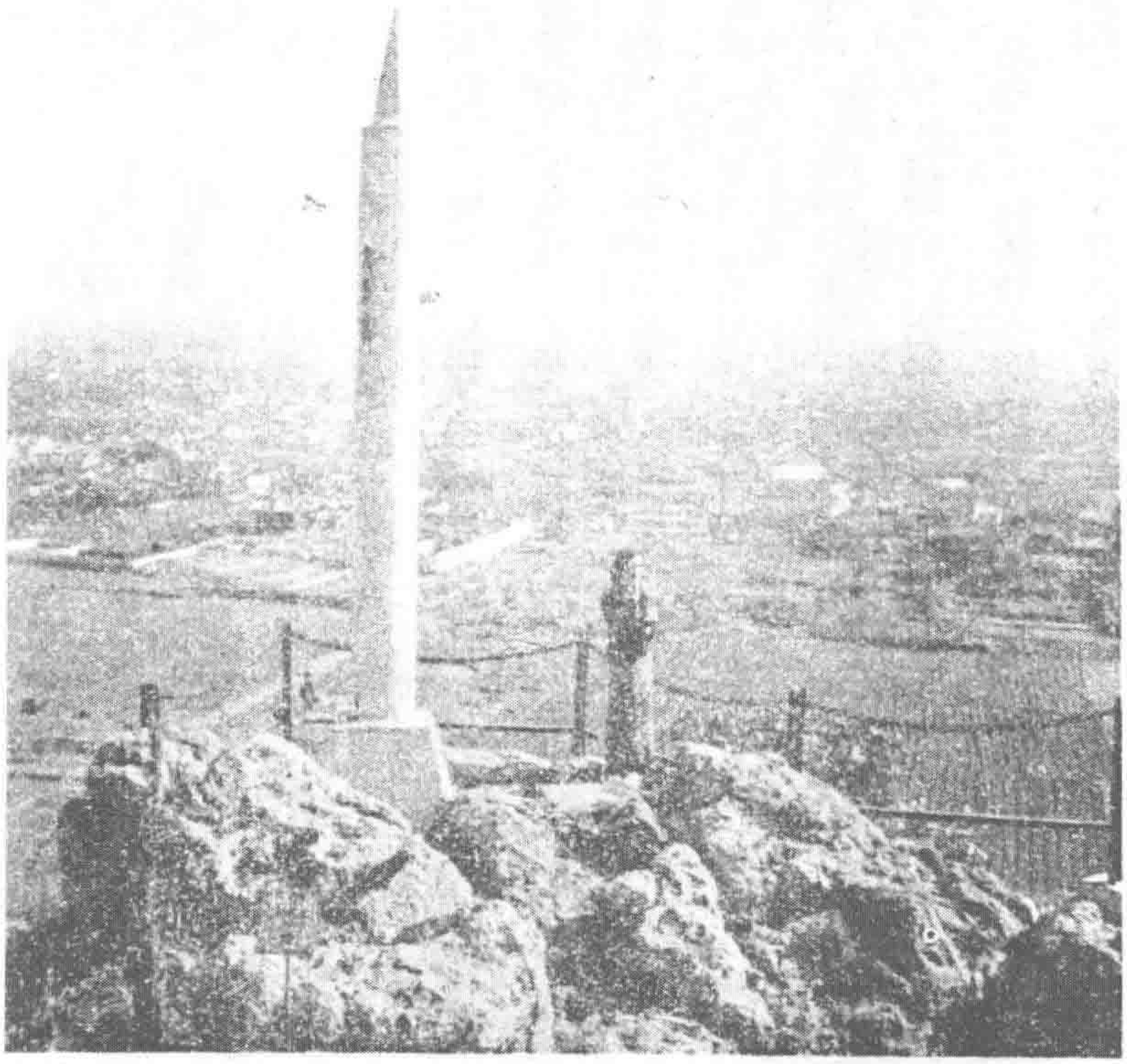
在園裏的坐櫈上休息了一會兒，從園後遶行登山去，這山路很平坦，有整齊的石級，我們敏捷的登臨着；馨忽然向我說道：

『你聽！那裏有兩個遊人說，這山路很峻險，他們心裏感覺到害怕呢。』

『走這樣平坦的山路認爲峻險，那麼像華山那眞險的道路，不要說叫他們去走，連看也不敢叫他們去看了；』我說着我們都笑起來。

馬鞍山遠望很像西子湖邊的寶石山，山上有塔也很像寶石山

上的寶叔塔，山的區域並不廣，不過上面也有些亭閣的點綴，有淩霄塔，大風塔，文筆峯，玉豐亭……這些名稱都是從小童口裏問出來的。



文筆峯的遠望

這座七級浮屠——淩霄塔，完全是石質的；下層的石塊已經破碎，上面的幾層還可以看見佛像的浮彫，推測它的年代當已久遠。大風塔矗立在一個廟宇的當中，我們在遠處望見的就是這座塔；塔身雖然還大，但是不能登臨，不比長安的大雁塔，可以攀登到絕頂。文筆峯是山上風景較盛的地方，峯上有一座尖銳的石塔，是現代人用大理石製成的，這塔的樣子就像是一枝端立着的毛筆。我們在文筆上俯覽大地的一切，那整齊的田隴，那細長的河渠，那像玩具般排列着的房屋，並且還看見那火車噴着濃煙，從遠處緩緩的駛過，……這使我們的心神豁暢而感到興味。玉豐亭建在文筆峯上，它有八面玲瓏的概況，亭中還設有雅座，可以促膝品茗。不過這時候遊客漸多，亭子裏坐着不少的男女，我們便也沒有進去湊熱鬧。從原路走下山來，拿些錢打發開給我們導遊的小童。便乘人力車上車站，搭火車再往青陽港。

青陽港這命名是很確切的，這裏一條河港覺得青碧而向陽；我們在那裏下車不過是離開崑山後的十分鐘。下車後先到花園飯店，這時候遊艇競賽正在舉行，終點就在飯店門外，許多人在那裏駐足而觀，觀衆裏還加雜着外賓。

花園飯店裏面的花木扶疏，佈置整潔，還有網球，秋千，等等的設備。我們正在盪着秋千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在報告，游艇要

決賽了，我們便跑到外面去觀看；起先是女子組決賽，每個船上三個賽員，每個賽員兩枝木槳，以遠處的橋樑為起點，後邊隨着小火輪護衛，以防意外。賽艇發動了，這是最後的一次決賽，所以幾個賽艇都拚命向前搖，岸邊的觀衆也鼓噪助威，結果有一隊勝利而奪得錦標，她們上岸來喘息着，但臉上却露着快愉的微笑。接着又舉行了男子組決賽，看見他們勇壯的態度，使我感到提倡體育的重要。

決賽過後，觀衆漸漸地散去，我們却動了泛舟的心思，便商借了比賽的遊艇，跳下艇去，瑩潔的河水載着小舟，小舟上載着我倆，我拿槳撥着水，馨也幫助着我；我們正在河港當中盪漾着的時候，忽然望見迎面有一隻小火輪駛來，同時望見我們的後面也駛來一隻小火輪，這兩隻小火輪漸漸駛近了，它們大鳴汽笛，分明是叫我們讓開航路，我便趕快把小船划到岸邊去，等到划到岸邊，剛好讓那兩隻小輪駛過，河水因為受小輪的壓力，顛簸着我們的小艇，馨驚慌的對我說。

『假使我們的小舟避讓不及，和小輪相撞，那我們豈不要落水嗎？』

『落到水裏，我們正好到這清瑩的水裏去練習游泳。』我笑着說。重新把小艇搖到河心去，這時候天已黃昏，在接近地面的天空上，染着紫紅黃藍各色的光線，田野中起着縷縷的炊煙，河面上閃着金色的波光，微風送來野草的香氣，我們逍遙在這樣一個美妙的境界，心靈陶醉而不欲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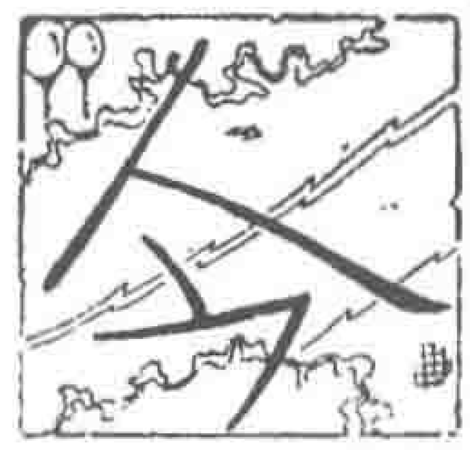


泛舟在青陽港上

清遠旅行記

蘇非亞

第一日自廣州乘粵漢車至小市站登艇到清遠碼頭至車站乘汽車到太和洞晚宿戊己樓第二日上午登山游逍遙台晚宿清江酒店第三日乘電船到飛來寺游覽並游藏霞寺飛霞洞晚宿飛霞洞第四日下山乘電船至琶江口乘粵漢車回廣州



四月五日　星期四　清明節

天是清明節，學校開始放春假。清明節在現在的廣東已改爲孝思節了。無疑地，「孝思節」是多少含有「挽救人心」的企圖的。可是「挽救人心」能否裨益於治者本身的壽命，那倒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清晨起床鐘還沒響，宿舍中也沒有電燈的光輝，我已從被窩中爬起來了。這並不是爲了今天要出發旅行，大半可以說我已養成早起的習慣了。盥漱後略事整理行裝。我僅帶了一件小皮箱裝着一些需要的用品。

到第三宿舍去找英等，時候還早，旅伴們還沒有到齊。恐怕肚子餓，先同斯爾到校外去吃早點。

我們在七時四十分鐘的時候，從學校的後門出發，租了一輛半舊的汽車開赴黃沙，因爲時間太匆促，心中很着急，恐怕趕不及上火車。到車站時，大門已關上了，好在我們已先預備了車票，得允許從小門進車站去。糟糕，車票還要打印！匆匆到站長室去，打了印，火急地擁擠上了一輛裝貨的車廂。這次的匆忙，倒給我們一點興奮性，大約有十多個車廂，罷，可是完全擠滿了人——旅行者，歸家去聚首的工人及掃墓的人。

這次到清遠去旅行，主動者是英芬二位同學，免費車票是芬取來的。同伴共七人：斯爾，英，芬，瓊，雲，伍及我，伍是舊遊客，他是我們的指導者。

在一個沒有坐位的車廂中，人是幾乎如貨物一樣擁擠着。車行時，除嘈雜的談笑聲外，還有小孩子的哭聲。這個裝貨用的車廂中，除我們七人外，還有很多歸家團聚或掃墓去的工人或小商人。這次的乘客可以說是特別衆多了。本來我們有的二等客免費票，可是結果却乘了特等的貨車。雖然這樣，可是我們之間却沒有表示

悵意的。我們免費去做有閑的遊玩，自然不應該多怪乘客的衆多了；乘客中大部分都是勞苦的人們，這是他們重聚天倫之樂的時機啦，對於他們這種時機如果還不肯給許的話，那豈不是太殘酷了嗎？途中說說笑笑時間過得很容易，十點半到銀盞坳，沿途經過西村，石井，小坪，江村，新街，同樂等站，每站停車的時間都是很短促的，沒有下車去散步的可能。銀盞坳是一個較重要的站，因爲從那裏有汽車通達清遠城，車站側邊有賣食物的小店，大約生意還好，可是蚊蠅太多，我們不敢交易。在等候汽車的圍場中有叫賣煎油餅的小販，他的生意好像是不甚景氣似的，他那輕微的叫聲充滿着悲哀的調子。我們乘淡寧汽車公司的汽車到小市站，再從那裏雇船過江，大約坐了廿分鐘的艇，才到達清遠城，在小市站下車時，有一位老人家不曉得他是沒有賣車票的，或者是爲了省儉六毛錢（車票的價目）沒有預先買好車票（須先買票才乘車，否則要處罰雙倍）被一位神態兇惡的大漢拿着好像捉偷賊一般，口中說着一些毒罵的粗話，這幕貧窮便是罪惡的活劇如何終結，我們沒有時間去打聽，但是牠却給我留下一種深刻的印象。

途中，忽然見了些微的太陽光，這是旅行者所喜欣的，可是天空還是陰沉地被黑雲遮蓋着，現出一種悶人的色素來，結果終是來了毛毛微雨——一種旅行者所憎惡的天氣。

太和洞小瀑布



火車擒擒地做聲，向前爬進，沿途所見山丘陵谷頗多奇麗者自然也不少，農田多已犂過，正是下種時期。這證明每年只收穫一次，因爲每年二收的我們鄉下，現在正值春收時節啦，由觀察所得，知道他們的耕作方法是習古不化的，與我們鄉下的差不多。中世紀的犂耙鋤頭，完全是小農經營，田畝的面積大都很小。生產力顯明地是不發達的，可以說還完全是封建的生產方式，也許爲的今天是清明節，在田野工作者很少，沿途也少見到踏青的人們，這有點令人奇怪。

從小市站坐了廿分鐘左右的艇才到清遠城碼頭，第一次映入眼廉的是數間旅店的招牌。十二時到清遠縣城，從正南門外街進去，向右轉，到清江酒店吃飯，因爲大家都須要先來解決飢餓問題。清江酒店的蠅類很多，成羣結隊，初見了很令人畏懼，有點叫人害怕牠是疾病的傳播者。七人共食了二元一角的東西，還算便宜。菜的分量很多，可是味道不大好，飯後步經南門直街，到中山公園，縣政府及民衆教育館籌備處便在鄰近。這是一個富有景緻的小公園，有花木鳥獸，可是遊人寥寥，教人看了有冷落之感。公園的北邊有景弦樓，建樓之用意未從探悉。我們沒有細心玩賞，因爲這不是我們的目的地，出中山公園，經一小鐵門，過長而小的衞西街，大家在泥濘的小路上走着，往北門去。在北

飛來寺



門清陽車站候車苦悶地等候了三小時。清遠城大約有數門，我們入城時經正南門出城從北門。清遠還保存有古舊的城廓沒有通行汽車的馬路。沿途在市街的牆壁上有這樣的標語：「擁護三年施政計畫，」「剷除括民膏民脂的貪官污吏，」「筍茶烟柴是清遠的特產須注意改良」……寫標語的機關是縣黨部也許貼出的時間太久了，字跡已近糊塗的境地。

在清陽車站等候汽車到太和洞去的時間中，無聊，無聊，第三個無聊。伍君同另一旅行者傾談，各別地讓無聊的時間飛去。我偕英散步了一會，談了一些校中的瑣碎事情。

三點半鐘後，才有一輛舊得可以的黃蓬汽車來。牠如烏龜一樣慢慢地把我們向西拖去，到太和洞山麓已經是四點鐘的光景了。山麓，石塊很多，凌亂地堆疊着，看了令人有厭煩意。走上曲曲折折的石級，近五時才到太和洞。在山腰中曾見了二個磨坊，荒蕪了的，牠的用途大約僅是磨糙米，我們在牠裏面還看見許多榖類的殼衣，這是利用水力的磨坊，牠停頓的原因無從查問，我給牠的答案是沒有流水。

這山到底不愧稱為名勝，騷人墨客留下無數字句在石壁上面：「玉帶飛泉，」「山在半空中，」「道達桃源，」「聽泉，」「雲眠，」「勝遊，」……等等。在途中所能夠看見的有福德祠，惜步亭，聽泉亭，影日亭，自然亭，桃李亭等等；影日亭中有一對聯，頗稱妙絕；寫着：「樹影不隨雲影去，泉聲時逐雨聲來。」題署為「雲廬隱者，」太和洞之大門寫着「桃源仙館」四個大字，對聯是「桃依仙洞古，源駐武陵春。」

在北門車站候車的時候，向一擔行李的女擔伕詢問她所戴的笠之價錢，她說每頂約三毛錢，可用一年，她們叫做「ㄇㄨㄠ」形如古山字（ㄩ）樣子看來甚不雅觀。且下雨時載在頭上會積起水來，是很不方便的。我問她說：『為什麼要怎樣的「ㄇㄨㄠ」呢？』她的答覆是「為着美觀。」美的觀點之不同，是由時間空間及文化程度之差別而相異的。

晚上，我們三位男客住宿於「成己樓，」樓上有一聯寫着：「成仙成佛皆空洞，己立己達徹重樓。」在仙館中居然有說「成仙成佛皆空洞」的話，豈不是自拆西洋鏡嗎？眞的太幽默了，四位女旅伴在「養心樓」宿夜，樓名是文雅得可以的。

晚上七時吃飯，齋菜尚可口。食飯時大家說說笑笑，不受禮教的拘束。

在寂靜的太和洞中遊玩，令人想起了劍俠小說中的設機關及弄法寶的把戲來，這個仙館沒有和尚，也沒有道士，僅有一位當司理的王先生，及數位「小使，」這寺觀，地方很通爽，四周都是好景



飛霞洞

緻，在半山之中，樹木蒼翠得可愛，鳥歌泉聲，甚宜沉思。這些幽靜的地方，將來是可以闢爲療養院的，至少可供多數人遊玩，將成有用處的遺產。現在，牠當然只是有閑者的遊蕩所。這洞的建築可以說是很工整的，有樓有閣，有亭有台，中國和尚多喜山水，由此可見一斑。寺中所飲用的是山上流下的泉水，以竹管引水，宛然和自來水一樣，味淸冽。

四月六日　星期五　晴

昨夜未能熟睡，一來爲了同伴們的談話聲所打擾，一來爲了自己有點凌亂的思索，晨五時半便醒了起來，睡眠不足也感不到疲勞。昨夜的微雨已停止，天晴，空氣清爽宜人。

我自己一早便起來洗澡，八時開始爬山，登逍遙台後邊的高山（逍遙台是很簡單的一座樓台，裏面供着一些神的偶像，在我看來，這台不見得有什麼逍遙的意味。）山風很猛，如果是在夏天的話，那當然是最好不過的。風大，對於登山多少總會有一些阻力。山上沒有什麼好玩的風光，野草尚未有春意，牠們還現出枯焦的醜態。沒有什麼建築物，除石塊外，所見只是杉木及野草花。山很高，我們未能登峯造極，僅中途而退。我深深地感到：登高山更有高山，登高能窮千里目！

在山上攝了好幾幅相，某嶺之巔（不曉得牠的名字，有「達觀」二字刻於大石上，我們曾在那塊大石上休息了片刻。

這次遊山，僅嘗了一些上山容易下山難的味道。上山時充滿了勇氣，

有目的，高興地向上爬。下山的時候，大都興盡而歸或者還有懊悔的念頭，於是帶着倦容無精打彩地如螞蟻樣爬下來。

在山上遇見了一羣鄉民，他們每人都帶着一個布袋，袋中裝着一些東西，據他們自己說是到山之北麓去割筍的，一行約十多人，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嫗，她有老當益壯的體魄。我想，這便是他們謀生的方式了。

十時下山。心中是淡淡然的，沒有什麼感覺。在吃飯之前，同司理王先生談了一會兒話，我們稱他爲大師。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頭子，瘦小的身體，精神還飽滿。他的聲音永遠是那樣的，如機器一般不變地說着話。沒有喜怒哀樂的表情。他爲我們指導旅行的路綫，說道：「今天下午從清遠城搭船去飛來，那是十九福地之一，鐵禪在那裏做方丈，他是喜欣學界的人的，他也談革命；你們今晚在飛來過夜，明天早上往藏霞，再往飛霞，後天可以返廣州了。地方是平靖的，放心遊玩。飛來是十九福地之一，不可不去。」我們打算照着他所指示的計劃進行。十一時吃了飯，收拾行裝下山。我們捐助七元香油事實上是繳膳宿費。王司理熱情地送我們出山門，一種送舊迎新的神氣。

我們下山時一路行一路玩賞山水。行李是王司理叫「小使」替我們擔下山的。途中有琤琮的泉聲，有沙沙的風聲，有可愛的石堆，有奇麗的峭壁；因爲時間有限，未能玩的暢快。

糟糕，因爲石滑，我穿的又是皮鞋，跌了一交，左脚跌傷了，去皮，流血，微痛。這是收獲之一。她們說這是我喜走小徑的報應，「自作自受！」

從太和洞出發，一路行一路玩，花了四小時才到達清遠城北門外的清陽車站，途中，各別地閑談着。

到北門車站時已過了二點鐘。另外那一羣旅行者，一位姓利的男子及七位女子——奶奶們，還有一個姓李的，帶着粵海艦隊的證章的先生；他們早已在那裏等候我們了，擔行李的二位使役也在那裏休息，買甘蔗及桔了解渴。走原路回碼頭去，有些人在叫船，我們到大街去購買土產。我們原打算同利姓那一羣一同到飛來寺去，雖然我們不大滿意和同他們合夥，可是爲了面子，得過且過罷。我買了一斤清遠茶，她們中有買筍乾的。我們還購買了一些食品，預備今晚帶到飛來寺去吃的。不行，時間太遲了，五時，到飛來去時間太晚了，恐怕不能上山；結果，悵悵然在清遠城過一夜。還好，可以調查一下清遠的情形。

和利姓那一羣，同住於清江酒店。起初，她們不願意同那一羣同住在一起，可是爲了伍君和他們有一點交情，不好意思分開來，這便是所謂社會關係了。

在等船的當兒，我同清江公安分局的一位警士談話所謂清江。分局就是清遠城及琶江口共有的警察機關他說他們警察共有數十人，薪水每月十二元。從那位警士的口中我知道清遠城的交通除水道外，還有三條汽車路：一條是從銀盞坳到小市站——過江那邊的車站，一條是清陽車路，另一條的名子記不起來了。他說他從前是一名兵卒因爲生活太苦而且太危險了，所以轉行爲警察，我問他關於城中的旅館及銀牌館的數目，他沉吟了一會才答覆我說：「旅館有十多間，生意大都不錯，因爲過往的人很不少；銀牌館等賭場大約有七八間罷」他不敢自信地說着。

事情已決定了，今天無論如何總得逗留在這古舊的城市中。大家爲了這次的挫折，都被一種或濃或淡的苦惱繞緊了快活的心，另換上一種厭煩或失意的情緒。芬及瓊懊悔不能在太和洞玩個痛快因爲她們是頂喜歡戲水的，至少在她們的心目中，那裏是很値得留戀的好山水，好地方。斯爾爲了這躭擱，加上了他自己的心事，於是有返廣州去的提議；這種提議我本來有幾分贊成，可是我縱然發表了意見也沒有用處，因爲到底是少數，倒不如緘默；他終以孤掌難鳴，取消原議。討論的結果，今晚在城中玩玩，明天一早赴飛來寺，再到藏霞飛霞去，決定後天返羊城。

做事沒有計劃是不行的，這一次旅行我們深深感覺到：就是旅行這小事沒有計劃也是不行的。

還好，談談笑笑行行街，看看古城的表象。

我們七人在旅館中吃了飯，用預備帶到飛來去的燒鵝燒肉等當（菜）飯後，猶豫了一會，才決定大家都出街去看看，這樣古老的城市，晚上特別現出凄凉的氣味來。電燈——街路上的，暗淡得可憐，天一黑，店舖大都關了門，只有雜貨店及京果海味店還在做「門可羅雀」的生意。行人很稀少，寥落得悽凉。一條直街居然換了數種不同的街名；街道上所見的狗很多，因爲行人少了的緣故罷！還有弄把戲賣膏藥的啦。在一處街心中，觀者如堵，煤油汽燈在放光，那便是街頭把戲場了。

僅行了一條直街，據我們的統計，共有十三間銀牌館類型的賭場。賭場中大都很冷靜，賭客並不多，也許是時候還早罷！

我們擬賞玩江邊的夜景，可是沒有堤岸路不通行。後來我們五人（瓊及伍君先歸旅館去了）到一個池塘的石堤邊沿上坐下來閑談，芬及雲談她們在中學時期的瑣事，斯爾報告他在小學讀書時的紛亂情形。

夜是靜悄悄的，電燈如螢火一樣放出微弱的光。天空中佈滿了星宿，可是沒有月亮，啊，旅途中的靜夜！我們五人之間，因爲被各種社會的條件支配着，同時爲了大家還不是可以促膝談心的知交，

所以不能暢談心中所思索到的一切。各人思着各人的心事，在靜的空氣中表演着啞場劇。

夜是靜寂的！坐得疲倦了，在暗淡的街上，慢慢地走回旅店去。清遠城給我的印象是很微淡的！一夜的逗留，我知道牠已向破滅的路上走，生意不景氣，特產的數量漸減。

爲什麽看不到一間學校的影子呢？難道連一間小學都沒有嗎？這是存在我心中的一個疑問。

四月七日　星期六　晴暖

天還沒有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已醒起來了。昨夜三人（我，伍君，斯爾）同睡在一張小牀中，翻身很窘苦，隔壁有人在竹戰，打擾得不能安眠，我僅睡了三個鐘頭罷，也許不足三個鐘頭。

漱口，洗面，到騎樓外面去賞玩月亮，一鈎冷月掛在西邊。夜是默靜得很森嚴的，露迷濛地遮着一切。河中的渡船好像是村落呢！河面是寂靜的，月亮的微光親吻着暗綠色的河面。

五時辭別了清江旅店，收拾我們所有的一切到碼頭去趕搭「追月」電船到飛來寺，時間還早啦，船上的夥計尚沒有醒。在電船開行前，我們六人（伍君在船上看守行李）在碼頭的石級上坐着仰觀天空中的星宿。芬雲及瓊等唱着歌，斯爾吹口琴和着她們，英不出聲。我們再過半小時便要與清遠這古城作別了，可是牠留給我們的——至少在我，僅是一個暗淡的影子呵！

五點半鐘的時候電船才開行，恐怕要出亂子罷，有縣兵護送着我們。船行時，因爲船中的位置不夠，我便走上電船的樓頂上去，一來可以吸鮮新的空氣，一來可以看一些較遠的風景。

電船在江中慢慢地向前行駛，漸漸地清遠城在我們的背後了。這時，我在心中這樣地輕吟着。

別了清遠，
晨曦熹微中，
電燈暗淡地閃着道別的光！
古舊的城池，
久經風霜的屋宇；
再會呵！
還沒有紅光的河面，
黑暗中過活的黎民！

在船中大約消磨了四小時的時光，打撲克，開玩笑，弈棋，吃餅干，鑑賞著兩岸風光。

河面是水不揚波的，輕蕩着美麗的花紋。船過後，翻着濃密的白沫。河面還沒有太陽光，因爲東邊被山丘遮着了。兩岸的景物微淡地倒映在水中，我很喜歡鑒賞那些盪漾着的倒影，雖然從牠那裏

得不到什麼。船行所經過的兩岸很罕見村莊，只能看見遠地的峯巒及岸邊的林木。

九點半，船在飛來寺停泊了一會——牠的目的地並不在此，所以僅停了一會——讓我們上岸去，帶着行裝，離了船，行上沙灘，轉個彎，走石路，到飛來寺了，「十九福地之一！」我想起這樣一句話。

飛來寺又名峽山寺，據碑記所載，是明弘治年間重建的，我們僅有二小時左右的流連，沒有會見「革命的」鐵禪方丈，風景還不錯，前面臨河，後面傍山，對岸是亘貫的峯巒，不愧有山明水秀之稱！現在，讓我抄錄一些古來詩人的詩篇，借以紀遊。雖然意景不同，今非昔比，然而牠們至少可以給有閑者一些鑑賞上的愉快。

吳國綸詩（有碑）：

一線江流曲抱山，嵐烟和合隱禪關，佛來自擁靑蓮座，猿去空遺碧玉環。幽徑薜蘿穿象外，上方鐘磬落雲間，波銜片月龍宮吐，兩岸芙蓉可盡攀。

魏良貴遊飛來寺詩（有碑）：

何處飛來碧玉峯，橫翔應是借天風，至今猶恐山飛去，雲鎖修巒紫翠重。

宋之問宿清遠峽山寺詩：

香岫懸金刹，飛泉届石門，空山唯習靜，中夜寂無喧，說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寥寥隔塵事，何異武陵源。

宋蘇軾峽山寺詩：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來無遲速（來字據清遠縣志，廣州府志載爲行字——筆者）揷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尙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劍公孫，遊戲蹔人間，忽憶笑雲侶，賦詩留玉環，林深不可見，霧雨霾髻鬟。

李翱峽山飛來寺詩：

傳者不足信，見景勝於聞，一水遠赴海，兩山高入雲，魚龍晴自戲，猿狖曉成羣，酌酒斜陽下，離心草自薰。

清海瑞詩：

峽中奇勝擬蓬萊，想是當年欲建台，天恐此方窮土木，故令神物特飛來。

在飛來寺流連了二小時左右，可是沒有船到藏霞去，只好步行。我們的行李共重約百斤，雇了一名擔夫跟隨我們，我們是取散兵式，先先後後，行着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道路，向着藏霞飛霞出發。

我們所行的是大道，從飛來往藏霞必經的路，道路是彎曲得可以的，沿着江，有時有石級，有時是黃土的沙路，越過高丘，行坦途，不越高丘，又行坦途。大約走了二個鐘頭，才能到達「茶亭。」途中，我

和英為了要關照行李，不能太遠離了擔夫，於是慢慢地在隊伍的後面行着。他們都先去了，後來連影子都看不見了。可是我們却不願走快些追上他們，因為肚子有點餓了，走快恐怕太累了。關於擔夫，我實在有點良心上的苛責，他是差不多四十歲樣子的人了，還要為我們擔百斤左右的東西，為什麼我們不分開來每人攜帶些許呢？可是他為了有錢賺，「希望」叫他前進，一點怨恨都沒有，慨然地流着汗，不辭辛苦地走着路。

途中看見了一處美麗的沙灘，白得令人愛玩。於是遊玩了一會。還在那裏湊好幾行腹稿：

在沙灘上休息一會罷，朋友！
牠是細膩得太可愛了。
寫上你的名字，
讓風雨來膜拜。
是小孩們的恩物啦，
可惜童時難再。
留心牠的陷落，朋友，
不要再留連了。

旅途的慢步中，靜悄悄地行是無聊的。同英談了一些關於她的家庭，關於朋友等等的話。江中的流水是青碧得可愛的，還有輕快的小艇在行駛啦！春天山上滿開着野花，淡紅的顏色，多麼可愛呵！我曾冒着險，爬上崖壁去折了數枝鮮豔的無名野花，可惜中途便枯謝了，眞是罪過！

英，我，及擔行李的伕子達到「茶亭」時，伍，瓊及芬三人已在休息，吃東西充飢解渴了。雲及斯爾沒有影子，他們先登山了罷！着實渴的可以，餓也到相當程度了。休息，飲茶，吃粗餅。疲倦已相當地恢復，時間也不早了，於是六人一羣（連擔夫）登石級上藏霞寺去。行經的石級數目大約很不少，數起來是頗有可觀的；可是那有數石級的旅行者呢？途中有達觀亭，亭中有聯：

達到功成風雨飄搖名不朽，
觀乎世大山河遠隔德如鄰。

署題李廸修，不知「其何許人也。」在亭中小息，伍君為另一隊旅行者攝影，他們是下山去的一羣。再行，到「藏霞善徑」一架石牌坊。沿途所見有「盥漱亭」「藏霞涼亭」「知水仁山」亭……等等；一路談笑一路步行，不覺之間已到藏霞飛霞分徑的地方，為了找先登山的二位旅伴，決定先到藏霞，行李讓擔夫先替我們擔到飛霞去。

在未抵達藏霞寺的途中，映入我們眼簾的是蒼翠的林木，紅紅白白的山花，還有骨氣傲人的松柏，此外更有正在興工修建的亭

台。

藏霞寺的風景在我們的眼光中並沒有奇特之處，事實上我們也沒有時間去閒情地賞玩。在我們所得的印象中，牠僅是一些糊塗的影子。自然牠有着各種供神佛用的殿堂，「三教同宗」是普遍的現象。寺之南邊有梅林，枝上正結着可愛的梅子，我們曾偷摘了十數顆止渴，我們不是曾經聽過「望梅止渴」的故事嗎?我們迫於實際的需求，自己不願作僞君子，於是偷摘了佛域中的梅實，也該不是犯罪的事罷！

在藏霞寺用膳後，決定到飛霞洞去宿夜，藏霞洞的風景是決意放棄賞玩的權益了。

行着傾斜的彎曲的路徑，經過了「飛霞通津」及「知止。」二點半鐘的時候我們到達飛霞洞。

飛霞洞的正門寫着「名山洞府」四個大字，跨入洞門便是名人的題書，黎總統元洪也有墨跡存留在那裏。左邊門額上寫着「務本家塾」因爲門是閉着的，所以我們沒有去參觀，不曉得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家塾；右邊門額是「報本祠，」我們也沒有到那裏去觀光。洞的四圍是層疊的山，前門有二隻大石獅，有一條無水的坑澗，上面架着一座「登極橋。」洞門裏邊的中屏書着：「衆妙之門」四個大字，進天井去，正牆上是珠紅色的「一洞天然」四字；有一池，水向上噴着，好像正在落雨花，又好像是濃霧，左右是月門的走廊，我們登石級過橫門，進公所去，夜間便是在那裏住宿的。休息，洗面，在洞中各處賞玩賞玩。

「無極宮金母殿」在四層樓，我們到那裏參觀時，一位和尚正在燒香拜佛，我們忍着笑在那裏看了一會兒。實在有點憐惜，好好的人生讓牠消磨於燒香念經之中。可是轉想起來，他們的幽閑生活，倒又有點令人愛慕。不曉得和尚燒的是什麼香，煙是一綫如游龍樣向外面裊裊飛舞着不散的，直向上飛去，當我用力吹牠的時候，才變了原形。這也許是風力的關係罷，「無極宮」料是修道的「最高府」了，也許剛才我們所見的那位和尚正在做着成仙成佛的好夢呢！

「養性樓」在五層樓，是女道士修行之所，我們參觀的時候，十餘位老尼姑正在念經，小聲地念着「阿彌陀佛。」據說到這裏做尼姑的多是失意的婦女，無心於塵世，或者是無人養老，不能生活的，有錢的入來可以不做工，否則每天須工作若干小時。因爲她們是素食的，面孔大都是黃菜色。她們好像樂意過這打魚鼓念佛經的香烟繞裊的生活似的！

三教殿匾額寫的是「三教同宗，」供奉着孔子，佛道三家之神像。

二九—一一八

軒轅閣——軒轅黃帝祠，裏面供奉着皇帝的偶像，偶像是十足的現代中國美男子，依照進化論的眼光看來，誰都不肯相信那是數千年前的黃種人的祖宗。祠是新修飾過的，前面有長石做的桌橙，我們有晚上來賞月的希望，可是結果僅是「希望」而已！

鳳凰樓是飛霞洞最高處的建築物，據說是民元建築民二年落成的。「凌空高閣鳳凰樓，石壁嶙峋日落西，極目二禺雲樹渺，登臨翹首恨天低。」

這時日已西斜，時間太約是午後三時，陽光美麗地在綠葉上跳舞，鳳凰樓上的欄杆映出可愛的影子，宛然是一幅美麗的構圖。鳳凰樓的門口有一對聯：「到此作塵外想，居然在雲中行。」樓上供奉着一個偶像：「宣化帝君。」

走下鳳凰樓，我本主張再登山，可是她們中有些人說太疲倦，也許是沒有遊玩的興趣了，於是她們中三人先走下山去。我，斯爾及英三人再行登山，然而終未能「登峯造極。」牠的美妙處在那裏呢？我實在說不出來。

現在我登山是特別小心了，有時更有點膽怯，站近峭崖向下俯視流水時總是有些害怕，前天跌了一交的教訓還深印在腦中啦！

山上有着小小的瀑布，因爲太小了，聽不到牠唱歌的聲音，自然是隔得太遠了緣故。然而牠是稀少得可愛的！如白帶般細小地天然地在長草和小木的綠葉中穿過。沒有鳥聲，因爲沒有大樹林的緣故罷！

「登那高山之巔罷？」我發問。

「時間太遲了，恐怕她們在下面等我們吃飯了，下山去罷！」這是同伴的答話。

行着小路徑，小心翼翼地行着山路，「下山難」是大意不得的。太陽光還親善地與我們接近，雖然牠帶有一點輕視我們不能盡量遊玩的神氣。「可惜近黃昏」的落日美景，爲了我們不敢冒險登最高之峯，沒有機會去領受。心中有點怏怏然。

下山途中，看見了一小水澗，還有一竹林，竹是大大的高立着，在可愛的竹莖上我刻上我們的名字。如有這些竹不會枯死的話，我們他日重遊此地還可找一些昔日之遺跡哩！

七時才吃晚飯。吃飯時大家不意識地笑着，有時更笑得連飯也吃不下肚——幾乎要噴了出來。飯後，出洞外閑散了一小時左右。

夜來了，山上的夜是特別幽靜得有趣的，牠沒有城市中人造的光明，牠也沒有城市的囂張，牠是安靜的，黑暗中有數點光明的燈火。久居城市的人，對於這幽靜都會感到喜悅罷！

在寺中，我們是住宿在「公所」裏面的。在煤油燈下，我們在弈棋，閒談，英會叫我設計去調查尼姑的生活，可是結果調查不出什

麽來。睡眠之前，還有「燒夜，」吃炒麵及花生之類。寺院的生活是優異的！可惜牠只有特權者可以享受，佛界也不平等啦！

睡前，心中悵悵然。我們這次的遊玩實在太不暢快了，明天即要歸去，機會難再，何況我又不是有閑的遊蕩者！大自然給我的恩惠是太微薄了，然而這並不是牠的偏心呵！牠是管不了人類的事情的！

登山時，心中有所感，記下數句如次，題爲「黃昏在山上；」

靜聽那古寺的晚鐘罷，
一絲絲地激發幽情呢！
小鳥的歌聲那裏去了？
琤琮的流水伴着葉響沙沙。
對着夕陽的雲彩高歌罷，
起伏的山峯在休息呢！
隱居的詩人那裏去了？
微風輕輕地低吟呢！
走上那最高的山峯罷！
那裏可供你痛快地擇取呢！
前進的歌聲那裏去了？
雲霞美麗地在招手！
也該洗淨塵世的心了？
怎的還攏不脫惆悵的纏繞？
這是一種偷安呢，
年紀青青的人兒們！
如偉大的層巒罷，
你那堅忍的心；
如太陽的光輝罷，
你豐富的精力。
拚你的熱情高吭你的歌，
青春的熱力是易逝的呵！
不要太愛好夕陽的殘照了，
黃昏是黑暗的先兆！

這只可說是一種心情的模寫，不能把牠當做陶醉的詩讀。

四月八日　星期日　晴

早上六時醒來，天已大光了，可是在寺中還見不到太陽，因爲前面的山太高了，本來我們擬定一早上山觀日出，可是時間已來不及了。我們須於八時前下山，下山前我們還須要花些時間去吃飯。

七點半吃早飯，下山快快然，顯然是還玩得不夠，可是大家都是樂觀的，這不算得什麽一回事。

在茶亭等電船時，因爲電船還須半小時後才到來。於是我們到江中去扒了一會兒艇「在綠波中遊玩一囘罷」！女同伴們伴着槳聲輕輕地唱歌。扒到對岸去，可愛的沙灘中也留着我們的足跡啦！

九點半，我們上了電船，牠把我們運送到琶江口去。

河的兩岸很少見村莊的影子，然而比上一段的水路是多了一些；有可愛的小竹林，有可愛的綠色的樹木；河水是可愛的，我癡想地看着兩岸的景物。

船上，一個清遠的縣兵和我談了一會兒的話，他自已說今年僅十八歲，皮膚黑的發光得可愛，穿的是灰色衣服，喜歡吸香烟。他說十餘元的薪水，已整年得不到關餉了，縣長調換便只好白白當了「兵哥」」爲縣長自己的「荷包」」剝削縣兵在情勢上是很有可能的事，我實在不敢懷疑那位「兄弟」」的話是有意做弄我的。

十一時我們在琶江口登岸，步行了二十分鐘才達車站——琶江口車站。先到站長室去補買車票——到銀盞坳去的。離開車的時間還遠，往廣州去的客車下午一時才開。車站左右沒有好玩的地方，於是我提議到琶江墟去玩玩。

問路，村姑娘的答話是不大爽快的。也許她們奇怪或妒忌我們的女同伴的衣飾罷！眞的，鄉村少女與城市姑娘的裝束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一條鴻溝間隔着；這差別性在現社會中我想是沒有辦法調和。的經過田野，二十分鐘後，我們到達琶江墟。

墟中駐有很多兵，也有地方自治的機關設立在那裏，街道是狹小而泥濘的。唯一的特色便是蒼蠅特別多，多得令我們不敢行完整個街市。除此外，這墟的現象在我的腦中是沒有的。

走囘車站，還得等候了好一會兒才有車來。一點鐘時擁擠地上了車，這次與來時可不同，我們大家都有坐的位置。

擒擒，擒長蛇樣的火車把我們向廣州拖去。

火車上，我們畫漫畫，談笑，看閑書。時間過得好像太遲慢了似的。漸漸地我們遠離了「清遠」了。

車行所經的車站愈多，客人也愈多，後來空位幾乎是沒有了，可是總比來時空廣些。

四點半，車達黃沙站。短期的旅行算是結束了。幽靜的風味已換上囂塵的繁華了。從另一個世界走進另一個世界！無理由地，心情是染上空虛的色調了。大家擠出了車站，各人攜帶着各人的單簡的行李。我們的旅行隊在車站解散了，旅伴相互點頭告別，各人走各人的路。

囘校後，疲倦及空虛令我相當地難過，到大自然中去洗了一囘不甚爽快的澡，歸來後反覺不舒適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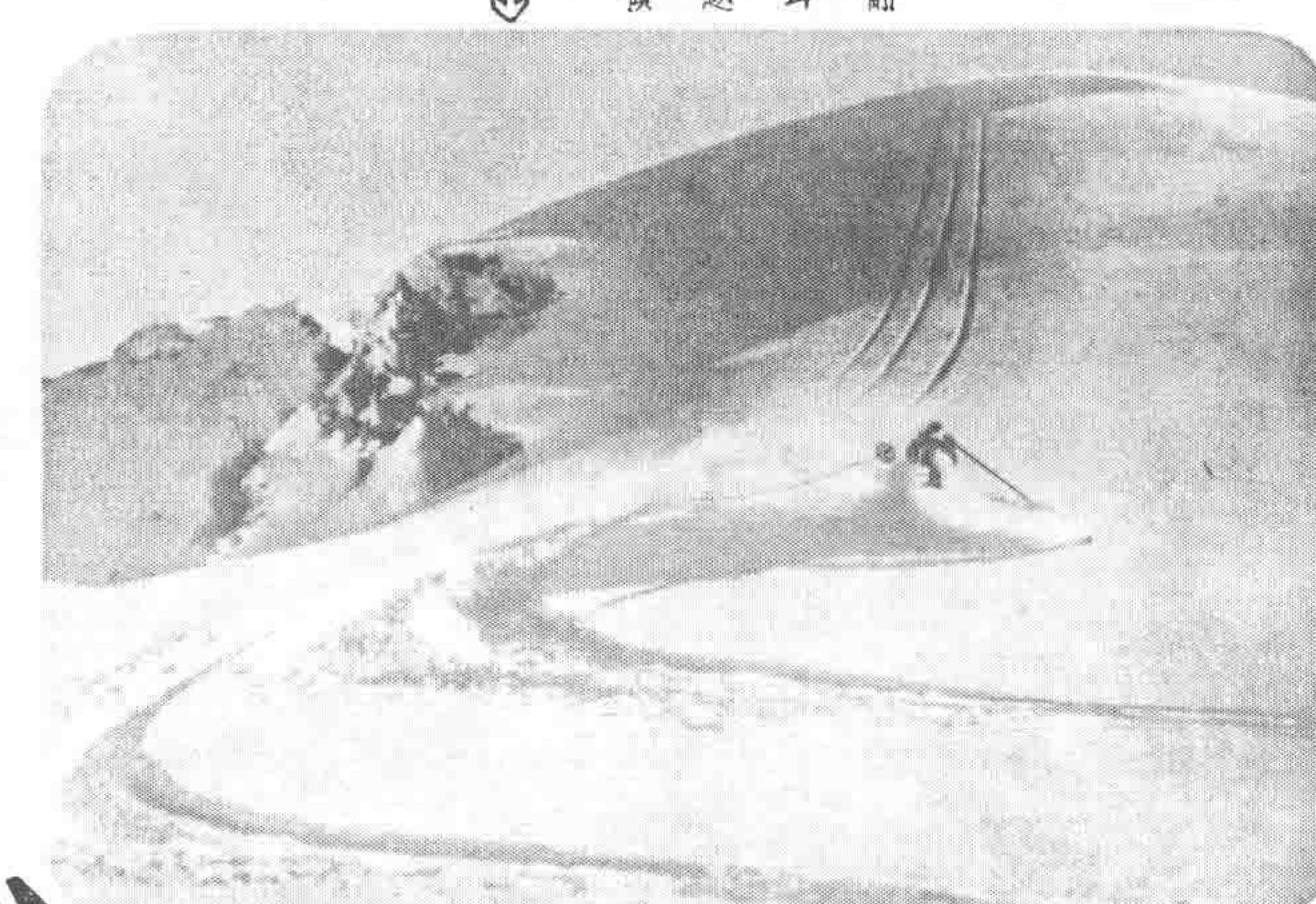
呵！人是社會的產物，我深深地體會到「人」的滋味。可是並不是澈底地體會牠，人的各樣相，我還須要去體驗呢！

「旅行是有益的，」我深信這話有道理，

瑞西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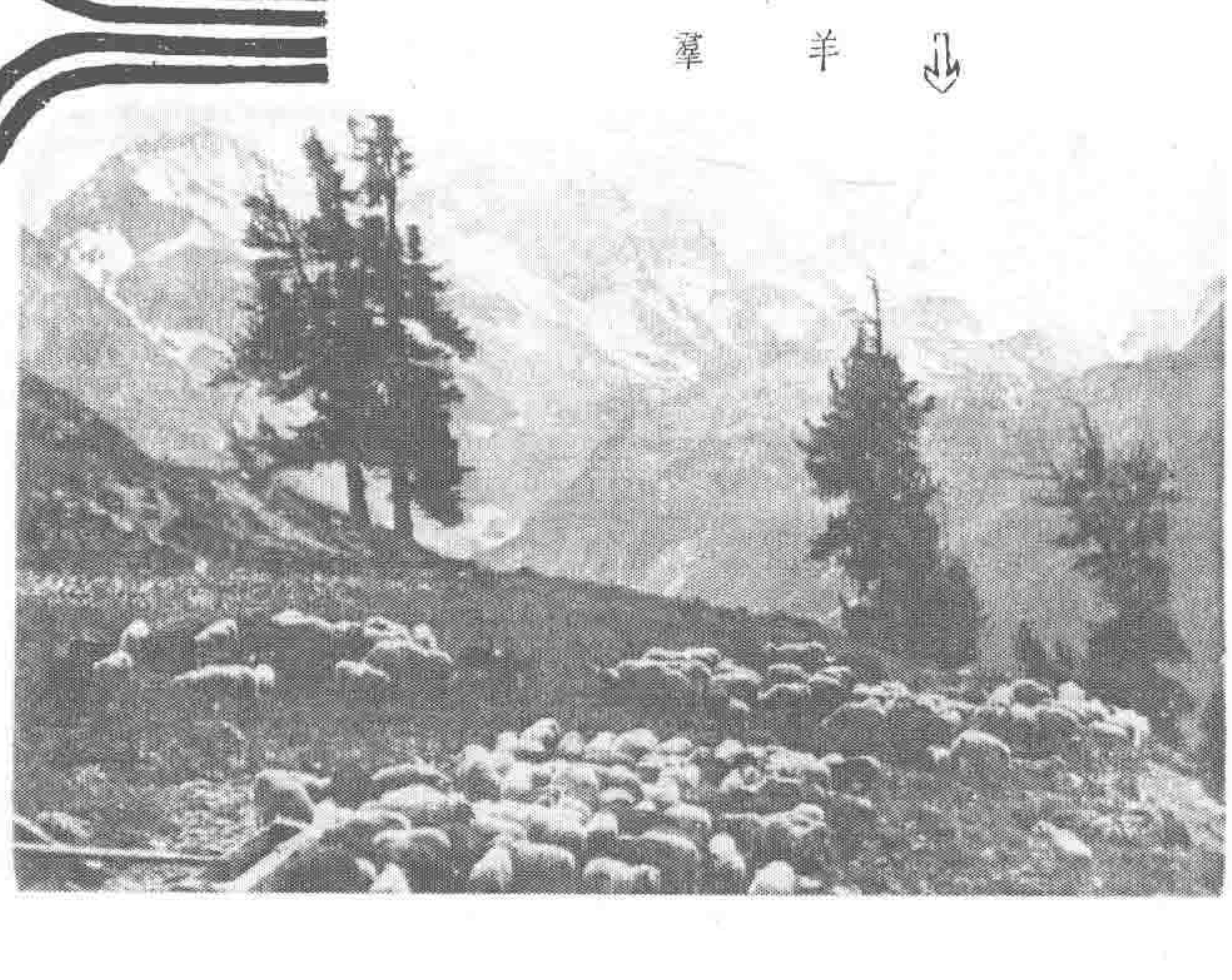
雪地冰天



翻山越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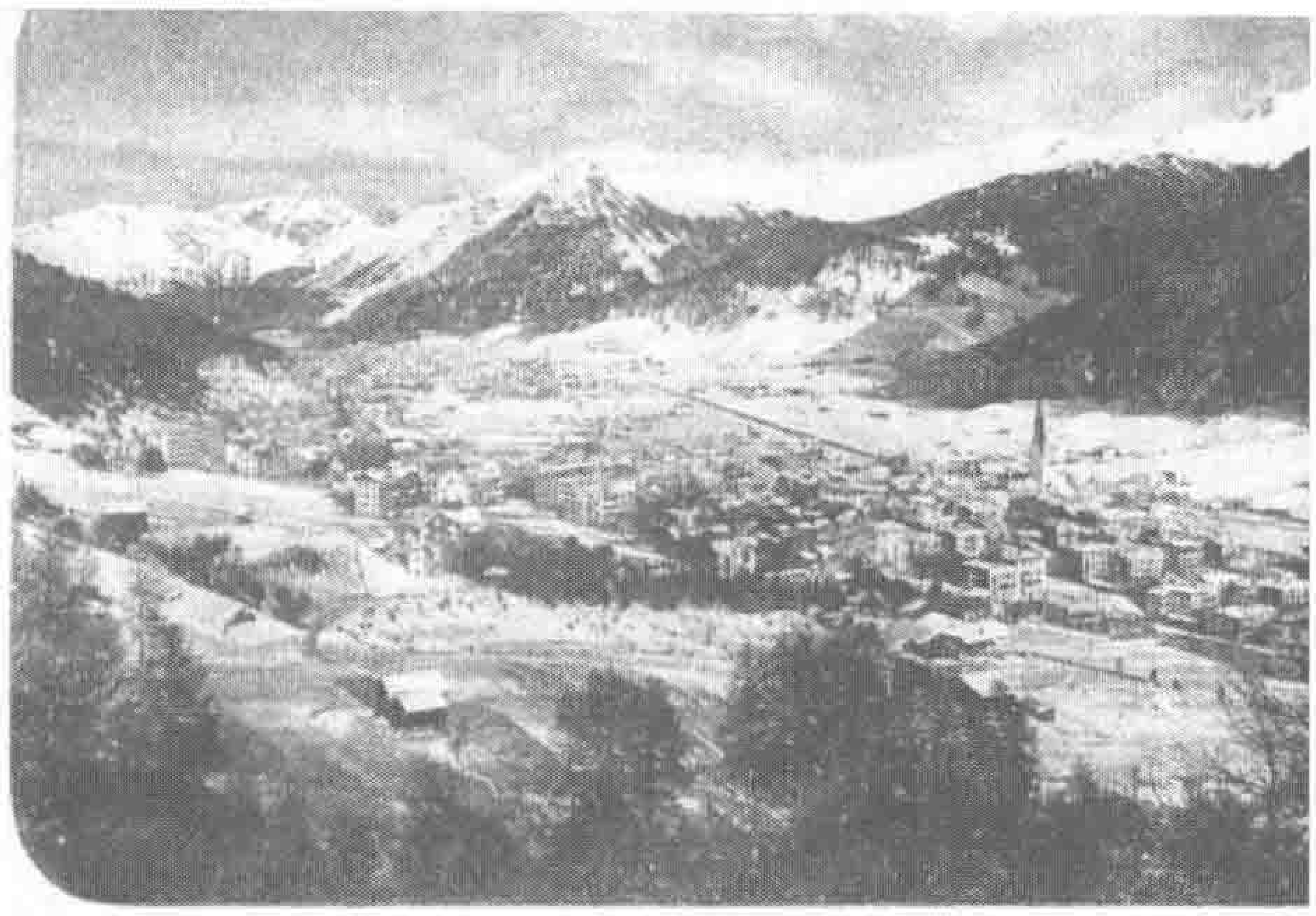


雪花飛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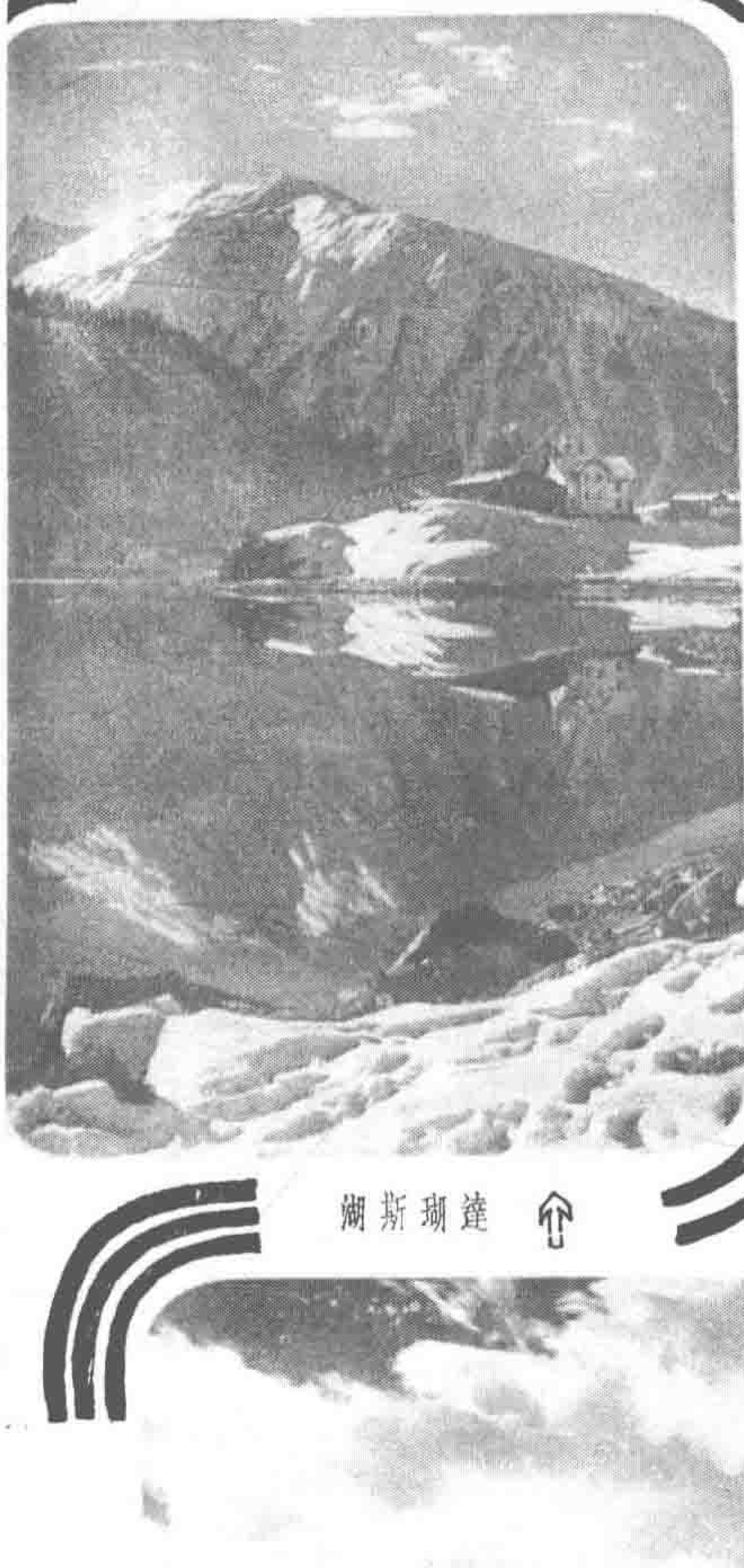


羊羣

達瑚斯



↑ 達瑚斯全景



↑ 達瑚斯湖



↑ 滑冰



⇦ 鉄人浩山「高凡三一七九密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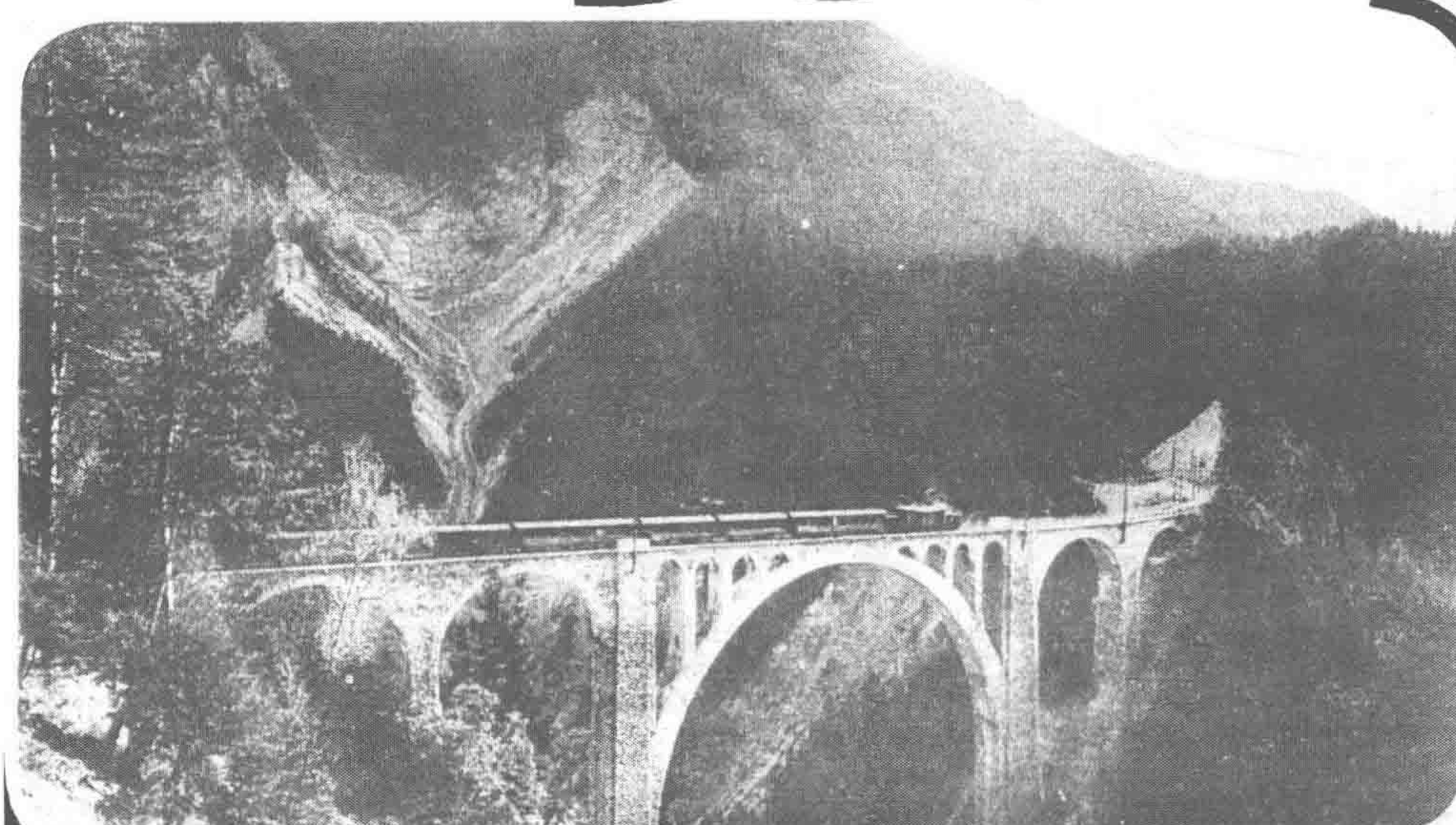




⇧ 達珈斯山谷



⇧ 光怪陸離之雪景



⇩ 牧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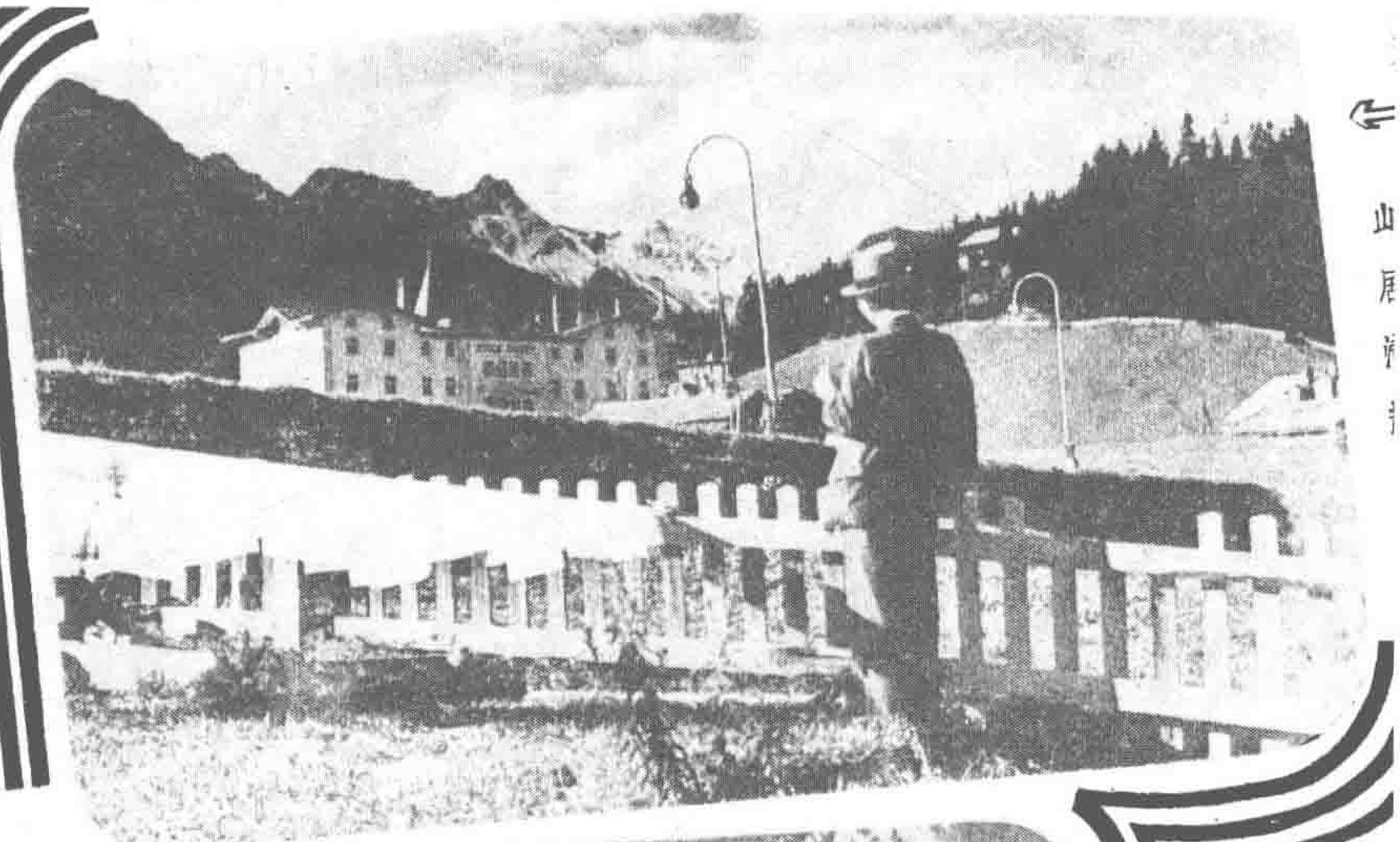


⇩ 摩拉山



山居小景

⇐ 山居前景



⇐ Arosa 山風景



Arosa 旅邸一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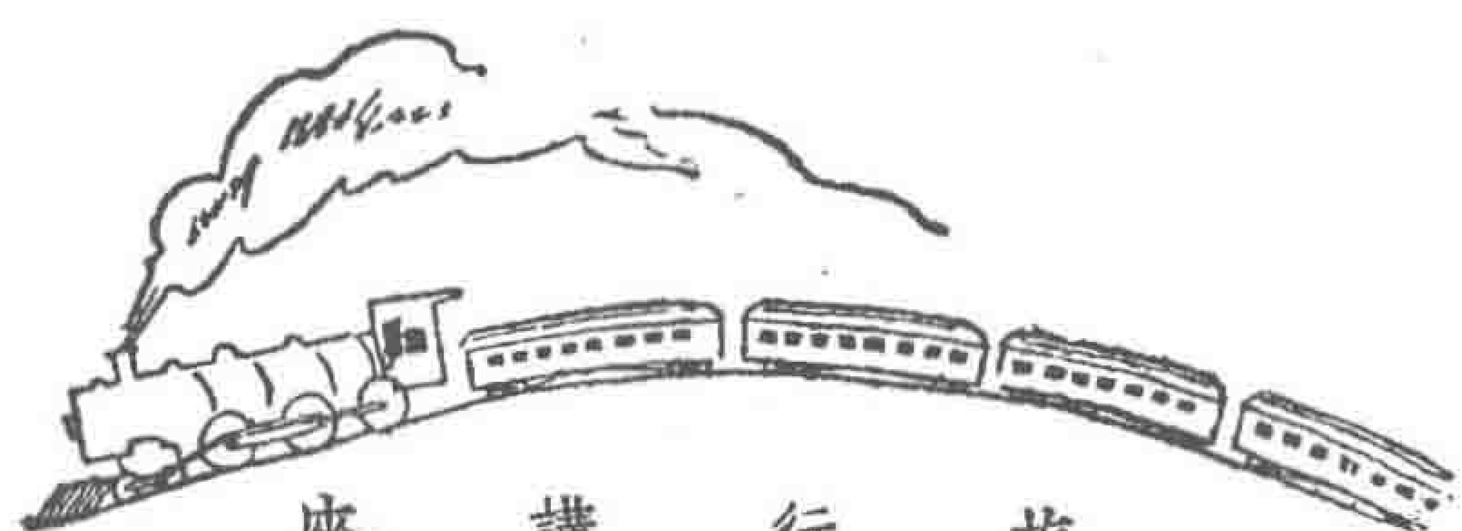


閑眺 ⇓



王雲五先生訪問記

趙君豪


旅行講座

我對於王雲五先生的印象，當然第一是因爲他發明了四角檢字法，第二是他在青年時代把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可是他使得我深深感動的原因，是他的一篇文章『兩年中的苦鬬』。

這一篇文章很長，我讀了三遍，至今還歷歷在心頭。從此文中我是很深切的認識了王先生，雖然，我們還是這回第一次見面。

王先生是一位極富於感情而又絕對有理智的人；因爲有理智，所以不能感情用事，但是王先生並不把理智克服了感情，他是用理智來維護感情的。我們試看商務印書館於一二八後遭逢着極度的困難，王先生應付非常的局面，把握住理智去硬幹，當時同人中很有不能諒解的，但是困難過去後大家纔知道王先生確實是爲了大衆，是爲了文化教育的貢獻，不是爲了他自己，同他過不去的人，個個都心悅誠服了，這就是他用理智來維護感情的證據。

王先生說：『無論怎樣無能力的人，祇要肯把全副精神應付一件事，多少總有一點的成就。』這幾句話是我最所服膺的，我知道他無應酬，無嗜好，他只有兩件事：一件是讀書，一件就是工作；王先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此次訪問王先生，是先期寫信去約定的。在商務印書館三樓狹長的會客室中，我們見面寒暄後，便坐下來譚下面所寫的問答。

「先生常出門去旅行麽？」我照着預定的題目首先發問。

王先生笑道：「很少出去，我很想出外旅行，總因爲沒有功夫。」

「旅行足以增長見聞，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們在旅行時，如果不細心體會，也得不到什麽。倘若隨時研究，則到處都是學問，先生的感想如何？」

先生很肯定的答復道：「那是當然囉！現在講求學問，本不一定要在講堂裏或者在書本上去研究，因爲這些還是死的，惟有旅行所得，纔是活的學問。我們要研究自然科學，就該出去旅行，實地去看自然界的現象；要致力於社會科學，自然到社會內層去探求。旅行是活的學問，全靠各人如何去研究能了！」

旅行是「活的學問」，王先生的見解，眞是很確當而又很新穎的。

我問道：「在國內，先生游歷過幾處呢？」

「很少很少，讓我想一想，我到過北方，在北平住了幾年。南方也去過；我是廣東人，從小就出來前四年纔回去一趟。此外的行蹤，就是在江浙兩省方面了。哦！我新近到青島去過一次，還是第一回……」

「外國呢？」

「外國走的地方倒不少，大概有十幾個國家。在歐洲方面，若英，法，德，意，瑞士，比國，荷蘭和丹麥。美洲就是去了美國，日本只得經過一下。」

「風景優勝，以何國爲最呢？」

「各國有各國的長處，也難以一概而論；不過瑞士是世界的花園；山明水秀，要以瑞士爲首了。」

「先生在國外游歷，有多少時候？」

「不過半年的光景，就是六年前到外國去考察的這一回。」

「先生出游時，需要怎樣的伴侶，纔算得志同道合呢？譬如一個人出去，總是很孤寂的呀！」

「我到外國，是一個人去的，倒不覺得怎樣孤寂，因爲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伴侶。一個人在路上行走，或是在舟車裏，倘是能夠體會到 Social 這一個字，則到處都是朋友呀！」

「發展游覽事業，同時可以表揚中國的文化麽？」我繼續發問。

「假使一個地方完全靠天然的風景來表顯牠的優美，則文化表揚的機會很少。依我個人看來，文化和風景，固然有相當的關係，但是很難密切。我們若以北方的北平和中部的京杭作爲根基點，去從事游覽建設，則文化和風景，可以相得益彰，一舉兩得；因爲這幾個地方的文化，都是有悠久的歷史的。中國儘有許多名山大川，除了佛教道教的寺觀外，表現文化之處，恐怕極少。」

「風景建設，當然先從便利交通入手，可是因爲開闢馬路或者其他建設的關係，有時不得不把古跡毀損了；要保存古跡，則如何建設，先生有何種方法去解決呢？」

王先生沉吟了半晌，他說道：「這種事，惟有取法於外國。譬如說瑞士，是一個以游覽事業爲國營事業的國家，每全年恃游覽收入，爲國家生存的資源，他們對於風景建設，完全依照天然的形勢去開闢交通，對於文化的表彰，極其有限。現在我且把瑞士的風景建設情形，約略說一說，瑞士建設風景區的原則，是把不容易去的地方，使得游人很容易到。我上次到其他各國去，目的是在乎考察，附帶着游覽，惟有到瑞士，是專爲了游覽。在瑞士住了一星期，我曾到少女峯去游覽，登過少女峯的峯巔，我方知道瑞士對於風景建設的偉大。」

我很急於要知道少女峯的風景建設，對於王先生說話，很用心

地聽下去。」

王先生繼續說道：「少女峯高一萬三千呎，照中國的交通方法，惟有苦了轎夫跨着石級一步一步的將游客抬上去自山脚到山頂，恐怕需要兩三天在半山還要住宿，也許山頂積雪，還不能夠上去。但是在瑞士游覽少女峯，只要早上動身，到下午；天還沒有黑，就可以游畢歸來。」



王雲五先生

「是怎樣的方法呢？」

「他們用盤山火車，從山脚一直開到山頂的最高峯；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都是在山洞裏走；因爲半山都是雪，並且火車必須迴環曲折，把坡度減低，纔能夠到山頂。結果我們到了山頂，一眼望去，幾千呎下的山峯都是雪。像這種風景建設，都完全爲天然風景着想，用科學和人工，把時間縮短，便利了游人。」

在此時，王先生談話的興會，漸漸增高，停了一會，他繼續說道：「上面所講的，是天然風景與古跡無關者應該儘量去建設；瑞士的少女峯，不過舉了一個例。其他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都是有深長的歷史，這幾個國家的古跡可多了。不過我的意見，古跡所在的地方，並不一定有天然的風景。像英德法等國保存古跡，都是照着千百年來的原樣保存，除交通有相當的便利外，都絲毫不敢有所增損；尤其是以保守著名的英國是如此。並且古跡所在的附近，也不准有大建築，恐怕游人反客爲主，見了新的建設，反而把舊的古跡忘懷了。至於美國，是一個新的國家，歷史還不很久，他們對於華盛頓的故居，就保存得很好。華盛頓的故居很矮，是二層樓的屋子，大部分是平房，所有華盛頓生平服用起居的東西，一律照原樣保存着；連佈置的地位都不移動，使得游人進了屋，可以追思華盛頓的生平，在這故居的附近，並無大的旅館，也沒有火車，僅備了公共汽車，供游人往返而已。」

我問：「先生在旅行中有時也遭逢着困難麽？」我問這句話的意思，是要知道王先生對於舟車中飲食起居或者有時覺得很難堪的地方。

王先生很爽快的答道：「沒有！我是不怕喫苦的人，在內地旅行，有兩個必需的條件：一個是舟車上下不怕苦，一個是飲食起居簡單化。我一切都很隨便，沒有床我可以睡地板，有臭虫來咬，我也能忍受；至於飲食，凡是別人可以下咽的，我都能夠喫。我又好勞動，在旅行期內，我總認爲機會難得，必儘量去游覽；清早就起來出去，到天黑纔囘來。囘來以後，還要在旅館附近去跑。總而言之，住慣城市任意享樂的人，到內地去或者以爲很苦，我是不怕苦的，反而覺得很自由。」

「然則在旅行中先生有最愜快的事嗎？」我笑着問。

「生平游覽，還是以瑞士之行爲最愉快。在瑞士六七天，一點沒有牽挂，儘量的去頑，瑞士水淑山清，交通便利，街市佈置，非常整潔，我倘徉了幾天，總算很愜快了。至於在國內的游蹤，時間都很短的，不過兩三天，……」

說至此處，先生想了一會，大笑道：「有一次我很高興，是到天目山去。這一囘，是中國經濟學社在天目山開年會，我和大家一齊去，高興的原因，是因爲我走了不少路。從我的表面看來，我是很胖的，上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徒步，是自己的身體苦；倘是坐轎，則自己的心裏苦。心裏苦又分爲兩種：一是人道主義，一是挨轎夫罵。轎夫表面上並不是罵，他們總是嫌胖人太重，不是要增添一名轎夫；便是沿途絮括不休，表示他們勞苦功高，到終點的時候多給一些賞錢。你想，大家有手有脚的，爲什麽人家抬轎，我自己不走路呢？」

王先生說得興會盎然，我也總算是一個胖人，聽了他的話，格外高興起來。

他於是乎接着說道：「那一次經濟學社開年會，浙江省政府盡地主之誼，給我們一些照料，臨安縣長好像辦差似的，事先僱了一百多乘轎子，等我們從汽車下來，坐轎登山。轎夫看見大批的人下了汽車，他們先爭着搶女太太去坐，女太太搶完了，便搶瘦子，我是胖子，不但沒人搶，簡直沒人要，到後來個個都上轎了，惟有我倘無轎可坐。臨安縣長親自在場，累得他很窘，便强迫一乘轎子請我坐。我上了轎，轎夫便說你先生福氣很大呢！像這樣福氣的人，總要三四個人抬纔好，他們口頭上是恭維，心裏實在是罵。我當時就說道，你們放心，現在還是平路，等到上山的時候，我下來走就是了。其實我跑山向來無此經驗，但是結果我一直跑上東天目山的山頂。這並不是我的本領，我跑到山頂的原因，第一是不願意受轎夫的欺

負；第二是嘗試嘗試。另外還有一個道理，是因為在半路上有一位女太太的轎槓斷了，我把我的轎子請她坐，有此數種原因，我一口氣走到山頂，同游的人都很希奇，以為年高的人竟有如此精力，這一天是跑了五十里路。」

王先生說完後，又大笑了一陣，好像猶有餘勇可賈的樣子。

這眞是替胖人爭氣，我表示無上的同情！

我問道：「第二天呢？」

「第二天格外高興，索性不要坐轎了。我又從東天目跑到西天目，連下山的路同平路計算起來，兩天一共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到此時，大家都對我有點另眼看待的樣子。多謝我的兩條腿居然為我爭了這口氣。」



王雲五先生題字

王先生說完了，我想起今年春天我到湖南游南嶽的情景，也是受了轎夫的欺負。我在南游十記上寫了下面的一段：

「翌日是三月六日，我們作南嶽之游，恐怕天氣寒冷，每人向旅行社借一件毛氈，將腿部牢牢裹住。仲廠長身體魁梧，不用說，是僱轎夫三人。惟有我，身體並不很高，看起來只須兩個轎夫，其實我體重是一百六十八磅，兩人總覺有些勉强，走到祝聖寺後，前面的轎夫，向我說：

「先生，你福氣很大呢！」

「唔！」我莫明其妙地答復着。

仲廠長是老湖南，他明瞭轎夫的用意，就為我多僱轎夫一人，所

謂福氣大者，就是癡肥體重的意思。』

可惜我沒有王先生這樣的勇氣，倘若王先生遇到我這個轎夫，說不定要下轎徒步呢！

閒言休絮，我再問道：「先生出外游覽，也隨時注意當地的古跡麽？」

「我對古跡，並不很熱心；並不是不看，不過不情願因古跡而妨礙到游覽罷了！我久居城市，一旦出外，必儘量看自然之美，所以還是飽看山水爲第一，其次就是地方上的情形和活的風俗，因爲活的風俗比死的古跡眞切；尤其和車夫轎夫談話，從他們口裏可以得到書本上不能得到的智識。我對古跡很懷疑，有時書本上有而本地方並尋不到；有時甚至於連古跡都是假的。」

這幾句話眞不錯！古跡也未見得可靠！

「先生常坐飛機麽？」

「在美國坐過的，從紐約飛到華盛頓，路程很短，感覺得很舒服。」

「到外國去旅行，關於言語舉止，我們應得注意的是怎樣，先生可以見教麽？」

「言語舉動最要緊，這又譚到方纔所說的 Social 這一個字了。這個字的意義，並不能譯作社交，很難得確切的意義，不過總含有社會性的意思。出門的人，不要太拘謹，要有一點 Social，這樣，在路上，在舟車中，都可以得着朋友。在美國很隨便，只要你自己要朋友，朋友總會有的。英國人富於保守性，不容易招呼。現在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先生說時，又有笑容。

「一定又很有趣味的！」我說。

「從美國紐約泛舟渡大西洋，到歐洲去，最快的大船，大概是四天半；同時也有慢而小的船，要十一天功夫。我向來不怕暈船，情願坐小的船，第一是省錢，第二是舒服。小船頭等的價錢，只等於大船的二等；船上的供應極其舒服。我要利用這十一天的光陰，在船上把考察的記載整理一下，所以就坐小船到歐洲去。大概坐小船的人是學者或是自由職業的人，船上很自由，大家都不講究拘謹，在這個船上，我就結交了一個美國朋友。後來到了巴黎又遇到他：：」

「大約有什麽可笑的事麽？」

先生笑道：「是的，巴黎的旅館，分爲兩種：一種是能英語的旅館，費用大而不好，不過他們有善於英語的嚮導陪你去游玩。另一種是法國旅館，如果懂得法文的人，應該去住這種旅館，費用固然低廉，供應得又極其舒服，我是略懂法文的，就住到法國旅館裏去。這個美國朋友，好像美國某大公司的會計主任，有了一點積蓄，特地

到法國來游玩的。他住在英國式的旅館，因為不懂法文言語不通，處處覺得不方便，後來見到我，如獲至寶，親熱得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樣。他告訴我，他要買的東西自己明明知道應該到這一家去買，偏是嚮導的人不贊成，領他到別家去，他雖然不情願，但是不能開口，也沒有法子。」

我笑道：「此眞所謂啞旅行也。」

「是的，眞是啞旅行。我陪了他一天，後來又替他買了到英國的火車票，送他上車，臨別的當兒，他一副親熱的嘴臉，如同自己家裏的人，眞是弟兄一般。我講了這一段，是證明出門時必須要朋友，同時又可以知道美國人是很隨便的。我們中國人的性情，固然不很活潑，又不十分歡喜交際，到外國去，應該稍加注意，最好還是能夠多Social一點，準會到處得着朋友。」

「先生的話，眞是經驗之談，先生也是愛熱鬧的人呀！」

「不，不是的，我向來的習慣是人多時歡喜孤寂；就拿我的家庭說，家裏的人很多，是一個大家庭，不過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我可以一個人坐在小房間裏做事，一點聲音都聽不見。但是在十分孤寂的時候，我倒反而愛起熱鬧來，能夠把環境轉換一下。」

我要問的話是完了，我們談話不足一小時。

王先生說話時所表現的神情，很使我聽了增加興會，尤其是前面所說跑上天目山的一節。我又覺得王先生的談話，很有條理，越說越有精彩，好像寫文章似的，這大概是學者治學的方法呀！」

今天見了王先生的人，再回憶他那『兩年中的苦鬬』的文章，我是深深地為他所感動了！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行為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戶力求鞏固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程函索即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貯開立存摺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所定利率較為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存洋二百元六角四分十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存款要目

活期儲蓄　整存零付　特別整存整付
特別儲蓄　整存付息　特別零存整付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禮券

最新添辦　教育儲蓄存款
利息優厚　存取便利

□備有詳章　承索即奉□

世界最忙之女子

世界最忙之女子，殆無過於美國之赫里阿羅特小姐矣，小姐為美國國立問訊處之主任，該處設於美京華盛頓，專司一切問訊事務，不受任何費用，亦不限問訊之範圍。因之過去兩年間，伊所答復各界之問訊，在二〇〇・〇〇〇次以上，亦可謂舌敝唇焦矣！

各項問題，往往極饒興趣，茲擇錄數則如左：

（一）我家所用之美國國旗已經舊污，能否洗濯否，如加洗濯，是否違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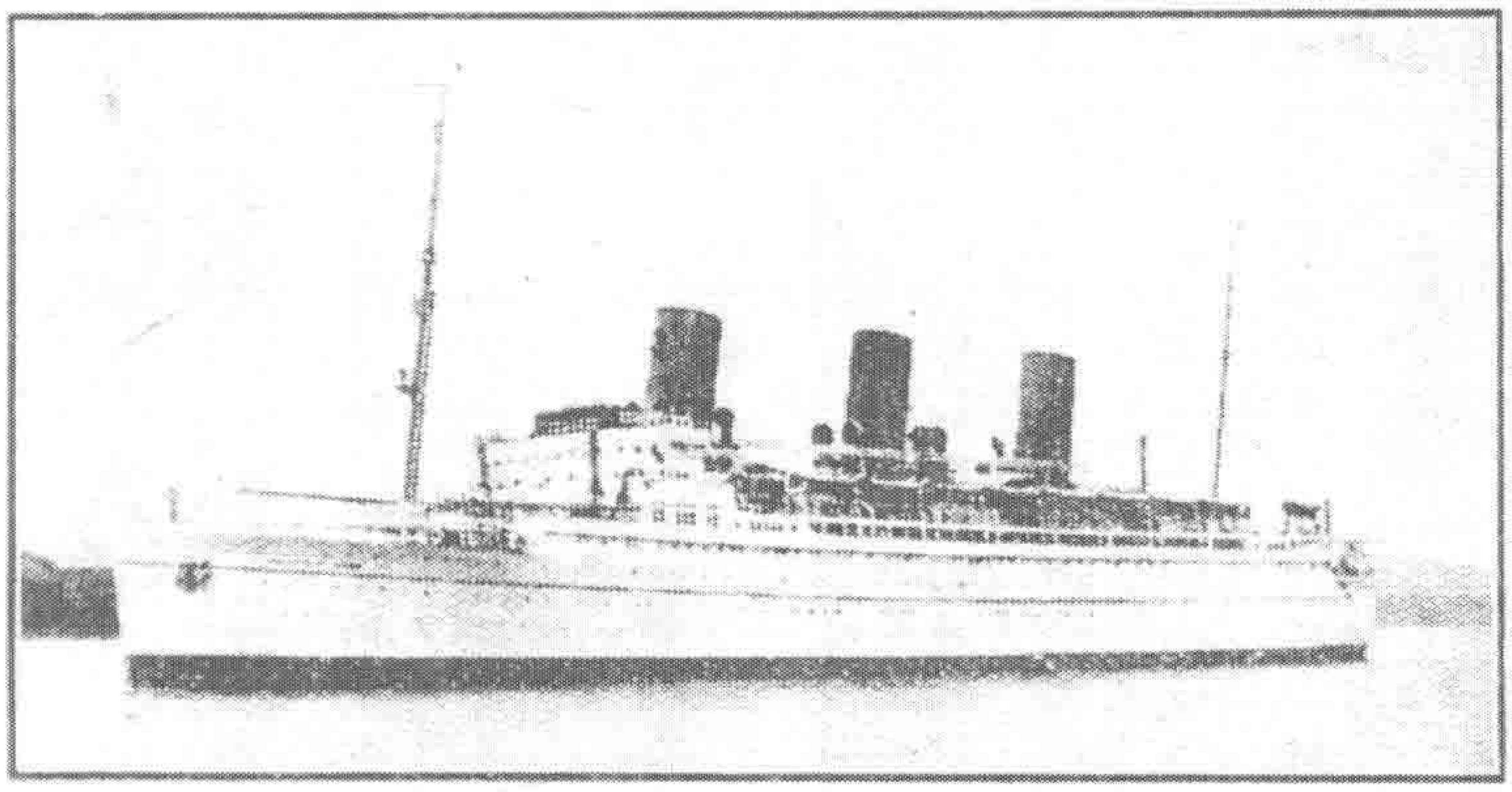
（二）司法部有與予相同之手印乎？

（三）至總統府用餐，應着白色領帶抑黑色領帶乎。

（四）特納西之風，每小時速度若干里？

（五）長羊毛內衣，在愛斯基摩人作若何稱謂乎？

據赫里阿羅特小姐談，各種問題，多不易置答，且有關於專門科學者，吾輩答復，總以極誠懇極忍耐之方法出之，曾有一次，一婦人電話相告，謂其僕人失蹤，其面貌年齡等，請代查訪，其後果設法代為覓得云。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線機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啟

上海北京路一號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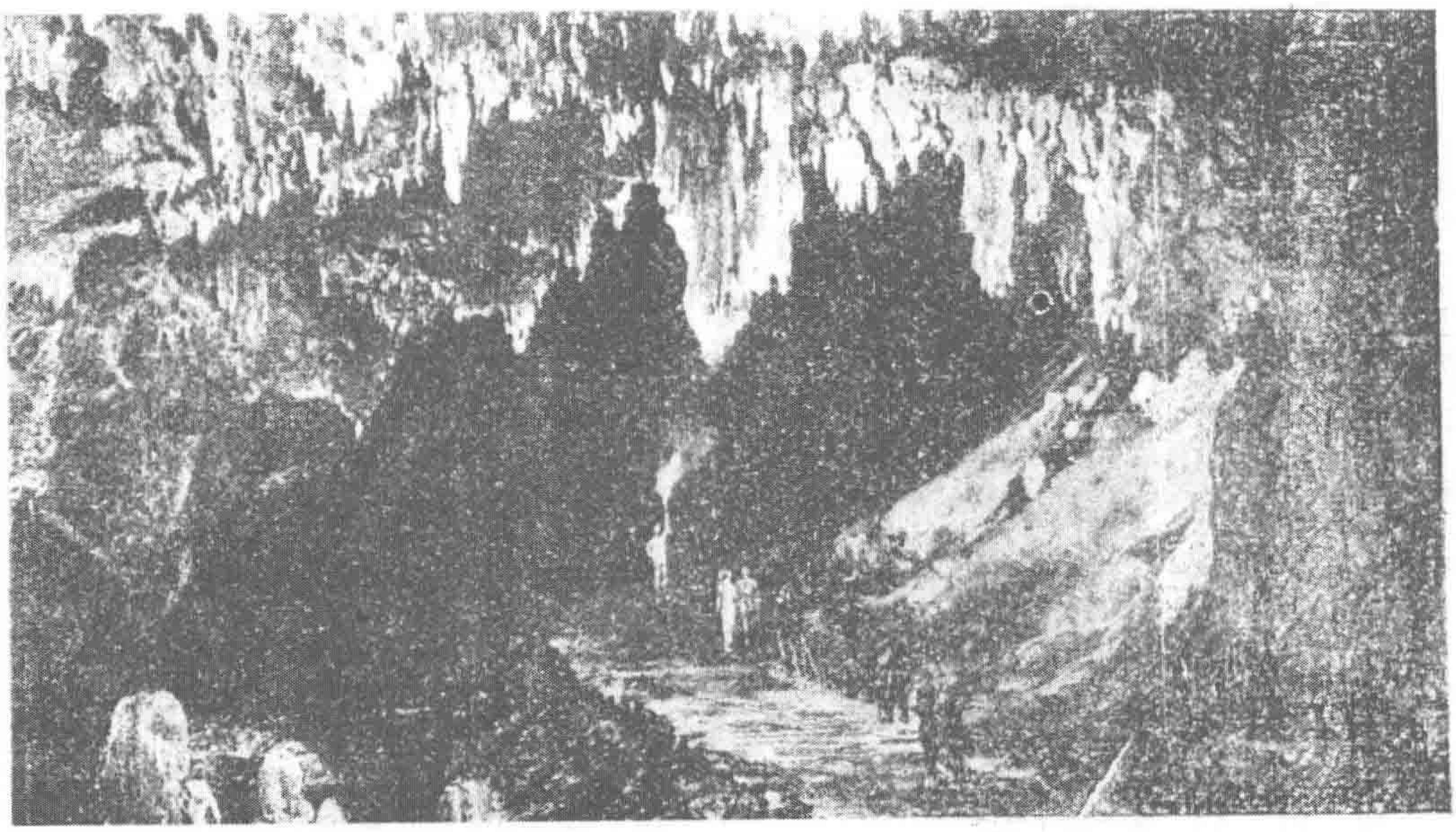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正月五日　俄國皇后號
★★正月廿七日　日本皇后號
二月九日　亞洲皇后號
三月十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三月廿三日　俄國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正月廿八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二月十二日　俄國皇后號
二月廿五日　日本皇后號
★★三月十二日　亞洲皇后號
三月廿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亞洲及俄國皇后號不往檀香山



環頂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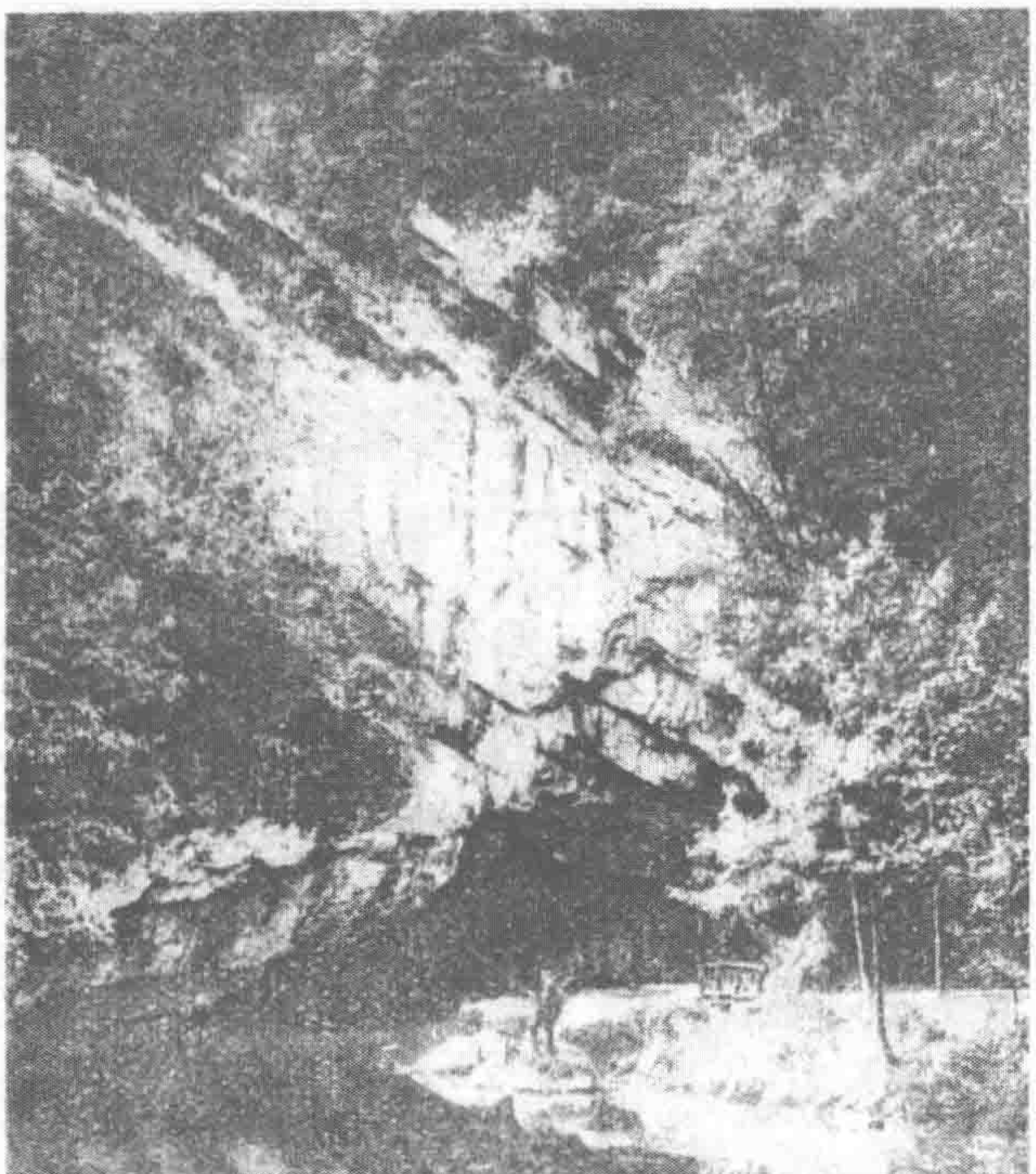
比國昂洞記遊

馮朱棣

曩遊宜興善卷桑庚，以爲洞之大莫此若也，及遊比國昂洞，則又觀歎止矣。洞在比利時國東南部淶泗河畔之昂村Han-sur-Lesse 山中，以在昂村，故名昂洞 Grotte de Han。發現於一七七一年，一八一四年始從事開闢，嗣後逐年整理，以成今日之遊覽名區；凡遊比國者，靡不知有昂洞焉。二十五年六月五日，由里愛巨 Liege 駕車西向，沿謬司河 Meuse 前進，兩岸多礦山工廠，比國工業區也。經羽伊 Huy，折向北岸，過 Marche des Dames，至前比王亞培爾垂崖處而憑弔焉。更西至那慕爾 Mamur，市肆濱謬司河兩岸，中貫長橋。北岸小山，聳立河濱，汽車可由折達山巔，俯瞰全城，舊有砲台，雄踞山頂，今廢。下山南向，車行謬司峽間，時而羣山緜亙，時而河流廻繞，風景似畫，比國風景名區也。經第農 Dinant，直達昂村，居民五百餘，市肆數十家，多旅館及小肆，專售風景畫片，及遊洞紀念品，均恃洞爲生者。此洞冬季漲水，洞內水深十五公尺，遊客絕跡。春季水退，直至秋季，爲遊覽時期。竊意遊覽地點，須景物奇異，設備周密，交通便利，方足以吸引遊客。此洞則深邃曲折，奇離雄偉，洞內電燈通明，空氣常新。交通則北自安特衞普 Antwerh 以抵荷，西自俄斯坦得 Ostende 以抵英，南由沙勒爾瓦

二九—一三五

Sharlerei以至法，東由摩勒斯勒 Moresnet 以達德，均朝發夕至，故遊客雲集，年達二十萬人。入洞遊資人納三十五法郎（每一比國法郎約合華幣一角二分）一洞之微，吸收遊資如許，吾國不乏遊覽名區，安得經之營之以吸遊客乎！自昂村購遊覽劵，登遊洞火車，每人再納三法郎七五，遊客分批入洞，每日晨七時半至晚六時止，規定十批，火車由山坡漸達山頂。下車，步行下山曲折達洞口。淶泗河由此入洞，潛流洞底，試閱比國地圖，藍色之淶泗河至此中斷；所註地名為 “Pert de la Lesse” 意即淶泗河至此隱沒也。入洞後由導者驗遊劵，乃由石級下行，初進為環頂廳 La Salle des Manelons，兩旁積水中築長隄。洞頂高十八公尺，鐘乳倒懸，怪石羅列。更進為鐘乳廳 Salle du Trophée，高二十公尺，大鐘乳矗立其間，高約七公尺，直徑稱是。電炬照耀，成乳白色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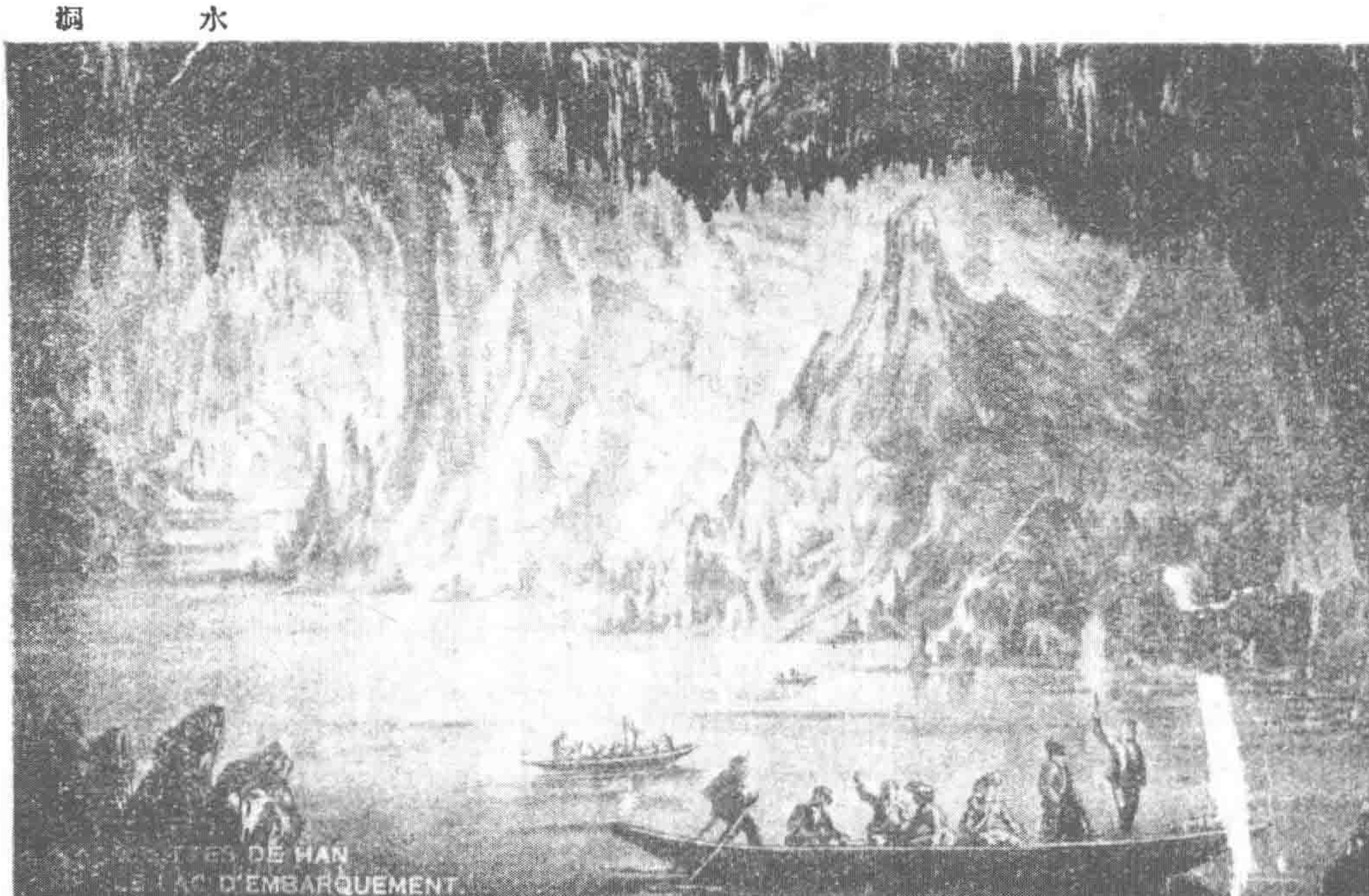


水洞出口

堆。洞頂泉水，滴滴下注，導者云：泉水滴下，結成鐘乳，一公厘徑，須經三年，此鐘乳直徑六千公厘有奇，則其結成年數，當在二萬年以上也。更前進達回教寺 La Mosquée，鐘乳倒懸若魚翅，燈光照耀，黃色透明；導者以手抨擊，淵然發金石聲，音之高下，隨鐘乳之厚薄而各殊，儼若奏樂曲折更上，大鐘乳兩座，聳立道左，以其形若希臘古戲院 l'Alhambra 石柱，故即以此名之。再由石級下行，洞漸狹，山頂石塊崩墜，堆積道旁，洞頂石塊亦有現裂縫，勢若岌岌下墜者，過此殊惴惴。導者云：石塊崩下，恆在冬季冰凍時，遊覽時期鮮有崩裂者，故於遊客無碍也。過此，洞內積水，架木橋以通往來，右側懸崖上，於電燈隙處生鮮草數莖，長不及寸，碧綠可愛。洞內終年不見日光，不長植物，此處藉燈光生此細草，導者特指示遊客焉。過此右折，山洞又開展，深水一泓，橫亙道左，即淶泗河伏流洞底後，

至此復現，故名為 reapparition de la Lesse。曾有試涞泗河伏流長度者，於洞口傾入顏色水，經二十四小時後，始在此流出，可知洞底水源之廻紆曲折矣。河上架橋，以通兵器廳 La Salle d'Armes，為六十四公尺寬之石坪，遍設座位，以售飲料。在此稍憩，奏樂以娛遊客，此處深度，較洞口低一百六十公尺。由此左折以上，為教堂廳 Salle du Dome 形如覆釜，中有高台，洞頂高一百二十九公尺，徑二百六十公尺，為洞內最深廣處。內置探照燈，遍照洞內各部，以示遊客。道左有石柱，遍生石英，燈光到此，閃閃奪目。洞頂怪石森森，如鬼斧神工，燈光所及，陰氣沉沉，如置身地獄，遊客至此，倘閉目遐想，設僾身蒞此，感想若何，恐鮮有不不寒而慄者！探照燈遍照後，卽熄滅，全洞黑暗，更由導者燃火炬，自亂石中爬行達洞頂，以示洞之深廣。火炬所經，祇如星星鬼火，蕩漾黑暗中，未幾電燈復明，循道以上，洞又狹隘，鐘乳下垂十餘丈，摺疊如衣，故名 La Graude Drapenie。過此為纓絡廳 La Salle des Draperles，怪石下垂若纓絡，洞底積水，探照燈遍照水石間，五色繽紛，絢麗異常。經此左折達水洞，艤舟以待，遊客登舟，電燈熄滅，舟行黑暗間。左轉，於右岸平坡上，見有執火炬，排列爆竹者，於火光微熹中，見左岸懸崖壁削，洞頂白石齒齒，隱隱約約，不知其深邃幾何，此時也，如夢遊奇境，置身另一宇宙間。更左轉，見綠光一線，橫亙水面，初疑燈光，舟更前進，則知為洞口天光也。洞口樹木陰森，天光自綠葉間反射水面，故色綠一如燈光，在洞中不見天日者凡兩

水洞



二九—一三七

小時，雖有燈光，仍黑暗如夜，驟覩洞內透入之一線天光，目為之眩。舟出洞口，洞內爆竹齊鳴，聲震山谷，洞口音樂大作，以迎遊客。捨舟登岸，數十步即至昂村。洞長五里許，步行及舟行共歷兩小時，光怪陸離，不可謂非宇宙間一奇觀也！由昂村乘原車北行，經聖荷培脫 St. Hubert 拉樂希 Laroshe 由比利時高地 La Hante Belgique 返里愛亙。二十五年八月，馮朱棣記於柏林伴遊者比人 Pirard 也。

財政部註冊立案

亞洲銀行

資本　五十萬元（全數收足）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款 匯兌 貼現 承兌 押匯 保管 倉庫 代辦

添設倉庫　倉庫，本為本行業務之一，現已正式落成，地址在麥根路火車站，設備完善，管理週密，交通便利，取價低廉，倘蒙惠顧，無任歡迎，如欲派員趨前接洽，亦可照辦。本行辦理各種存款，利息優厚，手續簡捷，特此附告。

行址　上海甯波路八十九號

電話　一七五〇〇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　有無線二二四二號

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起下午四時止星期日休業

交通銀行

總行

上海黃浦灘路十四號

電話　一二八二八轉接各部處

電報掛號　中文六六三九　英文 Chiaotung

國民政府特定為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

主旨

服務社會　扶助工商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匯　承兌　貼現　國內外匯兌　儲蓄　信託　經付債券本息一切事宜

分支行處

上海支行　南京路　民國路　提籃橋　界路
南京　下關　鎮江　泰興　黃橋　丹陽
武進　金壇　無錫　溧陽　蘇州　常熟
太倉　揚州　高郵　泰縣　東台　鹽城
南通　溱潼　姜堰　清江浦　淮安　寶應
如皋　徐州　蚌埠　新浦　板浦　青口
蕪湖　宣城　漢口　武昌　長沙　南昌
九江　沙市　宜昌　杭州　寧波　鎮海
臨浦　沈家門　紹興　衢州　餘姚　定海
蘭溪　溫州　金華　天津　北平　保定
唐山　石家莊　太原　開封　鄭州　陝州
靈寶　濟南　棗莊　滕縣　青島　烟台
威海衛　龍口　瀋陽　南滿站　大連　營口
孫家台　四平街　洮南　哈爾濱　長春　吉林
黑龍江　張家口　大同　宣化　歸綏　包頭鎮
香港　廣州　廈門　鼓浪嶼　福州　漳州
西安　渭南　咸陽

美洲大陸橫斷記(上)

本多市郎原著
亭亭譯

旅

1. 尼加拉瀑布

開了紐約，向着尼加拉前進。

預定明日，視察尼加拉瀑布後日視察第脫勞的福特工場。然後經由支加哥而橫斷阿美利加大陸，前往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磯。我一邊在頭腦中描畫着忽促的旅行日程，一邊在寬暢舒適的阿美利加的一等寢車中酣然睡去了。

三月三十日晨，抵達尼加拉，在車站附近的飯店中用了朝膳，與在火車中相識的白人夫婦倆共同僱了一輛汽車，前往參觀尼加拉瀑布。在尼加拉街上馳走僅僅一兩分鐘，已經到了瀑布所在了。在瀑布的上流，河岸的公園裏面駛着汽車，眺望那向着瀑布方面擠過來的海一般的水量，渡過了那駕在阿美利加瀑布上流的石橋，便來到了樹木繁茂的哥脫島。這個島，乃是介乎阿美利加瀑布與尼加拉瀑布的中間的一個川中島。

一從汽車中降下來之後，有如萬雷般的瀑布的聲響是震耳欲聾，土地為之鳴動，非常可怖。走近了鐵柵而從上面眺望阿美利加瀑布時，瀧的闊竟有三丁左右看去好像是一條巨大的河瀨。而且據說高約一百六十尺。在加拿大瀑布的旁側，殘留着雪的三個小島是排列着，低低的橋是駕着。縱目觀望從這裏向着加拿大瀑布直進的滔滔的水勢，實在有些可怖之感。在長的石橋上折回，經由河岸的公園而渡過鐵穹的大橋。這橋名叫亞伯橋，凌跨在二大瀑布的潭的下流，從橋上眺望瀑布，極佳。

渡過了橋，便是英領加拿大。向左上行時，在一眼可以望見兩瀑布的所在，有一隻眺望臺，並且有出賣土產物以及風景卡片的店。加拿大瀑布據說高一百五十尺，闊二千一百尺。從這裏到瀑布的裏面，有昇降機，我們便決計付了昇降費而前往參觀。皮靴外面套了橡皮的長靴，頭上也戴了防水具，乘上了昇降梯。陰森森的昇降梯是漸漸被吸進了漆黑的闇穴中。昇降梯一停止時，便橫走進地道中，最後是到達了加拿大瀑布的裏面。

從雪與冰的孔穴中眺望時，與有如天崩地坼般的大音響，同時，

在眼前掉落下來的大飛瀑的美觀壯觀，天地間實在沒有可以譬喻的東西的。

回返到了地上，便乘汽車向下流馳走了二哩左右時，急流幾乎直角地向右轉換方向的場所是在着，在這裏生出了一大漩渦，展開了一種實在淒怖的光景來。在這大漩渦的上面，鎖繚鐵道客車是在着。我便試乘上這車中。

鎖鏢鐵道車的架線，從崖通到崖，長約有四五丁。一次衹容二十人左右的有如電車那樣的小小的箱，是在距離水面約一百數十尺的空中，滑着一根的針線而吊着行進。當箱通過大漩渦的中心時，眺望脚下，眼睛好像眩迷一般。往復到了對岸之後，乘上等待着的汽車，回返到亞伯橋，在美國國境那方的岸上，偉大的水力發電所是在着。

這個尼加拉瀑布，乃是位置在伊里湖的湖水流注於恩他里沃爾湖的中間的所在。雖是可驚的水量，而附近絲毫沒有風光，僅僅闊度很廣罷了，所以不使人感到瀧的印象。我恨不得想將我國典型的紅葉的華嚴瀧給那些看過尼加拉瀑布的人們見識一下。

渡過了亞伯橋，在美國的方面，稅關的檢查非常嚴重。

午後一時左右，回到停車場，找尋前往第脫勞特的火車，但沒有恰巧的列車。據說是要到了二時左右，藉長途汽車的前往第脫勞特的列車連絡之後，然後乘上該列車的。

長途汽車渡過了尼加拉河，在加拿大境內馳走，直到名叫康菲爾特的所在爲止，和前往第脫勞特的列車連絡。

2. 工業都市第脫勞特

從康菲爾特車站起，暫時之間是加拿大的火車旅行。這個火車的車掌，對於客人的目的地一一都記得，走來報告下車的車站。車子在細長的安里湖的北方馳走的期間，天是向暮了。

要從加拿大渡到第脫勞特市，不得不越過那條從孝倫湖流向安里湖的運河的。

在不知不覺之間，列車是抵達了第脫勞特的停車場。

我在車站的賣物處找尋了一幅地圖，乘上電車，前往曾經聽人說過的史丹脫拉旅館。

這個旅館，位置在第脫勞特的中心的廣場裏面，是一個有一千個室一千個浴室的大旅館，而宿費却頗廉，設備也完美，侍者招待也極親切。

在旅館的食堂中用完了晚餐，出去在夜之第脫勞特街上散步。

這個都市，在最近三四十年之間急速發展而成爲了一個工業都市，現在人口一百五十萬。在中央廣場的四周，數十層的高建築是集合着，具有小紐約的氣象。

來到了電影院林立的繁鬧的場所。雖然爲時已過十時，而電影院中陸續入場者却很多。外面有一塊招牌，寫明澈夜開映，每人一角。我買了一張入場劵便走進裏面去。

裏面已經擠滿了客，觀客以勞動者爲多，也有響着鼻息聲而打盹着的。

電影映完了，於是搖鈴而開始抽獎。在每個看客所持的入場劵上面都附有一個號碼，凡是中獎的便付以二元三元的現錢。雖然在半夜之間舉行這種驅走睡魔的抽獎兩次，並且澈夜開映電影，但其中也有並不在乎觀看電影，而實在以睡宿爲目的而前來的人的。一角的宿費大概無論那裏都沒有這樣便宜的吧。

過了十二點鐘，囘歸旅館。在桌子上面便箋，信封，鋼筆，墨水，以及旅館的名信片等等是整齊地按置着。開開抽屜看時，在裏面有如電氣的開關器那樣的東西是在着，於是便試將這向右略略轉捩一下。忽然，很幽靜的音樂是響起來了。再略略扭捩一下時，演講是聽到了。更向左轉捩時，乃是女人的最高音的獨唱。

因着針的方向，新聞報告以及報告陽氣的跳舞音樂也聽到了。在我國，二重放送固然並不希奇，但這個却是在深夜中，所以不得不使我感到驚異。

美國無線電的發達是非常的，據說全國有九百個波調各異的私設放送所，電臺的數目達一千五百萬。這些放送所，原來大多以廣告放送爲目的，晝夜無別，競爭着放送演藝講演以及新聞報告等，而在這些放送之間，插入宣傳廣告。又在合衆國教育局間，設有無線電教育部，俾藉無線電放送以補助學校教育之不及。

因此，不論演藝，不論講演，愛好聽的人們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時候隨意聆聽。尤其無線電教育，對於一般不能通學的人們，實在是一種非常的福音。作爲一種國家的國民教育法，也頗適切。

3. 福特工場

三月三十一日晨，由旅館方面用電話介紹，我是前往視察位置在第脫勞特郊外的世界第一的福特工場。

依着車掌的指示，降下了車之後，便看見在白色三層樓的福特公司的事務所總館的屋上，阿美利加國旗是飛飄着。

進入了大門，將名片遞給閽人之後，略待片刻，名叫川崎的本國人職工是出現了。能夠聽見日本語的說明，那是比什麽都可喜的事情。

工場區域的全面積一百三十四萬坪，其中有七萬五千人是勞働着。據說如果發揮出工場的全能力來，那麼一天可以完成一萬輛的汽車。如此說來，大東京的全部汽車三天之內便可以製造完成。

福特工場裏面，世界各國的人都被採用，而本國人的職工則據說祇有四名。

聽了川崎君大體的說明之後，便隨同着專門的引導者巡往參觀工場。

各工場之間，搭乘汽車是循環運轉着。先來到運河的埠頭參觀時，巨大的汽船是有好幾艘抵達了，正在搬運舊鐵，木枋以及礦石等的原料上來。

這些原料，各各被機械地搬運到各分業工場中去。鐵鑛由鎔鑛爐加以精煉之後，做成爲鑄物，做成爲鐵棒，做成爲鐵板鐵線，然後再依次由吊運器運往各種的部分品工場。製銅場也是相同。

羊毛運往紡績工場，木材運往製材工場，玻璃的原料通過了玻璃工場而做成爲汽車用的一切玻璃部分品。

在橡皮工場，輪胎及其他橡皮製品是被製造出來。

這些由各種工場製成的部分品，由連絡運轉於各工場間的吊運器吊起來，依着汽車構成的必要順序，以適當的速度，集合至構合工場裏面。

在構合工場裏面，在推運軌道的上面，車軸和大骨是先已被構成了，依着次序排列着，以適當時間的停止而進行着。兩旁站立着的職工，便將那些被吊着而降垂到自己眼前來的部分品拿下來，裝置在那依次進行着的車體上面。這種工作，並不是人在使用機械，實在是機械在使用着人。

在車體上面，馬達是裝上去了，泥除（掛於車輪上以防泥濘飛散之具）也裝上去了，把柄和照明燈也裝上去了，等到車脊一罩上去，便完全成爲了汽車的模樣，漸漸向推運軌道的終點行去。

這樣子，完成了的汽車是陸續向着倉庫裏面走進去。

據說，從兩個鎔鑛爐裏面每天吐出一千二百噸的鑄鐵。在列有十個巨大的鎔鐵桶的製鋼所裏面，鑄型的圓筒是排成二列而接續進行着。在製作各部分品的鐵工所裏面，到處運轉着吊運器，將材料取來。瀏覽了僅有汽車的泥除吊垂着轉動着的工場以及車輪工場等之後，又來到舊汽車舊鐵的壓搾粉碎工場來。

在數萬坪的置物場上面，幾萬輛的舊汽車是依着次序被乘載在分解工場的運進機上面，排成了行列而行進。在分解工場裏面，在這舊汽車行列的兩旁，職工是排列着，各各從舊汽車上面將部分品拆除下來，放置在在後方進行的運進機上面。也有拆除玻璃的，也有拆除輪胎的，也有抽出坐墊來的。舊汽車依次進行，直到最後的殘骸進入了壓搾室裏面，從縱橫和從上面被壓縮着，成爲了舖蓋般大小，再依次向鎔爐方面進行。這樣子，舊汽車是變成新汽車的。

舊鐵，不論怎麼樣的大鐵材，大鐵管都是粉碎了而進入鎔爐之內。而運搬和積卸，則使用磁力。從起重機上面鐵槌是吊着。藉着這個鐵槌的電氣磁力將舊的鐵屑吸集在。每次據說可以搬運一百貫左右的鐵屑。此外裝紙工場，水門汀工場，玻璃工場，二十四萬基羅的電力自給發電所，以及自用汽罐車製造所等是附屬着。

在驚歎之中完畢了一週的參觀，再度乘上停車場上的公共汽車。

據引導者的說明，福特並不以製造有產階級的多餘的汽車為目的，乃是以供給勞働者的實用汽車為目的。現在，這個工場的職工的大部分，是藉汽車來往的。全美國中福特工場的使用人計十七萬五千人，而福特工場却從來沒有能工的事情發生過。又據說，和福特有關係的範圍以內，乃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禁酒鄉。

在總館的食堂裏面簡單用了午膳之後，趕到旅館，算清了房資，急忙乘了出租汽車馳往中央停車場，成為了前往支加哥的列車中的人。

4. 大支加哥

午後十時左右，支加哥的街迫近時，閃閃發光的很多的電燈是顯現出來了。從事夜間作業的工場以及明亮的高層建築也看到了。雖然是在晚間看去，但好像煤烟那樣的空氣，却給予我們一種這不愧是世界第一的工業都市的這種感覺

列車在市街上馳走了約三十分鐘，抵達了支加哥的舊的中央停車場。將行李暫時寄放在車站裏面走出到驛前的大街一看，發見了在高的建屋的壁上書有一元半附有浴室云云的大旅館。

連忙定下了二元的室，吩咐黑人的脚夫前往車站中取了寄放着的行李箱。

藉着好像是裝物用那樣的昇降梯而昇到了四層樓時，在敷着黑色絨毯的廣廊下，那種陰沉沉的壁的顏色，以及扶梯的鐵的手欄等等，都很煞風景，毫沒有旅館的氣分。女傭哪，小使哪，全部都是黑人的小孩。客室雖有三百間，而據說住宿的客人却寥寥無幾。雖然也感到一些不安的氣分，但就罪惡之都支加哥之第一夜而言，這也許反而是一個很相應的旅館亦未可知。

支加哥市，乃是與世界第一的淡水湖米西庚的西岸二十七哩相接的世界工業首都。百年前是生長在草原之中的一個小都市，而到了今日，則成為了人口三百五十萬，世界第四位的大都會了。是世界最大的鐵道集中點，據說從各地，每日有二千的列車開到，三萬四千的貨車出入。加之水運也很方便，所以是食料品，木材，工業原料，製造品的最大集散地。

市內，東西南北是藉着井形的道路而形成為整然的區劃。彼米

西庚湖畔的中央公園與支加哥河所包圍着的叫做路泊的地域，乃是市的中樞區域，在一八七一年，曾經遭逢到一次有名的支加哥之大火，而現在，則成爲了大廈高樓鱗次櫛比的繁華中心了。以這個路泊爲中心，全市的放射狀道路是集中着，高架鐵道，路面電車，公共汽車等的交通機關是由此而擴展到全市。

市內有無數的小公園以及十四個大公園，主要的大公園是藉廣闊的蒲爾巴特（列樹街路）而互相連絡。據說這種蒲爾巴特的延長，及於一百八十哩。在這些列樹街路以及公園路上馳走，依次巡廻於美麗的大公園中，那麼全市的名勝，可以約略知道，並且可以和微大的支加哥的外貌相接觸了。

遊覽汽車從中央公園前的史蒂朋思旅館出發。這個旅館，乃是世界第一的大旅館，附有浴室的客室據說有三千間。第一層的大廊下，完全好像停車場那樣。我藉昇降梯登上二十五層樓的屋上而觀望。三方面都是路泊的林立的摩天樓，幾乎可以凌駕紐約；東面一方，則眼底可以俯瞰廣闊的中央公園，遠可以眺望渺茫的米西庚湖。轉眼，則右手可以看到大棧橋是突出着，防波堤是顯現着。

遊覽汽車午前十時出發，先馳進中央公園。

這裏，乃是一個埋沒了湖水而形成的，沒有樹木的公園，南側，非爾特博物館，照相館是在着，中央，白金翰姆大噴水池是在着。

走出公園，取道米西庚街而往北，渡過了交通激烈的橋而直進時，便來到了林肯公園。在米西庚湖畔亘延五哩的這個大公園裏面，動物園，水族館，植物溫室，林肯以及其他偉人的銅像等等，可觀的東西實在是很多。尤其，湖岸的遊步道以及馳車道的爽朗的風致，在別地方是看不到相類的。

遊覽汽車從公園的中央門而往西，一直線馳走數哩的公園道，在廣闊的列樹街路上而左折右轉。再左折而向南，便是亨蒲爾公園。向南穿過了樹木繁盛的園內的蜿蜒曲折的道路逕直向南馳去，再折向西，二哩左右之後，便來到了格非爾特公園。

在園內下了車，走進做着玻璃的偉大的植物溫室。在宏大的溫室內，各種的植物是繁茂着，各式各樣顏色的花是雜亂地開着。在這裏面步行時，不使人感到這是在屋內。我在美麗的薔薇烟中攝影之後，回到汽車中去。

從這個公園在列樹街上向西馳走，便是哥倫布公園，向南行進，便是陶獅拉斯公園。列樹街道更與南部的華盛頓公園以及傑克森公園連絡，而在市內循環，但南部的遊覽讓與午後之部，當時則從格非爾特公園向東，在傑克森列樹街道上一直線馳走五六哩而回歸路泊。

從這裏，我是巡遊着路泊的繁華場所，有如谷底一樣的大廈街

二九—一四四

以及附近有名的建築物而聽着支加哥自誇的說明。站立在支加哥河河岸的商品市場的大建築初看時，似乎和東京的丸屋差不多大小但實在是世界最大的建築層數計二十五層像丸屋這種建築，可以容納八個委實是偉大非凡的。

午後遊覽之部從二時出發，是巡覽支加哥南部。在具有世界第一之稱的米西庚街上向南直馳了三四哩，向左折，巡迴過了據說有三千個看護女的大病院，以及其他有來歷的建築物之後，到達了廣坦的南公園路。

由此走出到湖岸的東端公園，車子駛入有名的傑克森公園中。傑克森公園，乃是米西庚湖畔的水之大公園。很多綠樹的遊步道，是蜿蜒相續於池水之間。又在園內像袋囊那樣凹進着的米西庚湖的港是在着，浮着無數的小船。園的外側，隔着湖岸的汽車道，乃是米西庚湖畔的大水浴場。

這個傑克森公園曾充作一八九三年世界大博覽會的會場，巨大的日本館的建築是殘流於池中的島上。

從傑克森公園向着華盛頓公園，廣闊的綠地是繼續不斷着。途中，在支加哥大學前下車，向華盛頓公園行進。在公園的入口處，描寫人生有如轉變的叫做「時之噴水」的別緻的大彫像是在着。在園內，很多網球場，野球場，記念碑，廣大草地中的池沼，以及有如宮殿那樣的奇麗庭園是在着。

從華盛頓公園，經由支加哥的細民街，黑人以及中國人很多的不潔的街道，返回路泊，終結了午後的遊覽。

5. 屠殺場

四月二日晨，加入格雷萊的團體，前往視察叫做「聯合畜牧場」的支加哥有名的屠殺場。

這個聯合畜牧場位置於支加哥市的南部。降下了公共汽車之後，先看到了家畜獸設場。這就是畜牧場，從各地藉火車運泥前來的幾萬頭牛豚羊，共每十頭一組地被安置進了廣大的畜牧場的無數的相間隔着的有如網的眼那樣的四角的欄中。

這種牛豚羊，是從各別的板棧道上面作成了行列，並不知道自己的悲運，陸續地被驅牽到屠殺場中去。這些是變成了火腿，變成了鹹肉，變成了罐頭食物而從其他的出口處大量積載出來。

由引導者領導着而進入豚的屠殺場。從場上作成了行列而陸續來到的豚，一走進了工場之後，便馬上後腳兩根被用鏈繫縛住，依着次序被吊起來，藉着單軌而行進。

在工場的外面，戰慄着的豚的行列是忽然舉出了悲鳴。

其次來到的，乃是活生生宰割豚的胸的所在。兀立在高臺上面，滿身血污的黑人，用手持着的銳利的刃，將掛垂下來的豚的胸膛

二九一一四五

一一加以洞穿剖裂。從心臟裏面迸出來的鮮血是像雨霰般滴落下來，每垂下來一隻豚，那黑人便苻然的刺一下，有如機械般地動着他的手。看看地板全然成了血之海。

已被割了胸的豚的行列，還是一邊慘叫抖動一邊行進着。這是何等殘忍的光景喲！這個行列在依次漸進的期間，各各被委給了分工從事着的職工的手中，或被割腹，或被取出臟腑，或被剝皮，或被用毛刷磨刷，或被用電氣鋸斫斷爲二，或則被迷進冷藏庫裏面，或則被運進蒸燒室裏面。依着單軌的轉轆，不論向着那兒都是機械地被運行着的。

在火腿工場裏面，皮帶上面的火腿，是由女工的手而一隻一隻地包裝了而滑進貨物管理室中去。在罐頭食物工場裏面，皮帶的兩旁，也排列着大批的女工。肉是很良好地被裝入了罐頭裏面而向着具有蓋的機械方面而滑進。

來到了精製品的工場看時，染着口紅的綺麗的女工們是在包裝的上面貼上優美的商標紙，這些包裝於是大量地被輸送出去，人們也忘記了這就是以前曾經在血之地獄中舉出悲號來的豚了。

復次，走進牛的屠殺場中去。從牧畜場中依次被牽來的牛，是被載上了棧道板的上面而通入上面的啓開着的箱中。於是，從上面，手持着斧鎚的黑人孩子是在牛的眉間猛力一擊，牛是猝然仆倒了。仆倒了的牛，後脚是被繫了，倒逆地被吊掛起來。於是首是被切斷，照着豚一樣的順序而進行。羊的屠場也是一個樣子。

這個工場的工作狀態是，當垂掛在迷轉單軌上面的家畜的行列行進時，站立在旁側的職工，是每一個動作都分工從事着，正像福特工場那樣的綜合設備。在這裏也是機械促着人的動作的。

並且參觀了冷室，醃製室等，吃驚於吊在裏面的肉類之多。

人類一天肉食，那麼屠殺場的存在也一天不能免。但是看到了這種悽慘的作業時，不得不感到人類殘忍性的可怖。在屠殺場裏面，白人的職工雖然也很多，而最最殘忍的工作則幾乎全部由黑人的孩子做。

這個屠殺場是世界最大的，據說現在，每天可以精製十五萬噸左右的食品，如果發揮全能力，一天可以製造出五十萬噸的肉肴。

支加哥，雖然到處是公園和列樹街道，竟堪稱之爲一個公園都市，但卻也是一個被烟和塵埃所瀰漫着的街。到了晚上，中央公園附近的電氣，尤其美麗的路泊歡樂街的宵夜的雜沓，是非常的。街路的電飾消熄了之後，黑暗街支加哥的夜氣是迫來了。

從前，支加哥的大流氓卡包奈，是乘坐在機關槍自動車裏面，前後左右警護着而堂堂皇皇地在大街上馳驟的。因此街上總是被

二九一一四六

不安的空氣所漲滿了。雖然現在也好像隨時隨地會有小綁匪的手鎗顯現出來的樣子。支加哥原是一個以殺人强盜酒之密釀，以及賭博等等而著稱的都市，那麽以殘忍的屠殺場作爲牠的名所的，也正是一種很相稱的事情呢。

在支加哥，世界的各人種是集合着，堪稱爲是人種的漩渦。但是，在牠的無秩序之中，却有一種無限止的繁榮是發展着，恰像是一個上海和莫斯科混合而成的都市一樣。

6. 由寒帶向熱帶

四月二日午後十時四十五分，從路泊的停車場，乘進了聖他非綿的前往洛杉磯的列車。此後便是三晝夜的大陸橫斷旅行。

旅行寢車比較標準寢車，設備方面雖然沒的甚大的差異，而車費則相差至十元以上，因此遠較經濟。由黑人侍兒的引導，我很快走進了預約好的睡室中。

天明一看，火車是在無限涯的平坦的麥煙裏面馳走。不久，便在康色斯市的巨大的車站前停下了。因爲要停留一小時，所以乘客全部都下了車。也有在車站的食堂裏面用朝膳的，也有購買物品的，也有閒步到車站附近遊觀的，車站的廣場上一時大混亂起來。

再度成爲了車上人，車子又在叫做紐登的街以及多瓦特城停下。這一天，車子是在大海一般的康色斯州的麥畑以及牧場中行進。在無聊的情形之中，大陸的夕陽，是沒落於曠野裏面了。

翌晨，和直到昨日爲止的耕地相異，火車是馳走於赤岩連續的砂漠之中了。隨着火車的漸漸南下，暑熱也漸漸增加起來了。從克勞拉州進入了新墨西哥州了。將粘土四方地堆積起來而棲居着的土人部落，也到處可以看到了。

僅僅兩日的旅行，氣候是從寒帶一變而爲熱帶。火車在草木全無有如燃燒着的砂漠中馳進，午後在阿蒲開車站停下。因爲不耐車中的鬱熱，乘客是一個不留地下了車。這是一個十二分華美的車站，休憩室，餐室，賣物店等設備也很考究。

在休憩所的前面，印第安的女人是陳列着土器而出賣。無論如何總使人感到原始的亞奴時代的氣分。在賣店裏面，印第安的織物以及雕刻品也陳列着。

火車更向西進，進入亞力仲那州，在單調的砂漠裏面行進。

有如牧草般的東西雖然不生長，而圍着柵的牧場却也有。在砂漠之中因着浸蝕作用而形成的川，是深深地挖掘着而流着。這個川，據說每次大雨便改變一次川流。在滿目荒涼的砂地中，到處有巨大的巖盤渦着。

晚上十點鐘左右，在叫做威廉姆斯的車站前停了車。由此，有着前往葛蘭開寧的支線。葛蘭開寧，乃是考勞拉特河上流的大峽谷，

是因河水的浸蝕作用而形成的，據說深六七千尺，寬四里以至七八里，長達百里以上，不得不使人吃驚。

咋日以來僅僅在亞力仲那州的砂漠中行進這個大陸橫斷列車，天明之後便可以越過考勞拉特河，漸漸進入開里福尼亞州了。睜開了眼而眺望窗外。是何等的眼界的大變化喲！直至咋日爲止的單調的砂漠是改變爲燃燒般的綠地，捲起砂塵的大熱風，也改變爲吹渡綠林的薰風了。

在草原上面，巨大的仙人掌以及珍異的熱帶植物是聳生着，下面，白的黃的野花是曳動着。

紺碧的空，點滴的綠，柔和的風，一切都是春之酣味。

越過了山，越過了丘，走出到一帶的平野。野菜園和果實是接續不斷。在蜿蜒數哩的橘子畑裏面，黃色的橘子是洋溢着。在伸展着伸展着的大樹的旁側，綺麗的文化住宅是顯現出來，是何等一個宜人的土地喲！

思想到了這是十萬個同胞發展着的加里福尼亞州時，歡忭之情不禁湧上了我的胸來。

那個巨大的野菜園哪，橘子畑哪，不都是邦人所經營的嗎？

我直到今日爲止，想像中以爲阿美利加合衆國是一個全土地都適宜於耕作的沃土，而現在橫斷着一看，却使我驚異了。走出了支加哥之後，最初一晝夜固然是康塞斯地方的麥畑，而中間的一晝夜半却全是經行在草木全無的砂漠上面。惟有剩餘下來的半日所經行的加里福尼亞州，纔是的的確確天惠的樂園。

火車在橘子畑中馳走了半日光景，椰子列樹的街也通過了，這一天的午後二時左右，到達了有如初夏般氣候的洛杉磯。

捕蛇者說

澳洲雪奈人開納，以捕蛇爲常業，某日，一新聞記者往訪，入門，見一長十餘呎之鑽石蛇，粗如兒臂，方揚首爬行於小榻之上，臥榻上者爲生甫三月之嬰兒及九齡之男孩各一人，巨蛇之身，卽伏於嬰兒之傍，另一青樹蛇則圍繞九齡童之臂際，記者覩狀大駭，開納氏含笑曰，此種景情，在吾家蓋極司空見慣也。

據開納氏云：「予之後園中，盡畜諸蛇，多至不可勝計，惟凡我所畜，多爲無毒蛇，其有毒著，則預爲拔除其毒齒，雖仍可嚙人，然經相當訓練之後，非遭較甚之痛楚，不致嚙人，蛇類中之最珍貴者，爲毯蛇，性嗜食鼠，如一地富有毯蛇，附近卽可無鼠患，每頭可値六鎊六先令之巨，蓋各堆棧內最懼鼠患，爭購此蛇，遂致供不應求。捕取蛇類，亦殊不易，必須深入蠻荒，始可獲得，有時須冒極大之危險，甚有雖冒大險捕蛇，結果仍無所獲，致空勞往返者，此次予父子曾至美國捕蛇，所得異種甚多，已售予澳洲動物園五尾，將來尙擬至非洲一行云。」

又據開納之九齡幼子談：「予最畏蛇爬入袖管，蓋蛇體甚寒，雖在炎夏，亦無暖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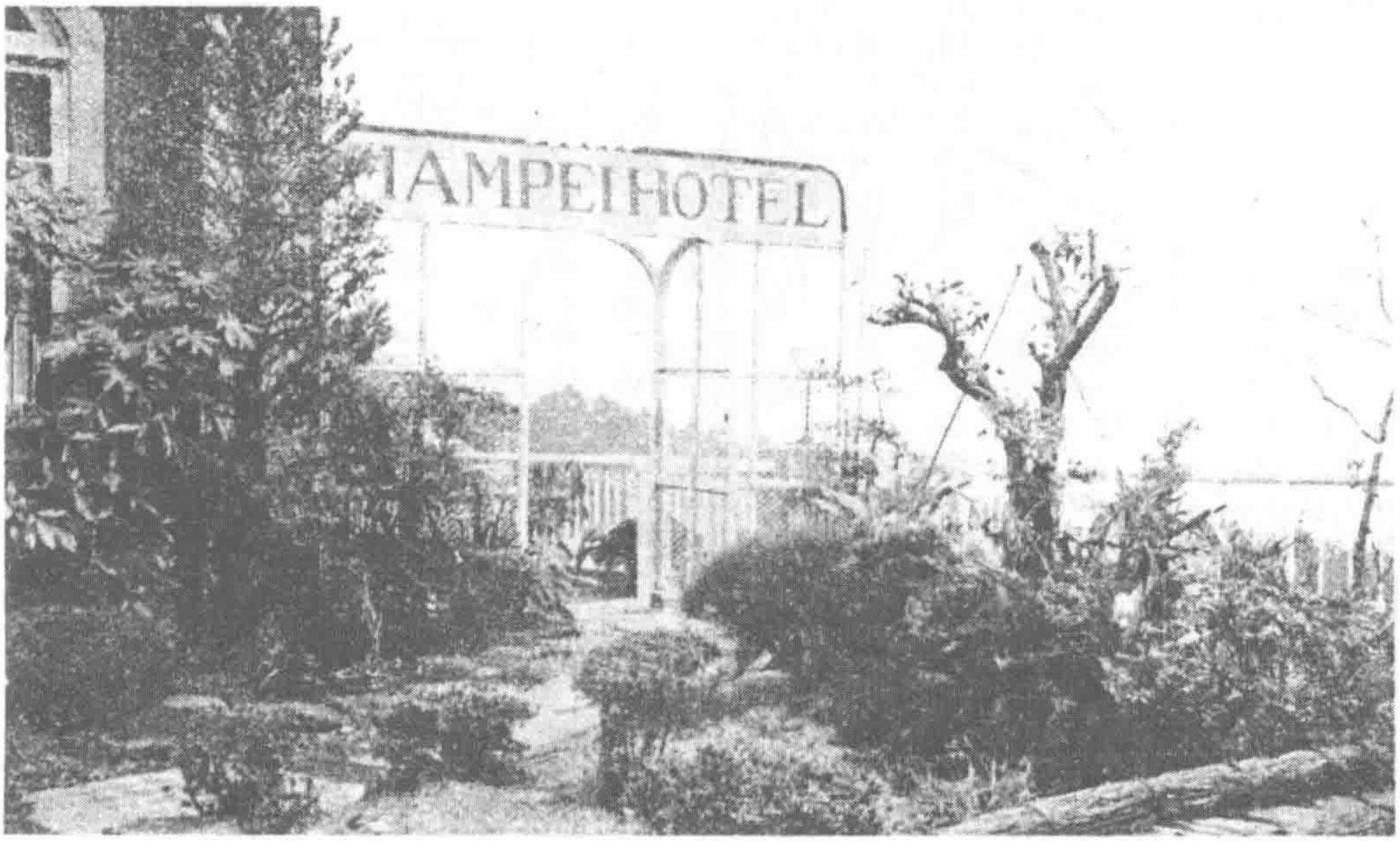
東遊紀程（續）

蔣學棟

四月十一日

早晨爲鳥聲喚醒，推窗一望，天色晴朗。趕緊盥洗後，即叫汽車一輛，包定游覽日光山下山上各地。出旅館不遠，便看見那著名的神橋，這是游覽日光的第一看到的名勝。橋身通體漆作朱紅色，彎彎地像一鈎新月似的，高跨在一溪綠水上面。溪水從山谷中潺潺地奔瀉而下，流得非常湍急，和溪中錯落的碎石觸着，濺成滿溪的雪沫。橋的兩岸草樹蒙密，把一彎長橋，一泓流水，護得幽菁萬分。幾叢淡青的遠山，像屏風般圍峙着，山的上面界着一痕痕皚皚的白雪。一眼望去，只覺得這一帶的景色，眞是說不出的秀美，叫人迷戀得不想走開。這座橋不但是美，而且貴重非凡。平時總是深深的閉起，絕不讓人行走，只有在舉行祭典的時候，才由那天皇的勅使，穿着寬袍大袖的古衣冠，排成行列，裝腔作勢地在橋上走過。這種辦法，雖然把橋弄得「神」乎其「神」，可是平時的交通，却因此大受影響，因爲上山的大道，是非越過這溪不行的。爲補救這個缺憾計，便只好另造一條水泥橋，和神橋平行，以溝通兩岸。這麽一來，便造成一個極可笑的現象。因爲神橋很古，而這條橋却極新。神橋很雅，而這條橋却極俗。神橋很美，而這條橋却極醜。神橋與週圍的景物處處能調和，而這條橋則與週圍的景物無一能調和。同時神橋於實際上一無用處，而這條橋却於實際上大有用處。因爲這上面不但可以走人走車子，而且還有電車軌道鋪着，凡是遊日光的，都以此爲唯一孔道。從各方面看來，這兩條橋都是截然相反的，但却以平行的姿態很接近地出現在同一的溪流上，眞是妙不可言。我覺得凡是來遊日光的，除了暢覽週遭的美麗的風景以外，對於這有趣的對比，是萬不可不加以欣賞的。

過溪後走不多遠，一帶盡是寺院。當中爲東照宮，其右方爲二荒山神社，左方而稍偏前的，爲輪王寺。細分起來，雖有不同的名稱，實在却是三位一體的，遊覽的次序，是先輪王寺而東照宮而二荒山神社。在進門處，有遊覽券出售，券價每人一元。還有遊覽嚮導員，嚮導費每次六角。這些嚮導員，都由老頭子充任，每人胸前掛有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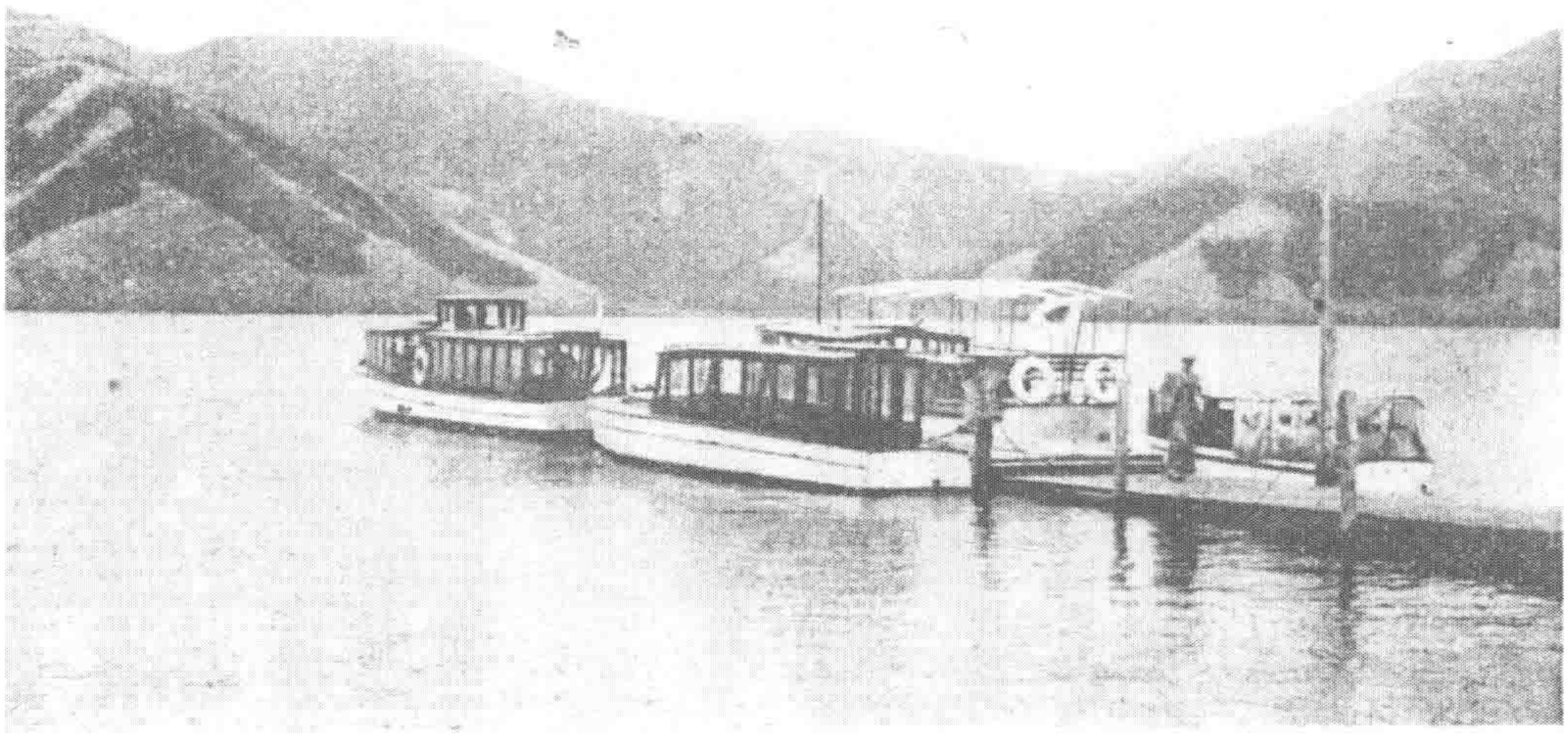


熱海萬平旅館

上面寫明號碼。我們所雇的，是五十六號，可見這規模很是不小。輪王寺內，有三佛堂一、所，外表和

我國廟宇裏的大殿並無二致，只是殿內地板上，一律鋪有蓆子，進殿的人，須得脫下鞋子，才可進去。殿上供桌上，點着一支又細又瘦的白蠟燭，孤伶伶地偏在一旁，和我國點起蠟燭來起碼須得一對的，大不相同。殿裏有一個混身穿着白衣的人，也不知是和尚，還是管事的，看見有人進殿，便似迎非迎地走上前來，拿出這廟裏所秘藏的符籙印章，很熱心的向人兜售。據說買回家去，不但可以消災却病，延年益壽，便是生天成佛，也都不成問題。當下便有不少的日本善男信女，爲這意想不到的效力所打動，鄭重其事的買了下來，買後並虔敬地向菩薩禮拜，丟下些錢，方才走開。地蓆上面，纍纍的盡是零錢，便是那佈施的成績。我覺得把日本的廟宇和我國的來一比，很有些似同非同，不倫不類之處，例如那單支的白蠟燭便是。然而廟宇之借菩薩以斂錢，和信士之施金錢以求福，却和我國不謀而合，神似酷肖。可見習俗儘管不同，而人性却到處總是一致的。

走出輪王寺，便是一條很闊很長的參道，兩旁古木參天，好像夾牆似的，幽靜非常。走完參道，就是東照宮，迎面有一座石造的牌坊，初看之下，除了氣象倒還古樸之外，好像並無什麼驚人之處，後來聽嚮導員說起，這是日本的「國寶」之一，這才覺得有些失敬了。石牌坊的左方，有一座五重塔。再向前行，便是一道門，叫做表門。表門之後，錯落地散布着許多建築物。這裏面包括有神庫三所，裏面



箱根蘆之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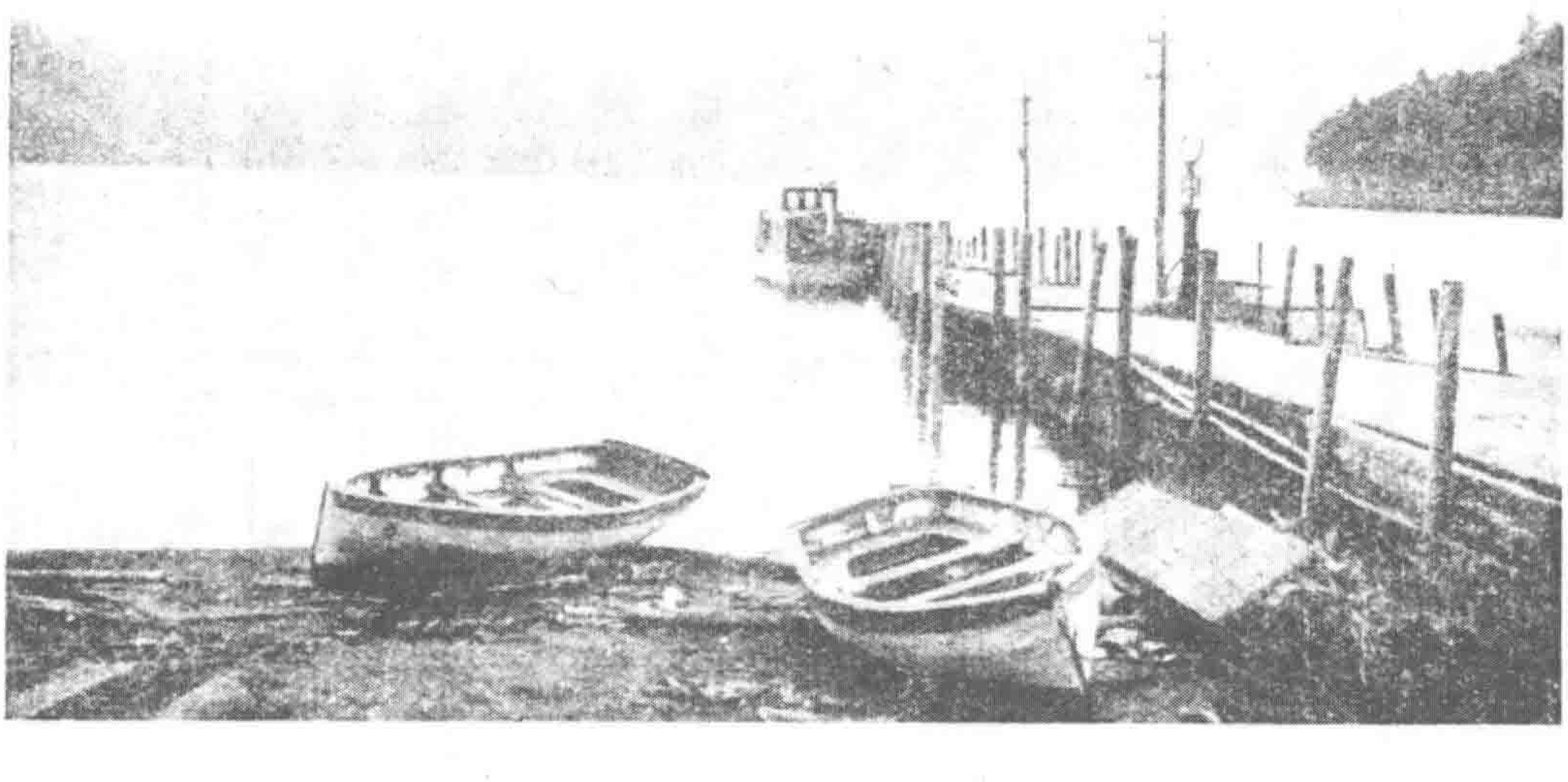
藏有甲冑雅樂以及其他祭典用具；神廐一所，是爲舉行祭典的馬正而設的；御水舍一所，是一座石柱做成的亭子，下面設有水盤；輪藏一所，裏面除有藏經；鐘樓鼓樓各一，裏面分別懸着一鐘一鼓。從五重塔起，一直到鐘鼓樓上，不消說，自然都是「國寶」了。最有趣的，是神廐的門上，刻有三只猴子，一隻用雙手遮住了眼睛，一隻用雙手遮住了嘴巴，還有一隻，用雙手遮住了耳朵。據嚮導員說，這是象徵着「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聞」的意思。仔細看去，那姿勢形態，都刻得很是生動，含蓄的意義，也很深長耐人玩味，而最出人意外的，是這三只猴子，居然也是「國寶，」日本人「國寶」之多，以及其種類之繁，包羅之富，眞叫人不勝羨慕。孤陋寡聞的我，竟能看到這麼許多的寶貨，這眼福也就很不淺了。

在這些建築物當中，要找一個「國寶」中之「國寶，」自然要推陽明門了。這座門並不高，也不很大，但是意匠之奇巧，構造之複雜，雕鏤之精緻，色彩之瑰麗，不要說日本要推獨步，就是整個東亞，也很少見。如果要仔細的看起來，可以從早晨留連到晚上，還覺得賞玩不盡，所以又名「日暮門。」門的構造，共分兩層，用十二根柱子支撐着。通體以純白色爲主，以金黃色爲飾，就色彩上講來，好像極其素樸，但因爲構造之美，雕鏤之精，再加兩旁有兩道漆作朱紅色的很長的迴廊襯托着，只覺得其他一切的金碧輝煌的建築，都不及這門來得絢麗。在門下望上去，天花板上，有日本古代的名畫家狩野探幽和狩野永眞所畫的兩條龍。雖因

年代已久，色彩上不免晦闇，但是張牙舞爪，睥睨八荒，那神情依然是十分的生動。此外門的柱子上面，横樑上面板壁上面，甚至接笱門縫冷角僻隅的地方，沒一處沒有雕刻。而且沒一處不刻得極精緻靈巧。刻的東西有花卉，有人物，有飛禽有走獸，都用色彩敷上，神態奕奕，好像活的一樣。雕刻所用的木材，並不另碎拚成，而都是揀的整塊的木板。有一塊很大的壁板上，浮雕着一朵牡丹花，不但是形態天成，而且一花一葉，一蕊一瓣，仔細看去，都花有極大的工夫，一毫也不苟且。只此一端看來，那全門所下的人工，所費的金錢，所耗的時間，也就可想而知。據說全門佔地約九坪，（每坪六萬尺，）每坪的建築費，照現下的估價，約需十二萬三千五百元。這還是就有形的支出而言，至於造成以後，則已成一整個的藝術品，那價值便不是用金錢所能計算的了。日本人對於這門，可說是不惜工本以求其盡善盡美，但是其中有一朵花，却故意把來雕反了，和眞的不像。據說因爲天道惡盈，如果做得十全十美，便有背天道，所以特意留這麽一個小小的缺憾。在欣賞贊歎之餘，聽了這樣一番哲理，倒眞可發人深省。

出陽明門後，看見旁邊迴廊裏，堆着很多的酒罎，罎上用大字寫明酒名，旁邊還有贈送人的名字，大部分都是些釀酒的廠家。據說這些酒，都是獻給菩薩享用的，然而我却好像很嗅着些濃厚的廣告氣息。同時連帶的想起，這些酒因爲是「敬神」的，所以只是終年擱在這裏擺樣，誰

箱根蘆之湖〔二〕





京都車站

也不能動。牠一動。這裏面所裝的，到底是美酒還是清水，恐怕也只有天曉得罷。

陽明門的背

後，便是唐門，色彩構造，和陽明門相彷，但是規模較小。從唐門右行，有一條上山的參道，入口處有門，門上用木頭刻着一只正在酣睡中的貓。據嚮導員說，這是日本有名的雕刻家左甚五郎的作品。我不等他說完便接下去道：「我可以同你發賭，這一定也是你們的「國寶」之一。」他聽了後，很爲吃驚，對於我的鑒別「國寶」的眼光，不覺佩服得五體投地。其實我也只是推想而得的，因爲猴子尙且可作「國寶」，爲什麼貓便不能呢。參道的石級，都用整塊石頭砌成，造得很是整齊，一路盤上山去。兩旁古木很多，都是些樫櫸之類，直挺挺的，拔地而上，長度都在五十米突以上，抬頭望去，須得很費一些氣力，才能看到樹頂。樹的下半，全是合抱的木幹，半段以上，才長枝葉，把一條參道，遮護得綠陰陰地。儘管天上是晴天朗日，然而只有一些細碎的陽光，通過了密密的樹葉，篩到地面上，在參道行走時，只覺得幽悄寂靜已極，除了不知那裏飄來的幾聲鳥啼以外，再也聽不到一些聲響。參道的盡頭築有石壇一所，裏面有一座矮矮的銅塔，東照神君的遺骸，就安置在裏面。

下參道後，重又走出陽明門。向右行去，有一所藥師堂。脫鞋進去後，看見天花板上，畫着一條很大的墨龍，也是名畫家狩野永眞的手筆。站在龍頭下面拍手，就可聽見回出一種滾滾的好像彈簧振動的聲音，竟像就是從龍口裏發出來的嘯聲。粗粗聽來，似乎也不

過只是普通的回聲，但奇怪的是站在別處拍手，一無反響，只有站在龍頭下面的地位，才能聽見，而且屢試不爽，異常清晰。據嚮導員說，日本曾有許多科學家要想打破這疑團，特地跑到天花板上面去查看，但一些找不出什麼破綻，又用各種聲學儀器來測驗，也解說不出是什麼道理。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啞謎，一般的日本人都以爲是神蹟。我覺得這種思想，恐不免爲當初造這所房子的人所竊笑。推想起來，大概也不過在什麼秘密的所在，安下一些小小的玩意兒能了。然而這玩意兒，竟能使人覺察不出，弄得活龍活現，疑神疑鬼，這也可說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了。

從藥師堂過去，便是二荒山神社，忽忽一覽後，總算已把這裏的各寺院神社，看了一個大概。把印象總括起來，我覺得這裏的各建築物，其特點爲小，爲狹，爲矮，而且地位排得很密，距離擠得很緊。和北平的許多宮殿城牆牌樓等比較起來，便覺得我國的建築物，自有一種雄傑壯闊宏偉博大的氣象，這種風格，決不是日本所能比擬的。尤其一件件的所謂「國寶」也者，多得有些叫人肉麻，差不多除了寥寥可數的幾件「非國寶」之外，其餘剩下的，便全是「國寶」了。這好像一家人家，連得門框窗戶，桌子椅子，一件件都當作寶貝看待，可以斷定不是生來寒乞，定是忽然暴發，統而言之，總覺氣派太小。可是我們可以說他是「小，」但決不能說他不「美。」這種美是纖巧的，精緻的，瑰麗的，絢爛的，自有一種迷人的魅力。尤其可愛的，是這許多人工的雕刻和建築，同時有天然的景色作陪襯。在綠樹青山的環境中，錯落地散佈着許多齊齊整整，方方正正，高高低低，紅紅白白的門殿屋宇，這是如何美麗的對比。沒有天然的風景，人工的建築物便缺少了背景；沒有人工的建築物，天然的風景也就失去了重心。只有兩者都全，這才互相照應，互相潤色，融合成一片無上的美。這樣的景色，在日本除了日光以外，怕就不容易找着第二處了。

遊完東照宮，即乘車在山谷中沿溪而行，走了好久，才到馬返。這地是上山的一個樞紐，到此地爲止，大部還是平地，不但汽車，就是電車也可直達，過此以往，山勢陡峭，便得另籌方法登山。所謂馬返，大概就是說乘馬的人，到此便得回頭的意思。登山的方法，共有二種，一種是乘着高架電車，沿着懸空架就的鐵橋，用鐵索牽挽而上，一種便是乘汽車由山路屈折盤繞而上。我們爲賞玩山景計，採用後者的辦法。據汽車夫說，此地的山路，奇險非常，在狹仄的所在，決不能容兩車並行而過，所以登山下山，都有一定的時間，由許多車子，聯合起來，一致行動，以免在最險要的所在，兩車相遇，弄得不上不下，進退兩難。我們等了一會後，已到開車的時間，同行的車子，也已集合有十多輛，於是便魚貫地接連起來，向前進發。沿路所經過

的，盡是深山大壑，危崖削壁，這條山路，便好像一條長帶似的，屈曲蜿蜒，在萬山裏迴旋，愈繞愈高，愈盤愈深，漸漸的從谷底而山腰，從山腰而峯頂，山裏樹木長得很多，但因地勢高寒，所以雖在春令，還全是些黃褐的枯枝，把山勢顯得格外的蹭蹬巉削。山上積雪還沒有完全融化，巒頭峯頂，橫橫斜斜的，盡是些璀璨耀眼的雪痕。山腰以下，雪都已溶化成水，從山骨石罅裏，玉屑般的飛洒而下，瀉成無數的瀑布。水聲濺激，清冷洗耳，好像山靈在奏交響樂似的，把一片天籟，充滿了這幽寂的空谷。山裏的風景，誠然是使人神往，可是山路的險峭，却也着實使人胆落。路徑坡度，傾斜得非常利害，全靠開足馬力，一鼓上前，一些也不能停

石山寺



頓。萬一不得已必須停下的時候，必須用手煞車將車緊緊的煞住，否則便要從斜坡一路倒退下去，不曉得要退到什麼地方，才能停止。尤其驚心動魄的是那轉折的程度彎曲非常，最重要的彎曲處，共有三十三所，每處都有指路牌標明，叫司機注意。其彎曲的程度，還談不到什麼直角銳角，簡直是一去一來，陡地折回。除了在轉折的地方，有一些尺許高的水泥欄杆保護外，此外便全是下臨深壑，一無遮攔。車子在大轉彎的時候，輪子離開路邊，不到一尺的距離。坐在車子裏望出去，就好像要向深淵裏直衝過去的樣子。不知不覺的，那一顆心會重重的直沉下去。好容易安然轉過，覺得車子依舊是在路上駛着，這才長長的鬆了一口氣。可是一曲才過，第二曲又早在前面等着。如此者要盤過三十三曲，方到山頂。在這些危險的處所，只要司機稍一疏忽，機件稍一損壞，或是路徑稍一鬆滑，那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車到山頂，遊客們都如釋重負地從車裏下來。走過一片雪地後，便踏着一步步的泥階，下降到一個深谷裏面。地面上溶化了的雪，和泥土一混合，好像漿糊一樣，又溼又滑，我們穿着皮鞋，踏在上面，都給弄得狠狽不堪。但是看看幾個同行的日本人，因爲穿了木屐，倒是行所無事，一些不感困難。我以前很看不日起本人的木屐，以爲抱着這種撈什子的東西，好不累墜，現在才覺得他倒眞是一件法寶。階級的盡頭處，便是一方小小的岩石，三面臨空，有木柱鐵絲網環繞着，好像一所瞭望台似的，可以看見全谷。據説那著名的華嚴瀑，便從對面摩天的峭壁上，飛洒三百餘尺，直墜谷底。可惜我們來時，天氣還是太冷，瀑口已經凍結，大瀑的本身，無緣一見，只看見底下數十道的小瀑。瀑的上半段，還是匹練也似的水，半段以下，便飄洒散漾，如細雨，如薄霧，如輕綃，落下谷底，和碎石冲薄，騰上來一片隱隱的雷聲。四山石壁，暗褐作鐵色，逋峭峻削，崚崚有骨，巖罅石縫，滿嵌着寒光晶瑩的雪塊和冰條。谷深風急，冷意侵逼，叫人不能久留，便從原道回到上面，找着一家小店，草草地進了午餐，再遊那中禪寺的名湖。

日光風景，下段以古蹟名，而上段則以山水勝。下段因爲交通便利，瞻仰的人很多，上段則因爲山深路遙，遊的人便比較稀少，其實精華所萃，却全在上段的中禪寺一湖。湖作狹長形，面積並不很大。四周羣山圍繞，環抱住中央的一泓明湖。其中最高的一座山，叫做男體山，和中禪寺靠得最近。山的形態，很是勻整秀美，中別具一種雄傑的氣概，巍巍地矗峙着，好像君臨着整個的湖山似的。湖裏面靠岸的一部分的水，已經凍結，只見白浩浩的一片，分不出是冰是雪。除此以外，便全是碧澄澄的清澈得像明鏡一般的湖水。湖波渺渺處，障着層層的淡青色的遠山。山的上面積雪紛披，映着日光，瑩



奈良古木

然燦然，竟像一座玲瓏透剔的水晶屏風。這時正當中午，晴天一碧，在無邊的藍海裏，只有幾抹白雲，輕飄飄地自在舒卷。在湖邊ㄧ眼望去，映到眼簾來的只有青和白兩種顏色。湖邊的冰山上的雪，和天上的雲都是白的。湖裏的水，湖畔的山和山上的天，都是青的。在白色的上面，疊着一層青色，青色的上面又疊着一層白色，一層層的，從脚底直疊到天邊，把山容湖態，天光雲影，一齊收在裏面，織成一幅絕妙的天然圖畫。這幅圖畫的結構，是很簡單的，但是極調和，極自然，能把人整個的心靈把握住，叫人直看上一天也捨不得走開。畫的色彩，是極清淡的，但却明極，淨極，鮮艷極，沒有絲毫的烟火氣，一片本色的極代的容華，直眩

得人眼花撩亂。對着這樣的一座湖山，自然而然的會塵念全消，只覺得此身所處，已非人間，而是天上。賞玩了好久之後，便慢慢的走進中禪寺。寺門當中有一條很長很直的走道。兩旁積雪，差不多有半身之高，潔白如粉，輕鬆如絮，而軟厚又如絨毯。走道左面盡是叢林，大大小小，粗粗細細，鬱鬱地沿着山坡而上，簡直看不見那盡頭處。走道的右面就靠着中禪寺湖，湖邊散佈着好幾座金碧輝煌的亭閣。東照宮裏的建築物，是在綠樹青山之間，而此地的建築物，則處冰天雪地之中。景致雖然不同，但把人工和天然的美，很巧妙地融成一片，却是一個樣子的。

在中禪寺裏，對着湖山憑眺好久，簡直不想走開。直到看看時候，已是不早，才依依地和他作別，從原路下山。中途繞道霧降瀑，在山頭上遠遠地望了一會。瀑的頭尾，都給密樹深掩，看得不很分明，只有中間兩大段的瀑身，却很清晰。水幅又闊又長，如雪花之飛，霧雨之降，儘管是遠望，已覺得氣勢逼人。瀑聲很美，響澈巖壑。今天沒有好好的看到華嚴瀑，得此補償，很覺快意。回到日光車站後，卽乘四時十五分的火車，轉東京而赴熱海，於晚間九時許到達，住萬平旅館過夜。

四月十二日

早晨從旅館到車站，乘公共汽車，往遊箱根。車子起初在海濱行駛，慢慢地便轉入街市，沿着一層高似一層的道路，向山上走去。從車子裏望出來，那一番海天的景色，和初來時在火車中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個樣子。只是那天天晴，氣象明麗，今天天陰，氣象壯闊，一陰一晴，各有妙境。車裏的買票員，也由女子充任，每到一處名勝地方，便高聲地報告起來，引起乘客的注意。可惜名勝地點，實在太多，而每一處名勝，又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楚的，因此報告到後來，便不由的把面孔漲得通紅，好像要哭出來似的，說話的聲音，也是半沙半啞，很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在公司當局，原是一番服務社會的意思，只可惜他們的眼光，只看到顧客，而沒有想到雇員。像這般硬生生壓榨出來的服務，不管是怎樣的顧客，只怕誰也覺得有些不大好受罷。

車子在上山的時候，走來走去，那一片大海，總是老在眼底。不過每經一次盤旋，便覺得山好像深些，海好像遠些。最後翻過一道高嶺時，便完全同海隔絕。據賣票員的報告，則此時已離熱海，而近箱根。果然走不多久，便望見在叢山環繞中，貯有一泓明湖，湖光山色秀麗動人，就是那箱根有名的蘆之湖了。據說在天晴的時候，可從此處山頭，望見那幾十里外的富士山，而且山的倒影，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湖中。富士本是日本最出名的一座山，形態如扇，雄秀獨絕，再加上倒影來一襯托，自然更加好看，所以蘆湖倒影，便成了箱

根的名景之一。只可惜我們此來，適逢陰天，無緣一見，然而單就蘆之湖的本身而論，也自有其秀美動人之處，倒並不是單靠富士的倒影而出名的。湖形狹長，遠望極小，好像只是山裏面的一個水潭似的。等到車子走近時，才覺得空水澄鮮，一望浩浩，倒也着實遼闊。湖邊杉林很多，老幹參天，綠陰濃覆，形成一條天然的甬道，車子便在甬道中間行駛。湖光如鏡，山色似黛，從樹隙葉縫裏，閃映進來，沁得人心眼俱涼。那景色之清麗幽秀，眞是畫也畫不出來。像這樣的一個所在，我想將來如爲事實所許，很可以消磨一個假期，以便從容地閒適地領略那湖山的佳景。尤其在清晨或傍晚或月夜，偶能在林間散步，湖畔徘徊，那種境界，只怕不是人間所能輕易得到的。

汽車到箱根町時，遊覽的路線便歧分爲二，一路是繼續沿陸路進發，一路是改乘汽艇，兩者交會於湖尻一地。陸路的風景不及水路，所以車上乘客大都下車改乘汽艇。蘆之湖的形狀是狹長的，橫裏雖不很闊，但直裏却是很長。汽艇的路線，大致便是從長的一端到另一端，所以直走了半小時的光景方才到達。一路波平水遠，四顧蒼茫，只有幾葉遊艇，在湖面飄浮。到湖尻登岸後，便再乘車向强羅進發，漸漸地又盤上山去。山裏積雪，尚未融化，樹枝上，草叢上，滿堆着雪，璨璨照眼，好像開遍了漫山的銀花。過大涌谷溫泉時，看見一股熱騰騰的蒸氣，好像雲霧似的，從谷底湧出，同時一陣很强烈的硫黃氣味，直冲鼻觀。山裏高寒，本是冷意襲人的，但在溫泉附近，却又溫煖如春，這也可算是一個奇觀了。到强羅後，改乘鐵索電車，從山上沿山坡直駛山下。一節車子，共分三段，約可容二十餘人。車的前部，也有司機，和平常的電車無異。只是普通的電車，在平地行駛，而這種車子，因係沿斜坡而下，所以車後拖着一根鐵索，以爲控制，以免一瀉而下，不知所止。車子開時，行駛很緩，從車外看來，好像懸空斜吊着，很是危險，其實乘在車子裏面，倒覺得很是平穩，並無如何的異樣。一路下去時，中途還分好幾個站頭，每到一站，便稍停片刻，以便乘客上下。站頭附近一帶，盡是溫泉旅館，硫磺氣味，極其濃厚。下山時間，約十幾分鐘。到山脚後，再乘電車赴小田原。一路所經的山谷田野，櫻花遍開，白的如雲，紅的如霞，玉骨冰肌，豐標絕世。直走了一小時，才到小田原。再從小田原乘火車，經二十餘分鐘，又到熱海。綜計今天早晨從熱海出發，繞箱根兜了一個圈子後，到下午重又回到原處。所花時間，雖只半天多工夫，但一路看到的，有大海，有高山，有深林，有平湖，有幽谷，有曠野。至於所乘坐的濟勝之具，則有公共汽車，有汽船，有鐵索電車，有電車，有火車，差不多除了飛機以外，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一一的嘗遍。像這樣的一次旅行，深覺得情趣豐富而曲折，景物複雜而多變化，時間雖短，但意味倒是很深長的。

我們的遊程計劃，定於今夜十時後上火車，在車上睡一夜，於明晨六時許到達京都。這次辦法時間上非常經濟。因爲從熱海到京都，路程很長，約需一天的工夫。其間風景，誠然很妙，但來時已都仔細賞玩過，並不需再看一遍。現在就利用長夜走過這段路程，於眼福上並無損失，而時間上却可少花費一天工夫，這眞是如何的經濟。而且上車的時間，是在夜間十時後，而我們回到熱海時，還只下午四時左右，其間有六小時的餘暇，很可以從容不迫的讓我們把熱海來盡情的玩賞一下。今天上午遊箱根，走路的機會很少，大概不是坐車，便是乘船，雖很痛快，但却稍偏於忽忙。下午在熱海則不然，全憑步行，在街頭自在徜徉。信脚所至，漫無一定目的地，也不計較路程的遠近，好像閒雲出岫，流水離山，覺得非常閒適，非常恬靜，別有一種趣味。和早晨的行程一比，雖非有意安排，但恰好互相對照，互相調劑。因此想起，旅行一事，倒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要把行程排得調和，將情趣弄得豐富，這其間實在有一番「旅行的藝術。」反之也只有行程調和情趣豐富的旅行，才可稱爲「藝術的旅行。」

熱海的房屋，前面已經說過，是一層一層依山而築的，所以各處的街道，也是高高低低。有時下傾，不知不覺的會給引到海邊。有時上斜，一路走去，又會慢慢的升到山腰。街道兩面，盡是些店鋪或住宅，大概都是矮矮小小，淸潔樸素，沒有一些城市的塵囂氣。靠近海邊的一帶，別墅精築很多，門巷陰陰，清雅絕俗，樹杪屋隙，處處透露着浩渺的海波。一路所經，路邊上，牆圍裏，屋角頭，沒一處沒有櫻花，而且沒一處沒有開透，好像在告訴遊人，春光已到了十分。黃昏近後，晚風漸厲，天上又下起霏霏的小雨來。雨絲風片裏，夾着陣陣的落花，將飛還舞，欲墜又起，直向人的面龐襟袖上撲來。濕瓣沾衣，竟拂也拂不下去，好似花也解意，情願綴在遊客身上，留下一些最後的春色，而不肯隨着流水塵土以俱去。有幾處僻巷小路，街頭除了我們以外，竟不看見一個人影。地面經雨濕而且潤，踏上去竟沒有一些步履的聲音。在這靜悄悄的雰圍中，不知誰家樓頭，飄來了幾絲尺八簫聲（日本有一種似簫的樂器，叫做尺八）音韻悠揚而婉轉，又像賞春，又像惜春，直聽得心絃都淒顫起來。天色全夜後，山路暗黑，不便行走，便慢慢轉到沿海的大路上來。路旁一帶，滿掛着一只只彩色的燈籠，旁邊雜飾着紙條和假花。燈火齊明後，光影照耀，連緜不斷，縱眼望去，竟像明星萬點，綴成一長串，纍纍地看不見那盡頭。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一個個都是步履輕快，笑語喧嘩，裏面還夾有不少東倒西歪手舞足蹈的醉人。日本人在平常很講禮法，語言行動，拘謹萬分。惟獨到了春天櫻花盛開的時候，却是舉國若狂，往往邀了友朋，帶了美酒，在花下坐臥，一面賞花，一面痛飲，

一會高歌，一會狂笑，從早上一直留連到晚，還是戀戀的不想回去，因此就成了這「家家扶得醉人歸」的現象。推究起來實因日本人平時之馴謹牽拘，本來很勉强而不自然，內心上是很感着壓迫與痛苦的。到了春天給那醉人的春光一薰陶，便不由的驀地心動，覺得天地何其大，我身又何其小，宇宙何其悠久，而人生又何其短促，於是就索性放浪形骸，賞花痛飲，把假面具拋却，將眞面目露出，痛痛快快地在大自然中生活一番。等到長醉醒來，春光已逝，花也落了，鳥也啞了，天地也好似變色了，就好像一個人從一場甜夢中醒來，印象雖在，風光全非，不由的憮然茫然，如有所失。於是重新把放心收起，將鐐銬帶上，依舊度那機械牽拘的生活，直等來年春光復臨，再重與發洩一番。這種心境，在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一文中，寫得很是透澈。平心而論，日本人畢竟是一個富於詩情和美感的民族。他們之能欣賞自然和體認人生，遠不是我們麻木的國民所能及得上的。

夜間十時許乘車赴京都。這幾天旅行的人，非常之多，我們所乘的夜車，竟買不到睡車票。不但如此，而且車內還滿坐着乘客，要想在座位上將就躺過一夜，也辦不到，只好倚着車椅假寐，似睡非睡地過了一夜。

四月十三日

今晨六時許，車到京都。下車後疲倦萬分，趕緊在就近的車站旅館，開個房間，暢睡了半天。

下午起來，到街上去走走。京都的大街，很是寬闊，但是靜悄悄的，並不熱鬧。原來此地以前曾充日本的國都，達一千一百餘年之久，古蹟很多，文化也很發達，但不是商業之區。想起大阪近在咫尺，就抽暇乘火車前去一遊。大阪的車站，正在重建中，鋼骨的架子，已經搭好，規模很是不小。在新站沒有造好以前，爲應乘客上下計，便在附近用木板搭個臨時車站，雖說是臨時性質，但却很高很大，裏面進出的人們，更是擁擠非常。全市內運河四張，交織如網。河上架有很多平行的橋，溝通兩岸，有些像上海的蘇州河一樣。大街上行人極多，來往的車輛，更是連緜不斷。車子的速率，大都開得很快，那種橫衝直撞的聲勢，比東京還要利害十倍。此地工商業之發達，在全國居第一把位置，因此日本人有一國的心臟之喻。將來遠東或世界戰爭爆發後，這地無論如何是要被飛機炸彈光顧的。試想一個人如果心臟受害，自然是致命之傷。日本人對於這一層，很覺惴惴不安，所以舉行起防空演習來，總是以東京和大阪二地爲中心。此地對於整個日本之重要，在這上面，也就可以看出個大概。

晚間九時，仍乘車回京都。

四月十四日

今天天氣極好，早晨起來後，便叫一部汽車，到濱大津，預備作琵琶湖之遊。一路所經，看見不少的名園古寺。到底曾作國都的地方，氣派的是不同。到濱大津後，稍走一段路，即到琵琶湖畔。

這湖是日本淡水湖中最大的一個，周圍計一百四十六英里，面積和瑞士的日內瓦湖相仿。湖形狹長，北端圓闊，南端尖銳，好像一面琵琶一樣，這就是他得名的由來。湖面因爲遼闊，所以對岸的山，都顯得非常淡遠，好像一彎青青的眉黛。湖水作濃綠色，波光明淨而鮮艷。遠水微茫，隱隱地似籠着輕烟，大概是宿霧還沒有消盡。幾葉扁舟，在湖上自在浮泛，看了半天，不見一些移動，好像是以烟水爲家，並無一定的去處似的。湖邊近岸處，有一所釣墩，上面站着一個人，背岸面湖，把長竿伸向水中，正在悠然地垂釣。湖邊碼頭上，泊着一隻很大的白色的遊艇，便買票走上去。艇身較輪船爲小，但比普通的小火輪爲大。艇的頭部有客廳一所，專爲特等乘客而設，明窗淨几，佈置得很清靜整潔，坐在裏面，又是舒服，又便眺望。快到開船的時候，遊客越來越多，一隊隊的，像潮水般湧上船來。每一隊遊客，便是一個團體。爲首的一人，手執小旗，上面寫明團體的名稱，身先士卒般的走在前頭，指揮一切。每一團體的人數，有多有少。其中有一團，一共只有三人，居然也有隊長，也有小旗。推想起來，大概結成團體旅行，票價上總一定多少有些折扣，所以打經濟算盤的，便紛紛採用這項辦法。不管怎樣，像這樣的盛況，叫人看得眞有些動心。日本人對於旅行之愛好，的確是我們望塵莫及的。

十點鐘整，船即開行，沿着湖岸行駛。走了好久，到了一川溪流的口頭，便折向溪中，溯流而上。溪口有長橋一所，名叫唐橋，據說是日本的三大名橋之一。推想起來，橋而名「唐」，大概總同我國有些關係，而且年代也一定不近，其所以列入名橋，大概就是這個緣故罷。溪流起初很闊，走到後來，却越來越狹，風景也越變越幽美。迴曲之處，看去已好像是山窮水盡，但是走近以後，一個轉灣，便又豁然開朗。兩岸樹木繁滋，芳草芊芊，櫻林臨流，連緜不斷，花光映水，紅影滿溪，竟好似走向武陵仙源裏一般。船到南鄉後，即靠岸讓乘客上去遊覽，約二十分鐘，即循原道折回。中途過石山寺，又作一停。進寺門後，有一條很幽靜的走道。走完走道，即到石山的脚下，就踏着一步步的石級走上山去。山並不高，只是一個小邱模樣，但是上山的石級，却故意做得紆迴盤旋，而且還錯落地安上許多石燈，栽着許多花木，造起許多亭台樓閣，五步一曲，十步一折，處處引人入勝。到山頂後，可望見琵琶湖浩渺的波光，湖的周圍，羣山重疊，近的濃綠，遠的淡青，有幾座山頭，還披着白笠般的積雪。清溪一曲，繞着石山脚下流去，就是我們的來時之路，溪水瑩澈，秀色映發。這時天晴日朗，溫暖的春風，扇上身來，薰得人搖搖欲醉，要不是遊艇不能久候，

簡直再也不想下山。

船離石山寺後，仍循原道，過唐橋而進琵琶湖。湖面廖廓，竟像大海一般，波白水綠，美麗如在畫中。這時船上有一位管事的，走進客廳，站在大菜桌頭，把湖裏的風景，嘰哩咕嚕的說了一通。闔船乘客，正在貪看船外景色，對於他的講解，都有些似理不理。這在普通的人，也許要感覺沒趣，但是這位船員，大概担任這門差使，已很長久，經驗極其豐富，所以依舊不慌不忙地，把那讀熟了的演說詞，一字不漏的背完。背完以後，便拿出他的看家本領，將一盆生蚌，在桌子正中擺好。這時滿廳乘客，爲好奇心所驅使，不曉得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便不由的都聚了攏來。據他解說，這種生蚌，就產在琵琶湖中，蚌體裏面很有藏着珍珠的。乘客如要購買，每只售洋一圓，但有無珍珠，以及珍珠之大小，却只好一憑運氣。如果不信，可以當面試試。說完之後，便當眞在許多生蚌裏面，隨意揀了一隻，當場剖開，在蚌腹裏面，搜索了一會，居然找出一粒珍珠，擎在掌上，得意揚揚地給大家玩賞。這時全體乘客，都看得呆了，當下就有一位三不相信的朋友，掏出一塊錢，買了一隻剖開，居然也有珍珠。顆粒雖小，光芒雖暗，然而的確是一粒貨眞價實的珠子。據那船員估計，大概可值四五圓。這位先生，得意非凡，居然再接再厲，又買一隻試試。剖開之後，皇天不負苦心人，竟會又有一粒。化去二圓代價，得了約值十圓的珍珠，自然再便宜也沒有，直笑得一張嘴合不攏來。連得闔船的人，也都代他慶幸。在行船中間，插進這麼一段趣劇，眞覺得平添了不少的興味。日本人旅行的藝術，不能不說是高明。

將到堅田時，風狂浪湧，本來行駛得很平穩的船，竟顯得非常利害，好像在重洋中一樣。原來堅田的地位，適當湖腰束入處，成爲一個狹狹的港灣，所以風聚浪逼，聲勢很是洶洶。上岸後循着一條小路，曲折地走去，到盡頭處有一所小小的廟，大半業已造就，但還沒有完工。廟旁樹立着一塊好像告示牌般的木板，上面纍纍地羅列着捐錢造這廟宇的各位信士的大名。每人所捐的金額，多至一萬元，少則竟至十分。大概主持捐款的，很能仰體菩薩的意思，抱定一個鉅細不遺的宗旨，只要有錢，一律都在歡迎之列。可是歡迎雖是歡迎，但其程度却很有分寸。捐一萬塊錢的，自然是高高地列在榜首。接着便是捐幾千塊錢的，以後便是捐幾百塊錢的，再下去便是捐幾十塊及幾塊錢的，至於捐十分錢的，當然只好屈居榜尾。等級井然，一些不容躐等或混淆，其處置之謹嚴公正，不由人不佩服。廟旁近湖處，傲岸地挺立着許多合抱的古松，景色極其幽冷。松葉繁密，錯雜交織，好像張開一道綵幕似的，將當頭晴日，完全遮住。走在樹下，濃陰森森，涼峭有如深秋。湖水趁着風勢，前催後湧地，一陣陣向岸撲來。浪頭觸石，湃然四濺，好像在奏天風海濤之曲。徘徊了一

會，只覺得冷意襲人，不能久留。從花明柳暗的石山寺，走到此地，竟好像踏進另一世界，足見湖裏風光之複雜而多變化。

船離堅田後，卽掉頭走向歸途，中間在新唐崎又停了一停，讓乘客一覽那著名的古松。這樹就在湖邊，並不很高，但是枝葉橫出，佔地極廣，其中較小的樹枝，已有人的身軀那麼粗，可見全樹之大。樹枝下面有不少的木柱支撑着，因爲樹枝實在太粗太重，又加橫伸得很遠，若不加以支持，簡直就要倒臥地面。遠遠看去，極像一位龍鍾的老人，全靠用拐杖支撑着，才能勉强站立。像這們老大的樹，眞可說是平生所僅見，無怪吸引了不少的遊客。看完大樹後，船卽離新唐崎駛囘，泊於濱大津旁的三井寺。一日遊程，到此已是終點。總計今天從濱大津上船，在三井寺靠岸，恰好兜了一個圈子，走的路程，也不算少，然而所看到的，只是湖的南端的一部分。拿面琵琶來譬方，就等於琵琶的尖端的一段。全湖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囘京都後，在旅館中稍事休息。晚間往百貨公司買些東西。當夜仍宿原旅館。

四月十五日

早晨八點另五分，在京都車站上車，預備到龜岡後，改坐小船，泛保津川而下，一探嵐山的勝景。八點廿七分，過嵯峨站後，便看見保津川，在火車左面，和軌道平行。這條川在嵯峨以下，有小河一般闊，但上游却只是一道山溪的模樣。溪的旁邊，有幾楹很精雅的層樓，枕山臨水而築。簇擁在樓的前後左右的，盡是一叢叢的綠樹和紅櫻，看去超絕人寰，竟像是仙子所居的瓊樓玉宇。過此不久，渡一橋後，溪忽折到車子的右方。兩山相對，愈收愈狹，逼成一道深深的山峽，溪水便在峽中奔瀉。山勢陡峭，高峻蔽日，但是草樹繁滋，蒙茸紛披，好像鋪有一層翠綠的絨毯似的，顯得非常豐滿而軟厚。山脚下，溪旁邊，水面上，水底裏，到處盡是一叢叢的岩石。有的方方正正，有的歪歪斜斜，有的粗粗糙糙，有的奇奇怪怪。有人尖銳多稜，巉巉如齒牙。有的給流水冲洗得光滑圓渾，纍纍然像寶盤裏的珍珠。還有的如異獸之蹲伏，如怪禽之棲止。有幾處只有疏疏的幾塊，有幾處却是密密的一堆，眞是歷亂縱橫，説不盡那錯落變幻的姿態。溪水從上游湍急地流下，和這些碎石相遇，便散成百千叢的花沫，奏成百千種的聲音。遇着浮出水面的平石，便從石面洗衍而過，那水聲是清冷的，好像在鼓着幽琴。遇着許多小的碎石，便散爲幾十道，從石縫裏穿激而出，那聲音是繁促的，好像在下着急雨。至於碰見整塊整堆的大石，迎頭攔住，水勢無可躲閃，便只好直衝上去，那聲音簡直像轟雷之爆發，像萬馬之奔騰。溪裏沒有一只船，溪旁狹路，也不見一個人，只有我們的一部火車，在寂寂的深峽裏，風馳電掣般飛駛。峽徑曲折，只見翠巒迎人，疑若無路，但一轉折間，又是別一天

地。愈到後來，山愈束，溪愈狹，石愈亂，水愈怒，景色也愈幽奧，不禁使我想起以前遊川時所經過的三峽來。把此地和三峽相比，雖然大小迥不相同，但那景色，那格局，那美麗，却全然是一個樣子。

火車走出峽外後，只幾分鐘，便到龜岡。下車後即找車站裏管事的，問他到溪邊上船的地方。那曉得他一聽之後，很爲吃驚，接着便告訴我們，這幾天溪水大漲，行船極險，泛舟一層，只好暫停，早經知照京都車站，叫他們轉告遊客，別來此地，以免徒勞往返，何以我們竟會到此。我們便告訴他，在京都買票時，本來也曾問過那裏問訊處的職員，但他們却一些也未提起，不但如此，而且還賣來回票給我們呢。他聽了後，趕即打電話到京都去查問，交涉了好一會後，方才走來，再三道歉說：『京都車站辦事不週，以致閣下們白跑一蹚，實在是萬分的對不住。好在不久有一班車經此地回京都，敬請閣下們免費乘坐，到京都後，並請向該站退票，領回全部車費。』我們依了他的話，便又回到京都。綜計這蹚短短的旅行，雖沒有實現原定的泛舟的計劃，但是一來一回，已把保津峽裏的美景，看了個飽，而且一文不名，完全免費參觀，倒也着實值得。尤其是龜岡車站辦事之認眞與負責，和那一番服務的誠意，叫人不勝佩服。所認爲美中不足的，就是京都車站在退票的時候，不但不認錯道歉，而且還很有些勉强的樣子。大概是站頭一大，便不覺架子也隨之而大的緣故罷。

午時從京都乘車到奈良。路程雖長，但因車行極快，不消多時，已經達到。進了午餐後，便沿着馬路，緩緩地一路步行過去。走不多久，漸漸覺得房子少下去，樹木多起來，原來不知不覺的已踏進了公園了。奈良一地，大致可分爲住宅和公園二區域，但其間却並無顯著的界限。幾條大街貫通全境，也可說是城市裏的馬路，也可說是公園裏的走道。根本奈良一市，整個的就是一個大公園，這就是此地的特色，而是日本任何其他的都市所及不來的。進了奈良公園後，首先看見的，便是一座五重塔，巍巍地矗立着。塔前一帶，櫻花開得很茂盛，前後附近，還散佈着好幾座建築物。奈良於紀元後七百另十年至七百八十四年的期間，曾充日本的國都，所以當地廟宇古蹟，很是不少，對於日本的文化，關係極爲密切。各廟宇裏的木刻雕像，據說尤其出名，有些因爲地位關係，就在白天也得帶了電筒，方可看得清楚。我們此行，目的全在游覽，既沒有攷古的雅興，同時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因此就打定主意，對於這些富有古蹟的建築物，一概過門不入，以便專心一意地玩賞那馳名全日的奈良公園。

過五重塔後，便漸漸走進園的中心。園裏樹木多極，都是些松柏杉檜之類的喬木。蒼勁的樹幹上，滿覆着繁枝密葉，襯着地面無邊的芳草，只覺得綠意滿眼。有些樹木很整齊地排列在路徑的兩旁，

好像侍衞般的夾道迎候。有些却是錯落地疏散在各處，好像許多高士幽人，自由自在的在山野間徜徉，其中有好幾株，年代着實很古，但因此地的東西無一不古，反而一些引不起人的注意，好似這世界已遺忘了他們，而他們也已遺忘了這世界。園裏路徑，如蛛網四張，出沒於叢林之間，幾個轉折之後，往往會不辨西東，不曉得走到了什麽所在。然而我們却毫不介意，依舊行雲流水般的信脚走去。走倦以後，覺得疲倦，就在那軟墊般的草地上，坐上一會，看看浮雲，聽聽啼鳥，把整個身心，投向大自然的懷抱。等到疲勞恢復，再繼續尋幽探勝。園裏的結構，以草地和叢林爲主體，但也並不是沒有變化的。在公園南方一帶，就有不少的池子，四圍綠樹掩映，景色很是秀美。其中最大的一個，叫做蓬萊池，中央有個小小的亭子，用長橋和兩岸連接。許多學生，泛着輕巧的小艇，在池子當中，長橋底下，穿花蝴蝶般的掠來掠去。過蓬萊池後，地勢漸漸隆起，衍成許多高下起伏的丘阜。每登上一道高丘，就有一片新鮮的景色，展開在眼底。向前面眺望，有一座樹綠草青的山頭，濃翠欲滴，親切迎人，就是近郊的三笠山。原來不知不覺地已到了山脚下了。這時已是下午四時左右，日光雖很晴朗，但已不在中天，而有些斜向山頭，於是就掉轉方向，循着原道走回。

今天在奈良，一共花去半天功夫。雖不算久，但因支配得經濟，總算已把此地的風光，看了一個暢快，深覺得他自有一番獨具的氣象，與日本任何地方不同。他的第一個特色，就是天然。不管是樹叢，草地，平坡，淺池，處處都是順着本來的質樸的形勢，自然推移，演成種種的景色，一些也不作意安排。說他連貫，又並不連貫。說他散漫，也並不一定散漫。當他是市內的一所公園固可，就是當他市外的一片郊野，也無不可。總而言之，可說是一個天造地設的勝地。他的第二個特色，就是古老。這裏的寺院，大都是建築在百千年前的。這裏的樹木，大都是粗可合抱的。這裏的房子，都是日本舊式，看不見鋼骨水泥的大廈。這裏的交通，還是以人力車爲主，市裏面根本不通電車，也很少看見汽車。這裏的每一件東西，都是和前代有關的古蹟。每一個所在，都深深地印有歷史的烙印。歐風美俗，以及一切近代的發明和用具，已經風靡了日本的大部，但此地却像魯殿靈光般的，依然保持着他的本來面目。奈良的第三個特色，就是清靜。繁密的叢林，無邊的草地，起伏的丘阜，曠邈的山野，這些都是構成他的清靜的主要因素。這地方好像有一種催眠的魔力似的，遊人一到其間，就會給他迷住，有如完全走進另一世界。不管神經如何緊張，到此地自然會鬆弛。不管心境如何急躁，到此地自然會安靜。無論是誰，尤其是從煩囂的都市中來的，一到此地，就會發生一種嬰孩投向母親的懷抱的感覺，只覺得縱眼看去，到處有和平，美麗，

和安慰。以上三點，是奈良所獨具的特色。日本名勝雖多，但要找個具有奈良一般的風格的，却是絕無僅有。眞可說是只此一家，並無分出。我在來日以前，曾請教過幾個老日本，誰都說奈良不可不去。現在親歷之下，纔知道他的盛名，的確不是倖致的。

奈良公園裏馴鹿極多，可說是上述三大特色之外的又一特色。鹿的總數大概在八百只左右，分佈於園內各處。有的影單形隻，孤芳自賞。有的却集合了一大羣，在一起聚。有的在林間徘徊，有的在地面偃臥。一個個都是悠然蕭然，神情洒脫，好似山林隱逸一般，給當地的景色平添了不少的野趣。這些鹿的豢養，完全由奈良市政府負責。估計花費的錢，恐怕不在少數。但是一則可作爲風景的點綴，藉以招徠遊客，再則可以取鹿角出售，也是一筆很好的收入。兩抵之下，結果仍屬有利。在這上面，可見日本人算盤之精。蝕本生意，他們是無論如何不來的。鹿因爲是政府所養，所以也受政府的保護，只可賞玩，不准傷害。久而久之，就變得很是馴良，可以很安閒自在地和人混在一起。可是這種馴良，自有其相當的程度，和貓狗般的馴良不同。因爲鹿的天性，本很粗野胆小。雖經人工的豢養而變成馴良，到底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所以遊人如果過分走近了以後，就多少有些躱躱閃閃，驚驚惶惶。這一半固然因爲鹿的野性未消，但一半恐怕也因爲人的機心未泯。我親見有一遊客，要驅一隻鹿去拍照，因爲趕得急了，那鹿竟大發脾氣，險些朝人身上撲來。可見與麋鹿爲友，雖很可喜，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譬如奈良公園裏麋鹿是現成的，但能否結交得上，似乎也很有問題呢。

晚間乘電車到神戶，住山本旅館。到日本以來，幾個預定要去的地方，大致已都遊畢。從明天起就預備走上歸途了。



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上午十一時廿一分，由神戶乘車回國，晚八時到下關。過峽後在門司上車，向長崎進發。十七日晨到長崎，午時登長崎丸渡海。十八日下午四時到上海，重踏上祖國的土地。十來天的快遊，到此告一段落，我的遊程日記，也就在此處結束了。（完）

世界偵探名著

幽屋血案

The Lone House Mystery　By Eadgar Wallace

秦瘦鷗譯

我對於依茄華雷司——這位天才的英國小說家——的作品，眞覺得愈讀愈有滋味，愈譯愈上勁，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贊美才好。記得倫敦每日快報 "The Daily Expr.ss" 的編輯桀姆司阿克脫 James Agate 有一次曾經說過：

「社會對於依茄華雷司先生的稱頌誠然是很熱烈的，但他的作品，實在還比他們所稱頌他的更好咧！」

所以我也不敢妄費浮詞，再在這裏給他斝揚了。

過去，我已爲本誌譯過兩個長篇——「殘燭遺痕」與「萬事通，」都是華雷司的名著；可是譯筆粗劣，不知道它們所給予讀者的印象究竟如何？

現在我所要介紹的是一個中篇，大致分四期就可以登完。這一篇却有一個特點，因爲華雷司的作品，最初幾章往往總是非常沉着的，不露絲毫聲色，極易爲一般性急的讀者所不滿；而這一篇則在起首時便有很夠刺激的情緒，也許就是篇幅不過冗長的關係吧？

第一章

關於給各報稱做「幽屋血案」的那一樁案子，說實話，我自己的確是「無功足述」我在警界裏混了這麼許多的年數，當然也知道一個歡喜給自己誇耀的脚色，實際上往往就是最無用的脚色，所以如果有人說蘇格蘭警場的督察長閔脫寫這一本書是爲着要給他自己吹牛，那末就請你給我向他瞪一個白眼。

「督察長，」眞是一個很起碼的東西，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一個「曠世無匹」的人物，但是我也不喜歡讓那些年輕的警探當着我的面，直接喚我的名字——蘇潑，事實上他們也從來不敢。我希望他們叫我一聲「先生，」無論是我的部下，或者我的上司。有時候我聽他們在背後講論我，總是「老蘇潑」「老蘇潑」的叫不絕口，我想假使他們肯把「老」字去掉的話，還可以使我更高與一些。

約翰斐而特先生却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督察長，他把這三個字念得很得體，聽他那麼一念，我才知道督察長這一個銜名實在

二九—一六九

是很有些威風的。

人們通常總是不願意自己認錯的，然而我倒儘可承認，當我見到了一個使我合式的人之後，我往往就肯破格的給他優容，縱使觸犯警章也所不惜。「一見生情，」這種情形對於一個女人似乎最適宜，對於男人却有些不大可能，因爲無論一個男人生得怎樣漂亮，說話怎樣動聽，當你在初見他的時候是如何的受他感動，但「要他和你一分手，你就不會再記得了。大凡普通的人類都是如此，祇有那些出色的推銷員或舞台名伶，有時竟會使你念念不忘，然而他們却都不是普通的人類啊！

約翰斐而特眞是每個人都會向他表示敬慕的一種人物，他長得很高闊肩，面目也很清秀，祇因在過去中，他已度過了五十年的古怪的生活，所以他的頭髮是漸漸灰白了。他有着一副紳士型的態度，講起故事來，總是很動聽，而且極會做主人，當你抽完了第一支雪茄的時候，他決不忘記再給你送上第二支來。

我是在一種很特殊的情狀之中見到他的。他的家就在林特河的沿岸，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我想你們不見得會知道林特河這個名稱吧？事實上它祇是一條小溪，直到他在利亭和亭來之間流入泰晤士河的地方，才可以算得上一條小河。（這些地方都在英格蘭的沙勒省內，其地在倫敦之西南）這條小溪的對岸，還有一所屋子，叫做亭索浦，那是一位屬於麥克斯伏次的產業。就爲了這位先生的事情，才把我派下去調查的。其時我正在蘇格蘭警場的特務部裏工作，專做那些神秘得連地方警察也摸不到頭腦的特種事務。本來使用電氣原不是什麽違章的事件，何必要我特地去調查呢？祇因那時候恰好有一班大騙子，如弗臘克兄弟之類正在那裏忙着趕印假鈔票，所以我們一聽到有人在他家裏使用着那麽大量的電氣時，不免就有些懷疑了。

於是我就上亭索浦去訪問那位伏次先生。他是一個體格很强壯的人，面孔紅紅地似乎永遠很興奮的樣子，在嘴唇上是已有着一撮短短的白髭了。他的兩條腿因爲當初在西伯利亞那邊的時候害過很厲害的凍瘡，以致完全失却了他們的作用；也就爲這個緣故，所以他要在他的新屋子裏化費着那麽大量的電氣了。他裝着好幾柄電椅，可以把他從這邊的屋子裏送到那邊的屋子裏去，還有許多小型的電梯，甚至在他的浴室裏，也有一種特殊的電氣設備，可以把他從椅子裏吊起來送進浴缸，再從浴缸裏吊出來，送回椅子上。

「現在，」他把他的眼睛閃了幾閃，說道：「你可以去看看我那些專印假鈔票的機器了。」

當他猜到了我的來意之後，禁不住的嘻嘻哈哈的大笑起來了。

我在那裏祇查看了半小時模樣，可是却十十足足的躭擱了三天。

「今天就在這裏息息吧！」第一夜，他就說道：「無論你歡喜用什麽臥具，我的下人維特爾都會給你端整下的。」

伏次眞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據說從前他曾在蘇聯那邊當過工程師。他也幷不是完全不能行動，他還可以撐着兩根杖蹣跚而行，可是那種樣子是很可憐的，所以我覺得還是不要看他走的好。

當我到他家裏時，天已經快黑了，所以也不用他怎樣挽留，我就答應留在那裏吃晚飯，尤其是因爲我聽他說茄萊查斯登快要來了。我是認識茄萊的——我差不多已在倫敦的幾個比較熱鬧些的警察局裏碰見了他六七次以上。無論那一家有錢人家的少爺的開車執照上，也不見得能有他那麽多的簽証。（卽處罰之記號）他的唯一的嗜好就是歡喜超過了規定的速率開快車，或是把汽車停在不准停車的地方。眞是一個好漂亮的小伙子，自從汽車規章頒布之後，蘇格蘭警場方面就添出了他那樣的一類新罪犯。

他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就在這裏附近，而且他已和伏次先生發生了相當的交誼。我想我根本是錯了，可是我對於這一類舉止浮燥的年輕人實在是很歡喜的，雖然他也許會給中學或大學的校長從一千個學生之中把他剔除出來。

當他在吸烟室的門口望見了我的時候，不由就站住了。

「哈哈！」他喊道：「我又幹了什麽事情呢？」

我就忙着告訴他，我祇是爲着調查假鈔票的事情而來的，他聽了倒覺很失望。

他眞是一個很好的孩子，假如不幸而我已經結婚的話，幷且還有着一個兒子，而這個兒子又像他那末，我的心思就永遠不會安靜了。我時常看見小說家們形容一個人長得怎樣清秀，究竟「清秀」兩個字應該作怎麽解，我實在不明白，除非是他們說「時常肯洗澡的人」吧？不過我想像茄萊那樣的人，多分也可以夠得上領受「清秀」這一個形容詞了。

當我們正在進餐之際，我才第一次聽到了斐而特這個名字。原來我們正在討論着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伏次便說他希望斐而特的警探不要越過他們應該駐守的範圍——就是不要走過河來。這樣我不但聽到了斐而特的名字，同時又知道他還雇用着幾位警探在保護着他；當然，我就請問伏次爲什麽他要那樣的謹愼。其時，查斯登那個小夥子便插嘴了。

「如其眞有什麽事情要發生的話，——我相信是要發生的——那末他至少還得招一營兵來保護他咧！」他說的時候，聲音似乎有些特殊的變化，使我忍不住便向他看了一眼；假使我是眞的

懂得看風色的，那末我可以說，其時我的確看見有一種懷恨的意味在他的眼色裏。

我記得當時伏次先生便立卽用旁的話把這事件又開了，及至這年輕人辭去之後，他便告訴我其中的緣故。

「查斯登對於斐而特這個人是有些瓜葛的，」他說道：「我想我也不必再給你說明那是爲了一個女人的事，就是斐而特的秘書。這位姑娘眞是怪可愛的，據我所知道，斐而特對待伊實在是非常的優渥，而且還非常的尊重。可是在查斯登的頭腦裏，却以爲幽屋那邊是一定有某種可怕的陰謀在進行着。大概那可憐的斐而特所住的屋子，既給人家題上了這樣一個陰森的別名，於是查斯登便難免要發生種種想入非非的幻覺了。」

這一段話倒給我解釋得很淸楚。大凡正在戀愛時期中的年輕人，同時必然又是富於殺人性的乳虎。我雖然不知道一個人爲着另一個人意圖染指於他所鍾愛的女性，因而實施謀殺是不是一件合乎常軌的事；但就我自己來說，我一生一世簡直從不會發狂過，除非是在受了本能的衝動的時候，而因戀愛而妒忌，因妒忌而殺人，却正是一種本能的衝動。

「斐而特的警探，」這句話倒也很使我覺得奇怪，直至伏次先生給我解釋了才明白。原來斐而特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時常憂慮着會有人來暗殺他，因此他就出了一筆很可觀的費用，把警探雇到他家裏去保護他。他通常每天總有兩個人在他屋子左右防衞着。

假使我不曾碰到這位麥克斯伏次先生，那末我決不能聽到那麽許多有關他隣人的種種消息的。我想這一位紅臉的老先生眞可說是我生平從不曾碰見過的「健談者」了。在他屋子四周的二十里路以內，無論那一個人的歷史他都知道，并且還曾打聽到許多很秘密的私事。例如某人和某女士的婚約爲什麽會解除，某夫人和某太太在三月裏爲什麽那樣忽忽地上法國去，某公爵爲什麽要把他家裏的照片出賣……都瞞不住他。

他又告訴我許多關於斐而特的事。斐而特老是一個人住着，家裏祇有幾個下人，從來也不見有客人去見他。祇有一個黑人，大約每隔一個月來一次；還有一個衣服穿得很漂亮的年輕人，和一個長得很好看的歐亞混血種的女人，隔許多時候來一次。

「這是很少人知道的，那女人總是搭着小火輪從河裏來的，有時候仝着那個黑人一起來，有時候一個人來。他們照例總是晚上來的，祇逗留一小時或兩小時便去了。當他們將來之前，斐而特一定會把他的下人一起打發出去。」

我聽着笑了。

「聽上去眞像一段神話。」

伏次也笑了。

「這算得什麼像『金斐瑞夫人北菲旅行記』的一段事跡，那才眞正的神祕咧！」他就給我講了一隻很長的故事。

不錯，這眞是一隻異常動人的故事，使我聽過以後，每次在半夜裏睡醒的時候總覺得有些心跳。

那一夜我睡得很遲，第二天清早六點鐘便又起身了，我一穿好衣服，便走到外面的花園裏去；伏次先生說，他的下人維特爾會來照料我的，可是無論昨天晚上或是今天早上，連維特爾這個傢伙的鬼影我也沒有見過。起初我當然覺得很詫異，可是當我走到園裏，恰巧看見他在遠處一所小屋子裏走出來時，我便完全明白了。他還想躲避我，却不知道我雖然已是一個六十歲的老人了，但我的眼光還像少年人一樣的尖銳。尤其像維特爾這個人，祗要見過他一次的便永遠會認識他。他的外貌很遲鈍，一張圓圓的臉，和一雙從來不會和別人的視綫接觸的眸子，即使他走在一英里之外，我也可以指得出來。當伏次先生提到「維特爾」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却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是這個在我手裏經過了三次的維特爾。至於他的尊姓呢，那是不用猜的，必然已改做施密斯了。因爲每一個吃過官司的傢伙想改換營業時，他們的尊姓是照例要改做施密斯的。

他當然也認識我啊。

「啊，你是閔脫先生啊！」他依舊是那麼油滑地說道：「眞是很出人意料的巧遇。」

「咦！你還不知道我在這裏嗎？」我特地點破了我的謊話。

他咳了一聲嗽。

「算了，就說實話吧！我的確是早知道你來了，」他說道：「不過我以爲還是讓我躲避躲避你的好，伏次先生也知道的。」最後一句話他是說得特別的快。

「知道你過去所犯的罪案嗎？」

他點着頭。

「那末，他可曾知道其中有兩件是嚇詐案嗎？」我更進一步的問。

提起嚇詐案，他自己也笑了。

「從前的事，想起來很是可笑的，閔脫先生，現在我已經把這些事情全放棄了。不錯，伏次先生也知道的。他眞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君子人，偏是老天這樣的磨折他，你道可憐不可憐呢？」

我也不願意和這個脚色多麻煩，因爲嚇詐的事件也是我生平最頭痛的刑事案之一；我寧可弄幾條毒蛇來玩玩，不願去對付他們那一類狡猾不堪的惡賊。當然我也並不會就把我和維特爾的

談話去告訴伏次，因爲警探們對於他們的主顧照例是很寬容的；可是在進午飯的時候，伏次自己倒提起了這件事來。

「我那一個下人維特爾，原是一個出色的老光棍：」他說道：「我想你總不會不認識他吧？其實他的本質也還不怎樣壞，而且我想我給他的錢也很夠使他歸正了。」

我聽了不禁暗暗的好笑，祇要是一個多年的老賊，你便不容想用錢去收買他使他歸正；因爲世界上所有的錢都還不夠呢！可是我卻並沒有把我這個意思說給伏次聽，我實在不願意使他因此灰心。

這一天的午後，我又看見維特爾，這次的情形倒又是很特別的。維特爾這個人本來還帶着花花公子的習氣，並且在各種不同階級的女人淘裏，也曾有過相當的成功。大凡某一種的男性何以能夠把某一種的女性引誘過去，這中間的理由是沒有人能夠明瞭的；事實上也決非相貌的問題，或是年齡的問題，只能說是催眠術的一種。

午後，我一個人正在那河邊閑步着；這條河就是給伏次先生的屋子和那幽屋一部份的產業作爲分界的。所謂幽屋的本身，乃是一所正方形的白色建築物，正在一片斜坡的頂上。這斜坡是一片草地，從河下一直伸上去，大約有幾丈高。比較上，這裏的一段林特河的河身是的確特別的闊，差不多已成了一個湖，所以當地的人都叫它闊口。

伏次先生這邊的河岸上，有一叢小小的樹林，很適宜地做了他那所屋子的掩護物。我就從這樹林裏慢慢地穿出去；其時維特爾卻正在那河岸上等着。河上正有一位少女在蕩着一隻小船，渡過闊口來，伊的身子恰好背着維特爾，所以直到伊把船傍了岸，在繫纜的時候才看見了這個不懷好意的下人。於是維特爾便忙着再走上了幾步，我自然也很注意，就把我的脚步故意放得慢一些；假使說那少女實在並不會看見維特爾，那末維特爾一定也沒有看見我。當他脫下了他的帽子，漸漸走近伊去的時候，我離開他們大約有十二碼路。

我想我實在並沒有見過像這位少女那樣可愛的人物，伊就是麥嬌麗文恩。我這才明瞭爲什麼茄萊查斯登爲伊如此顚倒了！祇因我是久在警隊中服務的緣故，我竟不能把任何一個女性的儀態描繪得怎樣生動。我可以寫出伊們的眸子和頭髮的顏色，以及伊們的膚色和長度，但是我總說不出爲什麼伊們是那樣的美麗；我祇知道那一個女人美，那一個女人不美，而此刻我所見的麥嬌麗文恩便是屬於美的一類的。

伊很快地轉了一個身，便撇下了維特爾走了；他又追踪上去，嘴

裏不住的在說話。突然，我又看見他伸過手去，挾住着伊，強迫伊旋過身來；其時伊就瞧見我了，不知道說了一句什麼話，維特爾的手便鬆開了。可是伊也不想走過來招呼我，祇很快地一個人獨自走了，讓維特爾略帶了幾許尷尬的神氣，站在那裏。可是像他那樣已經上過三次法庭的人實在是不會怎樣窘的地透出了一種狡猾的笑容，向我點了點頭。

「不是一個怪小巧玲瓏娘兒嗎？」他隨口說道：「也是我的一個朋友呢！」

「不錯，看樣子的確是你的朋友！」我就接着說道：「朋友和朋友之間，看來從沒有像你們這樣的親熱的。」

他又很詭詐地笑了一笑。

「女人越是這樣便越是歡喜你。」他很無恥地應着。

「別說了！現在我只要問你，那個給你最後嚇詐過的女人究竟是誰啊？」我這一句話自然是很觸心的；可是，對不起，你眞不用想使他紅一紅臉，他聽了祇是淺淺一笑，便自管自的走了。

我依舊看定着他，恐怕他會追上去和那少女胡纏；但是他還不會走滿二十步路，忽然在一叢樹林的角子上，搖搖擺擺地走出了一個人來。我一瞧見便猜是約翰斐而特來了。大凡要知道一個人的心事，從他的脚步上也可以看得出來。那時我就希望維特爾趕快識相一些；可是維特爾並沒有看見他，否則他一定要逃走了。

我瞧斐而特直挺挺地站在路的中央，攔住了維特爾的去路，先向他質問了一句；但不等他答復，他的拳頭已經打出來了，維特爾便倒了下去；可是他竟還不肯輕輕放過，又搶上一步，掄起了他的拳頭，再想打上維特爾的臉去，這一拳的力量估量起來，儘可以使一個普通的人送命。

雖然我自己對於他們這一件事眞是絲毫無涉，不過我總是一個執行法律的警官，因此我想現在是我應該上去干涉了；正當我奔到斐而特先生的身旁時，維特爾已拚命的爬起來逃走了。斐而特先生便伸過手來和我握着，他的可怕的獰怒和膂力，使我兀是倒退了一步。

「你就是督察長閔脫嗎？我聽人家說你正在我鄰居家裏住着呢！」他竭力排除了他的餘怒。「我希望你不要就用侵害他人地權的罪來控訴我——因爲這裏是一條上亨索浦車站去的捷徑。我差不多時常要假道的；可是伏次先生對於這一點，不知道會不會反對？」

我還沒有告訴他我也不知道伏次先生對於他的侵害他人地權的行動究竟作什麼感想，他却又搶着繼續說道：

「你可會看見我們方才發生的那一件小小的爭執嗎？我恐怕

我自已爲了那個脚色，不免已有幾分失態，但是他並不是第一次和那位小姐胡鬧了。」

他要我到他那裏去喝一杯酒，於是我就隨着他回到繫着那一艘小艇的所在去，讓他把我渡過了河。我們在一座小小的石級上登了岸，一同走上那一片滿長着青草的斜坡去。坡的盡頭是幾扇法國式的長窗，長窗裏面便是他的書室。其時我就發現在這幾扇窗的前面，已有一部份的青草被踐損了，有幾處簡直已露出了底下的泥土來。——如今回想起來，的確也是很奇怪的，爲什麽一個警官會自動的注意到這些地方呢？

他的書室雖然很小，佈置却非常精美，而且立刻就使我知道斐而特先生必然是一個足跡遍天下的脚色；因爲在四面的牆壁上，幾乎掛滿着許多希奇古怪的東西，如菲洲人所用的長矛，盾甲之類。而在幾個壁架上，又堆着不少的古陶器。他瞧我睜着眸子儘望四下裏張望，便自己走近牆壁去，摘下了一柄刀口很闊的短劍來。

「要如你對於菲洲的情形不很隔膜的話，那末這一柄劍一定會使你感到很有興味的。」他給我解釋道：「這劍的名字就叫『大帝之劍，』原是屬於伊脫立的一個酋長的。——這個人的確是給我受了不少的痛苦，他並且還說，他必須把這口劍在我們身上戮過之後，才肯插回他的劍鞘中去。」

他似乎很得意地一笑。

「可是，我們在林子中經過了一場劇鬬之後，終於讓我打他已死的身上取到了這口劍；所以他的志願，可說是根本沒有達到。」

那口劍的劍鋒是出奇的光亮，我就告訴他大槪他總得費不少工夫才能使它磨淬得如此光亮；不料他的答復竟又大出我的意外，他說這口劍是菲洲人用某一種合金所鑄就的，可以叫它永遠不銹，根本是用不到磨淬的。

他隨手把這口劍放還了原處，接下去，我們差不多有一刻鐘工夫專門在講着菲洲的事情。他還告訴我他的資產全是從那邊得來的。一直到我們的談話將終了時，他才提起他雇着兩個警探，常年在這裏守護。

「我一生之中，的確已結下了不少的寃仇了。」他這樣說，可是他并沒有給我說明他是怎樣會結下那些寃仇的。

還是由他親自操舟，把我送回了對岸來，將分手時，他又約我明天去進晚餐，我就答應了他，本來明天我打算要回去了。他這種人的確是我所歡喜的：他所抽的都是最上等的雪茄，他不但自己抽，而且還知道把它們送給那一種的人去抽最適宜。

當我一路在回到亨索浦去的時候，我碰見了伏次先生；其實說得再切實一些，不能算是我碰見他，只能說他幾乎碰到我。他在自

己的地產上所築的那幾條小路簡直像彈子枱一樣的平整，又像普通的汽車路一樣的寬闊，因為他往往要把他乘坐的那一架電椅開到每小時三十英里的速度，事實上就不能不把那些小路築得又平又闊了，他那一架電椅足足有一張沙發那樣的大小，是用乾電池做發動力的，假使我方才不急着往左邊的灌木叢中跳進去，我一定還可以領教領教它的重量咧！

我因為覺得實在沒有給維特爾隱瞞一切的必要，便把我方才所看見的情形告訴了他，他一聽頓時便大怒起來，連臉色也變了。

「好一個畜生！」他喊道：「我已經給他一個很好的改過的機會了，而且如其他隨便偷一些小東西，我也還可以寬恕他，但是像這樣荒謬的舉動，那眞是無可寬恕的了。」

每天下午，他總是習慣着要上那裘立泡士山的頂上去閒眺一回，在那裏，可以使他看到附近一帶的美麗的野景。因為他已經允許我特地把他的電椅開得慢一些，於是我就隨着他一同走上山去，在這裘立泡士山的頂上，你可以看到那林特河長長地延接開去，而那孤零零地矗立在廣大的田野中的幽屋，看去眞是一所怪美麗的住宅。

在另外的一面，我可以望到陶貝一族的領地，和一所伊利沙白時代所築的大房子；茄萊查斯登的祖先，數百年來便都在那所大屋子裏住着。

「一個很好的孩子，茄萊。」伏次先生彷彿在深深地思索着。「請你不要把維特爾的事情告訴他——我不願意在我的跟前發生什麼暗殺的勾當。」

這一夜，我依舊跟他在一起進晚餐，雖然我心上很想趕回倫敦去；他還告訴我明天晚上待我上幽屋去赴宴之後，他會把他的車子打發過來接我。

「這一次你眞是受到了一種特別的優待，」他說道：「關於裴而特的事情，我也聽得多了，卻難得聽見有人給他請到家裏去。他差不多是一個遁世的隱士，自從我到這裏來之後，他從來也不曾進來看過我，也不叫我去拜訪他。」

這天晚上，我雖然又見到維特爾，可是他自己也沒有提起那一件小小的瑣事，我便決計識相一些，不和他再說什麼廢話。他的一雙眸子是黑色的，非常的美麗，我從不曾在旁的人的臉上見過像他這樣的一雙眸子。

因為在我們警探方面所備的登記書上，維特爾的大名也已被列在危險人物的一欄裏頭，所以使我一看見他便覺得有些異樣的不安。他曾經有兩次把我們派去逮捕他的警探打退過，有一次還把手鎗指在他們的前胸上，我對於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因為

我恰巧也是被派去的警探之一。

第三天早上我還在花園中閑步的時候，又看見他打那小屋子裏走出來了，我覺得最好還是讓我向他說幾句話。

「你昨天所受的一場沒趣還不是你自己去討來的嗎！」我直捷爽快的說道：「如果你是一個乖巧的人，你還是把一切的情形都忘記掉吧！」

他用着一種很奇特的神氣向我看了一眼，我可以發誓的說，這眞是很難得的，他簡直從不會正眼向人家看過。

「他馬上就會嚐到他所快要嚐到的好滋味了！」他祇說了這一句，便立刻匆匆地走開了。

這天下午，我坐在亭索浦前面的一座花壇上，其時剛下過了一陣大雨，但天氣還是很熱，令人昏昏欲睡，我差不多快要睡着了，忽然看見伏汶坐在他的電椅裏經過花壇前面的一條小路，也照例開得很快，我一直看他穿進了那靠近河岸的一座樹林，過了一會，又在林子的盡頭出現了，一路逕望裘立泡土山的頂上馳去。

伏汶先生老是戴着一頂白色的硬氈帽，和一套灰色的衣服，所以卽使在一英里半的距離以外，也不難指出他的衣帽來因爲，我不是說我的目力原是很好的嗎！

今天他在山頂上似乎逗留得比往常特別的久一些；——他曾經告訴我，因爲他自己是很容易受涼的緣故，所以從不會在山上逗留到十分鐘以上。當他正在山頂上逗留着的時候，我的視綫又在無意中移到了那一叢樹林邊去，同時，我就看見有一陣白烟在那林子裏冒出來，我不由很奇怪，懷疑會有人在那裏放火。這一天的天氣既是這樣的熱——樹木非常乾燥，要起火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那一陣烟倒馬上就給風吹散了，我瞧伏汶的電椅也在土山上滾下來了，一直滾進了林子，隔不到兩三分鐘，他已到了直通他住屋的正門的那條大道上了，他一路向我揮着手，把他的電椅一直開到我所坐的花壇上來。——這座花壇是很寬廣的，幷且還砌着很平滑的扁石。

「你可會看見那林子裏有烟冒出來嗎？我以爲那些野草又起火了。」

我就告訴他我的確也瞧見那一陣烟的，他便把頭搖了一搖。

「事情倒幷沒有什麼事情，可是我已經小小的受了一個驚嚇了。記得去年有一班游民在林子裏生了火，臨去時忘記把它熄滅，便斷送了我許多的菓木。」

我們便隨便閑談了一會，後來他又告訴我已經囑咐他的車夫準晚上十點鐘到幽屋來接我。

「我希望你不要把維特爾的事告訴茄萊！」他又說道：「我馬

上就要把他開除了——就是維特爾。我已經聽見村裏頭有許多人在說他的壞話，我當然不能再讓這種人留在我的眼前了。」

他接着又詢問我關於維特爾的歷史，但是我當然不能怎樣暢所欲言，因爲無論一個人怎樣的惡劣，警探方面對於他總是不能太苛刻的。然而他也早就知道維特爾曾經犯過嚇詐罪的情形了，我便爽快告訴他，這個積犯在總部的登記書內，也是一個富於危險性的人物。

他請求我伴着他一起囘到屋子裏去，這天下午維特爾一直出去了沒有囘來，我便扶着他進了電梯，一同走上二樓，又攙扶他躺進了一輛輕便的敞車中去，然後再囘出來，依舊坐到那花壇上去；其時我的睡意早就消失了，便取過一份當天的早報來，打算仔細把一篇記載我所注意着的某一件案子的新聞再讀一遍。可是我才把報紙打開，已有一個女下人奔出來告訴我有人打電話來找我，我却不知道誰要找我，可是那個人却自稱是派來保護斐而特先生的警探，只是他的聲音我也無從辨認啊！

「你是督察長閔脫嗎？……能不能請你就到幽屋來？斐而特先生已經被人暗殺了！……」

我的確是大吃一驚，差不多有一分鐘說不出話來。

「暗殺了！」我祗能重複的喊道：「暗殺了！」

我掛上了聽筒，便來不及的奔出去，穿過了林子，直接就奔到那貼對幽屋的河岸上去，那個偵探已搖着一艘小船在等着了；我們便一起渡過河去，可是因爲他已經受了過度的刺激，神筋非常昏亂，他所說的話竟不能使我得到一些頭緒。到了對岸，他就引着我打那草地上奔上去。

那幾扇法國式長窗已一起洞開着了；正當我打算走進去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有一個赤足的足印留在一塊乾燥的黃色的泥土上，恰好正在書室的門外。那警探顯然沒有注意到，差一些他自己就要踏上去了，我便忙着把他拉開。

我第一個走進了那書室，一瞧斐而特的身子正倒在屋子的正中，四肢已經完全僵硬了，他的背後，露着一段刀柄，就是那一支「大帝之劍」的刀柄。

第二章

我也不必再去請什麼醫生，早就知道他是死定了。雖然那柄短劍的劍鋒是很闊的，可是地板上却幷沒有多少血跡，而屋子裏的情形也是非常的整齊，我在那時候所能發現的祗有一個已經打碎的咖啡杯，還有那安着一套咖啡壺咖啡盃的小桌子，橫倒在地上，那另外一個咖啡盃倒幷沒有打碎，就是那一柄咖啡壺也因恰巧倒在一方地氈上的緣故，絲毫幷無損壞。我就對那警探說——

他的名字是威爾司——這張小桌子多半還是斐而特受刺以後倒下來時所帶翻的。

依着通常的情形而論，像這樣一件案子發生以後，一個偵探的工作往往會被許多大呼小叫的下人擾得無從着手，甚至有許多大有助於警探當局的綫索或踪跡，也會給他們一起斷送掉。而這一天，第一件事情就使我覺得很奇怪的，是爲什麼屋子內外竟是那樣的靜寂，幷且連一個下人也不見，我便問威爾司是什麼緣故。

「那些下人全出去了，他們在吃中飯的時候就出去了！」他說道：「斐而特先生把他們一起送到鎮上去參加一個慈善性質的游藝會，他們的票子也是他買的。」

說着，他又走到外面的那一間客廳裏去高喊着文恩女士的名字，可是却不見有人答應他，於是便重複回進書室來。

「伊一定也出去了！」他似乎很困惑地說道：「但是我可以發誓，不到一點鐘以前，我的確見伊在草坡上走着。」

我便打發他先去打電話報告他們的上司，因爲我是一個最怕惹事的人，我若是任意干預他們外省的警察大隊的事，那便是自惹煩惱了。我可不是說他們妒忌我們蘇格蘭警場，我的意思是他們做起事情來，儘可比我們更好些，這句話是他們自已也往往和我說的。

當他在打電話的時候，我便仔細把斐而特的屍身驗看了一會；在他的右頰上，我又發見一條二寸左右長的傷痕，祇比指抓抓傷的稍深一些，可是這一條傷痕必然還在他未死之前遭受的，因爲我又從他的衣袋裏檢到了一條上面抹着少許血跡的手帕。但是究竟是什麼東西把他弄傷的呢？我找了好一會，才看見靠牆的一張桌上橫着一柄小小的裁紙刀，比較上最相像一些；我很小心地取起那刀來看着，却也無甚痕跡，不過我還是很鄭重地把他另外安放着，我想那些聰明的沙勒省警探們也許會有人主張要把這柄刀再去放在顯微鏡下面察看察看，那我怎麼能担得起毀滅要証的罪名呢？我相信只要盡我的力量去幫助他們，大概總是不錯的；而且有一點可以斷言，每次有一件案子發生，在他們已給予那犯案的人以充分的時間逃出了他們的轄境之後，他們少不得總要上蘇格蘭警場來找一個人去幫忙的。

書室裏一共有兩扇門，一扇就是通走廊的門，另一扇是通連着後面的一間屋子。在走廊的對面，是一間餐室和一間客廳之類的房間；我爲什麼要說「客廳之類的房間」呢？因爲那一間屋子實在佈置得太舒服了，不像是一間客廳的樣子。

我打算旋開那一扇通連後面的一間的屋子的門，可是沒有用，原來已經鎖上了；看來在走廊裏必然另有一扇門可以進去的，我

一找便找到了，但是也開不開，分明也鎖上了。

其時惠爾司已打好了電話回來了——他居然很聰明，還自動地打了一個電話去請醫生來——便把他發現這件暗殺案的情形告訴我。這天下午，祗有他一個人在班上，另外那一個派來守護斐而特先生的警探也搭着斐而特的汽車一起上鎮上去參加那個慈善游藝會了。惠爾司說，他雖然在屋子外面看守，可是斐而特已有過命令給他，必須站得遠一些，幷且還叮嚀他無論看見或是聽見什麼東西都不許管帳。可是這個命令也幷不是第一次。

「有時候，」惠而司說道：「他往往有一個混血種的女人帶着一個青年的黑人來看他，當他們快要來的時候，我們便照例會給他這樣命令着。所以今天下午，我實際上老是站在那河邊守望着，我以爲他們是一定要來了。從前他們每次都是搭着一艘小汽船從下流上來的。」

「那末今天你沒有看見他們嗎？」我插嘴着問。

他把他的頭搖着。

「沒有，就因爲今天斐而特先生所給我的命令正和每次他們要來的時候相同，而且那些下人——還有文恩女士也照例一起給他打發了出去，所以我想總是他們又要來的緣故。」

聽他這麼一說，我便忙着開始在屋子裏搜尋，我覺得他的猜想或許是對的，我希望在那些沙勒省的警探不曾到之前，竭力搜尋到一些足印或手印之類，因爲待他們一來，他們所穿的方頭靴以及他們的粗糙的大手難免就要把這些踪跡弄亂了。

我正在斐而特的臥室裏搜尋的時候，威爾司又在樓下喊我了。

「代辦總巡有電話來了，」他高喊着。

代辦總巡，正不是我介意的東西，我雖不曾見過這位沙勒省的代辦總巡，可是旁的總巡也見過不少了，我對於他們都不能有怎樣好的印象；但在那時候，我却幷沒有就把我的心事告訴威爾司，因爲我也是一個很懂得紀律的人，我怎麽肯挑撥這些年輕的警員去反抗他們的上司呢？

「是你嗎？閔脫。我是代辦總巡。」

「是的，先生。」我很恭敬地容應着，總道他會又什麽想入非非的命令要發出來了。

「惠爾司方才有電話來已把這件暗殺案的詳細情形報告了我們，我們也和蘇格蘭警場接洽過了。你可願意負責承辦這件案子嗎？我已經和你們自己的總巡商量好了。」

當然，我是很願意的，便立卽答應了他；他也說下半天自己還要來看我。對於沙勒省的警探，我一定要說在英格蘭全國之內，再沒有第二隊像那樣精明强幹的警探了。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非常的

靈敏活潑，決不在任何一種出色的警犬之下。我想無論誰都不應該說一句指摘沙勒省警探的話，我自己是永遠偏向他們的。

我先從那書室裏開始搜查，發見有一大綑信扎，和一口鎖着的鐵箱；我很想打開他，可惜一時找不到那個鑰匙。還有一柄裝滿着子彈的手鎗，和一個大信封，信封裏面藏着許多地圖和計劃書一類的文件，都是屬於那南菲洲鑽石公司的。據我所知道，斐而特生前對於鑽石是非常着迷的，而且在菲洲那邊，他的確擁有一部份很可觀的產業。

在另外一個抽屜裏，我又發見了他的存款簿和幾本銀行的支票簿，還有一本小小的總帳，上面記着他個人在各方的投資的細數；就憑這幾本帳簿計算起來，他已經是一個擁有五六百萬金鎊的大富翁了。我正在很出神地翻看這些帳簿時，惠爾司又進來了，告訴我伏次先生在對河等着我，問我要不要去見他。我便藏過了一切的東西，匆匆渡過河去；他照例在那電椅上坐着，手裏捧着一樣東西，看去彷彿是一枝長鎗上用的彈盒。

「我已經聽到這件暗殺案的消息了。」他說道：「我懷疑這個東西也許對於你有什麼用處吧？」

我便打他手裏接過了那一口子彈匣，其時匣上還留着一重很濃的硫磺氣。不等我有仔細驗看的工夫，他又從那罩在他膝上的一條粗氈下面取出了一枝式樣怪難看的手鎗來。

「這兩件東西是我在同一個地方找到的，就是在那樹林裏。」他很興奮地說道：「給你說清楚些，這是我的下人受着我的驅使去搜尋到的。你還記得方才那一陣白烟嗎？閔脫，——就是我們看見從林子裏冒起來的那一陣白烟！」

其時我的確已經完全忘記了，但是給他一提醒，我就明白了。

「這是一種小型的發烟彈，他們在戰爭的時候，是做信號用的。」伏次又給我說明着。

他那一張瘦削的紅臉，差不多已興奮得變了青色。

「當我一聽到幽屋那邊發生了這件案子，我便立刻記起方才林子裏所冒的那一陣烟來。……這必然又是一種暗號啊！我帶着兩個馬夫，一同趕出來，我們就在那林子裏前前後後的搜尋着，因就發現了這兩件東西，……不，還有咧！」

他又第二度把手伸進他的毛氈下去，另外又取出了一個子彈盒來；我接來一看，這一匣是並不會放過的。

「想起來一定有一個人躲在林子裏担任放暗號，而讓另一個人去行刺。依我想，這裏面至少有兩個人。」他似乎料得很清楚的樣子。「那斐而特呢？我想他總是死了吧？」

我點了點頭，他便皺着眉毛，嘆了一口氣。

「這眞是很神秘的，我時常在替他担心要有這樣一個結果，雖然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可是我總覺得他那個人實在是很怪異的。」

「維特爾在那裏呢？」我向他問着，他便呆怔怔地看着我。

「維特爾？我想他總是在屋子裏吧！」

說着，他又旋過身去，向那正在遠處走過來的兩個馬夫高喊着，可是他們都說不曾見過維特爾，伏次便派一個馬夫趕去找他。

從我瞧見斐而特的屍體的一霎那起，維特爾的影子簡直和那死人身上所插的一柄「大帝之劍」同樣一刻不離的在我腦海裏盤旋着，我還很清楚地記得他對我說的那一句富於恐嚇性的話，以及他存留在蘇格蘭警場的各種紀錄。所以如果說，那時候有一個人需要時時刻刻的監視着的話，那一個人必然就是維特爾！

「我倒從沒有想到他。」伏次很慢的說。

他又把他的兩條白眉毛皺了一皺，格格地笑了。

「這件事看來總不至是維特爾幹的吧？我好像曾經見過他一次——但是，我在什麼時候見過他呢？」他竭力思索了一會。「現在，我想起來了，今天早上一直到此刻，我還沒有見過他咧！但是我想他自己總可以說得出來吧！他往日總愛一個人鑽到那些下人的住房裏去和我一個女傭胡鬧，看上去很有意思要叫伊隨着他一起捲逃咧。」

在那一排叢林的後面，約摸相距四五碼路遠近，有一所很悅目的小屋子，可以在那邊望到河的全景，裏面好像還裝着一架電話機，方才給伏次差去找維特爾而的那個馬夫必然已用過這架電話，因爲當我正在和伏次說話的時候，他就走過來回報，說不曾有誰見過維特爾。伏次先生便開動着他的電椅旋過去，我就在他旁邊走着，一起囘到了那一叢樹林的前面。

當地的人都稱這一叢樹林爲「蝌蚪林，」眞是一個很適稱的別名，因爲它的形狀是完全像一條蝌蚪頭上的一堆樹木種得又厚又密，一路下去便一路愈狹愈稀了，像一個長長的尾把一樣。他是和林特河平行的，直到伏次先生的地產的邊界爲止，那裏有一條小路，可以一直通到外面的大道上。我那時候仔細把這一帶的形勢一看，不由就發生了一個猜想：假使有人早就躲在這樹林的背後的話，那末即使對面的河岸上站滿了一大隊警探，也儘可悄悄地逃出去，絕對不致被人發覺。

伏次便決定自己囘去找尋他的下人，他允許我只要一查明白後立即打電話告訴我，這樣約定之後我就依舊走下河去，利用着那艘小艇，自己渡過了河。

當我囘到幽屋的時候，已有兩個醫生在那裏檢驗屍身了，他們

所說的話，正和我預料他們要說的一樣……「斐而特係於被刺後立卽斃命」……「僅臂力强勁者能如此致人死命」等等；最後，他們照例還說了幾句表示很不幸的話。他們來的時候已帶着一輛病車，我就打發惠爾司幫助他們一起把那屍身運走，我自己還是去繼續搜查那張書桌。

其時我的確很想找到幾個鑰匙，因爲那兩扇鎖上的門使我很注意，不過我想還是等待那些下人回來之後再設法打開的好。

我先兜到屋子的後面去，想從那上着鎖的屋子的窗洞裏張一張，可是它的窗開得很高而且裏面還遮着藍色的窗簾，根本張不見什麼東西。看這種種情形，我大概非先設法把鑰匙找到便沒有旁的辦法，或是索性再等一會，好在沙勒省警探大隊的總部已派着人在一路趕來了，他們當然是會把撬鎖的東西帶來的。

今天下午，他爲什麼又把他的下人一起打發出去？待那麥嬌麗文恩回來之後，伊又能告訴我些什麼事情呢？可是，不管它，在我想來，這位女秘書所能給予我的幫助至少總比那些下人要多一些，因爲伊是一向知道斐而特的各種私生活的。

我依舊回到那書室中去，繼續檢查他所有的一切文件。正當我在翻開一本北菲洲金礦公司工務報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一種聲音，分明是有人在那裏叩門，聲音却很輕而且很慢。我相信我自己決不是一個神經衰弱的人，大凡做到警隊中間的督察長的人都不致這樣，因爲假使是的話，那末不等到他升做巡長的時候，必然早就送命了。可是這一次，我自己覺得我的頭髮眞有些豎起來了，原來這個叩門的聲音竟是從那一間鎖着門的屋子裏發出來的。

身後之趣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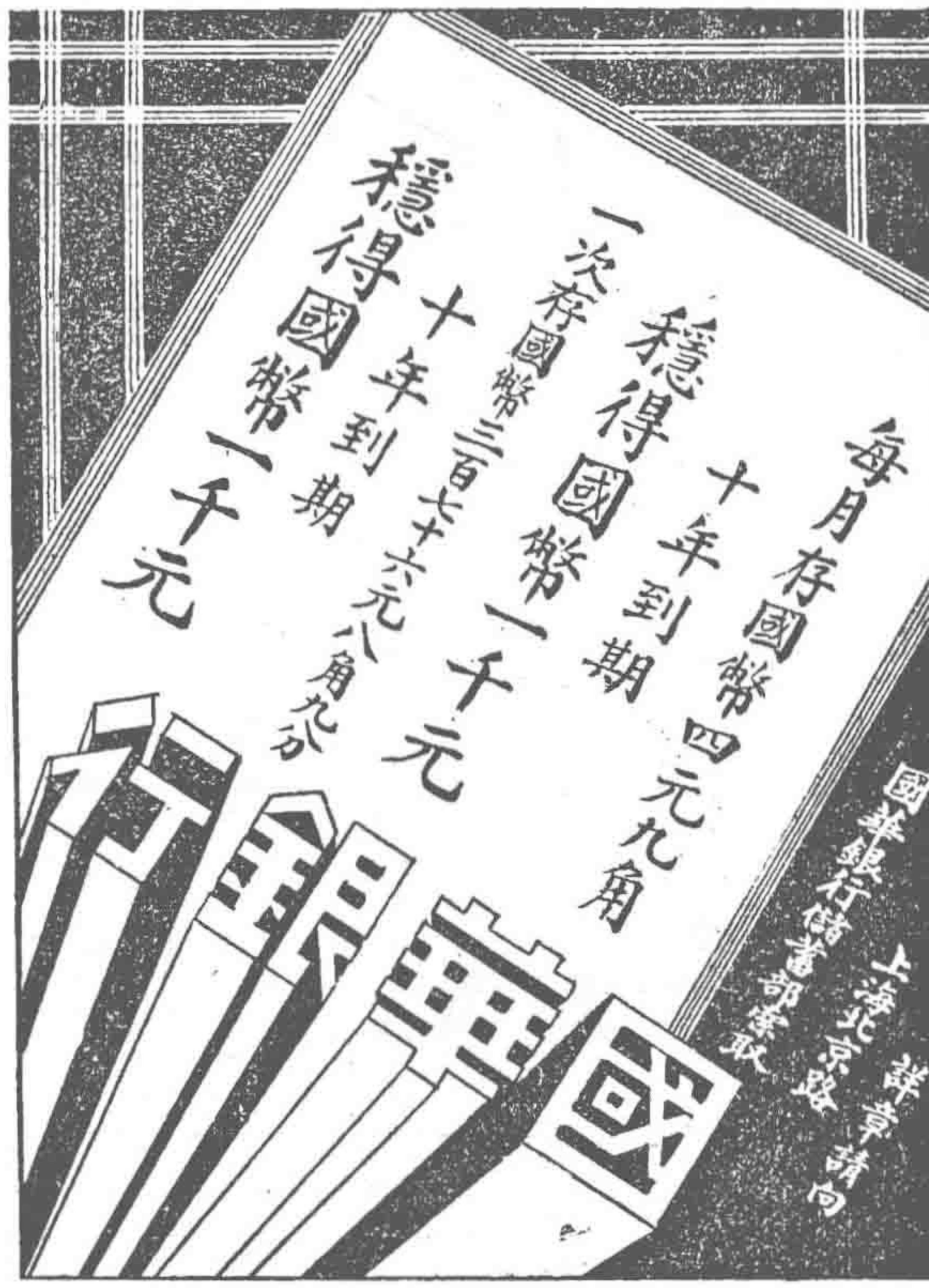
塔斯瑪尼亞珍麗特夫人，近向高等法院訴其已死之女房客，要求賠償損失五十鎊，其起訴之原因，聞之殊堪發噱。緣珍麗特夫人有餘房出租，某日一獨身女子來賃，議定租價後，女子卽行遷入，翌日，卽有女子之親友十七人至該處茶會，又數日，女子忽病，於是又有五十餘戚友至該室探望，在伊逝世前一週內，每日來賓盈門，盡居於珍麗特夫人處，女子既逝，賓客更多，幾如蜂擁，珍麗特夫人所有住房，盡爲所佔，幾至不能通行。舉殯之日，更僉以四十二執紼人士，屋內既無隙地，各種窰點，祇得於汽車內供給之，所有先後食宿用資，共墊付五十鎊，迄未交付分文，應請勒令諸親友代付，以免虧累云。

法官詢之親友，親友謂珍麗特夫人自願供給膳宿，且吾輩已付給十二金鎊，渠與死者訂明供給膳宿，則吾輩之膳宿，卽理應死者負担，實難承允代償云云。

法官以兩造各執一詞，因諭本案暫行改期，俟查明再行判决。


五華牌香烟
五華牌的美質妙味
久已得到社會普遍的好評
吸者嘖嘖讚美
MAY BLOSSOM
CIGARETTES
LAMBERT & BUTLER
ENGLAND
20 CIGARETTES 20
10 CIGARETTES 10
SPHINX.
人商為等質表務認為
獅標高品之識請明要
軟木烟頭
CNA-28

二九一一八五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即奉

總行　上海漢口路一五九號

分行　上海虹口　漢口湖北街　杭州保佑坊

旅行攜帶款項
怎樣保障路上的安全

大陸銀行

辦理　國內外匯兌
匯水低廉　服務週到

總行　天津六號路
上海分行　九江路一一一號
上海儲蓄信託部　南京路大陸商場

分支行　漢口　北平　武昌　南京　長沙　無錫　南潯　青島　杭州　濟南　鄭州　蘇州　南昌　石家莊

國外通匯處　紐約　舊金山　倫敦　巴黎　漢堡　橫濱　東京　大阪　神戶

中南銀行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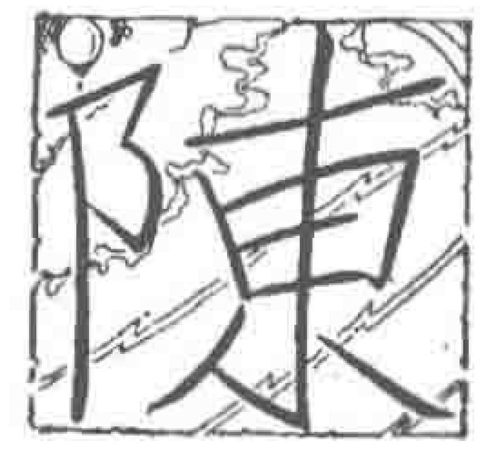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杭州　北平　蘇州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如此江山

張恨水

第十三章　彈性的手杖



儂人聽了兩三小時的長笛聲，自己始終是不知笛音從何處吹來。現在把窗戶打開，却聽到是由方家送了出來的。心裏一陣高興，這就兩手同拍着，直跳起來自己叫道：我說呢，這除了她，還有誰能吹得出這樣好的笛子呢？這就一面聽着，一面暗想只聽她笛子裏這一分哀怨，不是心裏頭有萬分感觸的人，是不會吹出來的。若論到了她的感觸，那當然是爲了自己在今天進門的時候，低頭沒有睬她。自然，彼此的情分，由南京下關登船，一直到現在，相識的時間，是很淺很淺的。不過在自己心裏，在那乍相見的時候就是五體投地的崇拜着。至於方小姐的意思如何，雖然不知道。但是只看她說話時候的態度總向人表示一種很關切而又害臊的情形，那就大有意思了。關切是不以平常的朋友相待。害臊正是心裏含着男女之間的那一點祕密。有了那祕密的念頭，就是伏下了愛情的種子了。爲了這一點，自己也不能不把她當一個對象。他耳朵裏聽了笛聲，人伏在窗戶邊的一張小棹上，就呆呆的想了去。直待笛聲停止，那晚風吹在身上，涼颼颼的，倒有點像涼水在身上澆潑着。這才把窗戶關上。二次睡到床上去，那思潮更是起落不定。覺得於未婚妻之外，再交一個知己的女友，這並非過分的要求。只要自己對於雪芙，依然保持着以往的愛情，雪芙其實也不應該提出抗議來。存了這麼一個念頭，足足的籌思了一晚上。到了次日早上，睡在床上，又補着想了兩三小時。似醒非醒，似夢非夢的，睡在床上，就懶得起來。後來房門咚咚的有人敲着，不容他不答應，這才翻身坐了起來。却聽到雪芙隔了房門笑道：喂！快吃早飯了，你還睡着啦。儂人道：昨天兩趟山路，跑着累的可觀，一躺下來人就不知道起身了。雪芙道：我可以進來嗎？儂人笑道：你當然可以進來。雪芙手推了門，先伸頭進來看看，見儂人穿了睡衣，在睡衣下，露出兩隻光脚，踏了拖鞋，這就笑道：你還貪涼啦。到了半夜裏，我覺得蓋着薄被，還有點兒涼呢。儂人道：我也是蓋被睡的呀。你以爲我還應當穿了襪子睡覺嗎？雪芙向屋子四周看看，又向窗戶口上看看。笑道：假使你穿了襪子的話，睜開眼就由窗口裏跳

了出去那是便當得多。俊人聽了這句話，大概是很生氣，臉色向下沉着，淡笑了一下。那淡笑還僅僅是在臉色上表示着，並沒有聲音。這一次，算是雪芙讓了他，況沒有跟着說什麼。俊人就當了她的面，很自在的換着衣服。雪芙把門關閉了，身子撐住了門，向他斜看着。因道：你這人太不知禮節。俊人正把睡衣脫下，在汗衫上套着短褂子。便笑道：我還得穿上大褂子嗎？雪芙道：我並非說你沒穿大褂子，是說你爲什麼當了女士的面，把睡衣脫了下來？俊人笑道：你在別人的面前，可以充女士，在我面前，也可以充女士嗎？雪芙走近一步靠到他身邊，斜了眼睛向他望道：爲什麼在你面前不能說女士呢？俊人道：天地間，就有這麼一個公例，每個男人，可以對一個女人不客氣。同時，每個女人也可以對一個男人不客氣。你是不是相信我這句話？你若不相信我這句話：：說時，回轉身來，突然的握住了雪芙一隻手。雪芙且不把手掙脫，却微偏了頭向俊人望着，臉上帶了微笑，問道：你這是幹嗎？這就算不客氣嗎？俊人道：不，這是不客氣的帽子，不客氣還在下面呢。說到這裏，他放下了雪芙的手，把窗戶裏的布簾子給扯開了，擋住了外面來的陽光。在布簾子遮蓋以後，約莫有十分鐘，方靜怡正好由這窗戶外面經過。她心裏原來想着，俊人在今天早上，心裏不能沒有感觸。心裏既有感觸，當然不會出門去。若以自己的心理去忖度，他必然在屋子裏看書。因之在這一個感念之下，情不自禁的，就繞着屋子外的空地，慢慢的走着。自然，最後也就走到俊人臥室的窗戶外了。走來的時候，自然是低了頭，作出那毫不在意的樣子。偶然一抬頭，作一個看蝴蝶或看雲的姿勢。以爲一眼看到玻璃窗戶，就可以看到玻璃窗裏的人。不料回轉頭看來，這裏却是兩塊花布窗帷，遮掩得毫無所見。這倒呆了一呆。他知道我要由這裏經過，先把視線擋上嗎？她這裏還在呆呆的望着呢。偏是花布窗帷裏，又是一陣嘻嘻哈哈的男女歡笑之聲。她想着，這一男一女，除了陳俊人和朱雪芙不會有第三個。他們說說笑笑，儘可以自由，誰也不能干涉他。爲什麼還要把花布窗帷給擋了起來呢？看到之後，也不解自己是何緣故，很有點怒不可忍，對了那玻璃窗戶，就冷笑了一聲。在這一笑之後，不再在這裏站着，也就跟着回自己的屋子了。在窗戶裏面的陳俊人，當然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吃過了早點，他也就到門外的山澗邊，順了大路，來回走着幾趟。他以爲靜怡要出去遊玩的話，總可以在這路上，把她遇到，然後借了機會，和她說兩句話。但是等候了很久，她並不會出來。還是雪芙出來了，邀着去遊小天池。在正得着雪芙歡喜的當兒，自己只好隨了她的意思，陪着到小天池去。回來的時候，經過牯嶺那一條小街，雪芙高興起來，見有一爿江蘇館子，又邀了他到館子裏去喝幾杯酒。而且還訂了約，不許俊人會東，這眞是看得起了。吃過東西出來，

己是半下午，便在街上緩緩的走着。這條街雖然不過百十家鋪戶，可是夾道都是兩層的樓房，有洋貨店，有水果店，有酒飯館，有理髮館，甚至還有磁器莊，同西菜館。街的盡頭，還有兩家銀行辦事處，與郵電局為鄰。兩人在街上走過去，復又走回來，看得很有興趣。街道一律是石砌面的，走起來倒也平坦。這一條街雖然關在山腰，但兩邊的鋪戶，並不因為這樣不能開展。靠裏邊的鋪戶，他們把山壁開出平坡來作屋，在外面的鋪戶，他們又能在山崖上立着柱子，支起吊樓來。街道雖不過一丈寬，然而這山上除了偶然經過幾乘轎子，此外並無車馬雜沓的情形。來往的人，受了警察的監視，全靠左邊走。所以並不覺得街道窄小。但行人也有一樣不同平凡的動作，就是每個男子手上，都拿了一根手杖。甚至游覽行伍裏的婦人，也有三分之一，是拿着手杖的。所以牯嶺街上，除了行人的步履聲而外，還多着一種篤篤不斷的手杖敲地聲。雪芙笑道：大家都有手杖，你也買一根罷。俊人道：我買一根你也買一根罷。雪芙笑着搖搖頭道：手裏拿一根棍子走路，我沒有玩過，怪難為情的。俊人道這就引起我一個疑問了。男人拿手杖，為了爬山的時候，可以得着一種幫助。女人走山路，當然不如男子，為什麼男子要手杖，女子倒不要呢？雪芙向他瞅了一眼，笑道：女人自然不如男子走路有訓練。但是她們遊山，有一種天然的手杖。你明白嗎？俊人笑道：我明白。好比我吧？就是你的天然手杖了。雪芙笑道：當然是一根天然手杖。但不見得就是屬於我的。俊人道：直到現在為止，你還有點不放心嗎？雪芙道：你果然願作我的手杖，我當然高興。可是男子的心是靠不住的。你也像那雜貨店門口，架子上插的手杖一般，只要誰出了更高的價錢，你的店主人就賣給誰了。俊人笑道：我還有個店主人嗎？我的店主人是誰？雪芙笑道：你的店主人，就是你那混濁不清的腦筋。俊人將手掌拍了兩拍自己的頭，笑道：我的店主人已經告訴了我，他把這手杖賣給你，決不抽回來了。雪芙笑道：既是那麼着，我也買一根手杖送你罷。兩個人說着話，正走到一家雜貨店門口。那屋檐下一個大籐簍子，裏面有二三十枝手杖，籐條的，木的，竹節的，全有。雪芙將手杖陸續抽出來幾根，依然放到籐簍子裏去。笑道：你喜歡那一種的。俊人道：當然木料的好。在山上買手杖，並不是一項裝飾品，是預備撐了走路的。籐和竹子的，都有彈性，撐不起腰來。雪芙笑道：你也知道有彈性不好。你就是個富有彈性的人。那雜貨店的主人，看到有主顧到來，已是上前來招攬着。聽到他兩人的話，斜斜的站住，向兩人望着。俊人倒有點不好意思，就隨便的講着價錢，買了一根手杖，然後順道回家。始而在路上走着，兩人不過並行而已。等着到家不遠的地方，雪芙就把一隻手搭在俊人肩上，笑道：我要實行利用手杖了。俊人以為她是親密的表示，也就欣然的承受着。可是不走

到十步，恍然大悟了。原來方靜怡小姐獨自一人，又在那木橋上徘徊着。昨天當了雪芙的面已經沒有同她打招呼。心裏對於這件事，是十二萬分抱歉。今天見了她，若是又不理會，那簡直是絕交了。憑天理良心說，自己是不能這樣做出來的。可是若要和靜怡打招呼罷，又違反了和雪芙訂的條約。心裏只管打着主義，却突然的把脚步停止了。回轉頭來笑道：姓方的在那裏，我不過去了。雪芙將他的肩膀推了一推，笑道：姓方的在這裏怎麼樣？姓方的還能攔着別人不走路嗎？俊人道：不是那話，我們一同走了過去，我不理她，你不能也不理她。你理她，我又不能置之不理。那不是有意讓我違反條約嗎；雪芙道：不是我有意要你違反條約，恐怕你居心要違反條約。所以事先說這樣一句，按下了伏筆。假如我講一點情面，讓你給她打招呼，你就可以公開的和她談話了。俊人笑道：你這人眞是厲害。對於我下批評，不但不寬恕一點，反是要作進一層的深刻評論。雪芙笑道：事實勝於雄辨，我們走過去瞧瞧罷。俊人聽了這話，心裏實在不免卜卜亂跳。一面在打算着，事到於今，顧全不了許多。假使自己向方小姐打招呼，而她要見怪的話，那就把倘太太請出來，讓她評一評這個理，人決不是一塊木頭，讓我見了熟人不睬人家，這話眞不容易說過去。他心裏一步步的向前推開來想，也正像他一步一步向前走着一般。可是當他走到那木橋邊下去，那情形又變了。方靜怡已是掉過臉去，緩緩的踱過那道木橋，走到山澗的那邊去。而且她走路的時候，只管看着地上，却不管身以外的什麼。俊人本來不敢向那方面正眼看着。但是經過兩三次偷看，見她依然低了頭走，心裏也就坦然起來。不住的向山澗那邊看了去。雪芙在走近那木橋的時候，本就緊緊地偎貼住俊人的肩膀，直扶着俊人，到了家門口，見靜怡相距已遠，這才將他一推道：讓你逃過了這一關了。俊人雖然心裏不無忿恨，但是她所說的話，却是眞的，便掉過臉來向她笑道，你這人有點兒過河拆橋。你現在到了家用不着手杖了，就把手杖一推，你也不看看我們老用手杖的人，是怎樣的對付手杖，雖然不用它了，依然緊緊地在手上捏住着。說時，還舉起手杖來，給雪芙看看。雪芙笑道：你不能比那根手杖。它是硬木製的，沒有彈性。你這個不然，是有彈性的。在外面走路，拿了這彈性的手杖，不過裝裝幌子，其實它是不能扶了人走路的。在有人的面前，少不得要你裝幌子，這沒有人的地方，要你幹嗎？拿在手上，是多一層累贅。俊人聽了這話，臉上不免有點紅。便笑道：雪，這是你說的話。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平等的人吧？你對我平等的人，拿這樣重的話來譬喻我。雪芙微笑道：看你這樣子，倒有點不願接受我的話。俊人微微笑着，向屋子裏走。只見倘太太新帶了一副大框眼鏡，兩手捧了一本大字的紅樓夢，躺在籐椅上，看見他兩人進門，坐起來，低着頭，眼光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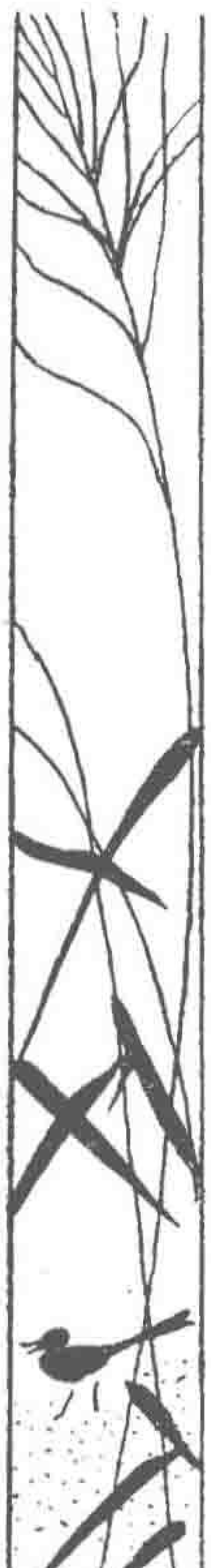
框子上面射出來看着他們，正了顏色道：你們這年輕人作事，眞夠荒唐。不回來吃飯，也不在事先通知我一聲，讓我在家裏好等。俊人站着，向雪芙看了微笑。倘太太道：自然是雪芙作主的。我有辦法，罰她在家裏讀三天書權當拘留。雪芙道：俊人是個從犯，也不能饒他吧？倘太太道：這倒好，你們這一對人，反過來了，男的倒從了女的跟隨。是呵！沒有結婚以前，男女之間，總是這樣，未婚夫對於未婚妻百依百順。結婚以後，那就不然，情形掉過來了，是女子對於男子百依百順。雪芙正走到棹子邊，提起茶壺來，斟上了一杯茶。且不回過頭來，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倘太太雖不看到她的臉色，也就聞絃歌而知雅意。便笑道：不用哼，這事情很快就要實現的。俊人笑道：姑媽，你這樣一說，是替我罪上加罪。她今天遊山，就把我當了手杖用，看得我沒有人氣。若是照了姑媽的話，她必須預先制服我，不止把我當手杖，要把我當高跟鞋了。倘太太道：你這話說的什麼意思，我倒有些不懂。俊人見雪芙端了一隻杯子，斜靠了棹子，慢慢的在喝着，便向她道：我可以說嗎？今天的事。雪芙道：關於我們兩人的，你儘管說。但希望你不要拉拉扯扯，說到別人身上去。倘太太笑道：你們兩個人的事，那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對於別人，是不會發生關係的。雪芙這話怎麼說，我倒有點不懂。俊人道：她說男人遊山，總得買一枝手杖，女人却用不着，因爲男人就是女人的手杖。我呢，連做一根硬木手杖的資格也不夠。因爲木料是結結實實的東西，扶住了就好上山。我是和藤條竹枝一樣的材料。拿去作手杖，只是一種樣子，要靠它撐腰，扶人上山是不可能的。她還給這種材料取了個名字，是彈性的手杖。姑媽，你看我這種人，是有彈性的人嗎？倘太太兩手把眼鏡挖着取了下來，對俊人望着道：你這話我還是不解，怎麼叫是有彈性的人？俊人笑道：好比橡皮罷，你捏緊一點，它可以縮小，你手上的勁小些，它又可以伸開了。倘太太道：現在我明白了。雪芙若是懂得這點原故，那就不會怎樣吃男子的虧。她說到人有彈性，那實在不止俊人一個。每個男子在女人面前，全是這樣的。我記得孔夫子有一句話，唯女子與小人喈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那因爲他是一個男人的原故。若是孔夫子奶奶作書，就決不說這樣的話。據我看來，唯有男子們才是這樣賤骨頭，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我和你死去的姑父，感情算是不錯。早幾年，我遇事監督着他，他倒是有點不高興，說一點家庭樂趣沒有。後幾年，彼此過了中年了，遇事都將就着他。有時他整夜不歸，說是在外面打牌，我就開一隻閉一隻眼，麻麻糊糊的。你猜怎麼着，他以爲我怕他了，居然和我提出條件，要討姨太太。你看，這不是近之則不遜嗎？雪芙兩手捧了茶杯放到嘴唇邊慢慢的呷着，可就瞅了俊人微笑。那意思好像是說，你告訴姑媽，姑媽怎麼樣？還不是說男人不對嗎？俊人笑道：有了

姑媽這一篇話，先前替雪芙過慮的話，那就不合邏輯了。倘太太道：雖然前後兩段說法，但是理由總是一樣的。因爲雖然知道男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依然找不出一個什麽好辦法來。再把我說，當年除了娶姨太太這一件事，我沒有答應他而外，其餘是一律依從他了。這個日子，雪芙要你作手杖，將來你一定要拿她作手杖的。俊人道：你老也太言重。看我姓陳的這孩子，是那樣一種人嗎？倘太太搖搖頭道：那話難說。雪芙的脾氣不好，將來總有一天，會大大的起反應的時候。俊人向倘太太連拱了幾個揖道：姑媽，你作好事，再不能說這種話。你再說這種話，明天雪芙就開始要把我作高跟鞋了。倘太太笑道：你怎麽老說這句話，是挖苦雪芙呢，還是警告雪芙呢？嚇得俊人連伸了兩伸舌頭，就掉轉身向自己屋子走了去。把手上的手杖，向屋角落裏一拋，人向床上一倒，抬起兩條腿來，自歎了一口氣道：作人眞難。說過這話之後，約莫有三五分鐘，却聽到門外一陣格格的笑聲。然後得得的一陣脚步聲跑過去。這顯然的是雪芙跟在後面聽話，怕自己發牢騷。果然發了牢騷，那是不出她所料，當然好笑了。於是將兩手反過去，抱了自己的頭，睜眼向玻璃窗子外面看看。在這窗戶外面，是丈多寬的平地，平地以外，就是山坡。那山坡上有一條石級的小路，通到方家所住的屋子裏去的。俊人躺在床上，却看到半截花衣服下，兩隻穿平底鞋子的脚，由石級小路上，慢慢的向上走着。這是一猜便中的事，那就是方靜怡了。剛才在山澗這邊，會看到她向到牯嶺街的那一條路上走，不想她在這一會子的工夫，她又走了回來了。分明她剛才並不是要到牯嶺街上去，不願在路上頂頭相遇，彼此很難堪罷了。假如她是與陳俊人朱雪芙絲毫不相牽涉的，那就你兩個手挽手走着也好，搭着肩膀走也好，甚至摟抱着走也好，這與旁人什麽相干？她也用不着看了難受要躱閃開來了。唯其知道她是對自己這樣的關切，讓她受了那無謂的煩惱，實在心裏抱歉得很。因之把這一段原故，沉沉的繼續向下想着。不知是經過了多少時候，那花旗袍下面兩隻平底鞋子的脚又由山上面一步一步走了下來。接着便聽到靜怡笑道：媽，你走這路不累嗎？方老太太道：由上向下的路，有什麽累？靜怡笑道：現在由上向下，你老人家不累。回頭我們由山坡下再向後山頭上走去，你就辦不了了。方老太道：我能像你這樣山上跑到山下，一天跑個無數次，那我不叫老太，也叫小姐了。說着這話，聲音是慢慢的遠去。俊人這就想着，她故意由窗外走來走去，而且還留了許多話在窗戶外說着，又分明是她不能忘情於這裏，有些取瑟而歌之意。也就打開了窗戶，伸頭向外看着。他心裏忖度着，方小姐雖然去遠，總還可以看到她的後影。所以毫不考量，把整個身子，由窗戶裏探望了出去。不料這一探望，却是大大的受窘，原來在眼前的不是方小姐，

朱小姐半側了身子，却坐在山坡上呢。她似乎知道了俊人開窗，是什麼意思，含着微笑連連的向他點了幾點頭。俊人道：你怎麼到這山坡上來了？雪芙道：你以爲由你窗戶外面經過的，一定不是我嗎？俊人聽了她這種話，眞不好說什麼，也只得報之以微笑。雪芙向他招招手道：來，我們也到後山上去走走。俊人雖覺得自己的疲倦，還不曾休息過來，但是她已經指明了要到後山去，簡直是有和方小姐對壘的意思，若不去，是攻破她的計畫，便笑道：你到大門口去等着我罷。雪芙道：你還要擺什麼架子，由窗戶裏跳出來就得了。難道你是沒有跳過這窗戶的嗎？俊人道：你提過兩次我跳窗戶了，你是什麼意思？你非給我說明不可！說着，手扶窗戶，紅着臉等雪芙的回話。這有彈性的手杖算是又強硬起來了。

M.M.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 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 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靜安寺路慕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二九—一九三

惡作劇之報復

保護動物運動，在歐美風靡一時，人民對於虐待動物者，無不深惡痛絕，近廝塞爾海灣地方有農民某因鞭撻病騾，致爲旁觀者所痛毆，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亦可謂謔而虐矣！

緣有該地居民二人，一日乘汽車郊行，瞥見遠處一騾車時行時止，車上農民方揚鞭力擊，騾負痛幾踣，而卒不得前，二人見狀大怒，立駛汽車至騾車旁，果見騾已無力奔馳，乃下車，不發一言，曳農民下，痛毆之，一面以繞於騾頸之繩索解除，轉縛農夫，更出鞭猛抽其背項，農夫痛極踣地狂呼，地處曠野，無可爲援，二人怒惱未消，又以足力踢命之起，蓋凡二人所以施於農夫者，卽適纔農夫所施於羸騾也。

亙久，農夫力竭不能動彈，二人乃縛其雙足於車後，使其頭背垂於地上，汽車既行，農夫亦被倒曳約一英里，二人乃縱之去。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

Tsingtao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 輔助地方建設 ▲
▼ 促進社會繁榮 ▼

并編行

青島畫報

半月刊

分中英兩種

定價　零售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外埠郵費一加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分銷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會址青島湖南路三一號

津浦鐵路

浦口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來回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臨城	408	27.70	18.45	10.50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參攷附註(二)
棗莊	439	29.70	19.80	11.25	
*銅山縣(徐州府)	341	23.20	15.45	8.80	
符離集	279	18.90	12.60	7.15	
宿縣(南宿州)	266	18.00	12.00	6.80	
固鎮	218	14.85	9.90	5.65	
蚌埠	176	11.95	7.95	4 55	
臨淮關	151	10.35	6.90	3.95	
明光	115	7.90	5.25	3.00	
*滁縣	50	3.40	2.25	1.30	
*東葛	24	1.80	1.20	0.70	

津浦鐵路 (69)

銅山縣(徐州府)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東總西站	670	45.25	30.15	17.10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唐官屯	598	40.50	27.00	15.30	
滄縣	549	37.15	24.75	14.05	
泊頭鎮	510	34.45	22.95	13.05	
連鎮	479	32.40	21.60	12.25	
桑園	457	31.05	20.70	11.75	
德縣	436	29.50	19.65	11.15	
平原縣	401	27.25	18.15	10.30	
禹城縣	369	25.00	16.65	9.45	
*濟南市	318	21.60	14.40	8.20	
*萬德	271	18.45	12.30	7.00	
*泰安縣	246	16.65	11.10	6.30	
大汶口	218	14.85	9.90	5.65	
*曲阜	179	12.15	8.10	4.60	
*滋陽縣(兗州府)	162	11.05	7.35	4.20	
濟甯縣	193	13.05	8.70	4.95	
*鄒縣	142	9.70	6.45	3.70	
滕縣	101	7.00	4.65	2.65	

(70) 津浦鐵路

銅山縣(徐州府)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公里	來回客票價目 一等 元	二等 元	三等 元	備考
臨城	68	4.75	3.15	1.80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棗莊	99	6.75	4.50	2.55	
符離集	62	4.30	2.85	1.65	
宿縣(南宿州)	75	5.20	3.45	2.00	
固鎮	123	8.35	5.55	3.15	
蚌埠	165	11.25	7.50	4.25	
臨淮關	190	12.85	8.55	4.85	
明光	226	15.30	10.20	5.80	
*滁縣	291	19.80	13.20	7.50	
*東葛	317	21.60	14.40	8.20	
*浦口	341	23.20	15.45	8.80	
南京中山碼頭	341	23.40	15.60	8.85	

津浦鐵路 (71)

浦口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來回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東總西站	1010	68.20	45.45	25.80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參攷附註(二)
唐官屯	938	63.45	42.30	24.00	
滄縣	889	60.10	40.05	22.70	
泊頭鎮	850	57.40	38.25	21.70	
連鎮	819	55.35	36.90	20.95	
桑園	797	54.00	36.00	20.40	
德縣	776	52.45	34.95	19.85	
平原縣	741	50.20	33.45	19.00	
禹城縣	709	47.95	31.95	18.15	
*濟南市	658	44.55	29.70	16.85	
*萬德	611	41.40	27.60	15.65	
*泰安縣	586	39.60	26.40	15.00	
大汶口	558	37.80	25.20	14.30	
*曲阜	519	35.10	23.40	13.30	
*滋陽縣(兗州府)	502	34.00	22.65	12.85	
濟甯縣	533	36.00	24.00	13.60	
*鄒縣	482	32.65	21.75	12.35	
滕縣	441	29.95	19.95	11.35	

(76) 膠濟鐵路

濟南府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昌樂	194	13.30	8.85	5.05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堯溝	187	13.00	8.70	4.95	
譚家坊	177	12.20	8.10	4.65	
楊家莊	171	11.65	7.80	4.45	
益都(青州)	159	10.80	7.20	4.10	
淄河店	142	9.75	6.55	3.80	
*辛店	136	9.25	6.15	3.50	
金嶺鎮	126	8.70	5.80	3.35	
*張店	114	7.90	5.25	3.05	
*淄川	136	9.25	6.15	3.50	
*饗山	143	9.75	6.55	3.80	
大崑崙	147	10.10	6.70	3.85	
*博山	157	10.80	7.20	4.10	
*周村	96	6.55	4.35	2.50	
王村	73	4.90	3.30	1.90	
普集	67	4.35	2.95	1.75	
明水	55	2.95	1.95	1.15	
*棗園寺	49	2.70	1.80	1.05	
龍山	38	2.05	1.35	0.80	
郭店	27	1.35	0.90	0.55	
黃台	10	0.45	0.30	0.20	
北關	7	0.45	0.30	0.20	

南京中山碼頭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來回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東總站 西	1010	68.40	45.60	25.85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參攷附註（二）
唐官屯	938	63.70	42.45	24.10	
滄縣	889	60.30	40.20	22.80	
泊頭鎮	850	57.60	38.40	21.80	
連鎮	819	55.60	37.05	21.00	
桑園	797	54.25	36.15	20.50	
德縣	776	52.65	35.10	19.90	
平原縣	741	50.40	33.60	19.05	
禹城縣	709	48.15	32.10	18.20	
*濟南市	658	44.80	29.85	16.95	
*萬德	611	41.65	27.75	15.75	
*泰安縣	586	39.85	26.55	15.05	
大汶口	558	38.05	25.35	14.40	
*曲阜	519	35.35	23.55	13.35	
*滋陽縣(兗州府)	502	34.20	22.80	12.95	
濟甯縣	533	36.25	24.15	13.70	
*鄒縣	482	32.85	21.90	12.45	
滕縣	441	30.15	20.10	11 40	

(74) 津浦鐵路

南京中山碼頭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來回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臨城	408	27.90	18.60	10.55	有*記號者係聯運遊覽站 參攷附註(二)
棗莊	439	29.95	19.95	11.35	
*銅山縣(徐州府)	341	23.40	15.60	8.85	
符離集	279	19.15	12.75	7.25	
宿縣(南宿州)	266	18.25	12.15	6.90	
固鎮	218	15.10	10.05	5.70	
蚌埠	176	12.15	8.10	4.60	
臨淮關	151	10.60	7.05	4.00	
明光	115	8.10	5.40	3.10	
*滁縣	50	3.60	2.40	1.40	
*東葛	24	2.05	1.35	0.80	

行李包裹運費浦口與中山碼頭作四十五公里計算

濟南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來回客票價目			備攷
	公里	一等 元	二等 元	三等 元	
大港 *青島	412	27.35	18.25	10.40	有*記號者係聯運游覽站
四方	404	27.35	18.25	10.40	
滄口	394	27.35	18.25	10.40	
城陽	379	26.50	17.70	10.05	
南泉	367	25.45	16.90	9.65	
藍村	357	24.90	16.60	9.50	
李哥莊	350	24.30	16.20	9.20	
膠東	342	23.80	15.90	9.05	
膠州	334	23.25	15.55	8.90	
芝蘭莊	322	22.45	15.00	8.55	
姚哥莊	316	21.95	14.65	8.35	
*高密	308	21.40	14.25	8.15	
蔡家莊	293	20.30	13.50	7.70	
塔耳堡	286	19.75	13.20	7.55	
丈嶺	280	19.50	13.00	7.45	
岞山	264	18.40	12.30	7.00	
黃旂堡	255	17.60	11.70	6.70	
蝦蟆屯	241	16.80	11.20	6.45	
*坊子	231	16.00	10.65	6.10	
*二十里堡	223	15.50	10.30	5.90	
*濰縣	218	15.15	10.15	5.85	
朱劉店	203	14.10	9.40	5.40	